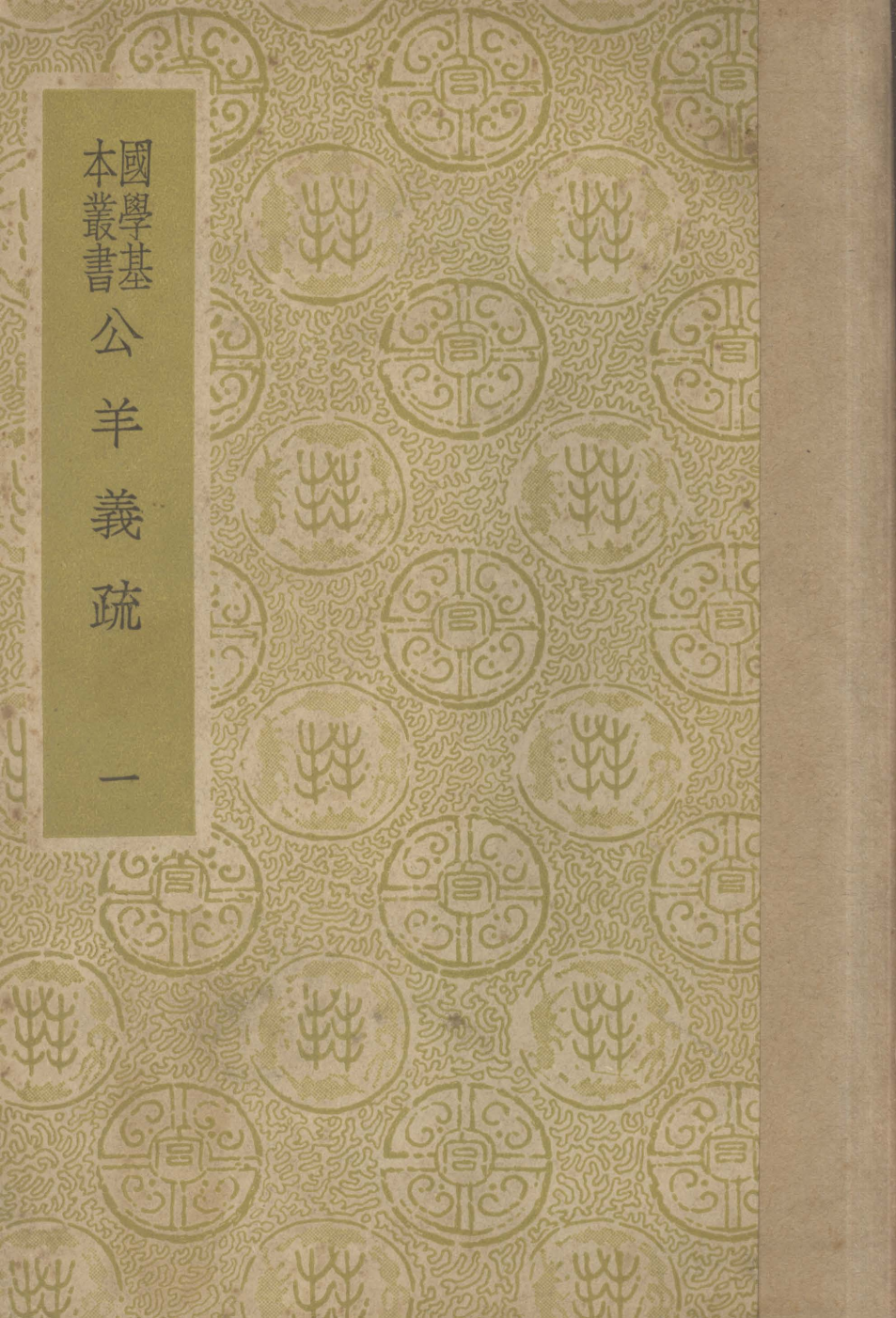


國學基本叢書
公羊義疏
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2113B

書叢本基學國

疏 義 羊 公

(一)

著 立 陳



行發館書印務商海

圖書館

藏書

1587655

公羊義疏一

隱元年
正月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何休學〔疏〕

阮氏元公羊校勘記云。釋文。唐石經同。閩監。毛本改此。低一格。非舊疏。云。按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

何氏。則云春秋者。一部之總名。隱公者。魯侯之諡號。經傳。雜繹之稱。解詁者。何所自目。第一者。無先之辭。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邵公之姓也。今定本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公字在解詁之下。未知自誰始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詩正義。毛詩國風。云。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不冠於周南之上。而退在下者。按鄭注三禮。周易。中候。尙書。皆大名在下。孔安國。馬季長。盧植。王肅之徒。其所注莫不皆然。然則本題自然。非注者移之。定本亦然。當以皆在第一。足得總攝故也。班固之作漢書。陳壽之撰國志。亦大名在下。蓋取法於經典也。按周禮注疏。天官冢宰第一下。有周禮二字。在鄭氏注之上。儀禮注疏亦然。賈公彥云。儀禮者。一部之大名。士冠者。當篇之小號。退大名在下者。取配注之義故也。孔氏禮記正義云。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此鄭注三禮大題在下之證。其周易尙書雖亡。據三禮可類推也。公羊解云。舊題云。春秋隱公經傳解詁第一公羊何氏。則公羊傳亦本隱公小題在上。公羊大題在下。定本誤改。故唐人多從之。春秋正義引服虔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詁第一。左氏傳三字亦當退下。漢人必不改舊例。蓋亦後人升之耳。孔安國書傳。雖出於魏晉。據詩正義。知猶取法於漢儒。故尙書音義載堯典第一於上。虞書於下。正義則加古文尙書四字於堯典上。蓋承二劉之舊也。杜注左傳。題云。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此非特以大題加小題之上。且以己所題集解之名。亦加於小題之上矣。故范注穀梁傳。題云。春秋穀梁傳隱公第一。王弼周易注。題云。周易上經乾傳第一。並與杜氏同也。魏晉之儒。如何妄論語郭璞爾雅釋文。本皆小題。

在上。尚依漢儒之舊。小題所以在上者。以當篇之記號欲其顯也。大題所以在下者。總攝全書之意也。五經並然。或見毛詩國風在周南關雎詁訓傳之下。便云小毛公加毛詩二字。又云河間獻王所加。非也。賈孔並云在下以配注。亦非。按宋嚴州本儀禮。亦題士冠禮第一儀禮。鄭氏注與開成石經同。則猶有古本之遺也。今以阮氏所刻十行本爲本。故仍循其舊。舊疏又云何休學。今按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詞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是其義也。校勘記臧禮堂曰何氏題何休學。非也。杜預解左傳。止題杜氏。趙氏孟子章句。止題趙氏。古人謙遜。不欲自表其名。但著氏族。俾可識別耳。按唐石經桓公第二何休學。原刻作何氏。後磨改作何休。據疏引博物志。則晉時本已稱何休學矣。閩監毛本何休學三字。在此題下。此本移於疏後。非也。元板同。按廣雅釋詁。學。識也。御覽引論語。識。學也。蓋謂有所得卽識之。釋文學者。言爲此經之學。卽注述之意也。蓋魏晉間本有稱何休學。或何氏當時不敢自稱注述。謙言學耳。然漢世均不表名。如鄭氏三禮毛詩。止題鄭氏。則應題何氏學矣。而本傳云作公羊解詁。則解詁是其書之正名。故今題解詁云。拾遺記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關。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德。不可通焉。今按春秋者。三統歷云。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舊疏引賈服。依此以解春秋之義。何氏與賈服不異。亦以爲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又引春秋說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舊疏又云。舊云春秋說云。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者。非也。何者。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何注。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則孔子未修之時。已名春秋。何言孔子修之。春作秋。成。乃名春秋乎。按左傳昭二年。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又墨子明鬼篇。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又云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竹帛蓋卽春秋言古者聖王。則不必孔子乃名春秋矣。隱公者魯世家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平王四十九年卽位。周書證法解云。隱拂不成。曰隱。春秋託始於隱。故以隱公爲首。經傳者。白虎通五經篇。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又云經者。常也。定元年注。傳謂訓詁。漢書古今人表注。傳謂解說經義者也。解詁者。釋文云。佳買反。

下音古訓也。按賈逵注左傳國語名解詁也。公羊者傳者姓氏舊疏引說題詞云傳我書者公羊高也。公羊高子夏弟子五傳而著竹帛弟子不敢斥言師名故以氏傳也。第一者第次也。舊以一公爲一卷。閔公附於莊公之末。齊氏召南注疏考證云。按隋志漢諫議大夫何休撰公羊解詁十一卷。而唐志作十三卷。以陸氏釋文證之。則本十二卷。隋志作十一卷。唐志作十三卷。皆筆畫之誤耳。但今注疏本作二十八卷。不知分自何人。按閔公未注云。繫閔公篇于莊公下者。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則何氏自十一卷也。當以隋志爲正。錢氏大昕答問云。問漢志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二卷。經十二卷。下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而古經十二篇注無明文。所謂古經者何經也。曰。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稱春秋左氏邱明所傳。皆古文舊書。許慎說文序云。孔子書六經。左氏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江式云。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然則志所稱者左氏經也。鄭司農周禮注云。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先鄭傳左氏其所稱古文經。亦必左氏之經也。按兩漢經師以春秋左氏詩毛氏禮周禮均稱古文。則漢志所稱古經十二卷。爲左氏無疑。公穀爲今文。故止稱經。然公羊實止十一卷。宋本猶然。則十二卷或涉上古經篇目而誤。又按公羊舊疏不知何人所著。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公羊疏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不知何時人。宋董道謂當在貞元長慶之後。頤煊按疏中引爾雅孫炎注。郭璞書序。長義孝經疏之類。皆唐以前本。疏司空掾云。若今之三府掾。三府掾亦六朝時有之。至唐以後。則無此稱矣。此疏爲梁齊間舊帙無疑。校勘記序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王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不爲無見也。蓋其文氣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由考也。姚氏範授鵷堂筆記。隋唐間不聞有三府掾。亦無三府之稱。意者在北齊蕭梁之前乎。此疏有解有問答。隋志有解。于照春秋公羊解序一卷。未知何時人。又云。梁有孔衍公羊集解十四卷。按孔衍傳不言解公羊。又云。梁有公羊傳。問九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又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愨期答。其書在隋並亡。而唐志有之。今疏中有問答。未知爲徐爲王。然此疏不類魏晉間人語。又內引家語。家語出於王肅。疑非欽所得引。蓋此爲王愨期語。按問答語甚精贍。必非隋唐

人作。或卽舊疏人所述與。又公羊傳文。初不與經連綴。漢志各自爲卷。孔穎達詩正義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故蔡邕石經公羊殘碑無經。解詁亦但釋傳也。分經附傳。大抵漢後人爲之。開成石經。始取而刻石焉。杜預左傳序云。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是杜氏前左氏亦經傳各別也。按公羊家舊有三科九旨。舊疏問曰。春秋說云。春秋設三科九旨。其義如何。答曰。何氏之意。以爲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總言之。謂之三科。科者。段也。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旨者。意也。故何氏作文證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詞。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是三科九旨也。問曰。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風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疏之旨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舊疏引文證例。又云。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以矯枉撥亂爲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紀也。又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又引春秋說。春秋書有七缺。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僖五年。晉侯殺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殘虐枉殺其子。爲父之道缺。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爲子之道缺。桓八年正月己卯。蒸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春秋緯多與公羊說比附。故鄭氏謂孔子所欲改先王之法。陰書于緯。藏之以備後世。公羊由子夏口授。傳之孔子。故聖人改周受命之制。惟公羊得其傳焉。後世惟說三科九旨有異。孔氏廣森著公羊通義。遺何氏而雜用宋氏。其說云。春秋之爲書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一裁以內外之異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是也。

元年春王正月〔疏〕

錢氏大昕養新錄云。春秋正義於十二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因此可知太歲所在。此必舊儒相承之舊文。非孔沖遠所能及也。如隱元年歲在豕韋。太歲當在甲寅。今日曰己未。桓元年歲在

元枵。太歲當在乙丑。今日庚午。莊元年歲在鶉火。太歲當在癸未。今日庚子。案莊公即位三十二年。以常率計之。當在甲寅。歲星應在豕韋。而春秋正義云。閔公元年。歲在大梁。依三統術。莊二十三年入歲星數。正在超辰之限。太歲超乙巳。入丙午。歲星亦超。實沈入鶉首矣。算至莊末。歲星已至降婁。則閔公初年。正在大梁也。此非精於算術者不能知。孔氏於三統元起丙子之故。全然未曉。轉信虞恭諸人說。以庚戌爲上元。詩疏所引之三統術。率與本術不合。安能精思及此。又閔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庚申。傳元年歲在鶉首。太歲當在戊午。今日壬戌。文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辛卯。今日乙未。宣元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己酉。今日癸丑。成元年歲在降婁。太歲當在丁卯。今日辛未。襄元年歲在壽星。太歲當在乙酉。今日己丑。昭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丙辰。今日庚申。昭十五年。距莊公二十三年。百四十四歲。又值超辰之限。歲星超鶉首入鶉火。太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慎所謂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天門是也。自此年歲在鶉火。算至三十二年。正在星紀。故有越得歲而吳伐之之占。又定元年歲在元枵。太歲當在己丑。今日壬辰。哀元年歲在大梁。太歲當在甲辰。今日丁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太歲千支。與今人所推不同。前後亦分三段。自莊二十三年以前。相差五辰。如隱元年本甲辰。而今人以爲己未是也。昭十五年以前。相差四辰。如襄二十一年本乙巳。而今人以爲己酉是也。昭十五年以後。相差三辰。如哀十六年本己未。而今人以爲壬戌是也。按春秋緯言孔子爲春秋退而修殷曆。是春秋實用殷曆。殷術起甲寅元。以三統術校之。周公六年入弟七。菑戊午。至春秋隱元年。爲癸酉。菑之十年。癸酉。菑首歲爲庚戌。則其十年爲己未。後漢志載馮光陳冕上言。曆元不正。宜改甲寅元。而其所說積年。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則獲麟之歲。值十五。菑庚午之二十二年。庚午首歲爲戊戌。則二十二年爲己未。隱元年當爲戊午。與三統所載殷曆。差一歲耳。何氏又以黃帝術辛卯爲元。元歲既差。菑法亦異。其注襄二十一年爲歲在己卯。循以上考下求。則隱元年爲己丑。哀十四年爲庚寅矣。或疑己卯爲己酉之形近而譌。史記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

詳哉。至於序尙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今取殷曆以爲
藩分年紀。取四分日法。閏法以排算日月。就經文所錄月朔日辰。攷之。其有不合。則蓋闕焉。

元年者何。〔注〕諸据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疏〕

校勘記云。宋余仁仲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元上增傳字。非通書並同。左傳經傳首皆有經傳字。係杜氏所增。杜

氏分經繫傳。故綴經傳以別之。孔疏云。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可證。○注諸据至者何。○通義云。按春秋本公羊子口
受說於子夏。以傳其子平。平傳地。地傳敢。敢傳壽。凡五世。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以先師口相授受。解釋其
義。故傳皆爲弟子疑問之詞。諸疑或直問所不知。卽曰者何。曰孰謂。或据彼難此。則如曷爲。何以。其言某何。此何以書之等。何氏
各於當文目其所据焉。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喪服疏傳曰者。不知誰作。皆云孔子弟子卜商所爲。按公羊高是子夏弟子。公羊
傳有云者何。何以。曷謂。孰謂之等。今此傳亦云者何。何以。孰謂。曷爲。弟子卻本先師。此傳得爲子夏所作也。廣雅序引春秋元命
包。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當作春秋時。弟子見以元爲始。已疑不能明矣。舊疏云。諸据有疑理而問所
不知者曰者何。僖五年秋。鄭伯逃歸不盟之下傳云。不盟者何。注据上言諸侯。鄭伯在其中。弟子疑。故執不知。問成十五年仲嬰
齊卒之下傳云。仲嬰齊者何。注云。疑仲遂後。故問之是也。若据彼難此。卽或言曷爲。或言曷以。或單言何。卽下傳云。曷爲先言王
而後言正月。注据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公何以不言卽位。注云。据文公言卽位也。何成乎公之意。注据刺欲救紀而
後不能是也。而舊解云。案春秋上下但言曷爲與何皆有所据。故何氏云。諸据疑者皆無所据。故云問所不知。故曰者何也者。按
注明云。諸据疑。則明有所据矣。特
疑而未知。故有待於問也。舊解非。

君之始年也。〔注〕以常錄卽位。知君之始年。君魯侯隱公也。年者

十二月之總號。春秋書十二月稱年。是也。變一爲元。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

地之始也。故上無所繫，而使春繫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於

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常繼天奉元，養成萬

物〔疏〕

爾雅釋詁云：元，始也。本此文選注引元命包云：元年者何？元宜爲一謂之元何？君之始年也。○注以常至始年。○舊疏云：正以桓、文、宣、成、襄、昭及哀，皆云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故曰以常錄即位。知君之始年，按定書即位，雖非正月，

亦在元年。○注君魯侯隱公。○史記魯世家云：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爲隱公。舊疏引春秋說云：周五等爵法五精，公之言，公正無私，侯之言，候逆順兼，何候王命。按周制，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臣子於其國內皆稱公。故侯者魯之正爵，公者臣子之私尊，故云魯侯隱公也。○注年者至是也。○爾雅釋天云：周曰年，按彼云：夏曰歲，商曰祀，春秋改周之文，仍據周言年者，年祀之稱，無繫於改制也。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非蓋誤。○注變一至始也。○此明下有二年三年，此不稱一年之意。舊疏引春秋說云：元者，端也。氣泉，注云：元爲氣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源。又云：無形以起，有形以分，窺之不見，聽之不聞。宋氏云：無形以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意謂天地皆一元，故曰天地之始也。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易上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子夏傳：元者始也。左氏云：元者大也。董子云：春秋謂一爲元者，示大始而欲正本也。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三者三才，一即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統於天，謂之元，以爲道生天地。老氏之說也。繁露玉英云：謂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其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其真矣。又王道云：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不正，則上變天，賊氣并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老，

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妬嫉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游。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不搏。抵蟲不觸。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鳳凰麒麟遊於郊。囹圄空虛。畫衣裳而民不犯。四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封於泰山。禪於梁甫。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又重政云。唯聖人能屬萬物於一。而繫之元也。終不及本所從來。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變一謂之元。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義。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云。漢書此傳。大當爲本。下文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大始。承上始字言。欲正本。承上本字言也。正以元爲天地之始。故以本言之也。又孝武紀。正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故元命苞曰。孔子曰。某作春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注故上至繫之也。○舊疏引春秋說云。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是以推元在春上。而使春繫之義也。○注不言至王者。○此解傳不言公之始年義也。爾雅釋詁云。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是皇王公侯。皆有君稱。故言君則包有王者在內。所以通其義於王者也。故儀禮喪服云。君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稱君也。今魯諸侯。宜稱公之始年。因欲假王於魯。而又不直稱王。故渾曰。曰君之始年也。○注唯王至立號。○通義云。天子諸侯通稱君。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元於其境內。而何邵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于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按公羊家以春秋託王于魯。明假魯爲王者。故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也。有何反傳違戾之有。樂贊春秋後傳云。唯王者改元。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曰。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爲天下共生。五等諸侯。出作屏藩。入爲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卽曰國自有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若然。白虎通爵篇云。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者。蓋春秋之世。容有諸侯各自紀元於其

國中者。如桓二年左傳云。惠之二十四年。惠之三十年。是也。春秋自論其正。故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其實隱公即位。當時自已稱元。必不仍平王四十九年之稱。聖人卽其稱元。以著王法。所謂假事以託義也。宋書禮志云。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有事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立號者。白虎通號篇云。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爲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號。以自別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於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明當致施者也。所以預自表克於前也。按春秋託王於魯。亦卽立號之義也。○注春秋至於魯。○越絕書德序外傳記。夫子作春秋。記元於魯。大義立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深切著明也。繁露俞序云。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見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以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所聞之董生此焉。又三代改制質文云。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紂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以春秋當新王。不能見之空言。故託之於魯。所以見之行事也。所謂託新王受命於魯也。託王於魯。非以魯爲王。夫子以匹夫行褒貶之權。不可無所藉。故託魯爲王。以進退當世士大夫。正以載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荆稱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是也。俗儒不察。猥以王魯之說。集矢於公羊。此不知春秋者也。劉氏逢祿春秋釋例云。王魯者。卽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也。夫子受命制作。以爲託諸空言。不如行事之博深切。

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制新王之法以俟後聖，何以必乎魯？曰：因魯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聞，唯魯爲近，故據以爲京師。張治本也。聖人在位，如日之麗乎天，萬國幽隱，莫不畢照，庶物蠢蠢，咸得繫命。堯舜禹湯文武是也。聖人不得位，如火之麗乎地，非假薪蒸之屬，不能舒其光，究其用。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春秋是也。故曰歸明於西，而以火繼之。堯舜禹湯文武之沒，而以春秋治之，雖百世可知也。且春秋之託王至廣，稱號名義，仍繫於周，挫強扶弱，常繫於二伯，且魯無可觀也。郊禘之事，春秋可以垂法，而魯之僭，則大惡也。就十二公論之，桓宣之弑君，宜誅，昭之出奔，定之盜國，宜絕，隱之獲歸，宜絕，莊之通仇，外淫，宜絕，閔之見弑，宜絕，僖之僭王，禮繼季姬，禍鄆子文之逆祀，喪娶，不奉朔，成襄之盜天，性哀之獲諸侯，虛中國以事強吳，雖非誅絕，而免於春秋之貶黜者，鮮矣。吾故曰：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皆薪蒸之屬，可以宣火之明，而無與於火之德也。彼范甯杜預之徒，嘵嘵不已，猶矇矓之不可語於日月之明，繼照之火也。包氏愼言王魯說云：春秋，魯史也。因魯以明王法，是之謂王魯云爾。王法非周之法，唐虞夏殷相傳之法也。周室東遷，三代之綱紀文章，蕩然矣。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聖人不得已，而作春秋，以明一王之制，始於麤簡，極於精詳，蓋以繼周氏之絕業，反衰世之凌夷，故曰撥亂世而反之正，莫近乎春秋。春秋以魯史撥周亂，因曰王魯。曷嘗假王號於魯哉？曰：非天子不改元，而春秋於十二公之卽位，皆書元年，則似假以名號矣。曰：桓莊以後之書元，緣公也。隱公庶子也。仲尼庶位也。隱庶而無嫡，則隱當君，隱讓而不居，則隱無位。春秋成公之意，不書卽位，而書元年，爲春秋書元年，爲春秋之繼周書元年也。元者善之長，仁也。體仁足以長人，而長人莫善乎讓。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隱桓之爲嫡庶也，微謂隱讓，而隱之君國者十一年，則隱之讓也，亦微隱讓，而并不居讓之名，以覆護桓。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者，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託於天下。春秋新王而託之隱，蓋如是爾。因是而襄儀父，因是而進滕薛，一王初起，其慕義來歸者，皆王者之所與，不追治其小故，此元之所以爲善長。此王之所以爲天下所歸往也。又云：此十二君者，魯之君乎哉？春秋之君也。方之於周，則此二百四十二年，隱公之統緒也。繼世相沿，而業隆太平，則十二公皆筌蹄也。班固曰：縣象閭而桓文乖，繫倫數而憲章缺，乃命元聖，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賢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然則春秋自爲一代，有祖有宗，而假

之於魯。史公表十二諸侯云。齊晉秦楚。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服焉。孔子明王道。千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詞以制其法。王道備。人事浹。王魯云者。猶曰興於魯焉耳。按包氏之說。較劉氏尤爲暢洽。左疏引劉炫難何氏云。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是由昧於託王於魯爲借魯以明王之義。故以俗見強說也。舊疏云。問曰。公羊以魯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按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答曰。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隱公之爵。不進稱王。周王之號。不退爲公。何以不正名。何以爲不順言乎。又奉天命而制作。何不謙讓之有。按左氏詳於事。公羊重乎義。春秋重義不重事。明乎此。可以說公羊矣。○注故因至萬物。○此解書卽位於元下義也。杜預云。凡人君卽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又重政云。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漢書魏相傳。相曰。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於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又董仲舒傳。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君者。正人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不得致也。是奉元繼天。善成萬物之義也。

春者何。〔注〕獨在王上。故執不知問。

〔疏〕注獨在至知問。○舊疏云。春夏秋冬。皆四時之名。而夏秋冬三時。常不得配王言之。唯有春字。常在王上。故怪而問之。

歲之始也。〔注〕以上繫元年在王正月。

之上。知歲之始也。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法象所出。四時本名也。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

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歲者。總號其成功之稱。尙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也。〔疏〕

後漢書郎顛傳云。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又班彪傳注。春者。四時之始也。漢書郊祀志云。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張晏曰。春者。歲之始也。又高帝紀。拜婁敬爲奉春君。張晏注同。書鈔引元命包云。據春者。歲之始也。神明推移。精華紐結。注。神明猶陰陽也。相推相移。使物精華結成。紐結。要也。舊疏云。問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實是春秋之五始。而傳直於元年春之下發言始。而王正月下不言始。何。答曰。元是天地之始。春是四時之始。王正月。公卽位者。人事之始。欲見尊重。天時略於人事。故也。○注。春者。至名也。○校勘記。辟。宋本。監本同。毛本。辟作闢。非。按。疏中仍作闢。辟。釋文。辟。本亦作闢。白虎通嫁娶篇。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獨斷。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周禮目錄。春者。出生萬物。漢書董仲舒傳。春之所以生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正迭爲春首。故爲開闢之端。御覽引元命包云。春。含名蠢。位東方。動春氣。明達六合。俱生萬物。應節。注。春之言。蠢。東之言。動。含。出名。以自明白達也。惟於時爲春。以其蠢動無節。應此時節也。禮記鄉飲酒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又乾鑿度云。蠶生萬物。東方。然則蠶爲東方之卦。東方爲仁。仁有生育之義也。舊疏引易說云。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節。故生四時也。春爲四時之首。是以爲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首也。通義云。此周之春也。周人以斗杓初昏建子之月爲歲始。殷人以建丑之月爲歲始。夏后氏以建寅之月爲歲始。尋此傳文。明歲始卽謂之春。非闕木德之位。東作之候。後儒有疑子丑月不得名春者。可以辨矣。顧炎武曰。春秋時月並書於古未之見。考之尙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臚。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臚。言月則不言時。金縢。秋大熟。言時則不言月。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爲編

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於闕一也。云法象所出者。周禮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是法象所出也。云四時本名者。凡歲首三月。統名曰春。不論三正同異也。○注昏斗至曰冬。○舊疏云。皆春秋說文。大戴禮夏小正云。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斗柄以南爲上。北爲下。斗柄謂斗衡。六月之昏。尾中南方。衡當尾。故南指。史記天官書云。衡殷南斗。南斗與尾亦相近。以次差之。知春指東。秋指西。冬指北也。小正又云。正月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時猶在冬末。故指北方也。淮南天文訓。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故曰距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卯。則雷驚蟄。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故曰春分。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酉。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注歲者至之稱。○素問六節藏象論云。四時謂之歲。周書小開武。九歲以紀終。注。四時終則成歲。爾雅釋天。夏曰歲。郭注。歲取歲星行一次。廣雅釋言。歲。遂也。白虎通四時云。歲者。遂也。古微書元命包云。歲之言。遂也。遂有成義。故云。總號其成功之稱也。書鈔引元命包云。冬至百八十日。春夏成。夏至百八十日。秋冬成。合三百六十日。歲數舉。舊疏云。四時皆於萬物有功。歲爲兼總其成功之稱。是也。又云。以當代相對言之。卽唐虞曰載。夏曰歲。殷曰祀。周曰年。若散文言之。不問何代。皆得謂之歲。等取一名。而必取歲者。蓋以夏數爲得天正。義或然也。校勘記云。功。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功。誤名。按舊疏引一本云。歲者。總號成功之稱。可證。○注尙書至是也。○書堯疏。文舊典引鄭注云。以閏月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歷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史記五帝紀。定作正。開元本改作定。此引亦當作正。後人依俗本尙書改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歲之爲言。遂也。三年一閏。以起紀也。

王者孰謂〔注〕孰誰也。欲言時王。

則無事。欲言先王。又無諡。故問誰謂〔疏〕

注孰誰也。○禮記檀弓云。天下其孰能宗子。注孰誰也。孰誰雙聲爲訓也。○注欲言至誰謂。○舊疏云。時王卽當時平王。若是時王應如下天

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是其事也。欲言先王。又無諡。正以死諡周道也。

謂文王也。

〔注〕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

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放假以爲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

共之。人道之始也。〔疏〕

書秦誓疏云。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按孔穎達據杜預俗說。不足以解春秋者。故言如此。彼又

云。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追爲之詞。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臧氏庸拜經日記云。釋文序錄云。公羊有王愆期注十二卷字。門子河東人。晉散騎常侍辰陽伯。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者。門子用緯說。言春秋之法。以孔子爲文王。禮記正義曲禮下曰。鈞命決云。某爲制法之王。黑綠不代蒼黃。是孔子爲文王之事。又或稱素王。按緯說以孔子爲文王。謂孔子作春秋。制法文王。俟後世耳。非謂孔子謂文王也。王氏誤解。轉爲孔穎達輩取口實也。漢書董仲舒傳。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也。亦止以孔子素王。不以文王指孔子也。舊疏引春秋說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疑三代謂疑文王。宋注雖大略據三代。其要主於文王。按春秋說係元命包文。校勘記云。春秋說云。下當有脫誤。疑三代謂疑文王。當云疑三代不專謂文王。按宋意以春秋之道實兼三王。而專主文王者。孔子當周之世。理宜假文王之法。故偏道之也。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是也。○注以上至王也。○春秋有五始之義。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繫王於春。明王爲受命之王。故宜謂文王矣。○注文王至之王。○詩大雅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

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史記周本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詩疏引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上于昌戶。再拜稽首受。又引尚書運期授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蘇注云。周文王以戊午。蘇二十九年受命。又引易是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蘇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又乾鑿度云。入戊午。蘇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注。受命後五年。乃爲此改。應猶如也。如前聖王所得河圖之書。又云。亡殷者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易注。火戊。戊午。蘇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己。塞水。明倉精絕殷之相也。又云。歷元名。握先紀。日甲子。歲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洛書之命爲天子。御覽引元命包云。代殷者爲姬昌。生於岐。立於豐。精翼日衣。青光。遷造西。十刻消。初學記引元命包云。姬昌蒼帝之精。位在房心。類聚引元命包云。殷紂之時。五星聚于房。房者蒼帝神之精。周據而興。是文王爲周始受命王也。惟伏生與馬遷。鄭康成。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詩疏引劉歆作三統。麻攷。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何無明說。未知所從。按殷本紀。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考夏殷天子皆稱帝。故文王當紂之世。稱王。正降帝一等。故不爲僭。武王不敢有加。故太王。王季。亦止追稱王。即以王爲一代之號。如文王。造舟爲梁。即以造舟爲天子之制。親迎于渭。即以親迎爲天子之禮。太王立舉門。應門。亦即以舉應爲天子之門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聞之曰。受命之王曰太祖。嗣王繼體者。繼太祖也。不敢曰受之天。曰受之祖也。文王受命之祖也。成康以降。繼文王之體者也。武王有明德。受命必歸文王。是謂天道。武王且不敢專。子孫其或干焉。命曰文王之命。法曰文王之法。所以尊祖。所以尊天也。大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聖人之志也。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天子之事守也。○注天之至天端。○天之所命。即上緯書所載是也。春爲天之始。繫王於春。故爲上繫。天端。繫繫奉本云。人之得天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是也。舊疏引春

秋說云。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是也。○注方陳至王法。○孟子滕文公云。春秋天子之事也。趙注。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明春秋借魯受命立制。放假以行天子事。所謂假以爲王法也。通義云。昔者周公營洛。作宗宮考宮。其制五室九階四戶八牖。謂之文世室武世室。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禘牛一。武王禘牛一。王入太室禋。太室之書猶世室也。夏曰世室。周曰明堂。異名而同實。是以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鄭司農說文王之廟爲明堂制。禮有明堂。月令篇王者聽朔必居明堂。所以辨方正位。順時布政。周之初蓋頒朔於文王之廟。故曰王正月者。文王之正月也。周人受命自文王始。雖今嗣王亦守文王之法度。行文王之正朔。春秋內魯文王又魯之所自出。繫王於春繫正月於文王。尊則統人。親則率祖。尊而親親。人道之始也。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治春秋之本意也。治左氏者。以王正月爲時王之正月。周之東遷時王不能殞月久矣。且如左氏說襄公季年歸餘再失。哀公之世大火冬流。魯麻未必盡合周麻。而春秋強據魯史正月號稱時王之正月。不亦誣乎。通義敘又云。經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衛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祿耶。上抑杞下存宋。襄滕薛。邾婁儀。賤穀鄧而貴盛。邾非天子之緇陟耶。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裔。殆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耶。皆假爲王法事也。解詁箋云。王者正三統之稱。董子書略說云。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緇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緇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湯受命。正白統。親夏故虞。緇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爲赤帝。推庖羲爲九皇。文王受命。正赤統。親殷故夏。緇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爲黃帝。推神農爲九皇。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緇夏親周。故宋改號禹。謂之帝樂。宜親紹舞。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傳曰。謂文王者。猶以天正終麟。方明夏時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上下百王皆統此矣。三代之書託始帝典。人統之正託始文王。一也。舊疏云。孔子方陳。新王受命制正。月之事。放假取文王創始受命制正朔者。將來以爲法。其實爲漢矣。是也。○注不言至共之。○儀禮士冠記云。死而諡。今也。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是周道死諡。春秋法文王生時政教以爲後王法。故不稱諡。明王法者。百代所同也。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注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

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道堯舜文武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注。入道之始也。○舊疏云。何氏以見上文亦始尊重天道。皆傳自有始文。故不須註云。天道之始。今此實天下之始。但略於人事。無始文。故須注云。入道之始也。

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注〕据下秋七月天王先言月而後言王。

〔疏〕

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爲猶以也。詩十月胡爲我作。公羊曷爲先言王。隱四書穀梁傳。何爲貶之也。論語先進。奚爲於某之門。胡爲曷爲。何爲奚爲。皆言何以也。○注。据下至言王。○卽下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暱。是也。通義云。据桓之篇。正月上或不先言王。按傳文明以曷爲先言王爲問。當如此氏解也。

王正月也。〔注〕以上繫於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

也。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法物見色尙黑。殷以斗建丑之月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尙白。周以

斗建子之月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尙赤。〔疏〕

通義云。爾雅曰。正。長也。謂之正月者。十二月之長。按釋文云。正月音征。又音政。世以秦皇名政。改音爲征。蓋不知周秦平

仄之分。不必如後世之嚴也。○注。以上至月也。○周禮太宰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司徒等職。亦有是事。是布政施教所制月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已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又重政云。元者萬物之本。春正月者承

天地之所爲也。繼天之所爲而終之也。又左疏引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也。今漢書無此語。說苑君道云。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閔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秋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物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繁露三代改制云。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與說苑異。○注王者至於人。○宋書禮志引元命包云。王者受命。照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實。實文再而改窮。則相承。周則復始。漢書董仲舒傳。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也。白虎通三正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傳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禹舜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王者改作樂。以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應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史記麻書。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繁露楚莊王云。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所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大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上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又三代改制質文云。王者改制作科。奈何曰。當十二色。麻。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紉三之前曰五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禮樂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成作國號。遷宮邑。易官名。制禮作樂。按此卽何所云。徙居處是也。如少昊都曲阜。顛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夏都安邑。湯都亳。文王作邑于豐。又繁露三代改制云。湯受命而王。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又云。作宮邑於豐。蓋謂文王。彼有奪文也。又云。武作宮邑於鄗。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又云。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是也。其改正朔者。白虎通引三正記曰。正朔三而

改卽下注所云是也。其易服色者。禮記大傳注云。服色。車馬也。舊疏云。卽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之屬是也。其殊徽號者。大傳注。徽號。旌旗之名也。舊疏云。卽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屬是也。繁露又云。黑統大節綬幘尙黑。旗黑。正白統者。大節綬幘尙白。正赤統者。大節綬幘尙赤。旗赤。亦是也。其變犧牲者。舊疏。卽明堂位云。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周駢剛之屬是也。按繁露又云。黑統郊牲。犧牲角卵。祭牲黑牡。薦尙肝。正白統者。郊牲白。犧牲角齒。祭牲白牡。薦尙肺。正赤統者。郊牲駢。犧牲角栗。祭牲駢牡。薦尙心。按郊特牲注。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與此殊。其異器械者。大傳注云。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舊疏云。器。卽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是也。按繁露又云。黑統樂器黑質。正白統者。樂器白質。正赤統者。樂器赤質。亦是也。禮記大傳云。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明王者受命。止變此數。所以新天下耳目故也。史記趙世家云。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變國不必古。聖王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注夏以至尙赤。○類聚引元命包云。正朔三而改。白虎通三正云。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尙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尙白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尙黑尙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一月爲正者。當用十三月也。論語疏引元命包又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注物之始。其色尙黑。平明爲朔。又云。殷以十二月爲正。息卦受臨。注物之芽。其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又云。周以十一月爲正。息卦受復。注物之萌。其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五行大義引感精符云。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

端謂之天統。周正服色尙赤。象物萌色赤也。十二月建丑。地始化之端。謂之地統。殷正服色尙白。象物牙色白也。正月建寅。人始化之端。謂之人統。夏正服色尙黑。象物生色黑也。此三正律者。亦以五德相承。以前三皇爲正。謂天皇地皇人皇。皆以天地人爲法。周而復始。其歲首所書。乃因以爲名。欲體三才之道。而君臨萬邦。故受天命而王者。必調六律而改正朔。受五氣而易服色。法三正之道也。周以天統。服色尙赤者。陽道尙左。故天左旋。周以木德。王火是其子。火色赤。左行用其赤色也。殷以地統。服色尙白者。陰道尙右。其行右轉。殷以水德。王金是其母。金色白。故右行用其白色。夏以人統。服色尙黑者。人亦尙左。夏以金德。水是其子。水色黑。故左行用其黑色。後漢書注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爲歲。色尙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爲歲。色尙白。雞鳴爲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尙黑。平旦爲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執其一。以改正朔也。後漢書陳寵傳。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尙通。雉雞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一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年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循環無窮。元命包。感精符。皆春秋緯。與今文書傳皆合也。舊疏引書傳略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注謂三王之正也。至動。冬至物始動也。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是故周人以日至爲正。殷人以日至三十日爲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爲正。三統三王。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是也。舊疏又據禮說云。若尙色。天命以赤尙赤。以白尙白。以黑尙黑。宋氏云。赤者。命以赤烏。故周尙赤。湯以白狼。故尙白。禹以元珪。故尙黑。如三代所尙。自是依天命之色。似非法。時物之牙色也。以爲難。其實兩不相妨也。

何言乎王正月〔注〕据定公有王無正月〔疏〕

注据定至正月○定元年春王三月是有王無正月也凡

即位皆在正月。故十二公無論書即位不書即位。凡元年皆書王正月。所以重始也。定公即位。在六月。正月又無事。故不書正。但書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自爲他事書也。

大一統也〔注〕統者始

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赤山至於草木昆蟲。莫

不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疏〕

漢書王陽傳。王陽曰。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禮記坊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即大一統之

義也。解詁箋云。大一統者。通三統爲一統。周監夏商。而建天統。教以文。制尙文。春秋監商周。而建人統。教以忠。制尙質也。○注統者。至之辭。○禮記祭統鄭目錄云。統猶本也。易乾象傳云。乃統天。釋文引鄭注。統猶本也。本有始義。漢書兒寬傳。統攝羣元。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文選笙賦。統大魁以爲笙。注。統。總也。周禮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注。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凡統領。統率。皆與總繫義近。故云總攝之辭也。王者受命制正月。凡一切政令。無不奉以爲始。故統兼兩義。即下注所云是也。○注夫王至之始。○宋本夫作天。校勘記。監。毛本同。誤也。宋鄂州官本。元本。閩本。天作夫。成十五年疏。定元年疏。引此注同。常據以訂正。繁露觀德云。百禮之貴。皆編於月。史記麻書云。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漢書董仲舒傳。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故何氏包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蟲言之。見天地人物無不繫之正月矣。云政教之始者。舊疏云。正以傳不言始。故足之。

公

何以不言卽位。〔注〕据文公言卽位也。公卽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

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以諸侯之卽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

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卽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卽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

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萬物之所繫，不可不察也。〔疏〕

注据文
公言即

位。○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舊疏云：桓公元年亦書即位，傳不從始，而還据文公者，正以文公正即位之始故也。桓公篡而即位，非其正，故雖即位，在文公前，猶不據之是也。○注公即位之始。○各本脫公字，据左傳疏引補。漢書路溫舒傳：「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舊疏云：亦以傳無始文，故言此也。○注政莫至之治。○繁露重政云：元，猶原也。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故人唯有終始也而生，不必應四時之變。故元者為萬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天地之前，故人雖生，天氣及奉天氣者，不得與天元本天元命而共違其所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為也。繼天地之所為而終之也。其道相與共功持業，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為於此，惡施於人，大其貫承意之理矣。是言有終必先正始也。又二端云：故聖人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也。是故春秋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隕、有或、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鶴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徵者，不得著，雖甚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蓋凡始皆微，故聖人繫心於微，正以正始故也。舊疏引元命包亦云：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也。浦氏鐘疑深當作氣，然繁露亦云：以元之深，似不必改氣也。漢書王褒傳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書已正統而已。」張晏曰：「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穀梁疏引春秋緯云：「黃帝受圖，立五始，又約何氏義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說苑建本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

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新書胎教。雜事亦引易語。下云。故君子慎政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按劉向習穀梁。賈誼治左氏。是三傳大略同也。○注諸侯至察也。○天不監。毛本。鄂本。元本。閩本。宋本並同。不誤。釋文作夫。不音扶。校勘記云。此陸德明一時誤會。未審其理也。禮記疏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得成其元也。王不上奉天元。以立號。則道術無原。故先陳春。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起元。然後陳春矣。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故書堯典曰。若稽古疏。引鄭注。稽古同天。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功。又竹林云。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爲王。云爾。非曰猶言豈非也。漢書董仲舒傳。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焉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說苑建本云。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皆言天人相須之義也。包氏慎言五始說云。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子思贊述祖德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祖述憲章者。制作之事也。上律下襲者。制作之文也。而推其德。譬之於天地。鄭氏康成曰。推五始足以當之初。莫解其故。既而思之。元者天命之性也。春者率性之道也。王者脩道之主。而政教由之出焉。王奉天出教。諸侯奉行之。以治其國。各以歲時述職於王。所以大一統也。合天下而齊趨於王。統百王而皆奉一元。脩德凝道。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故能一以貫三。所謂不覩者。非探之茫茫。所謂不聞者。非索之冥冥也。緣所覩以逆測。所不覩。緣所聞以逆測。所不聞。吉凶悔吝之著焉耳。王夔曰。恭惟春秋五始之要在乎省己。正統而已。統者何本也。正本在乎省己。省己者。省所覩所聞於春秋。而反之於己。則本正。王自正其本。則其聰明睿智。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所謂溥博時出。見之政教者。一如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故尊親偏於凡。有血氣之區。然至聖之所以如此者。無他。至誠焉而已。至誠者。戒慎恐懼之要於獨者也。以其獨見之明。獨運之智。爲天下經綸。

大經立大本。夫是以肫肫乎其仁也。淵淵乎其淵也。浩浩乎其天也。堯舜文武。以至聖至誠在天位。故身備其事。仲尼不當天位。而制作之。俾神明文成麟致。瑞應昭焉。不啻身備其事也。史公曰。爲人君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則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則必蹈篡弑之誅。故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謂見未正本。而可與入於元德也。子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子思述祖德。而篇末兩引文王之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其王正月之謂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元之謂乎。與天合德者。天所命也。故曰。王者執謂。謂文王也。文之在茲。仲尼一文王也。其發明五始之旨。以中庸說春秋。尤爲明顯也。五者同日並見者。卽位之日。卽位卽布政。布政卽以奉王。奉王卽以奉天。奉天卽以體元也。所以相須乃成也。元年春者。天之大本。王正月卽位者。人之大本。自公侯至庶人。自山川至草木昆蟲。無不繫於正月。故爲萬物之所繫也。

成公意也〔注〕以不有正月而

去卽位。知其成公意〔疏〕

解詁箋云。隱之能讓與不能讓。與其讓正與不正。不足辨也。春秋成之。以明正適。隱立長貴之法。以治幽平之亂。以維王者之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之好

微與其貴志也。隱公志乎讓。故不書卽位。以成其志爾。穀梁傳亦云。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注以不至公意。○舊疏云。下十一年傳云。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今此注云。不有正月者。謂從二年後。恒去正月也。今元年去卽位。故知成公意矣。今元年言正月者。公時實行卽位之禮。故見之。又引舊云。以有正月而去卽位。無不字。言凡書正月。爲公卽位出也。以元年有正月。卽公實行卽位禮。而孔子去卽位。知其成公讓意者。非按舊無不字是也。去卽位亦足以見成公意。傳文明承上公何以不言卽位而答之。則專據不書卽位明甚。正以既書正月。自必實已卽位。而不書卽位。故知成公意。何氏必不探二年以下之不書正月爲說也。下十一年之傳。自明二年以後。無正月之義。與此無涉。

何成乎公

之意〔注〕据刺欲救紀而後不能〔疏〕

注据刺至不能。○莊三年。公次于郎。傳曰。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舊疏云。欲救紀是善事。公不能救紀是不終善事。而春秋書次于郎以刺之。

今隱公有讓心。實是善事。但終讓不成。亦是善心不遂。而春秋善之。故以爲難。按此可知春秋無達例矣。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此也。

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注〕平治

也。時廢桓立隱不平。故曰平反還之。〔疏〕

注平治也。○書大禹謨。地平天成。傳水土治曰平。廣韻。平。正也。廢桓立隱不正。故不平也。詩皇矣。修之平之。亦謂修理之平治之也。

曷

爲反之桓。〔注〕據己立也。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注〕長者已冠也。禮年二十見正而

冠。士冠禮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論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

也。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疏〕

注長者已冠也。○禮記冠義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

道也。又曰。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故已冠爲長。喪服十九以下爲長。瘡以其未成人。猶不爲長也。○注禮年至而冠。○白虎通。鄉冕篇。禮所以十九見正而冠者。何漸三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不謂正月也。儀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荀子大略篇。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說苑建本篇。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又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則見正而冠。意古禮有是語。故此注及荀子說苑。白虎通。並依用焉。惟此言二十。彼言十九者。年二十者冠之正。禮記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又內則曰。二十而冠。始學禮是也。年未二十。則禮之變。天子諸侯之元子猶士焉。亦二十而冠。而魯襄。邾隱。不拘此限。則以先君早世。世子年幼。爲君。故得早冠。如周成王。亦或有異焉。周衰禮失。士大夫家亦或有不及二十而冠者。故有十九見正之說焉。舊疏云。依八代記。卽少昊亦十二而冠。知天子諸侯幼卽位者。皆十二而冠矣。又引異義古尙書說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

與大夫盡弁。以開金滕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是其證也。隱公之冠。當惠公之世。猶從士禮。必二十成人乃冠。故何氏云。長者已冠也。舊疏又引異義禮戴說云。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十而冠是也。言見正者。舊疏云。欲道庶子不冠於阼階。義或然也。○注士冠至成也。○自適子至貴者。皆儀禮士冠記文。禮記郊特牲。冠義。亦有此語。鄭彼注云。每加於阼。則醮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又郊特牲注云。東序少北。近主位也。又冠義注云。適子冠於阼。若不醮。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今按。阼是主位。故冠於此。以著代。卽東序少北之位。醮於客位。醮亦於客位。異於庶子之冠。醮皆於房戶外也。郊特牲注又云。每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與儀禮注少異。散繼公儀禮集說云。加猶尙也。尊也。尊其有成人之道。故以客禮待之。張氏爾岐儀禮句讀云。加有成。加禮於有成德者也。皆通著代者。張爾岐云。明其將代已也。是也。嫡。校勸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嫡作適。下同。按釋文亦作適字。○注三加至名也。○鄭彼注云。冠服後加。益尊。諭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也。張氏爾岐云。諭其志。教諭之使其志存修德。每進而上也。敬其名。敬其所受於父母之名。非君父之前不以呼也。按冠禮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皮弁尊於緇布冠。爵弁尊於皮弁。所謂三加彌尊也。彌。益也。謂益尊也。子生三月。父名也。旣冠。賓字之。字以代名。是爲敬其名也。鄭彼注又云。今文無之。按何氏此注引有之字。與古文合。故鄭亦從古文。○注公侯至造也。○鄭彼注云。造。作也。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篡弒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坊記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張氏爾岐云。此言不獨大夫無冠禮。雖公侯冠禮亦夏末始作。非古也。晉書禮志云。儀禮。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篡弒由生。故作公侯冠禮。是王亦與鄭同。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大夫以上。本無冠禮。而玉藻記天子諸侯始冠之冠。家語記成王冠頌及公侯冠禮。左傳載魯襄公冠事。國語載趙文子冠事。然則諸侯冠禮。始於夏末。天子冠禮。始於周初。大夫冠禮。其始於周之季世乎。郊特牲疏。謂此記直言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與士同。則天子冠禮。由來已久。但無文以明之。然家語言天子冠禮。而直以成王事實之。而

曰此周公之制也。則天子冠禮之作，非無文也。蓋先有公侯冠禮，後有天子冠禮。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天子擬焉是也。按家語冠頌云：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祿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歟？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攝政，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示有君也。命祝雍作頌。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者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禮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元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鞞，公冠四加，元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是公侯冠禮也。○注天子之貴者，○儀禮鄭注云：元子世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上旣言大夫與諸侯無自身之冠禮，此又言冠子亦同士禮。雖天子之元子尙然。況下此者乎？郊特牲鄭注云：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白虎通爵篇云：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則隱公之冠，在即位先，宜從士禮二十而冠，故知其長也。

其爲尊卑也微。

〔注〕母俱媵也。〔疏〕

注母俱媵也。○史記魯世家云：初，惠公適姬夫人無子，公賤姜，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何氏以隱桓之母皆媵，則不取史

記之說矣。又左傳言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亦何氏所不取。國人莫知。〔注〕國人謂國中凡人，

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禮，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薨，亦如之。〔疏〕

注國人至別也。

○舊疏古者一娶九女。一適二媵。分爲左右。尊卑灼然。朝廷之上。理應悉知。今此傳云。國人不知。明是國內凡人也。蓋皆由於惠公之不早分別也。解詁箋云。以桓爲貴。隱爲尊。春秋微意。國人莫知者。所謂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按下注云。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則劉氏之說信矣。○注禮男至如之。○各本脫禮字。依鄂本正。白虎通嫁娶篇。男子六十閉房。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媵爲亂。長幼之序也。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煖。故七十復開房也。家語好生解云。男女不六十不同居。毛詩傳同。故六十無妻。則不娶。惟宗子則不限常制。以宗子收族。昭穆事重。又凡祭。必夫婦親之。故曾子問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也。又禮記內則云。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注云。衰老無嫌。卽白虎通所云。復開房者是也。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則當如下注所云。先右媵。後左媵。次適姪。次右媵。姪。次左媵。姪。將薨。亦如之。謂未及六十而薨者也。六十無世子。所以立貴公子者。以六十以後。陽道閉藏。適夫人無生世子之理。故立貴公子爲世子。以定儲位。若早立庶子。恐更生世子。立而復黜。則致亂階故也。隱長又賢。〔注〕此以上皆道立隱所緣。〔疏〕注此以至所緣。庶子恐更生世子。立而復黜。則致亂階故也。○謂桓幼而貴。

至此諸大夫拔隱而立之。〔注〕拔。引也。諸大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也。

前事。孔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疏〕

注。拔。引也。○莊子馬蹄云。可攀援而窺。釋文。攀。本作。拔。則。拔。卽。攀。也。說文。引。也。或。从。手。从。樊。廣。雅。釋。詁。

攀。引也。國語晉語。攀輦卽利而舍。注。攀。引也。廣雅釋言。拔。援也。集言。拔。挽也。引也。援也。皆本文爲說也。○注諸大至前事。○史記魯世家。及惠公卒。爲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卽位。是隱之立爲諸大夫所立。在春秋前也。穀梁傳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則以隱公之立爲受之惠公。故下又云。爲子受之父。注。隱爲世子。親受命於惠公也。又責隱之讓爲不正。

未免深文矣。何所不取。舊疏云。公子翬弑隱立桓。仲遂弑赤立宣。皆貶去公子。以起見之。今諸大夫廢桓立隱。亦是不正。何故不作貶文以見罪。正以在春秋前。欲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故也。凡言起者。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春秋詞異。則指異事異而辭同。則以事見之事不見。則以文起之。嫌者使異。不嫌使同是也。○注孔子至之暴。○論語堯曰文。毛本暴作暴。集解引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荀子坐宥云。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慢令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卽也。按何意引以證不追治前事。自掘不教而殺謂之虐意。言入春秋後。尙未教治。而追究已往。是爲不教而殺也。不戒句連及之耳。

隱於是焉而辭立。

〔注〕辭讓也。言隱欲讓。〔疏〕

注辭讓也。○禮記哀公問曰。固臣敢無辭而對。注辭讓也。又坊記曰。無辭而行。則民爭。注辭讓也。若然。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注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

者對文異。散則通也。辭讓之辭當作辭。說文受部。辭不受也。从辛。从受。受辛宜。辭之是也。

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注〕是時公子非一。〔疏〕

注是時公子非一。○隱桓弟兄。史記及各書別無所見。無文言之。或何氏時。齊籍尙多。別有所据。而以意言之也。

且如桓立。〔注〕且如。假設之辭。〔疏〕

注且如假設之辭。○廣雅

釋言。如若也。論語。先進如用之。皇疏。如若也。若卽假設之義。又廣雅釋詁。且借也。莊子齊物論。今且有人於此。是且如皆假設之詞。

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注〕

隱見諸大夫背正而立。己不正。恐其不能相之。〔疏〕

注隱見至相之。○何意以國人既可背正立己。則亦可背正立羣公子。故權行卽位之禮。以靖亂階也。

故

凡隱之立爲桓立也。〔注〕凡者。凡上所慮二事皆不可。故於是己立。欲須桓長大而歸之。

故曰為桓立。明其本無受國之心。故不書即位。所以起其讓也。〔疏〕

注凡者至不可。○舊疏云。己若辭立。則未知桓之得立與否。是一慮。

也。假使桓得立。又恐諸大夫不能相幼君。是二慮也。有此二慮。皆不可也。○注故於至桓立。○史記魯世家。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又云。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故不言即位。○注明其至讓也。○穀梁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繁露竹林云。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又王道云。魯隱之代桓立。祭仲之出忽立突。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公子目夷不與楚國。此其執權存國。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左傳。不書即位。攝也。漢書王莽傳。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若然。下十一年稱薨。同之。正諸侯者。禮疏引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而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發墨守云。隱為攝位。周公為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 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注〕 據賢繆公與大夫獲且長以得立。

〔疏〕

注據賢至得立。○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傳云。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注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也。今既賢隱公。亦宜與立公之大夫。故據以為難也。又文十四

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傳曰。貴則皆貴矣。雖然。獲且也。長。彼以獲且長。春秋與邾婁人。以得立。今隱公亦長。何故不宜立。故又據以難之。引此二事。一以難立隱之大夫。宜與。一以難隱之何以不宜立也。注順經文先後述之。故先言賢。後言長也。

立

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 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

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

左媵無子。立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

文家据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疏〕

注適謂至以齒。○此道立適子禮也。以敵解適。疊韻爲訓也。禮記雜記曰。大夫計於同國適者。注適讀爲匹敵之敵。以匹敵說嫡。以無敵解適。

望文生訓也。大雅大明云。天位殷適。傳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是也。正以微子紂庶兄。箕子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帝乙亦以紂爲適。所謂不以賢也。○注子謂至貴也。○釋名釋親屬云。姪娣曰媵。媵承也。承事嫡也。此以左右媵之外有姪娣。彼以媵卽姪娣。蓋諸侯一娶九女。媵與姪娣宜別。大夫以下。則不備也。其實同爲承事。故姪娣亦可稱媵也。爲其位有貴賤。故以貴。雖同時生。無妨也。○注禮適至左媵姪娣。○白虎通嫁娶篇。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按彼左右二字。當互易。蓋質家尙右。文家尙左。春秋從殷之質。改周之文。當先右也。左傳說立庶子之法。異是。昭二十六年傳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周禮疏引何君膏肓云。春秋之義。三代異建。有適媵以別貴賤。有姪娣以廣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簋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欲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之。年鈞以德。德鈞以下。人君取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豈復有卜。隱桓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鄭箴之曰。立適以長。不以賢。固立長矣。無適而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鈞貴鈞。何以別之。故須卜。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鈞而立長也。王不得立愛之法。年鈞則令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示義在此。距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按鄭氏此箴。殊屬勉強。左右媵與姪娣。貴賤灼然。豈復有貴鈞之事。卽一人而孿生。自有立雙生子之法。既無貴鈞。卽無長鈞。同時而生。仍以貴論。更何須卜。故劉氏逢祿箴膏肓評云。文家質家絀。

媵立子之法。雖雙生。猶別其先後。鄭有長鈞貴鈞之疑。知未能升何氏之堂矣。周官亦出劉敵。何氏所不信。不足以難也。若楚共王之卜寵子五人。豈禮也哉。詩召南小星疏云。妾之貴者。夫人姪婦也。卽喪服所謂貴臣貴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婦爲繼室。明其貴也。何氏以二媵爲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云。獨言婦。舉其貴者。是姪婦貴於媵之義。按喪服之貴妾。自是士禮。不得引以證諸侯。何者。大夫於庶母無服。不得反爲貴妾。且大夫絕總也。韓奕詩述韓媵所從。自應止云諸婦。不得遠及二媵。不足以見貴姪婦而賤二媵也。左氏繼室兩見一聲子一晉少姜。衰世之事。均不足據。況諸侯絕旁期。而左氏言晉平公爲少姜服。緣經是何訓乎。且何氏多道春秋之制。所以爲後王法者。不必盡皆當時典禮也。孔氏之說。儻矣。○注質家至立姪。○禮記曲禮云。士不名家相長妾。疏引熊氏說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爲婦也。故鄭注昏禮云。婦尊姪卑。蓋皆據質家言之也。曲禮又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疏以爲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婦。故公羊云。夫人無子。立姪婦子也。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婦之子。左氏亦夫人姪婦貴於二媵。則此世婦者。謂夫人姪婦也。有妻者。謂二媵及姪婦也。按正義所引公羊說。全與何義乖。何氏明云。適夫人無子。立二媵子。彼乃云公羊云。適夫人無子。立適姪婦子。顯與違矣。夫一國往娶。二國媵之。所以示尊崇和好。則降於適一等足矣。復令其降之。適姪婦之下。豈人情哉。通義云。何氏說立姪而尊尊者。尊兄以及其子也。然士昏禮。婦徹于房中。媵御餼。雖無婦。媵先注曰。婦尊姪卑。若或無婦。猶先媵。客之也。詩曰。韓侯取妻。諸婦從之。鄭箋以爲媵必姪婦從之。獨言婦者。舉其貴者。依此二文。皆周人之法。又家先姪。容失其實。按詩禮或於姪婦科舉其一。適舉婦言之耳。○注適子至立孫。○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又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按主天上脫春秋二字也。故成十五年疏引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若然。禮記檀弓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立孫者。蓋據當時周禮書也。北齊書刁柔傳。時議者以爲立五等爵。邑承襲者。無適子。立適孫。

無適孫。立適子弟。無適子弟。立適子孫弟。柔以爲無適孫。應立適曾孫。不應立適子弟。議曰。柔按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適子。適子死。以適子之子爲適孫。死則曾元亦然。然則適子之名。本爲傳重。故喪服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禮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弟何也。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臚而立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鄭注曰。仲子爲親者諱耳。立衍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曰。據周禮。然則商以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周以適子死。立適子之子爲適孫。故春秋公羊之義。適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喪服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者。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適子孫死而立適子母弟。適子母弟者。則爲父後矣。適子母弟。本非承適。以無適。故得爲父後。則適孫之弟。理亦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三年。既得爲祖服。斬而不得爲傳重者。未之聞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適子死而立適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豈宜舍其孫而立其弟。或文或質。愚用惑焉。孔叢子雜訓云。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視其親。故立子。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又云。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亦卽防愛情意也。按。明乎文王從權之故。則明祖立孫之舉爲物古不化。所以啓靖難之禍。然文王猶殷之諸侯。舍孫立子。其猶殷制與。史記梁孝王世家袁盎等曰。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白虎通封公侯云。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與。與庶兄推親之序也。以僖公得繼閔公也。蓋繼世諸侯當立子。無子立弟。無弟立庶兄。當指質家言之。春秋之義也。○注其雙至愛爭。○方言三。陳楚之間。凡人畀乳而雙產。謂之釐孳。秦晉之間。謂之健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孿生。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宜爲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霍光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醫。曰良。以卯日生。醫以巳日生。良則以醫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醫亦當爲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菡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

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是据見與据本意二語。前漢猶有致疑。彼時文質道喪。故無有正之者焉。後世則一以前生爲兄矣。

桓何以貴。〔注〕据俱公子也。母貴也。

〔注〕据桓母右媵。〔疏〕

据桓母右媵。○既云貴。宜右媵。何以意言之也。

母貴則子何以貴。〔注〕据俱言公子。子以

母貴。〔注〕以母秩次立也。〔疏〕

魏志注引典略。載公孫瓚表袁紹罪狀曰。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行王爵。損辱袁宗。紹

罪九也。又見本傳。按春秋之義。自謂子之貴賤。以母爲序。故注云。以母秩次當立。不必如瓚所云也。

母以子貴。〔注〕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

也。〔疏〕

漢書哀帝紀。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又孝景王皇后傳。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後漢書梁竦傳。張酺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又鄧暉傳。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皆本此爲說也。○注禮妾至是也。○文四年冬。夫人風氏薨。五年

三月。葬我小君成風。是也。通典引異義。妾母之子爲君。得尊其母爲夫人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風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稱夫人。至於妾子爲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也。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按尙書舜爲天子。瞽瞍爲上。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命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駁之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周。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聞也。則鄭用穀梁家說。晉書禮志。哀帝卽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溫議。宜稱太夫人。尙書僕射江羈曰。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不審直子命母耶。故當告

於宗廟。以先君之命命之耶。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册命二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受。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欲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常載之方策。以示後世。毋乃不順乎。通典七十二引庾蔚之。謂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之貴。豈謂可與適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解詁箋云。不書卽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道立矣。經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穀梁子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而不以姓氏。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不夫人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曰。僖公成風。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曰。惠公仲子。穀梁子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經曰。考仲子之宮。穀梁子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經曰。秋七月壬申。弋氏卒。辛巳。葬定弋。卽哀之未成君而見正焉。春秋之辨名如此。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謂大夫得再娶也。天子諸侯不再娶。有宗廟之事。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邦人稱之曰君之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大夫以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辨也。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漢世妃匹不正。建諸立后。皆以愛憎。隨其禮防。因秦稱號。且配廟食。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於傳文子以母貴下。增之曰。母以子貴。夫子旣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母貴乎。且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舜不王。虞不王。禹不王。鯀不王。正也。商追元王。周追太王。皆以義起。非古也。不勝其敝矣。春秋正其詞曰。齊侯送姜氏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古志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誼。以示其說之不得已。故其靡入之傳灼然。其爲說。亦必以適母在。卽稱夫人。紆繻其辭。又以士庶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子不得爵命父母。自破其例。其意微而顯也。莊公夫人受誅。不廟食可也。成風廟食不可也。於事。成風之立。又不緣廟食也。黜呂立薄。昉於東漢。非孝文也。太史公書稱孝文太后崩。母以子氏。知董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而今董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其爲俗師。竄改無疑矣。今按。劉說非是。喪服經曰。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注。此言二妾不得從于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

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然則女君與君一體。故服制一與君同。妾不得體君。得爲其子遂。正母以子貴之誼。所以齊衰三月。章父卒則爲母。庶子爲後。當得伸其私恩。萬氏斯大儀禮南云。齊衰三年。首言父卒則爲母。下卽繼母慈母。因知妾子之爲其母。當與此同。經不言者。包於父卒則爲母中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易象陰係于陽。春秋母係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齊衰期章父在爲母。此言適母也。父在則服齊衰期。大功九月章。大夫之庶子爲母。注。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爲母。謂妾子也。總麻三月章。庶子爲後者爲其母。此言庶子爲後爲其所生母也。父在服總。又大功九月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注。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此言諸侯庶子不爲父後者。父卒亦爲所生母。大功若爲後之庶子。父卒爲母。並得伸三年也。何以知之。慈母如母。慈母亦父妾也。非其所生。尙爲之三年。所生母得三年明矣。按儀禮喪服章。明有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然則周法庶子爲後者。無論天子至士。皆服總。未必盡伸三年之服。春秋時容或有行重服者。故禮記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注。妾。先臣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總。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是鄭不以春秋之事爲正也。然傳於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於定十五年。嬖氏卒。下曰。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於葬定嬖。曰。定嬖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又下二年。夫人子氏薨。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宣八年。夫人熊氏薨。傳。宣公之母也。注。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皆無譏文。蓋不獨成風然也。又禮記雜記云。妾耐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耐其昭穆之妾。疏引庚蔚之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云。於廟中爲壇祭之。又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卽穀梁家所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是也。是則妾子爲君。雖不得尊其母如適。然必仍妾舊稱。使爲子者不得伸其私恩。亦非所以推孝錫類。則異義所載公羊說。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亦未嘗不仁至義盡也。故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質而王。妾以子貴。主地法文而王。妾不以子稱貴。春秋改文。從質。所以母以子貴。必公羊經師所傳。劉氏反謂其俗師竄改。而牽涉穀梁之說。是自亂其家法矣。

公羊義疏二

隱元年三月盡五月

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疏〕

釋文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同左氏穀梁無婁字顧氏炎武唐韻正邾古音則俱反公羊傳邾婁卽邾字以一字爲二字孟子題詞

邾國在孟子時改曰鄒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列國方言有語聲在後者邾婁是也有語聲在前者句吳於越是也卽人名亦然吳子壽夢寺人惠牆伊戾是也公羊多齊言故邾作邾婁杜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說文邑部鄒魯縣古邾婁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段氏玉裁說文注云魯國驕志同周時或云鄒或云邾婁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鄒漢時作驪古今字之異也左穀作邾公羊作邾婁邾之合聲爲鄒孟子國語作鄒三者鄒爲正邾則省文漢時縣名作驪如韓勅碑陰驪章仲卿足證鄒語曰曹姓鄒莒章云陸終第五子曰安爲曹姓封於鄒杜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卽安之後也周武王時封其苗裔俠爲附庸居邾前志曰驪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按左傳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祝融之後八姓妘曹其二也然則上云鄒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此云帝顓頊之後互文錯見也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六里有古邾城趙氏岐曰邾本春秋時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此未知其始本名邾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邾有二皆顓頊後所封國一早著於幽王之世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當成周者東有齊魯曹宋滕鄆邾莒又曰黎爲高辛氏火正命曰祝融其後以姓存者妘姓鄒榆路偃陽曹姓邾莒皆爲采衛此邾入春秋不復見唯晏子載景公爲邾之長塗晏子諫爲息疑爲齊所滅漢志濟南郡有邾平梁鄒二縣水經注謂邾平古侯國舜後姚姓蓋卽今濟南府鄒平縣地也其一卽邾大戴記顓頊子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產陸終陸終六子其子曰安是爲曹姓曹姓者邾鄒縣之嶧山是也漢志屬魯國今爲兗州府鄒縣其改邾爲鄒齊乘謂

始文公。但遷釋在魯文公十三年。而終春秋不聞有鄆。至戰國更無鄆名。故趙氏以爲至孟子時改也。藝文類聚引劉翬騶山記云。騶山古之擘陽。魯穆公改爲騶。徐鉉說說文亦云。魯穆公改鄆爲鄆。改名不應出魯。或譌鄆穆公爲魯穆公耳。按鄆婁之合音爲鄆。不關更改。段說是也。趙氏孟子題詞云。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哀公七年左傳云。魯擊柝。聞于鄆。故春秋時會盟征伐之事。魯與鄆特多焉。昧。閩本。毛本。監本。唐石經作昧。釋文。昧。亡。結反。則作昧。从末是也。左氏作蔑。校勘記。段云。說文昧。从目未聲。與从目未聲之字有別。昧與蔑古音同。石經考文提要亦云。宋景德本。鄂州本。泮宮書本皆作昧。杜云。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蔑。釋例土地名。魯地。蔑。姑蔑二名。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東北四十五里。定二十年。費人攻公。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卽此。水經注泗水篇。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南有姑蔑城。春秋隱元年。公及鄆儀父盟于蔑。是也。惠氏棟左傳補注。蔑本姑蔑。定十二年傳。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當時史官爲之諱。猶定公名宋。哀十四傳。宗人躒夏。曰。孝惠取于商。不云宋也。古人舍故諱新。故哀爲定諱。定不爲隱諱。汲郡古文云。魯隱公及鄆莊公盟于姑蔑。魏史不爲魯諱。則此經爲魯諱明矣。

及者何與也。〔注〕若曰與鄆婁盟也。〔疏〕爾雅釋詁云。及。與也。詩谷風。及爾顛發。及爾同死。氓。及爾偕老。箋並云。及。與也。會。及。暨。皆與也。

也。〔注〕都解經上會及暨也。〔疏〕爾雅釋詁。逮。及。暨。與也。說文冑部。與。黨與也。禮檀弓。論語鄭注。並云。與。及也。書堯典。汝羲暨和。傳。暨。與也。左傳宣七年。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暨。

會。是會及義近。故皆有與義也。○注都解至暨也。○都猶言總也。曹丕與吳質書。頃選遺文。都爲一集。是也。民人所聚曰都。故都有總義。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疏〕

舊疏云。或言會者。卽下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徒是也。或言暨者。昭七年。暨齊平。定十年。宋公之弟長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是也。或言及。此經是也。會猶最也。〔注〕最。聚也。直自若平

時聚會無他深淺意也。最之爲言聚。若今聚民爲投最。〔疏〕

注最聚也。○玉篇最聚也。小爾雅釋詁最叢也。又要也。史記周勃世家索隱最都凡也。王

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贅最也。公羊會猶最也。何注最聚也。漢武紀毋贅聚。如瀉注贅最也。會最聚。並同義。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釋文最字無音。家大人曰。正文及注最字皆當作最。音才句反。最與聚聲義皆同。故曰最之爲言聚也。說文最積也。从一取。取亦聲。徐鍇曰。古以爲聚物之聚。世人多見最。少見最。故書傳弒字皆譌作最。禮記樂記。會以聚衆。鄭注聚。或作最。今已譌作最。管子禁藏篇。冬收五藏。最萬物。地數篇。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尹注皆云。最聚也。莊子德充符篇。物何爲最之哉。司馬彪注曰。最聚也。荀子疆國篇。執拘則最。韓詩外傳。執拘則聚。趙策。顏最。史記廉頗藺相如傳。作顏聚。史記殷本紀。大最樂戲于沙丘。徐廣曰。最一作聚。周紀。則固有聚。以收齊。徐廣曰。聚一作最。鷗鳥賦。憂喜聚門兮。李善曰。或作最。亦聚也。小爾雅。最聚叢也。今本最皆譌作最。此傳釋文不爲最字作音。則唐初已誤爲最。不始於開成石經矣。胡氏承珙小爾雅義證云。最當從說文作最。說文最積也。最犯取也。本二義。後人多混最爲最。最字遂廢。蓋最本有聚義。故叢亦通作最。史記功臣年表。蓼侯孔蕞。索隱引家語作最。是也。此最亦當作最。文選西征賦。注引字林云。最。聚貌。蕞與最同。○注直自至意也。○深淺意者。謂如及爲我欲之。有汲汲義。是爲深。暨爲不得已。是爲淺。下注所云。善重惡深。善輕惡淺。是也。會無此二義。故直若平時聚會也。○注若今至投最。○此以漢語況之也。及猶汲汲也。〔疏〕通義云。及之爲言恐弗及也。汲汲者。急辭。說文又部。及。建也。从又。从人。詩。標有梅序。男女注。及。繼也。繼與連注。及。繼與連注。暨猶暨暨也。〔疏〕爾雅釋言云。暨不及也。經義述聞云。傳注皆訓暨爲及。未有訓爲不及者。不字蓋涉下文。憲不遜也。而衍釋詁曰。逮及暨。與也。釋言曰。逮及也。此曰暨及也。皆是轉相爲訓。傳注訓暨爲及。即本之爾雅。加一不字。則義不可通。郭曰。公羊傳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不得已。是不得已。此又曲說之不可通者。按及與暨散文通。對文異。此暨與及對。若即訓及。何深淺之分。故傳云暨暨。正是不得已之義。不得已所

以不汲汲故爾雅云不及也。郭注甚明。王氏何反以爲曲說耶。通義云。暨暨者。重難之辭。玉藻曰。戎容暨暨。說文曰。部。暨。曰。頗見也。段注云。頗。頭偏也。頭偏則不能全見其面。故謂事之略然者曰頗。曰頗見者。見而不全之也。釋言曰。暨。不及也。是其引申之義。邾部曰。曠者。衆與詞也。引唐書。景昉陶。按書。禹貢。暨魚。朔南暨。史記夏本紀及漢書地理志作曠。是曠正字也。曠之段借多作泊。莊子寓言篇。後仕三千鍾。不消文。選東京賦。于胥斯消。是也。又作暨。儀禮士喪禮注引喪大記。塗不暨于棺。釋文。劉本作暨。是也。蓋暨暨猶幾幾。雅訓所謂不及也。

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注〕我者謂魯也。內魯故言我。舉及暨者。明當隨意善惡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所以原心定罪。〔疏〕

通義云。左傳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則是盟

我欲之。故從及文也。又宣七年左傳云。凡師出與謀曰及。則亦我欲之義也。穀梁傳。及者何。內爲志焉爾。故上注云。若曰公與邾婁盟也。暨不得已。與及我欲之相對爲義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釋詁曰。及。暨。與也。是暨卽及矣。又言不及者。郭引公羊傳釋云。暨不得已。是不得及矣。文選。赭白馬賦。及文賦注。並引爾雅作暨及也。或及上脫不字。抑或所引卽釋詁文。蓋暨之一字。包及與不及兩義也。穀梁昭七年傳。以外及內曰暨。對及爲我欲。是亦不得已之義也。○注我者。至言我。○漢書蕭望之傳。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說苑指武云。春秋先京師而後諸侯。春秋假魯爲京師。故內魯言我也。繁露奉本云。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明所見之世。魯愈微。而春秋之化愈廣。哀八年之吳伐我。十年之齊國書帥師伐我。皆不言西鄙北鄙。以見化及天下。不言鄙疆。明魯之王化所及遠也。舊疏云。此通內外皆然。但傳據內言之。故言我謂魯也。○注舉及至原之。○此對會之無他深淺言也。○注欲之至惡深。○舊疏云。善重者。卽此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是也。以其汲汲於善事。惡深者。哀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也。以其汲汲於惡事。○注不得至惡淺。○舊疏云。善輕。則暨齊平是也。惡淺者。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是也。○注所以原心定罪。○凌先生曙公羊問答云。問。何以云原心定罪也。曰。桓寬曰。春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

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漢書霍諝傳曰：春秋之義，原情定過，敎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而漢世所宜遵前修也。按漢書王嘉傳云：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又辭宣傳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後漢書應劭傳：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繁露正貫云：論罪源深淺定法誅，然後絕屬之分別矣。鹽鐵論詔聖云：春秋原罪，繁露精華云：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斬而轅濤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闍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俱欺三軍而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即原心定罪之義也。

也〔注〕以言公及不諱，知爲君也。

〔疏〕

左傳疏引杜氏世族譜：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其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封其苗裔俠爲附庸，居邾，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陳氏

樹華春秋內傳考證云：漢書鄒陽傳引作義父，師古曰：義，讀爲儀。○注以言至君也。○舊疏云：凡春秋公與外大夫盟，皆諱不言公，故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偃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之屬，今此不沒公，故知是君矣。其莊九年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莒者，彼傳云：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注：鄰國之臣猶吾臣也，是也。

何以名〔注〕据齊侯以祿父爲名。

〔疏〕校勘記云

鄂本以下同。唐石經作何以不名，按此設爲問答之詞，此問何以名，故下答之曰：非名也。字也。若作何以不名，則與下曷爲稱字意覆，此下字也。一句爲贅矣。注云：據齊侯以祿父爲名，故疑儀父亦名，則何休本無不字。唐石經當衍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唐石經名上有不字，按何注据齊侯以祿父爲名，疏云是言齊侯以祿父爲名，故疑邾婁君亦以儀父爲名，注疏本皆無不字。○注据齊至爲名。○桓十四年齊侯祿父卒是也。

字也〔注〕以當喪，知爲字。

〔疏〕

注以當喪知爲字。○舊疏云：春秋以隱新受命而王，儀父慕之，故知當喪也。穀梁傳：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左傳：嘉之，故不名，禮記郊特牲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是字爲喪也。

曷爲

稱字〔注〕据諸侯當稱爵〔疏〕舊疏云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之屬是也褻之也〔注〕以宿與微者盟書卒知與

公盟當褻之有土嘉之曰褻無土建國曰封稱字所以為褻之者儀父本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

爾〔疏〕注以宿至褻之○下云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又八年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變例書卒見恩為其與我微者盟故與微者盟功薄故不名不書葬從小國例今邾婁儀父與公盟故當褻也○注有土至曰封○舊疏云有土嘉之曰褻者謂加爵與字即儀父滕侯之屬是也無土建國曰封者即封邢衛之屬是也通義云褻者天子有慶於諸侯加地進律之名禮有褻衣是也春秋假天子之事設七等之科所善者進其號所惡者降其秩君子雖有其德苟無其位諸侯大夫之功罪非匹夫所得而議焉是故以文王之法臨之而黜陟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有美刺春秋有褻貶其義一也然則封者實事褻者春秋予奪之稱亦以有土嘉之之例故春秋即假以進退當時焉○注稱字至例爾○莊十年傳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子者爵也失爵則稱名進之故稱字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傳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注介者國也葛盧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明中國失爵者稱名夷狄稱人僖三十年介人侵蕭是也進之乃同乎中國無爵者稱名也邾婁所以失爵者春秋前周室猶未大衰政令尙行於諸侯邾婁或有過失被黜如孟子告子下所云一不朝則貶其爵禮記王制所云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是也穀梁傳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左傳云未王命故不書爵皆與何氏異

見○釋文見賢徧反儀父未有功顯著故据以難為其與公盟也〔注〕為其始與公盟盟者殺生歃血詛命相誓以盟約

見○釋文見賢徧反儀父未有功顯著故据以難為其與公盟也〔注〕為其始與公盟盟者殺生歃血詛命相誓以盟約

注据功不

束也。傳不足言託始者。儀父比宿滕辭最在前。嫌獨爲儀父發始。下三國意不見。故顧之。〔疏〕

注爲

其始與公盟。○通義云。春秋內魯與內接者。託始于此。隱公之賢讓。邾婁之君能親賢慕義。講信修睦。於法當褒也。左疏引賈服云。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義說讓。亦取公羊爲說。舊疏引春秋說云。襄儀父善趣聖是也。○注盟者至束也。○說文。罔。鄙。盟。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司慎司命。盟殺牲。歃血。朱槃玉敦。以立牛耳。禮記曲禮云。約信曰誓。泣牲曰盟。周禮玉府云。若合諸侯。則其珠槃玉敦。注。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朱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玉敦。歃血玉器。又戎右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又秋官序官司盟注。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著其信也。又司盟云。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有疑。不協也。明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又云。盟萬民之犯命者。祖其不信者。亦如之。注。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詩何人斯疏云。鄭駁異義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爾。小於盟也。周禮戎右職云。若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哀十七年左傳。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用牛。伯姬開孔。慳用緞。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左疏云。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爲盟禮。其盟之法。按覲禮。爲壇。十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于壇。訖。乃加方明于壇。而視之列。諸侯于庭。玉府供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於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覲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諸侯盟。亦有壇。柯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劍刎桓公于壇上。是也。其盟神無定。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

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哀十七年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道之於口。定八年。涉扞接衛侯之手及腕。又襄九年。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於牲上。坎而埋之。僖二十五年。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是其事也。按荀子大略云。盟詛不及三王。下二年注云。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會無美詞。盟則可知。詳下注。○注傳不至顧之。○校勘記云。言字當誤衍。下注云。傳不足託始。可證。毛本下作于。舊疏云。此傳應言為其始與公盟。今不具其文言始者。若言始與公盟。即恐下三國不是始。是以顧之不得。具其文。按託始者。言隱公實非受命王。但託之以為始耳。

與公盟者衆矣。曷為獨褻乎此。〔注〕 据戎齊侯莒人皆與公盟。

傳不足託始。故復据衆也。〔疏〕 注据戎至公盟。○下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八年秋。公及莒人盟于包來是也。○注傳不至衆也。○上傳若云始與公盟。其義自明。傳既不言

託始於儀父。則褒義不見。故復据衆盟以難褒也。 因其可褻者而褻之。〔注〕 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因儀父

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故云爾。〔疏〕 風俗通過擊。十反皆云。春秋之義。因其可褻而褻之。用公羊義也。○注春秋至云爾。○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褻。邾婁儀

父稱字。滕辭稱侯。荆稱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是皆託王於魯。故別外內。以立王道。褒賞之法。託隱公為春秋之始受命王。儀父先與盟。故假以為賞有功。漢書師丹傳云。夫褻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易之道也。繁露三代改制云。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為王者之後。緇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緇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皆言王魯之義也。惠氏棟九經古義云。論語吾

其爲東周乎。何晏注云。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此與公羊黜周王魯之說合。宋本託作記。校勘記云。闕監本同誤也。鄂本作託。當據正。

此其爲可褻奈何。漸進也。〔注〕漸

者。物事之端。先見之辭。去惡就善曰進。譬若隱公受命而王。諸侯有倡始先歸之者。當進而封之。以率其後。不言先者。亦爲所褻者法。明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不可造次陷於不義。

〔疏〕

繁露觀德云。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或徐或察。皆以先接於我者序之。其於會盟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通義云。繁露曰。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

等。命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邾婁于桓之篇。稱人。傳曰。夷狄之於此。稱字。傳曰。襄之進退相較。明儀父本在名等。春秋字之。若加封使從三十里國也。然非有所因。則襄文爲空設。其後儀父至莊公之世。實得王命爲諸侯。故因其有將進之漸而褻之。若曰。苟以文王之法治諸夏。所封有親賢睦鄰如儀父者。其可也。邾婁之進。自緣他事。因而褻之。於此。則春秋之新義。春秋皆假事以託義者也。得其義。則事可略也。按左傳但云。貴之。不言何事見責。若如彼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則當貴魯矣。儀父邾子。何貴之有。杜預。范寧。皆以繼好息民。結信於魯爲說。春秋會盟。皆有和好之義。何獨於儀父貴之。孔疏謂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結好非附庸所能。真雅語也。○注漸者至之辭。○文選謝靈運游南亭詩。注引廣雅。漸稍也。易序卦。傳。漸者進也。史記越世家。漸九川。徐廣曰。漸者。引進通達之義也。皆與物事之端。先見之辭。意近。舊疏云。物事之端。猶言物事之首。先見之辭。見讀如見。其二子之見。若公子陽生闖然之類是也。俞氏懋公羊平議云。如何說以漸進爲倡始先歸。則止是襄其始與公盟耳。凡始與公盟者。皆得褻之。非所謂因其可褻而褻之也。又曰。明當積漸深。知聖德。則并與前說歧矣。今按。公羊家有七等之說。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邾婁儀父。本當在書名之等。進而書字。所謂漸進也。若

邾婁本當書字。進而書子。則其進也太驟矣。非漸進之義也。故與公盟者雖衆。而獨襄邾婁儀父者。取其適在魯名之等也。斯謂因其可襄而襄之矣。○注去惡至曰進。○文選東京賦。因進距衰。辭注進善也。禮記樂記。禮滅而進。注進謂自勉強也。國語晉語。夫事君者。量力而進。注進。進取也。自勉進取。皆有就善之意。就善曰進。因謂進爲善矣。劉氏逢祿論語。述何說論語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注譬若至其後。○何云。譬若即傳文託始之義也。春秋託王於魯。原非以隱公爲王。故何云。譬若猶斯義也。後漢書李固傳云。春秋襄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夫義路開則利門閉。利門開則義路閉也。開義路。即何氏進而封之以率其後義也。○注不言至不義。○此明傳文言漸進不言先之義也。當積漸深知聖德灼然之後。乃往。即漸進之意也。繁露觀德云。故受命而海內順之。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又云。至德以受命。褒英高明之人。輻輳歸之。謂聖德灼然之後者也。云造次陷於不義者。桓十五年。邾婁人率人。葛人來朝。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又桓七年云。穀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注不日者。失地之君朝。惡人輕也。穀鄆失地之君。故不深責其朝惡人。非謂穀鄆宜朝也。是皆陷於不義者也。造次者。論語里仁云。造次必於是。亦謂急遽之意。

昧者何地期也。〔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重期也。凡書盟者。惡之也。爲其約誓大

甚。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胥命於蒲。善近正是也。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是也。魯稱公者。臣子心所欲尊號其君父。公者。五等之爵最尊。王者探臣子心欲尊其君父。使得稱公。故春秋以臣子書葬者皆稱公。于

者於也。凡以事定地者，加于例，以地定事者，不加于例。〔疏〕

通義云：兩君相見所期之地也。於此發傳，後言于某者，從可知也。穀梁傳，地名也。通義

又云：孫覺曰：隱之出，皆不致。隱志讓乎桓，不敢當正君之禮。聖人本其意而略之也。按：桓二年，公至自唐。注云：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肯者，反以相親榮。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然則隱之不書，至正以隱爲賢君，無可危故也。孫氏之言，猶泥於杜預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一語。○注：會盟至期也。○釋文出其處二字。校勘記：陸本蓋作會盟戰，皆錄其處重期也。盧文弨曰：據注，當作期處。此其字譌。會錄地者，下二年公會戎于潛之屬是也。盟錄地者，此之屬是也。戰錄地者，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之屬是也。重期，故會盟有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戰有詐戰、偏戰之異也。○注：凡書至禍重。○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箋云：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按下二年傳注：於會已惡，其虛內特外，則惡盟爲尤深。通義云：大道既隱，降而有詛，誓周公致治太平，猶設司盟之官。春秋撥亂世約信，故盟者春秋所不惡，惡其渝盟者。渝盟，例曰：按盟會者，春秋之所惡，故桓三年傳曰：古者不盟。穀梁傳曰：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又曰：盟詛不及三王也。司盟之官，見之周禮。何氏所不取。舊疏云：此言與公盟而得喪，何言惡者，直善其慕新王之義而得喪，豈善其盟乎是也。注云：朋黨深背之，生患禍重，則視會之虛內務，特外好爲甚矣。○注：胥命至是也。○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以是爲近古也。左傳但云：不盟，無喪辭，則左氏並不知胥命之善矣。○注：君大至信也。○舊疏云：君大夫盟，日皆是惡，不信。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之屬是也。○注：此月至辭也。○舊疏云：儀父見襄，不爲大信者，下七年公伐邾，婁是其背信也。功不足錄，但假託以爲小善，故爲小信辭。按穀梁傳：不日，其盟渝也。彼以日爲信，以不日爲變盟，與此以時爲信，月爲小信，日爲不信者異。三傳各有義例，不必強同也。此以蔑盟本不信例，今書日，徒以慕新王而見予，故仍許以小信，亦春秋之示法也。○注：大信至是也。○莊十二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曰：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

之盟始也。又云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是也。○注魯稱至稱公。○白虎通號篇云。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喪其君爲公。王者臣子。獨不得喪其君。謂之爲帝。何以爲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帝王異時。無會同之義。故無爲同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春秋曰。葬齊桓公。齊侯也。尙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罩公維私。罩子也。春秋曰。葬許穆公。許男也。禮大射經曰。公則射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又爵篇云。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按。臣子尊其君父。故春秋於侯伯子男之葬。皆稱公。王者探臣子之心。故也。故桓十四年。葬齊僖公。桓十年。葬曹桓公之屬是也。而桓十七年。書葬蔡桓侯者。彼注云。稱侯者。奪臣子辭。有賢弟不能用。反疾害之。立獻舞。國幾并乎。鬻荆。故賢季抑桓。緣葬者。臣子之事。蔡桓侯有惡。故奪臣子尊稱也。○注于者於也。○說文。于。部。于。於也。象氣之舒。于。从可。一一者。其氣平之也。詩崧高。于。邑。于。謝。箋云。于。於也。又采繫云。于。沼。于。泚。傳。于。於也。爾雅釋詁。于。於也。經書亦有倒用者。詩崧高。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言蕃于四國。宣于四方也。廣雅釋詁。于。也。輾轉相訓。○注凡以于字。例。校勘記云。舊解云。先約其事。加于。先在其地。不加于。此注亦當作加于。不加于。二例當爲衍文。疏中十行本及闕本。二于字。下無例字。監本毛本有例字。非古也。以事定地者。舊疏云。先約其事。乃期于某處作盟會者。加于。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盟于踐土。之屬是也。以地定事者。舊疏云。言先在其地。乃定盟會之事者。不加于。卽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襄三年。公會單子晉侯以下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之屬是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疏〕

杜云。鄭在蔡陽宛陵縣西南。宛乃菑之省文。菑陵城在開封府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鄭國都在縣西北。左疏引杜譜云。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

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道。友遷民於虢。虢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陸渚三傳經文差繆。略云。克公羊作剋。按唐石經公羊作克。剋音義同。爾雅釋詁。剋勝也。廣韻二十五德。克能也。勝也。剋殺也。急也。鄆者。大事表云。

杜注。今潁川鄆陵縣。成十六年。晉楚戰于鄆陵。卽此。在今河南開封府鄆陵縣西南四十里。漢書地理志僞下云。應劭曰。鄭伯克段于鄆。是也。則又作僞。寰宇記云。鄆城在宋州栢城縣北二十九里。漢縣屬陳留。鄭克段之地疑遠。陳氏樹華引趙匡集傳云。鄆當作鄆。鄭地也。史記正義作鄆。云舊作鄆。漢書地理志作僞。按。舊作鄆是也。昭二十八年左傳釋文。在周者烏戶反。隱十一年。王取鄆。劉在鄆者音偃。成十六年。戰于鄆陵。此鄆地。當作鄆。鄭語史伯曰。鄆弊補丹。依縣歷華君之土也。是也。地理志潁川郡有鄆陵。當卽此。

克之者何〔注〕加之者。問訓詁并問施于之爲〔疏〕

注加之至之爲○舊疏云。訓詁者卽不言殺而言克是也。所以不直言克者何。而并言之者。非直問

其變殺爲克。并欲問其施于鄆之所爲矣。而不答于鄆之意者。欲下乃解爲當國。故此處未解。弟子以其不答于鄆之意。故下文復云。其地何以難之。通義云。加之者。經有不克弗克諸文。嫌通爲克字。詁訓故問克之者何。明獨施於此。亦通。

殺

之也〔疏〕

書牧誓云。弗御克奔。鄭注。克。殺也。亦作剋。淮南說山訓云。至伐大木。非斧不剋。注。剋。截。截亦殺也。爾雅釋詁。肩。勸。劉殺克也。注。轉相訓耳。引此傳語。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

殺之則

曷爲謂之克。大鄭惡之惡也。〔注〕以弗克納大卻缺之善。知加克大鄭伯之惡也。〔疏〕

注以弗至惡也。○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傳。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是也。弗克爲大善。故克爲大惡。穀梁傳。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注引范雍曰。段恃寵驕恣。曷足當國。鄭伯不能防閑。以禮教訓。以道縱成其罪。終致大辟。處心積思。志欲殺弟。左傳。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惟左氏以段實未殺。故彼疏引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又引劉炫述義云。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與

公穀殊。按漢書杜鄴傳。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詩將仲子序云。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伯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箋云。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皆貴鄭伯不能教弟。致成篡亂。夫使僅僅伐之出奔。春秋母弟出者多矣。何至加鄭伯以克之稱。且段已謀篡。鄭伯殺之。固不爲過。所以大其惡者。爲其不早爲教戒。釀成大亂。實爲處心積慮。欲殺其弟故也。左氏說非。

據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加克以大之。〔疏〕

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彼亦惡晉侯無克文。故據難之。

母欲立之。已殺之。如

勿與而已矣。〔注〕如卽不如。齊人語也。加克者。有嫌也。段無弟文。稱君甚之不明。又段當國

嫌鄭伯殺之無惡。故變殺言克。明鄭伯爲人君。當如傳辭。不當自己行誅殺。使執政大夫當誅之。

克者。詰爲殺。亦爲能。惡其能忍戾母而親殺之。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

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公素服不舉。而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疏〕

左傳及莊公卽

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祭仲曰。今京不度。非制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又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皆母欲立之。已殺之之事也。言既欲殺之。則不如勿與之地以保全之可矣。所以大其惡也。劉氏逢祿春秋考證云。嘗與宋翔

鳳校朱彝尊書。謂此文稱鄭伯之義。穀梁緩追魂賊。最淺。公羊以勿與之地。稍進。左氏譏失教。斯得之矣。宋以爲難。余曰。非也。春秋有殺世子母弟自君之例。謂視專殺大夫爲重耳。若譏失教。則晉侯殺世子申生。亦失教乎。斯不然矣。按勿與之地。最得其要。無疏說。非何氏意。俞氏懋平義云。傳所謂勿與者。卽不親殺之謂也。蓋使執政大夫秉國法以誅之。而已不與焉。斯合親親之道矣。何休又引禮。公族有罪。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公又使人赦之。以不及反命。蓋正所以證明勿與之義。非如疏所云也。是也。○注如卽至語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如上當有不字。而寫者脫之。桓十四年傳。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七傳。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則此亦當云。不如勿與而已矣。不然。同一齊人語。何以此言如。而彼皆言不如乎。何注殆不可從。讀書叢錄亦云。桓十四年傳。文十六年傳。皆作不如。句法相似。此當如上。脫不字。按。如卽不如。蓋卽毋念念也。不甯甯也之例。無不字。亦可通。古人行文。不必一例也。齊人語者。下二年疏云。胡毋生齊人。故知之。○注加克至言克。○各本文作又。依鄂本正。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段者鄭莊之母弟也。非徒叔段不弟。其實寤生不友。故一則曰姜氏欲之。再則曰夫人啓之。彼尙不有於母。何有於弟。親親之仁絕矣。故春秋謹而書之。骨肉相殘。曰克。公穀以爲殺之。左氏以爲難之。皆得克之之義。是則交貶之矣。故注恐段無弟文。但書鄭伯。不見甚之之義。又段當國宜誅。疑鄭伯無貶道。故變殺言克。專以惡鄭伯也。有嫌者。嫌書殺不明。故加克文也。○注明鄭至誅之。○舊疏云。鄭伯爲人君之法。當如傳詞。不與其國而已。不宜忍戾其母。而親殺之。其誅之者。自是執政大夫之事。按。如注意。則傳文不與爲不與誅殺事。○注克者至殺之。○克又詰爲能者。爾雅釋言文。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與此傳義合。通義云。謹案。鄭武公夫人愛其少子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卽位。曲從母意。與以京都之地。有徒邑徒衆。濟成其逆謀。然後從而討之。故傳述經意。言莊公誠愛弟。不如勿與之地。使無所資。則不生亂。錄月言克者。責鄭伯。惡陷弟於罪。以戾其母也。亦涉於疏說。以勿與爲勿與地。穀梁傳又云。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卽君戾母而親殺之義也。○注禮公至哭之。○此約禮記文王世子文也。彼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則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

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鄭注：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先者君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于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爲君之恩無已。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通典引盧注云：變飲食終其月。如其等之喪也。又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又曰：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織劓亦告于甸人。鄭注：不于市朝。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織讀爲鍼。鍼。刺也。劓。割也。刺。割。臍。墨。劓。則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通典引盧注云：公族諸侯同族也。郊外曰甸。去天子城百里內也。不與國人慮兄弟。故繫于甸人也。周禮甸師職云：王之同姓有辜。則死刑焉。又掌囚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以甸師在疆場。多有屋舍。以爲隱處。就而刑之。親親之義。異乎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者也。故詩東山云：我心西悲。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也。此言公族有罪。君猶宜曲赦。臣下執法。猶素服不舉。故孟子盡心。譬瞽殺人之對。正卽春秋之義也。

段者何。鄭伯之弟也。〔注〕殺母弟。故直稱

君。〔疏〕

左傳云：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是段爲鄭伯弟也。○注：殺母至稱君。○穀梁傳：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僖五年傳云：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注：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春

秋。公子貫於先君。唯世子與母弟。以今君錄親親也。今舍國體直稱君。知以親親責之。然則此不曰鄭克段于鄆。猶斯義也。若鄭伯無罪。則當如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例。明人人得而殺之。所謂以國討也。杜預云：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

不知鄭伯之罪。不盡在失教也。

何以不稱弟。〔注〕据天王殺其弟年夫稱弟。〔疏〕

注：据天至稱弟。○襄三十年云：天王殺其弟年夫是也。彼傳云：書者惡失

親親也。未三年不去王者，方惡其思慕而殺弟，不與子行也。則彼以周王父服未終，殺先君之子，故直書弟，貴之，亦非年夫無罪也。左氏彼傳云：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譏矣。杜氏釋例謂：佞夫稱弟，不與反謀，則以稱弟爲佞夫無罪，自據左傳爲說也。當

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疏〕通義云：當敵也。著其疆禦與國爲敵。左傳

所謂如二君是也。經例當國者繫國，此已書鄭伯於上，故不復繫鄭。直言段也。杜云：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段強大，僭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雋曰克也。○注欲當至之逆。○校勘記云：毛本欲作弟。按下注云：俱欲當國。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傳葛爲以國民當國也。段欲當國爲君，故削去弟稱，而氏上鄭，以見其逆也。氏上鄭，宜如衛州吁，齊無知稱鄭段，經無鄭文，而曰氏上鄭者，正以承上鄭伯、明伯與段共此鄭矣。所謂如二君也。杜云：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穀梁傳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杜氏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如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也。其

地何〔注〕据齊人殺無知不地。〔疏〕据齊至不地。○卽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是也。無知不地，故据以難。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

以不地。〔注〕据俱欲當國也。〔疏〕上傳言問克段于郟，何以書地，以當國答之。此傳以無知亦當國，而經不書地，故又据以爲難。按莊八年齊無知傳注，俱無當國之文。此傳云：据俱欲當

國，明齊無知亦如衛州吁之以國氏矣。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注〕其不當國而見殺者，當以殺

大夫書，無取於地也。其當國者，殺於國內，禍已絕，故亦不地。〔疏〕通義云：在內，謂國都之內，統于國，故可無更地也。知在外，非謂出境者，郟亦鄭

地。然則下四年殺州吁于濮。濮亦不必陳地矣。○注其不至地也。○凡春秋所書某殺其大。夫某。不地者。皆是。○注其當不至地。○謂如齊無知之屬也。左傳謂雍廩所殺。明在內也。

不當國。雖在外。亦不

地也。〔注〕明當國者在外。乃地爾。爲其將交連鄰國。復爲內難。故錄其地。明當急誅之。不當國。

雖在外。禍輕。故不地也。月者。責臣子不以時討。與殺州吁同例。不從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親。故

書之。〔疏〕

注明當至地爾。○舊疏云。下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及此是也。○注爲其至誅之。○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次年入于宋南里。以畔。又成十八年。楚子鄭伯伐

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襄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以下圍宋彭城。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是皆大夫有罪外出。交連鄰國。復爲內難之事。但彼均未受誅。故未別當國與否。亦無地可錄也。所以諸侯爲宋誅。春秋善之。而昭二十年特書月以危之也。○注不當至地也。○舊疏云。昭四年秋七月。楚子云。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皆是也。按昭四年傳云。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雖在外。然非齊自誅。不得引爲此例。昭八年殺于徵師。亦非例于徵師。陳大夫。傳注未見其有罪與否。又楚人所殺。其爲不當國。雖在外。禍輕。無文以言之。且宣十一年疏云。正以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言執非討賊之文。既非討賊。更不得援爲例矣。○注月者。至同例。○下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注云。討賊例時。此月者。久之也。穀梁傳范注云。段有徒衆。攻之爲害必深。故謹而月之。又彼四年云。殺州吁于濮。傳云。其月。謹之也。范注。討賊例時也。衛人不能卽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其實二經同書月。均爲責臣子緩慢。不以時討。州吁以二月弑君。九月被誅。已歷三時。故范云。謹其緩慢。此經文無歷時之事。不知段之繕甲兵。具卒乘。自封京時。已然應在春秋前。已歷有年。所臣子不能以時誅。尤爲緩慢。范因經無明文。改爲段有徒衆。爲害必

深爲解。何其泥耶。齊無知雖復歷年。時月未久。故但書時也。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彼陳之臣子。力不能討。外藉楚子討之。而亦書月者。昭四年注云。月者善義兵。則彼月亦宜同也。○注不從。至書之。○舊疏云。若作討賊辭。當稱人以討。如齊人殺無知。今不如此者。主爲惡。鄭伯失親親而書。故曰鄭伯而不稱人也。後漢書楊震傳。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亡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爲失教。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故書鄭伯克。以惡失親親也。主書者。下三年。日有食之。傳。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劉氏逢祿公羊釋例云。春秋之爲道。而屢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爲文。周流空貫。不言之眇。皆在深察。一言之發。衆例具舉。蓋此經主爲惡。失親親。書。故雖與殺州吁。殺無知。情事相同。而書法各異。不以討賊詞一律焉。

此
页
空
白

公羊義疏三

隱元年七月
盡十二月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疏〕

通義云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王曰天王其義

如此按繁露深察名號云深察王號之大意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是王者天子之正號曰天王者義具下注孔疏云天王周平王也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稷子不窟失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爲狄所逼去邰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之元年也

宰者何官也。〔注〕以周公加宰知爲官也。〔疏〕

杜注宰官也周禮目錄云宰者官也宰家聲義通爾雅釋詁家官也亦通采書堯典若子采釋文引馬注云采官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展采錯事文穎注采官也是也○注以周至官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已下于葵丘是也孔疏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未知宰咺是何宰按此傳下云宰士也則咺是天子之士傳以宰爲官則宰者官之別稱不必拘於周官太宰小宰等也與宰周公之宰實異而名同
咺者何名也。〔注〕別何之者以有宰周公本嫌宰爲官。〔疏〕
杜云咺名

也。范云：咺，名。左傳云：故名。故知是名。○注別何至為官。○舊疏云：所以不言宰咺者何，而別何之者，正以周公加宰，為周公身上官，故別何之。令相違，按傳九年傳云：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蓋周公以三公領太宰，故宰為周公身上官，因連宰言之。傳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亦兼宰言之。此咺是士為宰下之屬，宰非咺之官，故不得連宰。問：假若云宰咺者何？嫌宰為咺官，如宰周公矣。蓋當時咺實為宰屬，故亦得統之。宰稱宰矣。

曷為以官氏〔注〕据

石尙〔疏〕

注据石尙○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尙來歸，是也。舊疏云：石尙亦是士，而不以官錄之，故以為難也。

宰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

官錄，下士略稱人〔疏〕

通義云：言宰屬之士，故繫宰，非以官氏也。周官冢宰之屬，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晉聘周之辭曰：歸時事於宰旅，然則下士稱宰旅，中士上士稱士也。春秋凡王之

下士稱王人，中士錄名，咺是也。上士加氏，石尙是也。下大夫以字書，家父、叔服、渠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伯、南季、仍叔是也。上大夫以子書，尹子、單子、劉子是也。三公稱公，周公、祭公、虞公是也。自公卿達于士，唯宰屬必書，蓋治官最尊，不當役以聘甲之事，故繫官，譏之與。按：太宰之屬，何必不與聘事。毛氏奇齡春秋傳云：此宰是宰夫，故稱名。公羊所謂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是也。若其所使，則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器幣財用。鄭注：弔事，天子弔諸侯之事，幣者所用聘也。則既掌弔事，宜充弔使是也。鹽鐵論刺議云：春秋士不載文，而書咺者，以為宰士也。似正以咺為宰士，故特書其官，與他屬之士，僅以名通者，別不聞有譏辭焉。孔說非。○注天子至稱人。○舊疏云：天子上士以名氏通者，即石尙來歸，是也。中士以官錄者，言以所繫之官錄之，即此是也。下士略稱人，即僖八年春，公會王人，以下盟于泚，是也。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傳曰：下大夫，石尙，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則大夫士皆二等。董子蓋本襄十一年傳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也，與何氏異。

惠公者何，隱之考也〔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疏〕

注生稱父，死稱考。○惠氏棟公羊古義云

郭景純注爾雅云。禮記曰。生曰父母。死曰考妣。今世學者從之。按尙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俞韻篇曰。考妣延年。明此非生死之異稱矣。按禮記曲禮云。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何氏本曲禮爲說也。鄭注考成也。言其德之成也。周書諡法解。大慮行節曰考。○注入廟稱禰。○舊疏云。卽襄十二年左傳。同族于禰廟是也。書高宗彤日典祀無豐于呢。釋文引馬注。呢考也。謂禰廟也。蓋四親廟惟父廟爲近。故稱之爲呢。說文日部。暱近也。或作呢。玉篇日部。呢親近也。爾亦有近義。古或卽作爾。俗加示作禰耳。舊疏引舊說云。禰字示傍。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自最近于己。故曰禰是亦取義於近也。

仲子者何。桓之母也。

〔注〕以無諡也。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生稱母。死稱妣。〔疏〕

穀梁傳云。仲子

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彼疏引鄭釋廢疾云。若仲子是桓公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贈之。則惠公之母亦仲子也。鄭意以孝公惠公之妾皆號仲子也。按穀梁以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謎。成風僖公之母。文與此同。故以仲子爲惠公之母。然惠公旣爲君矣。自必尊其母爲夫人。如成風之例。何爲仍稱仲子。范甯謂仲子乃孝公時卒。故不稱諡。殊屬無理。楊疏又引文九年傳。秦人弗夫人也。此不稱夫人。理亦當然。夫卽秦人弗以成風爲夫人。自秦人之見。何爲天王亦同之。天王不以爲夫人。可弗贈也。卽弗夫人。亦自有諡。進退失據。故劉氏逢祿廢疾申何云。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赴于王。春秋因之。以成公意。爾而劉氏左氏春秋考證又云。經云惠公仲子。云考仲子之宮。皆惠公之母。穀梁說是也。魯世家云。息長爲取於宋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又年表。桓公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爲魯夫人。亦不云仲子。蓋史公所見舊文如此。按年表所載。本之左氏。左傳明云。仲子生而有文在手。何得以史記不云仲子。卽據爲仲子非桓母之證。旣說公羊。而又牽涉穀梁。殊不可解。通義云。仲子卒在春秋前。傳不舉死號。與考對文者。禮入廟稱妣。比諸父也。仲子屈于孟子。不得配惠公之廟。故還繫桓言母。所以正名定分是也。○注以無諡也。○白虎通諡篇。夫人無諡者何。無爵故無諡。或曰夫人有諡。夫人一國

之母。修閨門之則。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曰。葬宋共姬。傳曰。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則公羊說以夫人有謚。仲子無謚。知非嫡也。白虎通所載後一說。則公羊說。通典引劉向五經通議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于朝。妻榮于室。故德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共公妻共姬是也。又云。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化之。故設謚以章其善惡。皆與公羊說同。妾子爲君母。得稱夫人。自應有謚。今不稱謚。故知爲桓母。以桓未爲君也。僖公母成風稱謚。是其比矣。通典引服虔云。聲子之謚非禮也。蓋以夫人有謚爲非者。古春秋說也。○注仲子至同姓。○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蓋宋武公長女曰孟子。仲子是次。故稱仲也。杜云。子宋姓。左疏引禮緯云。庶長稱孟。則孟子亦庶長女。與以姓配字者。白虎通姓名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記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又禮記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婦人以姓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故春秋曰。伯姬歸于宋。姬者。姓也。左傳疏引鄭駁異義云。元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家。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禮記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御覽引外傳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而不通婚姻者。周道然也。故婦人以姓配字。則無適同姓之理。范注云。婦人以姓配字。明不忘本。示不適同姓。本此爲說。○注生稱母。死稱妣。○詳禮記曲禮。舊疏云。問考與妣是死稱。父與母是生稱。惠公仲子之卒。俱在春秋前。何故此傳惠公言隱之考。舉死名。仲子言桓之母。舉生名乎。答曰。禮家母死言妣者。比于父之義也。故鄭彼注云。妣之言媿。媿于考也。仲子是妾。桓未爲君。其母不得稱夫人。卑不得比于父。故還以母言之。按。不若孔氏不得配惠公之廟。尤爲明切。

何以不稱夫人〔注〕此難生時之

稱也。据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椁。成風稱謚。今仲子無謚。知生時不稱夫人。〔疏〕

注此難至夫人。○此据成風生時稱

夫人。難仲子也。成風生稱夫人。故薨宜有謚。仲子子桓未爲君。猶惠公之妾。故無謚。亦不得稱夫人也。白虎通謚篇云。八妾所以無謚。何亦以卑賤無所能豫。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亦云。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文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謚成風亦妾而得稱謚明僖已爲君故稱夫人與仲子殊也

桓未君也〔疏〕

通義云時隱桓之母並稱夫人禮無二嫡之義春秋絕正之故據隱現爲君其母稱夫人桓未爲君則其母不

稱夫人蓋諸侯不再娶仲子之爲夫人本非正也按仲子本非夫人隱雖爲桓立當時未必卽遽尊仲子爲夫人也

贈者何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

帛〔注〕此道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贈元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

夫以上備四也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

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共

事〔疏〕

禮既夕注云贈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廣雅釋詁云贈送也是贈爲喪事所有也通義云兩言之者贈者或特以馬或加以束帛士喪禮曰公贈元纁束馬兩大夫以上則束帛四馬也季康子贈於宋致詞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是其

特以馬者雜記諸侯相贈以乘黃大輅則亦得有車按說苑修文云喪事有贈者蓋以乘馬束帛本此何氏意謂以馬者士禮以乘馬束帛者大夫禮也○注此道周制也○以別乎車馬曰贈又有贈聘襚爲春秋制也正以既夕禮周公所作士禮彼有公贈元纁束馬兩文故知爲周制然則周初之制贈但有馬而無車與穀梁傳亦云乘馬曰贈亦據周制○注以馬至是也○校勘記云浦云經無帛字按當以儀禮爲正何氏或以意加帛耳士雖二馬亦有束帛不必如孔氏所云也兩馬者士制禮疏引庾蔚之云贈馬欲以共駕魂車也士常駕兩馬若戎事則乘駟馬舊疏引書大傳曰士乘飾車馬兩馬是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馬以助葬束帛以將命者故第曰贈也是也禮記雜記曰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

于中庭。此諸侯相贈之制。天子贈諸侯。亦如是也。○注乘馬至方也。○穀梁注。四馬曰乘。書顧命。皆布乘黃朱。論語。治長篇。有馬十乘。皆謂四馬也。詩疏引五經異義。天子駕數。易京孟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騶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騤騤。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鄭駁曰。元之聞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四馬爲乘。此一圍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尙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豷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圍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是則鄭氏主天子以下駕四之說。何氏此注。謂大夫以上皆駕四。與鄭氏同。與異義所載公羊說異。故舊疏問曰。異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也。知天子駕六。與此異。何答曰。彼謹案亦從公羊說。卽引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龍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以合之。鄭駁云。易時乘六龍。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之也。然則彼公羊說者。自是章句家意。不與何氏合。何氏此處不依漢禮者。蓋時有損益也。按舊疏亦未了異義所載與何氏異。或嚴顏師傳之殊。不必強而比之也。詩疏引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一轅車。夏后氏駕兩。謂之慶。殷益以一騶。謂之驂。周人又益一駟。謂之駟。本從一驂而來。亦謂之驂。經言驂。則三馬之名。王基駁曰。商頌云。約軼錯衡。八鸞鎗鎗。是則殷駕四不駕三也。說苑修文云。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說苑多雜采諸家爲說。何氏所不取。通四方者。古人以四立制。多取四方爲義。如天子之門四達。四矢爲乘。皆是也。○注天子至以上。○爾雅釋畜。馬八尺爲駮。郭注。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爲駮。按周禮。度人。駮作龍。龍駮古音通也。說文馬部。駮字下云。馬八尺曰龍。禮記月令。駕倉龍。注。馬八尺以上曰龍。儀禮覲禮。天子乘龍。鄭注文選。東京賦。龍輅充庭。薛注。乘鸞輅而駕蒼龍。注。後漢書。馮衍傳。班彪傳。馬融傳。注。並云。馬八尺曰龍。蓋八尺七尺以上。通有龍名。度人又云。七尺以上曰駮。注引爾雅。駮。牝驪。牝元。此不及駮。說文駮字下云。馬八尺爲龍。七尺爲駮。用周禮也。度人又云。六尺以上爲馬。說文馬部。驕下云。馬高六尺爲驕。引詩我馬惟驕。許於龍駮俱本周禮。蓋以驕當彼之馬也。詩漢廣云。

言秣其駒。傳云。六尺以上爲馬。五尺以上爲駒。並與此同。又株林云。乘我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爲駒。六尺以下。卽五尺以上也。天子馬曰龍者。舊疏引月令。駕倉龍。是諸侯曰馬。魯頌曰。魯侯戾止。其馬躡躡。是也。卿大夫曰駒。詩皎皎白駒。是也。案馬駒對文異。散則通。詩。四牡駢駢。嘽嘽駢駢。則不必諸侯。言秣其駒。亦不必大夫也。○注束帛至共事。○說苑修文云。天子束帛五匹。元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元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元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元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綬各一匹。布帛各一匹。按儀禮昏禮。元纁束帛。注。束帛。十端也。引周禮。純帛。不過五兩。周禮。媒氏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其配合之名。禮記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按雜記注云。十箇爲束。實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爲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之則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歟。彼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昏禮如此。則喪禮之束帛。意亦當然。周禮。染人云。夏元纁。注。元纁。天地之色。以爲祭服。疏云。天地之色。元黃。而云纁者。土無正位。託位南方。火。火色赤。赤與黃。共爲纁也。考王制疏。引鄭氏易注如此。則賈公彥本之鄭也。說文系部。纁。淺絳也。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赭。三染謂之纁。纁。蓋赤而有黃者。當是由白而黃而赤。兼西中南三方之色。備乎陰而得中。取法於地者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天之正色蒼而元。地之正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服之重者。莫不上元而下纁也。昏禮記云。皮帛必可制。重昏禮。使制爲盛服。以聘。禮記云。幣美則沒禮。凡失之華靡。失之濫惡。皆不可制。喪事從殺。故云取足以共事而已。昏禮注云。執束帛以致命。故喪事亦然。

車馬曰贈。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注〕此者春秋制也。贈猶覆

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贈賻。知死者贈襚。〔疏〕

穀梁傳。賻者何

也。乘馬曰贈。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荀子大略。說苑修文。白虎通崩薨。皆略同。說苑修文云。輿馬束帛。貨財衣被。其數若何。曰天子之贈。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輿。大夫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綉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到。蹠士到。蹠位

尊德厚及親者。賻贈哈襚。貧富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制節文。謂之有因。禮之大宗也。其衣被之數。則禮記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大斂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又雜記云。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繻稱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又云。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練裳一。爵弁二元。冕一。襲衣一。注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是也。御覽引說題詞云。輿馬曰賻。貨財曰賻。玩好曰贈。衣被曰襚。何氏或卽本春秋緯爲說。惟無贈耳。○注此者春秋制也。○荀子大略篇注引。作此皆春秋之制也。校勘記云。按疏本作此者亦無之字。舊疏云上陳周制。訖下乃言賻贈。此三者是春秋之內事。故云此者春秋制也。公羊釋例云。正朔必三。而改春秋損文而用忠。文質必再而復。春秋變文而從質。按桓三年注云。明春秋之道。亦通于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正以春秋典禮多與周官及各禮殊。或因或革。孔子所定。爲一代之制。此類是也。按繁露三代改制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所謂春秋制也。○注賻猶覆也。○廣雅釋詁云。賻。覆也。白虎通崩薨云。賻者。覆也。古微書說題詞云。賻之爲言覆也。左疏引服虔注云。賻。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賻。覆雙聲也。說文無見。新附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喪禮有賻。見於禮經。春秋其來舊矣。說文不收此字。何也。曰。按如服氏注。取覆冒爲義。則文不當從貝。竊意古經文當爲賻。書武王惟冒。許叔重引作賻。此古文以賻爲冒之證。徐鼎臣於貝部增賻。賻諸字。未達叔重之旨也。鈕氏樹玉說文新附考云。賻疑作冒。○注賻猶助也。○說題詞又云。賻之爲言助也。禮記檀弓。使子貢說驂而賻之。注。賻。助喪用也。儀禮既夕云。若賻。注。賻之言補也。助也。廣雅釋詁。賻。助也。白虎通崩薨云。賻者。助也。一作傳。周禮小行人。則令賻補之。注。故書賻作傳。是也。潛研堂答問云。問。賻字亦說文所未收。不識古文何從。曰。周禮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注。故書賻爲傳。故書者。古文也。傳者。附也。助也。許君從古文。故不取賻字。先鄭云。謂賻喪家助其不足也。○注皆助至之禮。○廣雅釋詁云。賻。送也。荀子大略說苑修文並云。賻。賻所以佐生也。按禮記少儀云。贈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注。賻馬入廟門者。以其主於死者。賻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是賻仍以送死爲主。故下疏云。賻。賻生。死兩施也。既夕禮專言知生。自對贈言之耳。○注襚猶至之禮。○春秋說題詞又云。襚。

遺也。儀禮士喪禮。君使人禭。注。禭之爲言遺也。白虎通崩斃云。禭之爲言遺也。說文衣部。禭。衣死人也。禮記少儀云。敵者曰禭。謂以衣送敵者死曰禭也。若然。詩碩人。說于農郊。箋云。說當作禭。禮春秋之禭。讀皆宜同。衣服曰禭。今俗語然。彼禮春秋正。據此及士喪等禮。則禭似非專指死者。蓋以衣服遺人謂之禭。禭。遺也。韻爲訓。雖吉服猶然。後人因送死之衣。亦有禭名。遂以禭專屬之。凶事矣。吳氏麥雲。經說云。按禭當讀爲稅。稅之爲言稅也。死者之衣被。不復解挽。而稅取解挽爲名者。不忍死其人之意也。說文。稅。贈終者衣被曰稅。蓋卽據此爲說。是公羊自有作稅之本。可知禭衣死人也。春秋傳曰。楚使公親禭之。是則贈之爲稅。衣之爲禭也。二字又別。此借禭爲稅。稅聲近禭也。○注知生至贈禭。校勘記云。諸本同。誤也。穀梁疏引此。作知死者贈禭。當據以訂正。疏云。何氏注。知生知死。皆爲贈矣。可證。臧氏庸拜經日記云。儀禮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贈。據公羊注疏。本作知生者贈。今本作贈。係淺人所改也。按舊疏云。問曰。案既夕禮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贈。鄭注云。各主於所知。以此言之。專贈施於生者。何。答曰。專施於生。禭專施於死。贈實生死兩施。故何氏注。知生知死。皆言贈。而既夕禮。專言知生者。對贈言之故也。然則舊疏所見儀禮。本宜如臧氏所云。作知生者贈。今疏本已誤。沿儀禮今本矣。既夕禮。公贈注。所以佐主人送葬者。疏曰。兩少傳皆云。車馬曰贈。施於生及死者。故云。助主人送葬。是以下注云。贈奠於生死兩施。是也。按彼下云。兄弟贈奠可也。注。兄弟有服。親者可贈。且奠。許其厚也。貽奠於生死兩施。疏曰。以下經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贈。注云。各主於所知。此贈奠不偏言所主。明於生死兩施也。說題詞。亦止云。知生則贈。知死則贈。不云。贈也。皆可爲何氏贈實生死兩施之證。鄭注少儀云。贈主於死者。專明入廟門之故。蓋贈以玩好。荀子楊注。謂爲明器之屬。明器自專施死者。贈以貨財。貨財則專施生者。惟贈奠雖主於死者。而馬羊亦以佐生人送死之用。故得兩施。周禮宰夫注。凡喪。始死。巾而含。禭。葬而贈。其閒加恩厚。則有贈焉。贈用幣。亦用馬。故少儀有贈馬也。荀子大略云。贈。贈所以左生。贈禭所以送死。白虎通。知死者則贈禭。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贈贈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申詞曰。知生則贈。贈說苑。知生者贈贈。知死者贈禭。贈禭所以送死。贈贈所以佐生。後人因以改公羊注耳。穀梁隱三年傳云。歸死者曰贈。歸生者曰贈。又以贈專施於死。亦非。春秋止見贈贈禭。故何氏專釋此三者。不得述及贈也。士喪上篇有禭。下篇有貽。有奠。有贈。

有贈。此經所不見。注故不及也。舊疏有引既夕云。所知則贈而不奠。鄭注云。奠施於死者為多。故不奠。以此言之。明奠於死者為多。知贈生死等矣。是也。

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贈之。

〔注〕据非禮。〔疏〕

此天王也。而傳言諸侯者。明天子諸侯皆不得也。又春秋假王于魯。故等以諸侯該之。○注据非禮。○舊疏云。桓未為君。其母猶妾。故諸侯贈之為非禮。

隱為桓立。故

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注〕經言王者贈。赴告王者可知。故傳但言諸侯。〔疏〕

白虎通崩薨篇諸侯

喪。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鄰國明矣。又云。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讖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諸侯乎。禮記疏引異義。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送葬。左氏說。士弔士會葬。文襄之霸。士弔大夫會葬。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鄭駁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問。略於相尊敬。故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禮記雜記云。父母妻長子死。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注。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明夫人之喪。亦告天子。故注云。經言王者贈。則赴告王者可知也。注又云。傳但諸言侯。明亦告鄰國。故文九年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也。舊疏云。諸侯之贈及事。則在春秋之前。故不書矣。雜記又曰。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此則赴告鄰國之禮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

〔注〕尊貴桓母。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成其賢。

〔疏〕

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爾猶焉也。二年傳曰。何譏爾。三年傳曰。何危爾。僖二年傳曰。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爾字並與焉同義。按穀梁僖五年傳云。何尊焉。又曰。何重焉。是其證。○注尊貴至其賢。○春秋賢隱之讓。故善其以仲子喪。

赴告天子諸侯。桓母貴不以己長尊貴賤之序。是爲得事之宜。

其言來何〔注〕据歸含且贈不言來〔疏〕

注据歸至言來○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是也釋文作歸

哈云本又作含。下同。校勘記。按哈非也。依說文當作哈。

不及事也〔注〕比於去來爲不及事。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爾。去

來所以爲及事者。若已在於內者〔疏〕

繁露王道云。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刺不及事也。穀梁傳其志不及事也。雜記疏引何氏穀梁廢疾云。傳例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宰咺

何以言來。鄭釋之曰。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求以譏之。榮叔是也。劉氏逢祿難曰。据太史公書。平王卽位至此已四十九年。不得云新有幽王之亂。原情免之。且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篋。在成風薨後五年。亦言來。傳例與公羊正相反。鄭君曲爲之解。非也。通義云。文公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亦有來文。而此發傳者。蓋仲子之卒。經既不見刺。不及事之意未明。適與成風含贈可以兩事相比。特爲異詞以起之。自餘奔喪會葬之事。當文各有卒葬時日。其不及事者。既不假言來。乃見其及事者。更不以言來爲嫌矣。荀子大略云。途死不及尸。柩用生不及悲哀。非禮也。說苑修文云。贈死不及尸。柩用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喪百里。贈贈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亦引以見其非時也。○注比於至內者。○文四年冬十一月。夫人風氏薨。五年傳。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不言來。是爲及事。故此比於去來爲不及事也。第彼贈及而含未及。不言來者。彼注云。不從含晚言來。明不當含也。則含者鄰國之禮。若晚則須書來矣。禮既夕。記國君贈禮。賓贈奠。贈贈及代哭。爲燎之事。皆在葬前一日。承選柩車。設祖奠之後。明爲葬事所須。今惠公仲子已葬。始行贈禮。故云葬事畢無所復施也。舊疏云。公羊之例。若其奔喪會葬。不問來之早晚。及事不及事。皆言來矣。故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葬我君僖公。是其及事言來也。文五年三月。葬我小君成風。下乃言王使召伯來會葬。注云。去天者不及事。是不及事亦言來矣。故文元年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彼注云。但解會葬

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其言來奔喪者。奔喪非禮也。彼注云。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也。明奔喪會葬之例。不問早晚。悉言來矣。若其舍贈。則及事不言來。不及事則言來。文九年書來歸。儻公成風之。亦是不及事言來。何氏不注。以其可知。省文故也。以奔喪會葬。所以通哀序志。必有所費。容其事。故稽留。不必責其及時。其舍贈。亦是不及事言來。若其來晚。則無及於事。故須作文。見其早晚矣。云去來若已在於內者。杜云。來者自外之文。故不言來。為若已在於內矣。

其言惠公仲子何。〔注〕據歸含且贈不言主名。〔疏〕據歸含至主名。○文五年書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不言成風也。兼

之兼之非禮也。〔注〕禮不贈妾。既善而贈之。當各使一使。所以異尊卑也。言之贈者。起兩贈也。〔疏〕注禮不贈妾。○穀梁傳曰。禮。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以。禮記雜記所記。赴禮止。君與夫人適子。餘皆不赴。則妾死。天子諸侯無從贈之也。○注既善至卑也。○禮記雜記云。甲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

西於門。又云。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舍。又云。送者曰。寡君使某送。上介贈。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贈。然則一人之贈。舍送。且必分遣使者。不相兼攝。況君與夫人兩事。又仲子雖隱所尊。究惠公之妾。尊卑殊更。宜各使故也。○注言之至贈也。○舊疏云。以此言之。則文九年。秦人來歸。儻公成風之。送言之。送者亦起兩送矣。

何以不言及仲子。〔注〕據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仲子即卑稱也。〔疏〕據及至文也。○舊疏云。即儻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注仲子即卑稱也。○通義云。及者分別尊卑之詞。夫人與公一體。嫌竟可嫡公。故加公以絕之。仲子不稱夫人。不嫌得敵公。故不假絕也。

仲子微也。〔注〕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也。月者。為內恩錄之也。諸侯不月。比於王者輕。會

葬皆同例。言天王者。時吳楚上僭稱王。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廣是非。稱使者。王尊敬諸侯之意也。王者据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同姓謂之伯父叔父。言歸者。與使有之辭也。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有無當相通。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春秋王魯。以魯爲天下化首。明親來被王化。漸漬禮義者。在可備責之域。故從內小惡舉也。主書者。從不及事也。〔疏〕

注比夫至公也。○此道僖十一年書及義也。夫人須加及仲子比夫人微。本不得並及公。故不必言及也。○注

月者至之也。○舊疏云。此文及文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皆是內恩錄之。穀梁注云。贈例時。書月以謹其晚。則秦人歸僖公成風之禭。又何以不月以責其晚乎。○注諸侯至者輕。○舊疏云。卽文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是也。此月彼不月。明王者諸侯之異。然則公羊之例。恩錄重者月。輕者時矣。○注會葬皆同例。○舊疏云。若王使人來。則書月。爲內恩錄之。故文五年春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文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皆是也。若諸侯使人來會葬。卽不月者。以爲比王者輕。春秋偶爾無之。其襄三十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定十五年九月。滕子來會葬。皆書月者。彼是諸侯身來會葬。非使人。仍自不妨也。則鄉解王與諸侯者。皆是使人。非身自來也。而舊云。襄三十一年月者。爲下癸酉葬襄公出之。會葬不蒙月。定十五年月者。爲下葬定公出之。會葬亦不蒙上月者。非也。按舊疏所駁舊說是也。天子無親身贈禭會葬之理。此經明言天王使。則何氏自据使人例推及諸侯矣。○注言天至稱王。○史記吳世家云。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壽夢。王諸樊。王餘昧。王僚。王闔廬。王夫差。又楚世家

云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君鬻熊。文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是吳楚僭稱王事也。說文。人部。僭。假也。下五年。穀梁傳。下犯上。謂之僭。隱公時。吳尙未僭稱王。據孔子作春秋時言之也。○注王者至天也。○穀梁疏引賈逵云。圻內稱王。仲夏稱天王。禮記疏引異義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京師稱王。又引崔靈恩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言皇者。夷狄不識尊極之義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按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魯非夷狄。不宜稱天子。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公命。魯非京師。無緣稱王。許崔之說。並不可通。獨斷上云。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與賈侍中說同。時吳楚僭王。故稱天以臨諸夏。所以別諸僭王也。○注春秋至是非。○舊疏云。若正之。當直言王。今兼亦言天。見其非正矣。按此所謂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者也。○注稱使至意也。○舊疏云。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由尊卑不敵故也。今天子於諸侯。亦尊卑不敵。所以言使者。天子見諸侯與己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尊敬之稱使也。按稱使者。公羊春秋之義。公羊家以諸侯與大夫別尊卑。故絕其使文。天子諸侯。雖亦不敵。因有不純臣之義。故有使文也。○注王者至之義。○詩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駁曰。元之聞也。實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是鄭用公羊說。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朝則迎之於著。覲則待之于阼階。升階自西階。爲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衆臣也。按儀禮喪服。斬衰章有臣爲君。復有諸侯爲天子。明諸侯於天子不純臣。恐人疑服制有殊。故特著其與臣爲君同斬衰。明天子待諸侯。雖不純臣。而諸侯於天子固一如臣職也。舊疏云。其異者。卽不居殯宮是也。故詩臣工云。嗟嗟臣工。箋云。臣謂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亦用公羊義也。繁露諸侯云。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見。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國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夕召而問之也。是與諸侯分職南面而治之義也。○注故異至叔父。○禮記曲禮云。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

姓謂之伯舅。注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詞也。僖二十八年左傳。王曰叔父。又昭九年左傳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是同姓諸侯。或稱伯或稱叔也。若詩閟宮云。王曰叔父。則直以本親命之。書文侯之命曰。父義和不稱伯叔。則又親親之詞也。曲禮又云。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注。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則又似州牧稱叔父。叔舅。方伯則伯叔兼稱矣。然晉惠未嘗爲牧伯。而亦稱伯者。蓋當時諸侯通稱。故曲禮。天子同姓謂之叔父。正義引一本作天下同姓也。又引崔氏云。覲禮。大國之君。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此小者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義或然也。按。覲禮以國之大小分伯叔。較勝於曲禮。蓋周初封建五等。以功德大小爲差。非比後世由於兼并。晉在周初。不得爲大國。後雖強大。猶稱叔父。則沿周初舊稱也。僖九年左傳。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則齊本大國故也。詩伐本云。以速諸父。傳。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皆曰舅。疏云。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詞。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國曰叔父。異姓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曰。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爲異。故服虔注左傳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爲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左傳。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爲二。皆以公侯爲上等。伯子男爲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也。其餘牧伯則異。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是也。又曰。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爲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大公爲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命齊侯曰。昔伯舅太公。佑我先王。是稱太公爲伯舅也。及齊桓公興霸。襄王又以二伯之禮命之。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使孔賜伯舅胙。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實成王叔父。以本親言之也。其晉文亦有伯公。而王策命詞曰。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伯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太

公受二伯命。故還以二伯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但稱叔父。左傳。周籍諱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爲叔父。成二年左傳。王告鞏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謂晉爲叔父也。昭七年。王使追命衛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爲叔父也。是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爲叔父。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惠公歸自秦。又謂晉爲伯父。由此觀之。魯衛爲大國。而稱叔父。晉則伯叔俱稱。不同者。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爲東伯。而周公不之國。故事繫伯禽。左傳曰。鬻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三國俱以令德作王。卿。明兼州牧矣。鬻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叔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爲州牧。尙書酒誥命康叔之詞曰。明大命于妹邦。鄭云。康叔爲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爲州牧。鬻與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爲州牧也。伯禽作費。誓專征徐戎。爲方伯。可知三國並爲大國。王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所以皆稱叔父也。晉或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世作盟主。故變稱伯父耳。尙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文侯夾輔之勳。尤親之。而直稱父也。天子稱王朝公。卿則無文。蓋有爵者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長幼稱。伯父叔父。大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言之也。○注言歸至辭也。○舊疏云。春秋大例。先是己物。乃言歸。卽歸。及闡之屬是也。今此贈之車馬。先非魯物。而言歸者。與魯有之辭是也。杜云。歸者。不反之辭。○注所傳至內也。○小惡。謂不及事。又兼之也。舊疏云。春秋之義。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此小惡未合書見。而著之者。由接內故也。○注春秋至舉也。○春秋託王于魯。假若隱公爲受命王。故爲天下化首。凡來接內者。皆如親被王化。宜漸漬禮義。如上之喪儀。父是也。春秋責備賢者。故雖小惡必書。爲其在可責備之域故也。其非接內者。則在無足責之例。故小惡不示譏文也。○注主書至事也。○校勘記云。宋監本同。毛本

脫從字。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疏〕

左疏引杜譜云。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爲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有天下。及紂無道。周武王滅之。封其子武庚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誅之。更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都商丘。今

梁國睢陽縣是也。宿者，大事表云：杜注，宿，平無鹽縣，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東二十里。一統志，無鹽，故城在東平州東二十里。春秋宿國。

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注〕內者，謂

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大者正，小者治。近者說，遠者來。是以春秋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宋稱人者，亦微者也。魯不稱人者，自內之辭也。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

故省文。明宿當自首其榮辱也。微者盟例時，不能專正，故責略之。此月者，隱公賢君，雖使微者有

可采取，故錄也。〔疏〕

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文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彼皆公，故此別之曰：內之微者也。彼二文，沒公之義，當文自解，無庸逆說。○注內者，謂魯也。○此通解全書之例，成十

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故凡言內者，皆魯也。說苑指武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注微者至微也。○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注卑者，謂非卿大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悉見名氏，與卿同。今此不見名氏，故知士也。禮記王制云：其中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注云：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爲微，又云：謂其爲介。若特行而并會，故也。疏言謂其爲介者，若聘禮士介四人是也。若特行，則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是也。凡非命士，則祭法庶士是也。按周禮典命注：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其公侯伯之士一命，則俱當爲上士矣。襄十一年傳：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大者至庶人。○繁露爵國云：大功德者，受大爵；小功德者，受小爵。土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又奉本云：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內外遠近新舊之級者也。又正義云：立義定尊卑之序，而後君臣之職明矣。又十指云：親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又云：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也。又盟會要云：親近以來遠，因其國而容天下名倫等物，不失

其理。又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太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又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下明得失。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所以內外微者。書爲小者。治故也。小國宿得亦及。所以來遠以說近也。上刺王公。下及士庶。所以奉天而法古也。史記自序。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所以游夏莫贊也。○注宋稱至者也。○校勘記。宋本同。閩監。毛本脫者。字穀梁傳云。宋人外卑者也。杜云。客主無名。皆微者也。○注魯不至辭也。○左傳疏云。直言及者。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彼。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會而直言會。與此同也。○注宿不至辱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會盟以國地。以國者。國主必與盟。則盟不序。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不序宿人。僖十九年。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不序齊人。是也。按。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則曹與盟。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鄆。鄆亦與盟。可知自首其榮辱者。舊疏云。理是則主人先榮。理非則主人先辱。按。春秋以隱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襄之。卽首其榮也。又凡書盟者。惡其約。警朋黨。生患禍。卽首其辱也。○注微者至略之。○舊疏云。春秋之例。若尊者之盟。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見其責也。若微者。不問信與不信。皆時。悉作信文。略之。卽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之屬是也。穀梁傳。卑者之盟不日。注。凡非卿大夫。信之與不。例不日。○注此月至錄也。○此解書月義。爲取其能慕賢。故詳之。若以小信予之也。桓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注。月者。桓公行惡。諸侯所當誅。屬上三國來戰于郎。今復使微者盟。故爲魯桓危錄之。僖二十九年夏六月。公會王人。以下盟于狄泉。注。晉文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月者。惡伯功之廢。於是義各有主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以無所繫言來也。〔疏〕

繁露爵國云。春秋曰。宰周公。傳曰。天子三公。祭伯來。傳曰。天子大夫。宰渠伯糾。

傳曰：下大夫，石尚。傳曰：天子之士也。王人，傳曰：微者，謂下士也。凡五等，則凡曰大夫，皆上大夫也。然何氏以啜爲中士，則天子之士宜三等矣。又有尹子、單子、劉子，稱子，宜在上大夫上。蓋公也。鄉也，上大夫也。下大夫也。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凡七等，其春秋之制與。○注以無至來也。○舊疏云：外諸侯臣來聘，宜繫國稱使，即文四年秋，衛侯使寧俞來聘之屬是也。若直來，亦有所繫。如閔元年，齊仲孫來之屬是。若外諸侯之臣來奔，當繫國言來奔。文十四年，宋子哀來奔。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之屬是。今無所繫，直言來，故宜是天子大夫也。

何以不稱使〔注〕

据凡伯稱使〔疏〕

据凡伯稱使○即下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是也。

奔也〔注〕奔者

走也。以不稱使而無事，知其奔。〔疏〕

注奔者走也。○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傳越在岱陰齊，注越猶走也。○注以不至其奔。○舊疏下二年，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並無使文而有

事也。上文天子使宰咺，文元年，天王使叔服，皆是有事有使也。今此無事，復無使，故知其奔。

奔則曷爲不言奔〔注〕

据齊慶封來言奔〔疏〕

注据齊至

言奔○襄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是也。

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注〕

言奔，則與外大夫來奔同文，故

去奔。明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主書者以罪舉，內外皆書者，重乖離之禍也。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錄所奔者，爲受義者，明當受賢者，不當受惡人也。祭者，采邑也。伯者，字也。天子上大夫

字尊尊之義也。月者爲下卒也。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也。奔例時一月二事。月當在上。十言有

二者起十復有二非十中之二〔疏〕

注言奔至絕義。外大夫來奔。宋子哀齊慶封之屬是也。舊疏云。問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故不言奔。何故襄三十年王子瑕奔晉。昭二十六年尹氏

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皆言奔乎。答曰。春秋進退無義。若來奔魯者。見王者以天下爲家。無絕義。故不言奔。若奔別國。卽見春秋黜周。與外諸侯同例。故言奔矣。既以魯爲王。而不專黜周者。欲專黜周。則非遜順之義。按王朝之臣。出奔他國。若不著明。知爲何國。不明言奔。又將何辭。春秋本假魯爲王。遇有天子事。仍多曲筆。正爲尊王示義。故卽於祭伯來奔。見其無絕。亦爲尊者諱之意也。不必書之。重辭之複也。○注主書至罪舉。○舊疏云。一則罪祭伯之去主。一則罪魯受叛人。故曰以罪舉。按此爲凡出奔者著義也。○注內外至禍也。○舊疏云。內書者。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是也。外書者。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之屬是也。○注當春至錄之。○繁露天地之行云。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鹽鐵論除狹云。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中論爵祿云。自時厥後。文武之教衰。黜陟之道廢。諸侯恣。大夫世位。爵人。不以德。祿人。不以功。姦邪得。願。仁賢失志。於是則以富貴相詬病矣。明春秋時不問賢不肖予之位祿也。繁露精華云。是故任非其人。而國不傾者。自古至今。未嘗聞也。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悄悄於前世之興亡也。漢書劉向傳。至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其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按穀梁以爲來朝。劉向習穀梁。其上封事。則取公羊說也。○注錄所至人也。○通義云。王臣奔他國者。皆不言出。以示無外之義。若其來奔。本無出文。故并去奔。以別之。魯受天子逋逃臣。亦爲有惡。不言奔者。蓋兼諱也。則凡錄所奔者。爲受者示義。明當受賢者。不受惡人。故莊十二年左傳。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失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莊十七年。鄭瞻自齊逃來。傳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注。蓋痛魯知而受之。又襄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二十八年。書石惡奔晉。皆受惡人事也。○注祭者采邑也。○禮記禮運云。大夫有采。以

處其子孫。左氏傳二十四年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說文邑部。鄒周邑也。段氏玉裁注云。春秋經。左傳。國語。史記。逸周書。竹書紀年。凡云祭伯。祭公。謀父。字皆作祭。惟穆天子傳云。鄒父。注。鄒父。鄒公。謀父也。鄒者本字。祭者假借。章注國語云。祭。圻內之國。周公之後也。爲王卿士。謀父字也。是則鄒本西都圻內邑名。至東周時。隱元年。祭伯來。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尙仍其西都舊稱。許云。周邑。系諸河南河內之間。其諸東都亦有鄒。與抑如鄒之仍舊稱。與齊氏召南經傳考證云。按杜注。不注祭國所在。羅泌路史云。周圻內管城東北有古祭城。按杜氏釋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廩倉。周公後所封也。見史記正義。又成四年左傳。晉伐鄭。取汜祭。注。汜祭。鄭地名。成皋縣東有汜水。史記高祖紀。以取敖倉正義曰。括地志。敖倉在鄭州滎陽縣西。今鄭州東北有祭城。據此。則祭地當在今滎陽汜水之間。於春秋爲鄭地。其爲鄭所兼并。與蓋祭本封國。在西都圻內。平王東遷。因隨從食采於東圻也。廣韻以祭爲周大夫邑名。周公第五字祭伯。其後以爲氏。○注伯者至義也。○桓四年注云。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按禮記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此伯乃五十後伯仲之稱。南季仍叔之屬。若字如家父叔服。乃下大夫之稱。此云伯字者。儀禮冠禮云。字辭曰伯某甫。仲某叔。季唯其所當。蓋當二十冠時稱字。如曰伯某甫。年至五十轉尊。則又舍其某字。而直以伯仲別之。則伯仲等加於初字時。故亦得謂之字也。禮記祭義云。周人貴爵而上齒。故稱字以明尊尊也。舊疏云。知伯非爵者。桓八年經云。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祭。公是其爵。明伯其字也。○注月者爲下卒也。○閔二年注云。內大夫奔例。無罪者日。有罪者月。外大夫奔例。皆時。春秋內魯。故祭伯比外大夫宜時。故云月者爲下卒也。○注常案至上月。○校勘記云。當閔。監。毛本同。鄂本當作堂。誤。按下二年注。作常案下例。當蒙上月。解云。祭伯來之下。已有此注。則此亦應作常舊疏云。一月有數事。重者皆蒙月。若上事輕。下事重。輕者不蒙月。重者自蒙月。若上事重。下事輕。則亦重者蒙月。輕者不蒙月。故言當案下例。當蒙上月矣。義或然也。○注日不也。○舊疏云。謂一日有數事。即不得上下相蒙。故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彼注云。不蒙上日者。春秋獨晉書立記卒耳。當蒙上日與不。嫌異於篡例。故復出日明同是也。○注奔例至上。○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是也。舊疏引舊云。春秋王魯。是以王臣來奔魯者。悉與外諸侯之臣來奔同書。時故與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同矣。若王臣奔他國。悉書月。

是以王子瑕毛召之徒悉皆書月。按襄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天王殺其弟年夫，王子瑕奔晉。彼注云：外災例時，此日者為伯姬卒日。既書日，不得月，則彼月不必為王子瑕矣。又昭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彼注云：月者為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則尹氏等出奔，亦不必蒙上月矣。是皆一月二事。但襄三十年，昭二十六年，月本為上事發，其即為下事發者，亦當書月於上。此是也。○注十言至之二。○校勘記：十復，闕監，毛本同誤十作下。鄂本作十，當據正。

公子益師卒。

何以不日〔注〕 据臧孫辰書日〔疏〕

注据臧孫辰書日。○文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是也。舊疏云：問下五年十二月辛巳，公子彊卒，亦書日，所以不據之。而遠據文十年何

答曰：下五年注云：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俠又未命，故獨得於此日，以義書之。正由在傳聞世非常書日之限，故不據之所聞世大夫日卒者非一。正据辰者，以是所傳聞之始故也。

遠也〔注〕

孔子所不見〔疏〕

通義云：立乎定哀，以指隱桓祖之所逮聞也。故言遠也。左氏說：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公豈得小斂乎？穀梁說：大夫日卒，正隱如何以書日。二傳皆失之。穀梁疏引糜信云：益

師不能防微杜漸，使桓弑隱。若益師能以正道輔隱，則君無推國之意，桓無篡弑之情。按穀梁不以隱讓為正，故糜氏如彼說。見益師之不日卒為惡也。彼疏又引何君廢疾云：公羊以為日與不日為遠近異。若穀梁云：惡而不日，則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鄭釋之曰：公子牙莊公弟，不書弟，則惡明矣。故不假去日。季孫意如則定公所不惡，故書日。劉氏逢祿難曰：春秋之義，遠則殺其恩，惡則略其恩。何氏之例，詳而不亂，如無駭之不日，有疾始滅之文。叔孫得臣之不日，有與聞乎弑之文。春秋不以疑詞眩人，而愛有差等。故張三世之義，公羊獨得之。公子牙之為莊公弟，固也。然經無起文也。意如以為定所不惡，似也。仲遂之貶，得臣之不日，豈宜所惡與益師為隱所惡，又何說乎。春秋以時君之美惡為美惡，何以理嫌疑，明是非乎。○注孔子所不見。○繁露奉

本云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哀十四年傳祖之所逮聞也。故云孔子所不見。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見者。

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己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尙麤。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攢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

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所以三世者。禮爲父母三年。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据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壞。絕於惠隱之際。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公子者。氏也。益師者。名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疏〕

注所見至事也。○舊疏云。知昭定哀爲所見。文宣成襄爲所聞。隱桓莊閔僖爲所傳。

聞者。春秋緯文也。繁露奉本云。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隱桓以爲遠祖宗。定哀以爲考妣。舉其始終言之也。通義云。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說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顏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哀。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宜同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卽爲所見之世。廣森從之。所以三世異詞者。見恩有淺深。義有隆殺。所見之世。據襄爲限。成宣文僖。四廟之所逮也。所聞之世。宜據僖爲限。莊桓隱亦四廟之所逮也。親疏之節。蓋取諸此。按文九年疏引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又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昭定哀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皆與何氏說合。序舊疏引鄭氏云。九者陽數之極。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終矣。故孝經授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爲限。然則隱元年盡

僖十八年爲一世。自僖十九年。盡襄十二年。又爲一世。自襄十三年。盡哀十四年。又爲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見人命參差。不可一齊之義。按襄十三年。孔子未生。不得爲所見世。孝經說未可從。顏氏以從生以後。理不得謂之所聞。然孔子於襄末始生。尙無知識。亦不得違爲所見。邾婁鼻我。邾婁快。雖同以近書之。傳舊疏云。一自是治近升平書。一自是治近太平書。不相干涉。是也。又云。援神契。橫說更作一理。非正解春秋之物。故何氏自以春秋說爲正。○注異辭至淺深。○校勘記云。鄂本作淺深。當據以正。諸本皆誤倒。繁露楚莊王云。於所見。徵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零。徵其辭也。子赤弑。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觀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又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此卽恩有厚薄。義有淺深意也。序疏又引何氏文。證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又引宋氏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子。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疎之旨。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以何氏所云。專目三科。別創九旨之異。○注時恩衰義缺。○舊疏云。當時子弑。父殺。子爲恩衰。臣弑。君殺。臣爲義缺。故喪服四制云。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爲君斬衰三年。以義制。是也。按繁露王道云。周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大夫專國。士專邑。不能行度制法文之禮。諸侯背叛。莫修貢聘奉獻。天子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孽。殺其宗。不能統理。更相伐鏖。以廣地。以強相脅。不能制屬強奄弱。衆暴寡。富使貧。并兼無已。臣下上僭。不能禁止。漢書劉向傳。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皆恩衰義缺事。不必專限父子君臣也。○注將以至之法。○繁露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又彘序云。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又曰。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之不仁。失王道之體。故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順逆。太史公自序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者。明哀十四年傳。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繁露重政云。春秋明得。

失差實賤。本之天王所失天下者，使諸侯得以大亂之說而後引而反之。又會盟要云：名倫等物，不失其理，所以爲治亂之法也。○注故於至是也。○定五年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隱如逐君，故爲有罪，其無罪書日者，昭二十五年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昭二十九年四月庚子，叔倪卒，是也。孔子親仕定哀，故以定哀爲己。昭公爲父，並爲所見世，其臣爲父與己之臣，故特恩錄之。○注於所聞至是也。○宣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是也。彼注云：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是也。其無罪日者，襄五年十月辛未，季孫行父卒，襄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是也。文十四年，公孫敖亦有罪而卒日者，彼注云：已經卒之者，爲後齊魯魯歸其喪有恥，故爲內諱，使若尙爲大夫，然則敖卒書日，正春秋盈乎諱，從無罪者例故也。校勘記云：鄂本畧作略是也。段玉裁云：古人多作略，田在旁。○注於所傳至是也。○此卽下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是也。其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僖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並所傳聞世而書日者。牙卒下注云：書日者，錄季子之過惡也。季友卒注云：日者，僖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公孫慈卒下注云：一年喪骨肉三人，故日痛之是也。○注於所至僖。○哀十四年傳，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亂謂隱桓，春秋之初，由衰亂而升平，而大平，所謂反諸正。此春秋之義也。僖。釋文作麤。閩本。監本。毛本同。校勘記。段曰：說文無僖字，蓋僖字轉寫之誤。本義角長兒，假借爲粗。糙字。按說文角部，牖下段注云：此字見於經史者，皆譌爲僖。公羊傳僖者曰：僖何。注僖，麤也。又隱元年注：用心尙麤。漢藝文志：庶得麤僖，以麤僖連文，則僖非麤字也。麤僖若今人言粗糙，雙聲字也。牖从月聲，古讀如倉，轉寫譌爲僖，其音讀才古反，又或讀七奴反矣。按麤僖蓋卽麤粗。管子水地篇：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繁露齋序云：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云：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眇之文。故說文僖讀若麤牖。淮南汜論訓：風氣陰陽麤牖者也。藝文志：庶得麤牖，皆謂麤粗也。粗曹憲音在戶反，與牖之讀才古反者正同。晏子春秋問篇：縵密不能麤。其論衡量知篇：夫竹本麤，其之物也。且與粗音義正同。○注故內至是也。○說苑指武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製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成十五年，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後正諸夏。繁露王道云：親近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近而致遠者也。所傳聞世治衰亂，故先自內魯始也。云先詳內而後治外者。

繁露天道施云。近者詳。遠者略。莊氏存與春秋正詞曰。春秋詳內略外。詳尊略卑。詳重略輕。詳近略遠。繁露俞序云。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子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二年公會戎于潛。注云。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云錄大略小者。舊疏云。謂錄大國卒葬。小國卒葬不錄是也。云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隱十年傳。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注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云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者。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傳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書。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是小國無大夫。書之見非常也。云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者。舊疏云。內離會者。卽下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桓元年春。公會鄭伯于垂。是也。外離會不書者。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襄二十三年注亦云。所傳聞世。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注於所至升平。○舊疏云。升進也。稍稍上進。至於太平矣。按升者登也。漸登於平也。○注內諸至是也。○內諸夏而外夷狄。亦見成十五年傳。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故在傳聞世。則諸夏爲外。所傳聞世。則責之同內也。書外離會。卽晉侯會狄于攢函也。彼注云。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故舊疏謂其一經而當二義矣。又襄二十三年傳。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校勘記云。鄭本作鄭。後仍作鼻。此从刀譌。閩本。監本。毛本作鼻。按作鼻是也。鄭皆非。襄二十三年可證。○注至所至太平。○襄二十三年注云。獨舉一國者。時譏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然則所見昭定哀世。亦非太平。但春秋著治太平於此世也。故文宣成襄之世。亦非實升平。春秋之義。治之升平爾。○注夷狄至是也。○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也。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其成敗。以明逆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終以敗。故始言大惡。弑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于鷹糲。終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舊疏云。夷狄進至于爵。哀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是也。又云。哀

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哀六年仲孫忌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彼注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譏。唯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是也。校勘記鄂本曼作萬。按作曼是也。萬者聲之誤。○注禮爲至三月。○並見禮喪服篇。喪服斬衰章云父傳曰爲父何斬衰也。父至尊也。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是爲父母三年也。又不杖期章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父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是爲祖父母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也。按上注云高祖曾祖之臣此止及曾祖者曾者重也。由曾而上皆曾祖也。則高祖亦宜齊衰三月。先儒又謂經之所不言則不服者非也。鄭氏喪服注云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是也。○注立愛自親始。○禮記祭義文被云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注故春至祖禰。○禮記大傳云上治祖禰尊尊也。注治猶正也。疏上主尊敬。故云尊尊。○注所以至法式。○舊疏云舊本皆作式言取十二公者。法象天數欲著治民之法式也。若作戒字言著治亂之法著治國之戒矣。天道十二紀一星周故十二公爲取象天數也。○注又因至之際。○范甯穀梁傳注序云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潛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於魯正值惠隱之世也。楊疏云不託始於惠公者。平王之初仍賴晉鄭。至於末年陵替尤甚。隱公與平王相接。故因茲以託始也。按據哀錄隱又適十二公與天數合也。○注主所至自盡。○禮記雜記云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又喪大記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在殯壹往焉。明君於大夫卒當隱痛之。故有恩惠焉。荀子大略云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漢書賈山傳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士。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

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祭。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又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新書階級云。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慚厲以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卽非人類也。則臣自重自盡之義也。○注公子至公孫。○儀禮喪服傳文。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稱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諸侯之子。適適相承。其支庶則稱公子。支庶之子。則稱公孫。孫以王父字爲氏。不得稱先君。祖諸侯。鄭注檀弓云。庶子言公卑遠之也。禮記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不敢祖者。謂不立天子諸侯之廟。故喪服注云。不得稱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注。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祖。別子自孫以下。則以別子之字爲氏。如孟叔季之屬。故公子公孫則但以公子公孫爲氏也。

此
页
空
白

公羊義疏四

隱二年春
盡是年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注〕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

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

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朝聘會盟例皆

時〔疏〕

杜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大事表戎在今山東曹州府之曹縣與河南蘭陽縣接界潛蓋近戎之地當在今曹州府西南境水經注濟水篇濟濱自濟陽故城南東逕戎城春秋公會戎于潛是差繆略云公羊潛作岑按

唐石經亦作潛潛岑音近爾雅釋器慘謂之澗釋文澗郭岑潛二音詩周頌潛篇即作潛字山海經西山經大射之山澗水出焉郭音潛按管子小匡云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潛常爲居常與許之常潛即此也然究未詳於今爲何縣地毛氏奇齡春秋毛氏傳云戎者徐戎也費誓淮夷徐戎並興注徐戎在魯東故書序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此是內夷雜處中國故得與中國通往來之禮○注凡書至好也○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定十四年注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然則凡會者爲朝天子此無故而會故書以惡之○注古者至踰竟○書大傳圻者天子之竟也諸侯曰竟天子游不出封圻不告祖廟諸侯非朝聘不出竟新書齊桓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于孤竹反而使燕君復

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公入齊地百六十里。桓公問于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竟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竟。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君恐後世以寡人爲存燕而欺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遂溝以爲竟而後去。是不得踰竟事也。釋文竟。今本多作境字。按竟境古今字。○注所傳至外也。○二國相會。謂之離會。離兩也。二國私相會合。同惡相濟。不使人知惡之特甚也。略外而詳內。所以責魯以正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論語衛靈公文。引以證先自詳正義也。後漢書陳蕃傳。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飭。後以及人。繁露仁義法云。春秋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已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又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又云。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謂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濇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閻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詞。以其身不正也。游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予之有義。其身正也。趨而利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又俞序云。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子先言春秋詳已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中論修本云。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注王者至勿道。○白虎通禮樂云。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通義云。戎狄皆略不別君臣。舉其號而已。所謂國不若氏也。後漢書應劭傳說鮮卑云。鮮卑皆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性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苟欲中國珍貨。非爲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爲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爲此也。前漢匈奴傳。蕭望之曰。戎狄荒忽。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是王者不治夷狄也。舊疏云。當所傳聞之世。王者草創。不暇治夷狄。卽先書晉滅下陽。末書楚滅穀鄧。是也。而此經錄戎來者。勿拒故也。孟子盡心下云。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注。言其去者不追呼。來者亦不逆拒。荀子法行云。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去者不止。論語子張云。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侃義疏本作距拒距通也。論語述而篇。不

保其往也。集解鄭曰：往猶去也。管子七臣七主篇注：追猶召也。國策齊策：故專兵一志以逆秦。注：逆猶拒也。詩大雅皇矣：敢拒大邦。疏：敢拒逆我大國也。則來者勿拒，謂來者勿逆之。去者勿追，去者勿追去。即謂不來者則不必徵逐之。王者務德不勤遠義也。○注：東方至曰狄。○舊疏云：下曲禮及王制皆有此文。白虎通禮樂云：東方爲九夷，南方爲八蠻，西方爲六戎，北方爲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此百姓之難治者也。按此統舉四夷名爾，非謂此爲西方戎也。○注：朝聘至皆時。○舊疏云：朝書時者，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昭十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是也。聘書時者，文四年秋，衛侯使寧俞來聘。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是也。會書時者，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以下會于北杏。十四年冬，車伯會齊侯宋公以下于鄆。是也。盟書時者，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是也。通義云：會例時有所危，乃月錄之。

夏五月莒人入向〔疏〕

漢書地理志沛郡向下云：故國春秋曰：莒人入向。姜姓。炎帝後。左傳疏引世本云：莒已姓。向姜姓。譜云：莒麻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于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

紀公以下爲已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公以後。微弱不復見。四世爲楚滅。向則不能知其終始。杜云：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是也。水經注陰溝水篇：北肥水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國也。世本曰：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向。宣四年伐莒。取向。襄二十年盟于向。杜氏于宣四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向城疑遠也。方輿紀要：春秋向之名四見。杜預解爲二地。承縣在今嶧縣境內。龍亢今鳳陽府懷遠縣。寔字記在莒州。說皆未確。惟沂州之向城近之。蓋向先爲國。後并于莒。而或屬莒。或屬魯。以攝乎大國也。然莒亦小國。去沂州尙遠。知向國非沂州之向城鎮也。寔字記在密州莒縣南七十五里。當從之。然則地志謂在沛。鄆杜因謂在譙國龍亢者。則尤遠矣。

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注〕入者以兵入也。已得其國而不居。故云爾。凡書兵者。正不得也。

外內淺深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諸侯擅興兵不

爲大惡者。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魯入杞不諱。是也。入例時。傷害多則月〔疏〕

通義云。得而不居者。克勝

都邑。弗取而有也。左傳文十五年云。獲大城焉。曰入之。莊十年傳。入不言圍。注得而不居曰入。用此文也。然則宣四年伐莒取向。彼向爲莒邑者。或後此又爲莒所并也。○注入者。至云爾。○正以伐戰。圍入雖不言帥。皆是用兵之文。故云以兵入也。毛氏奇齡。毛氏傳云。有入而取其地者。與滅同。閔二年。狄入衛。哀八年。宋公入曹。是也。有入而不取其地者。後十年。宋人衛人入鄭。桓二年。我入杞。是也。此入向不知取地與否。據左傳與公穀皆入而不得其地。然僖二十六年公會莒茲平公。寧莊子盟于向。襄二十二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則又似滅其國而取其地矣。按毛氏兼本左傳爲說。然彼二盟。安知非盟于向。都向人與盟。如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僖十九年盟于齊之例耶。○注凡書至已時。○搆字依鄂本補。監本因重誤用里。云正不得者。言用兵皆書之意。言於正道皆不得也。云外內淺深皆舉之者。侵爲至淺。滅爲至深也。莊十年傳。桷者曰侵。精者曰伐。注。桷猶麤也。精猶精密也。桷卽淺。精卽精。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四夷。凡書兵。則不問諸夏四夷與魯。皆書以責也。孟子盡心云。春秋無義戰。注。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繁露竹林云。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所害重也。盧注。一二言次第不遺也。云因重兵害衆者。繁露竹林又云。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新序五音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賤兵而重禮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云兵動則怨結。搆禍。更相報

償者。孟子梁惠王云。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蓋與兵則搆怨。不至伏尸流血無已時不止也。○注諸侯至之道。○云諸侯擅與兵。不爲大惡者。繁露竹林云。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而惡戰伐無詞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其不爲大惡也。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征伐之道者。禮記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則州內有無道者。其長帥正伯得征伐之也。按王制又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漢書毋將隆傳。古者諸侯方伯得專征伐。乃賜斧鉞。而保伍連帥得有征伐之道者。若已賜弓矢。則小惡亦無矣。○注魯人至是也。○舊疏云。卽僖二十七年秋。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注入例至則月。○舊疏云。卽成七年秋。吳入州來。定五年夏。於越入吳。是也。傷害多則月者。此文及僖三十三年春。王三月。秦人入滑。是也。僖二十七年秋。八月乙巳。公子遂入杞。書日者。彼注云。日者杞屬。修禮朝魯。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入之。故錄責之。

無駭帥師入極〔疏〕

漢書古今人表作凶駭。穀梁作無倭。下八年。無駭卒。周駭倭音義近。說文馬部。駭。驚也。人部。倭。奇倭。非常也。非常亦有驚義。差謬略云。帥。公羊作率。通義云。公羊率師之字如此。見五年傳。今本率

帥難見。沿寫誤也。依說文解字。帥。本巾。帨之帨。當作率。爲正。按。今石經公羊亦作帥。其誤久矣。率亦段借字。說文疋部。遼。先道也。段氏玉裁注。遼。經典段率字爲之。周禮。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注。故書帥爲率。鄭司農云。率當爲帥。大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此所謂古今字。毛詩。率時農夫。韓詩作帥時。許引周禮。率都建旗。鄭周禮皆作帥都。聘禮注。古文帥皆作率。是也。又說文行部。衛。將衛也。此其正字。率者捕鳥畢。帥者佩巾。皆段借也。極者。杜云。附庸小國。左疏引賈云。極。戎邑。晉書地道記。高平國湖陸縣西有極亭。穀梁云。極國也。大事表云。今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方輿紀要亦云。在兗州府魚臺縣西。按。公羊以爲疾始滅。穀梁以爲滅同姓。則是以入爲滅。先儒以入與滅不同。考極自此後不見經。而魚臺縣近魯棠地。則極爲魯有可知。第此入與上入向之入異。入向爲得而不居。此則諱滅爲入。蓋實滅也。沒滅文言入耳。

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据公子遂帥師入杞氏公子也。〔疏〕下八年左傳云無駭卒。羽父請

氏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通義云。然則無駭生未有氏。得發此難者。春秋据哀錄隱。非史官書現時事之比。本可以追氏之。若公子駢之孫方爲駢氏。而國語謂之駢駢。公子遂之孫方爲仲氏。而經言仲遂卒于垂。故知此不追氏者。即貶義也。〔注〕据公至子

也。○僖二十七年。公。子遂帥師入杞。是也。貶。〔注〕貶猶損也。〔疏〕注貶猶損也。○廣雅釋言。貶。損也。文選封禪文。不可貶也。注。貶。損也。後漢書安帝紀注。貶引。謂貶損引過也。通義云。貶者黜也。春秋託天子之

事。故有貶法。大夫貶去氏者。言宜奪其卿位。諸侯貶稱人者。若曰宜降爲小國也。曷爲貶。〔注〕据公子遂俱用兵入杞不貶也。〔疏〕注据公至貶也。○舊疏云。

欲決隱八年庚寅我疾始滅也。〔注〕以下終其身不氏。知貶疾始滅。非但起入爲滅。〔疏〕注以下至爲滅。○舊

疏云。卽下八年無駭卒。傳曰。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然則若直欲起入爲滅。止應此經貶之而已。不應終身貶之。故知并欲起其疾始滅也。通義云。疾猶惡也。按論語。泰伯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亦謂惡之已甚也。始滅。昉

於此乎。〔注〕昉。適也。齊人語。据傳言撥亂世。〔疏〕注昉。適至人語。○玉篇。日部。昉。適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適。始也。列子。黃帝云。衆昉同疑。注。昉。始也。說文。日

部。昉。明也。日方明。故有始義。是昉適始展轉相訓。故注云。適也。惠氏棟。公羊古義云。五年傳云。始僭諸公。昉于此乎。蔡邕。石經公羊。昉作放。鄭注考工云。旒讀如放。於此乎之放。是漢時公羊昉皆作放也。校勘記。昉。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公羊殘

碑。昉作放。又鄭氏詩譜序。考工記注。皆言放於此乎。本公羊傳文。是蔡邕所据本。皆作放。當以放爲正。昉。俗字。下同。又云。古多作放。後人作昉。作做。作仿。皆俗字也。公羊傳寫作昉。俗字耳。惠棟。乃疑嚴氏春秋作放。顏氏春秋作昉。何用顏。其說誤也。云齊人語。

者。舊疏云。胡毋生齊人。故知之。俞氏樾云。昉乃俗字。當從漢石經作放。說詳阮氏校勘記。惟何休訓昉爲適。以爲齊入語。其實未然。今按。放之言極也。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推而放諸猶言推而極諸也。鄭注。放。猶至也。至卽極也。儀禮聘禮記。義之至也。鄭注曰。至。極也。是至與極義同也。僖二十八年傳。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放亦極也。放乎殺母弟者。乃推極其後而言之也。始滅放於此乎。乃推極於此而止矣。故曰始滅放於此乎。何解未得其義。宣六年傳。僖然從乎趙盾而入。放於堂下而立。十二年傳。勝乎皇門。放乎路衢。凡言放乎者。並至極之義也。若訓爲適。則不可以爲達詰矣。按僖二十八年。宣五年傳之放。可以訓至。訓極。此則當仍何訓爲是。○注據傳言撥亂世。○舊疏云。哀十四年傳。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旣言作春秋。明亂世。明知相滅非一。此經爲疾始滅。故據而難之。

前此矣。〔注〕前此者在春秋前。

謂宋滅郟是也。〔疏〕

注前此至是也。○舊疏。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傳云。此取之宋。其謂之郟鼎何。器從名。注。器從本主名。名之。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郟鼎。然則宋滅郟在春秋前。故十年。公敗宋師。辛未。取郟。僖二十

年。郟子來朝。傳。郟子者何。失地之君也。是也。

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疏〕

注焉爾猶於是。○宣

六年傳。則無人門焉者。注。焉者。於也。玉篇。焉。是也。是焉。字容有於是之訓。故禮記月令。天子焉始乘舟。謂於是始乘舟也。國語晉語。焉始爲會。謂於是始爲會也。禮記三年問。故先王焉爲之立制。謂於是爲之立制也。又云。焉使倍之。謂於是始倍之也。此云託始焉爾。謂託始於是爾。注爾字疑衍。孟子梁惠王篇。盡心焉耳矣。注。焉耳者。懇至之辭。亦謂盡心於是耳矣也。

曷爲託始焉爾。〔注〕據戰伐不言託始。〔疏〕

注據戰至託始。○舊疏。隱二年。鄭人伐衛。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皆不言託始。故難之。

春秋之始也。〔注〕春秋託王者始起。所當誅也。言疾

始滅者諸滅復見不復貶皆從此取法所以省文也〔疏〕

莊七年傳不修春秋曰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此傳春秋謂君子所修春秋也

通義云君子所修春秋滅國於是始是也昭十二年傳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其詞則某有罪焉爾又舊疏引孝經說云孔子曰孝經屬參春秋屬商微似之語獨傳子夏此孔子所作之春秋也子夏傳與公羊氏五傳乃至胡毋子都董仲舒傳之竹帛推演其義即此春秋之始諸精義也蓋隱桓以下為春秋之隱桓非魯國之隱桓聖人以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故假魯以張治本非隱真為受命王也杜預范寧不識七十子微言大義以孔子之春秋牽泥於魯之春秋以故動輒荆棘則不但不知讀春秋並不知讀孟子矣○注春秋至誅也○孟子滕文公篇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即託王者於春秋之義也春秋之始即王者之始也云起所當誅者繁露王道云誅犯始者省刑絕惡疾始也又云無駭滅極不能誅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明無駭滅國魯不能誅故春秋之王者誅之也○注言疾至文也○舊疏即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定六年鄭游吉帥師滅許之屬是也莊氏存與春秋正詞云若喪不三年不勝讖則自閔公始書吉禘于莊公姜母為夫人不勝讖則自成風始猶此滅國不勝讖故於無駭張義也

此滅也其言入何〔注〕据齊師滅譚不言入〔疏〕

注据齊至言入○舊疏在莊十年

內

大惡諱也〔注〕明魯臣子當為君父諱滅例月不復出月者與上同月常案下例當蒙上月

日不〔疏〕

繁露滅國上云隱代桓立所謂僅存爾使無駭帥師滅極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是其為大惡也通義云侵伐圍入都無諱文獨滅諱惡者諸侯有得專征伐之道不得專滅國覆人之社絕人之世令誠有外內亂鳥獸行者

當以九伐之法正之非可攘土地以自廣李固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貶無駭以閉利門君子惡兵以利動故取邑為小惡滅國為大惡也趙匡雖此傳云滅而言入實入者將如何書之廣森以為實入將書展無駭率師矣內諱弑言薨與實薨者同詞則

諱滅言入。即與實入者同詞。亦何不可。況貶去氏者。正起其非實入乎。○注明魯至父諱。○所謂爲尊者諱也。孔子雖據魯以爲後世制法。於內事多所諱明。爲魯臣子也。○注滅例月。○舊疏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注不復至日不。○鄂本同閩監。毛本日不誤。日下舊疏標起訖亦誤。作日下。與上同月者。即蒙上莒人入向之夏五月也。常案下例當蒙上月日不者。舊疏元年祭伯來之下。已有此注。而復言之者。正以彼月爲下。公子益師卒。其祭伯來奔不蒙月。今此夏五月二事皆蒙之。嫌其異。故重發之。然則彼祭伯來事輕。公子益師卒事重。此則二事俱重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爲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

〔疏〕

杜云。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包氏慎言公羊麻譜云。八月書庚辰。月之九日。閏分歲七。通之於十月。二月爲八十四。元年已積有百五十六。至此年十一月。共積二百三十三分。除二百二十八分。成月。仍餘五分。十一月

後宜置閏。長麻閏十二月。而八月無庚辰。斥爲七月九日。于殷麻不合。杜又云。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唐與棠通。即隱公觀魚處。方輿紀要。武唐亭在魚臺縣東北十二里。按。戎在今之曹州府曹縣地。與魚臺等處。近以疏引左氏之義。以極是戎國都。極亦在魚臺縣地。然極已滅矣。無緣復與盟。況上下皆與戎會盟。不得無駭復帥師入之。左氏義恐非。○注後不至之盟。○舊疏春秋之例。不信者日。故後不相犯日者。言爲後背隱而善桓。能自復爲唐之盟者。即桓二年秋九月。公及戎盟于唐是也。按。注意當謂爲後背隱而善桓爲句。桓爲隱賊。戎與隱會盟相繼。不能聲罪致討。復與和好結盟。故春秋以不信責之。書日也。能自復爲唐之盟。自指戎言。舊疏引舊解以爲戎能自復是也。舊疏謂善桓能自復。春秋方責戎之不信。何爲於此。有善桓詞與。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疏〕

左疏引世族譜紀姜姓侯爵莊四年齊滅之杜云紀國在東莞劇縣大事表紀在今青州府之壽光縣山東通志紀本在東海贛榆縣後遷劇亦稱紀城有臺高九尺俗曰紀臺城

旁有劇南城青州府志紀臺城在壽光縣東南三十里履綸左氏作裂繻裂履一聲之轉春秋異文箋繻綸古今字說文玉篇無綸字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履綸音須惠棟云綸讀爲投說文綸貫布也古綸與繻同音

紀履綸者何紀大夫也〔注〕以逆女不稱使知爲大夫〔疏〕

注以逆至大夫○舊疏正以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皆是大夫爲

君逆女而文皆不言使今此不言使故知是大夫也又云或者使爲爵字誤按逆女不稱爵意謂不稱紀侯故知爲大夫耳若但不稱使無以別其爲大夫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稱使者亦大夫矣通義云推襲猶稱且字知履繻蓋下大夫名見者以接內也紀侯爵當從大國例凡大國之下大夫與小國之卿同非接內不錄其名氏唯大國之上大夫然後書名氏若襲之則以伯仲書禮五十不稱且字所以示法未五十不得命爲卿也按穀梁亦云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惟紀雖侯爵實由嫁女天子增爵稱侯此時猶不得爲大國也

何以不稱使〔注〕据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稱使〔疏〕

注据宋至稱使○見成八年夏

婚

禮不稱主人〔注〕爲養廉遠恥也〔疏〕

繁露玉英云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於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禮不稱主

人經禮也詞窮無稱稱王人變禮也○注爲養廉遠恥也○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

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

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注〕禮有母母當

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

〔疏〕

注禮有至以行。○儀禮士昏記。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注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張氏爾岐鄭注句讀云。此請期以上五禮皆命使者行。故言使命所出必自其父。若無父者則母命之。母命之者亦

但命子之父兄師友使之命使。不得稱母命以通使也。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母命之者。母使子之諸父兄命五禮之使者。親迎則使命其子。昏詞皆稱母所使出命者之名也。雖有諸父諸兄。必待母命而後爲之。尊大宗也。又云。昏禮當使同姓主之。公羊傳云。稱諸父兄師友。說苑載大夫士昏辭亦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師友異姓。而與父兄並稱。恐未安。按稱諸師友。或禮之變。故說苑亦詳載其辭。蓋穀梁家亦有是語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紛而迎。寶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階。注云。父兄諸父諸兄。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是諸父諸兄但可以戒宿。而不可以爲冠主。推之昏禮亦但可稱諸父諸兄以命使。而不可以諸父諸兄主昏。蓋旁尊而不得加諸正嫡也。○注宋公至稱使。○白虎通嫁娶篇。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躬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昏禮注。躬猶親也。親命之。謂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則文王亦係自定娶。蓋魯詩家說也。故繁露玉英云。詞窮無稱。稱主人變禮也。是也。孔氏左傳疏云。公羊言無母者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尙不稱父兄。況諸侯乎。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耳。昏禮記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通義云。廣森謂雜記國君取夫人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卽躬命之稱。主人之詞。按何意亦止。謂有母者宜尊母命以行。婦人無外事。故以母命命父兄師友以達耳。無母則宜自定娶。如雜記所云。故此云。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似不必大。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注〕以不稱使知有母。〔疏〕昏禮記注。宗子者。嫡夫以下始稱父兄師友也。

母命之在春秋紀。有則何以不稱母。〔注〕据非主人何不稱母通使文。〔疏〕据非至使文。○意以婦
裂繻來逆女是也。禮不稱主人為養廉遠

恥。既有母。則與主人自命。母不通也。〔注〕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
異似可稱矣。故据以問。

耳。母命不得達。故不得稱母通使文。所以遠別也。〔疏〕繁露陽尊陰卑云。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
據陽而不據陰。不得達之義。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

達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紀侯之母。宜稱而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也。漢書杜鄴傳。故禮明三從之
義。雖有文母之德。猶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注引此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人謂壻也。不稱母。母不通也。○注婦

人無外事。○通義婦人無外事。但得命使於國中耳。不得通於四方。文不可曰。紀侯之母使履繻來。故直不稱使也。杞伯姬來求
婦。得以母通者。彼內女。錄親親繁露玉英云。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母為子娶婦。變禮也。無出境事。即謂此婦人無外事也。為

子娶婦。即杞伯姬求婦事也。儀禮疏引服氏左注云。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不稱使。婦人無外事。是與公羊說同也。而說苑修文
篇云。親迎禮奈何。諸侯以屨二兩加。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腆之瘠。不珍之屨。禮夫人貞

女。似婦人得與外事。有母命之。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注〕据伯姬歸于宋不書逆人。〔疏〕注
禮矣。子政習穀梁。或穀梁家說。

伯至逆人。○舊。譏。〔注〕譏猶譴也。〔疏〕注譏猶譴也。○廣雅釋言。譏。譴也。舊疏引宋氏注春秋說。九旨者。一曰時。二
疏在成九年春。日。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譏較貶絕

為輕。所謂輕。何譏爾。〔疏〕通義云。爾猶是也。言何所譏於是事也。問貶。曰曷為貶。問譏。則曰何譏爾者。貶不必
重之旨也。為本事多罪在于彼。而文見於此者。故主問其所為譏。則皆為本事。故不問曷為矣。譏始

不親迎也。〔注〕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

於堂，周人逆於戶。〔疏〕

漢書外戚傳，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穀梁伯姬歸于紀，傳曰：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注言君不親迎，而大夫來逆，故曰微也。是亦譏不親

迎義也。齊風詩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箋云：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蓋不親迎已久，彼固在春秋前也。○注禮所至女也。○白虎通五行云：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又嫁娶，篤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綬者，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荀子大略云：易之威，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戚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禮記坊記云：壻親迎，見于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又郊特性云：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禮昏禮云：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綬。注：壻御者，親而下之。又云：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注：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男率女，女從男，夫婦剛柔之義，自此始也。皆男先女之義也。按親迎之說不同。禮記疏引五經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氏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鄭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明文也。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氏從公羊義也。穀梁桓八年注引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天子雖尊，其於后猶夫婦，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蓋亦用異義，并駁異義文。禮記疏引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尙南面，文王猶爲西伯。又左氏桓八年疏云：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孔子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周公之後，得郊祀天地，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按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祭公者，何天子之

三公也。何氏云：婚禮成于五，先納采，問名，問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迎天下之母，若迎婢妾，故譏之。則但譏其六禮不重其事耳，無譏不親迎文。又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氏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則何氏亦不以天子常親迎，與異義所載公羊說異也。通義云：以詩考之，文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親迎，更有明文。齊風著篇，刺時不親迎，首章充耳以素，言士之服次章以青，卿大夫之服，末章黃者，君服。明國君不親迎，合有譏也。故莊廿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注左傳云：禮也。若然，士昏禮有若不親迎禮者，沈氏彤儀禮小疏云：下云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固俟婦之廟見，而後壻見，婦之父母也。則不親迎之爲無父者明矣。敖繼公儀禮集說云：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命以迎，是親迎必受父之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此蓋統宗子支子而言。萬氏斯大儀禮商，則專指宗子，謂支子無父，而有宗子之命，則得親迎。彤謂先王之禮，敬宗收族，支子既稱其宗，以命使者，則宗子自必代其父而主其昏，謂支子得承宗子之命而親迎是也。敖說未盡。顧支子而無宗子以命之，則亦不得親迎。諸父諸兄不可命宗子，其可以命支子乎？按昏禮記之若不親迎，自謂有故或疾病者爾。敖萬說均謬。沈氏從之，僂矣。盛氏世佐云：敖氏創爲無父者不親迎之說，據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娶婦事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則無父者，告於廟而後迎禮也。豈以無所承命而廢鬼神陰陽之大典乎？隱二年經：書紀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杜云：禮也。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冕而親迎，孔子以告哀公，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無父廢也。況大夫以下乎？敖氏之云，其爲臆說無疑矣。○注於廟者，告本也。○禮昏禮云：主人揖入，賓執雁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白虎通：嫁娶篇：遣女子，禰廟者，重先人之遺體，不敢自專，故告禰也。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知在廟明矣。禮記曲禮云：齊戒以告鬼神，注：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昏禮言納采禮云：主人筵于戶西，注：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禰廟也。卽告本之義也。按昏禮納采，納吉，問名，納徵，請期，五禮，婦家俱告廟行事，而壻家未嘗

一告廟。白虎通嫁娶云。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蓋必婦入三月。祭行告廟矣。而孔穎達謂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必皆告廟。不徒卜而已。陳祥道禮書謂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廟。既卜。然後納吉。當在告廟之日。遂引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廟宮。注云。受命退乃卜。以爲卜昏之禮。亦如之。又下八年左傳。先配而後祖。杜解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疏引鄭司農。以配爲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孔氏詆鄭而從杜。其實告廟而後行。與夫祭祖而後同牢。古禮皆無其文。鄭公子忽自是諸侯。以上禮。必三月後始告廟成昏。忽先配後祖。故曰誣其祖。與上禮不同也。卜必於廟。與告廟自殊。不必牽合。或又引楚公子圍告于莊共之廟爲證。然楚圍篡弒已成。不可爲訓。大夫不敢祖諸侯。園大夫也。卽合告廟。豈得告莊共廟乎。當以班氏說爲正。○注夏后至於戶。○舊疏引書傳云。夏后氏逆於廟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云。三正以黑統昏禮逆于庭。正白統者昏禮逆于堂。正赤統者昏禮逆于戶。並何氏所本也。說文走部。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通典嘉三云。遂皇始有夫婦之道。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五帝馭時。娶必告父母。夏后氏親迎于庭。殷于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于戶。注引何休曰。後代漸文。而迎于戶。示其親。據白虎通嫁娶篇。引昏禮經曰。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房中。降自西階。壻御婦車。授綬。較今昏禮多房中二字。蓋此時奠雁在房戶之外。當楣北面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婦從者奠雁時。已出堂矣。變女言婦。已受擊而從之也。蓋奠雁時。女從房中出堂。與壻相見也。

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注〕以惠公妃匹不正。不嫌無前也。〔疏〕

注以惠至前也。○舊疏云。問曰。七缺

之義如何。答曰。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史記魯世家。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允卽桓公。息卽隱公。是妃匹不正。隱桓禍生事也。宋女至而奪之。其不行親迎明甚。故不嫌無前也。齊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注〕焉爾。猶風著詩。作於哀公之世。序言刺不親迎。皆在春秋前也。

於是也〔疏〕

注焉爾至是也。○爾字亦係衍文。僖十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又晉於是乎作州兵。國語晉語。作焉作。曠田焉作州兵。戰國策。君何患焉。史記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是焉卽於是也。惠氏棟周禮古義云。行夫居

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注焉使。謂大小行人焉。故書曰夷使。鄭司農曰。夷使。使於四夷。元謂夷發聲。按此夷使。猶於使也。晉語。焉作爰田。焉作州兵。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禮記。故先王焉爲之立制。又云。焉使倍之。公羊傳。託始焉爾。又云。吾將焉致乎魯國。皆訓焉爲於。篆文焉於相似。故於亦作焉。按焉卽於是。不必以於訓焉。以爾訓是分屬也。曷爲託始焉爾。〔注〕据納幣不託始。〔疏〕

注据納幣不託

始。○卽莊二十三年。公如齊納幣。不言託始。

春秋之始也。〔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

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

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疏〕

注春秋正夫婦之始也。○何意謂此譏紀侯不親迎。爲春秋之正夫婦之始也。○注夫婦至之端。○易序卦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

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禮記哀公問。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又郊特牲。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是夫婦爲人道之始。王教之端也。漢書匡衡傳。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又外戚傳。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後漢書荀爽傳。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恆。又云。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注內逆至書者。○舊疏內逆女常書。卽桓三年。公子翬。宣元年。公子遂。成十五年。叔孫僂如之屬是也。按春秋內逆女。凡五見。翬逆女爲內逆女之始。莊公爲親迎。示法文公逆婦姜。略之。示其賤。

宣公遂逆女。譏喪娶。成公僑如逆女。譏其晚。襄公以下不書。蓋皆從同。故成十四年注。凡娶早晚皆不譏者。從履繻一譏而已。亦謂不再譏不親迎也。外逆女。如杞伯姬。宋蕩伯姬之來求婦。齊高固來逆。子叔姬使鄧子來朝之類。書各有爲。不常書也。○注明當至外也。○校勘記云。諸本同。浦鏜云。成十四年疏引此注。作先自詳正。與上公會戎于潛注同。當據補。按。四年疏內引此。亦無詳字。

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

女在其國稱女〔注〕未離父母之辭。紀履綸來逆女是也。〔疏〕

注未離至是也。○桓八年傳。女在其國稱女。文四年傳。娶于大夫者。

略之也。注。女者。父母詞。蓋父母雖歿。兄弟亦統之。父母也。

在塗稱婦〔注〕在塗見夫。服從之辭。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疏〕

注在塗至是也。○見莊十九年。通義云。女子重出。已在塗。則義成爲婦。故禮親迎女在塗。聞女之父母死。反無奔喪。爲其父母期。從既嫁之服。按禮昏禮。自親迎之前。女次純衣繡紉。女從者皆稱女。至降出婦從以下。皆稱婦。亦禮經正名之義也。蓋是時婿女二人爲禮。所謂執贄以相見。夫婦之義。從此始矣。婦服也。故云服從之詞。舊疏僖二十五年。宣元年傳皆云。其稱婦者。有姑之辭也者。兼二義故也。按傳注皆望文生義。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對夫之詞。故以在塗言之。蕩伯姬來逆婦。對姑立文。故以有姑言之。宣元年。文四年稱婦姜。並以有姑詞稱之者。以非公親迎故也。

入國稱夫人〔注〕入國則尊尊。有臣子之辭。夫人姜氏入是也。紀無

大夫。書紀履綸者。重婚禮也。月者。不親迎例。月重錄之。親迎例時。〔疏〕

注入國至是也。○見莊二十四年。秋。按彼注云。夫人至。大夫皆

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周道尊尊。故從臣子詞。稱夫人也。舊疏解上稱婦云。其至國猶稱婦者。對姑生稱。其實凡書婦者。皆緣有姑生稱。仍係未至國之詞。若至國則宜稱夫人。不係姑之存歿也。沈氏彤儀禮小疏云。然則大夫士之昏禮。可以類推。此經婦

從女未在塗也。而稱婦。蓋奠雁之時。賓迎主授。女既從賓。則婦而非女。由此始矣。且降自西階。亦即在塗。故稱婦而不稱女也。入夫家無改稱者。婦士妻之本稱也。曲禮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注紀無至禮也。○閔元年注。所傳聞之世。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紀時尙未爲侯爵。於春秋時不得稱大國。故宜從小國例。無大夫稱人也。爲重婚禮。又以接我。故進而有大夫。故穀梁注。履綌以名繫國。著其奉國重命。來爲君逆。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亦此義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云。例月。卽此及桓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宣元年正月。公子遂之屬是也。重錄之者。親迎例月。不親迎重而書月。時略而月。詳所謂詳略之旨也。○注親迎例時。○舊疏云。卽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之屬是也。其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不親迎。亦書時者。爲其娶于大夫而略之。成十四年秋。叔孫儒如逆女。不親迎。亦書時。爲其晚娶。非重繼嗣之義而略之也。通義云。大夫爲君逆女。例月。大夫自逆例時。非何義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疏〕

禮記曲禮云。男女異長。鄭注。各自爲伯仲季。孔疏。春秋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是也。白虎通姓名云。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

伯姬者何。內女稱也。伯姬者何。內女也。〔注〕以無所繫也。不稱公子者。婦人外成。不得獨繫父母。〔疏〕

注以無所繫也。○何意謂不繫何國之女。故知爲內女也。○注不稱至父母。○舊疏云。正以莊元年傳云。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明有得稱公子之道。故注者決之。按莊三十二年左傳。雪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蓋當時有是稱。然別之以女。知不得稱公子。固與男子殊也。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故云婦人外成也。其言歸何。〔注〕据去父母國也。婦人謂嫁曰歸。〔注〕婦人生以

父母爲家。嫁以夫爲家。故謂嫁曰歸。明有二歸之道。書者。父母恩錄之也。禮。男之將取。三日不舉

樂思嗣親也。女之將嫁，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內女歸例月，恩錄之。〔疏〕

校勘記。毛本謂誤爲按。毛詩傳本作歸人，謂嫁歸釋文本。

有曰字，謂依公羊傳文。唐石經公羊，婦人以下損缺，以每行十字計之，不當有曰字。若有曰字，則此行十一字矣。恐因注衍也。按陸德明時，已有有曰之本矣。後人或依無曰者，或依有曰者，故不同耳。詩周南葛覃篇，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婦人謂嫁曰歸。疏云：定本歸上無曰字，蓋毛傳文古，故其語如此。鄭箋則有曰字，見江有汜南山箋。廣雅釋詁，歸往也。爾雅釋詁，嫁往也。孟子滕文公下，往之女家，卽謂歸之女家也。以夫家爲家，故曰歸也。○注婦人至之道。○禮記郊特牲云：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穀梁傳亦曰：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公羊問答云：喪服傳，婦人雖在外，必曰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据此有二歸矣。然天子諸侯夫人父母卒不得歸宗，以人君絕宗，許穆夫人所以有載馳之詠也。此指歸寧而言。若大戴記，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婦人被出之後，亦有歸宗之義。莊二十七年傳，大歸曰來歸。注大歸者，廢棄來歸也。文十八年經，夫人姜氏歸于齊，是也。詩燕燕云：之子于歸，傳歸歸宗也。是嫁曰歸，歸宗亦曰歸。明有二歸矣。故云有二歸之道也。蓋婦人雖出嫁在外，而不能保無被出之時，故於本族必有所主。吳氏紱云：云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夫家恆凜凜有不克終之戒焉。舊疏云：卽伯姬歸于紀，宣十六年秋，鄭伯姬來歸之屬是也。○注書者父母恩錄之。○穀梁傳，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此明詳內女略外女之義。正以從父母恩錄之故也。○注禮男至離也。○白虎通嫁娶云：禮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之衰，老代至也。禮記曾子問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注：親骨肉也。又云：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注：重世變也。韓詩外傳云：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禮記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亦思嗣親之義也。○注內女歸例月恩錄之。○舊疏云：卽此文冬十月，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恩錄之，卽上父母恩錄之義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疏〕

左傳作子帛。墨子修城門云。一帛尉注。帛同伯。史記伍子胥傳伯嚭。論衡作帛喜。文選注作帛。不知伯帛同也。杜云。密。莒邑。城陽東北。瀆于縣東北。有密鄉。一統志。密鄉故城在萊

州府昌邑縣東有十五里。卽此密。大事表。今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里有密鄉。故城疑此時之莒尙都介根。

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注〕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

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高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疏〕

水經注
淮水篇

游水又東北逕紀鄆故城南。故紀子帛之國。則酈元以帛爲紀子名矣。未知何據。劉氏逢祿左氏考證云。古文伯或作白。白或作帛。鐘鼎石鼓文可證者多矣。以子帛爲裂繻之字。則杜臆說也。果爾。臣先于君。其亢莫甚。而稱字以褒之乎。且經稱字或曰父。或曰伯。仲叔季。紀子伯及宋子哀皆闕詞。安可附會乎。又解詁箋云。著紀之本爵。則桓三年之紀侯爲加爵明矣。春秋無虛加之詞也。存伯者闕疑也。闕疑所以傳信。傳意如此。解詁失之。按何意謂春秋無聞之文。皆由孔子口授弟子。未著竹帛之故。劉氏必謂爲孔子所闕。未知何所見云。然也。○注春秋至之制。○舊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某合而演其文。瀆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某攬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引解疑論云。聖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覺後生也。又引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詞。具有其文。又引春秋說云。某水精治法。爲赤制功。又云。黑龍生爲赤。必皆云象使知命。又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亦受命。倉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又文謚例云。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是皆言孔子改周之文。受端門之命。立制以授漢事也。蓋見時衰政失。恐堯舜文武之道絕。又見麟獲之異。故順天命。制春秋。以授劉氏。所謂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

惟春秋也。○注孔子至相傳。○監本秦誤奏。哀十四年注引演孔圖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亾。葦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畧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史記秦本紀云。秦皇爲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又哀十四年傳。祖之所逮聞也。注。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定元年傳。定哀多微詞。主人習其讀。而聞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是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事也。故序舊疏云。孔子至聖。卻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也。漢書藝文志云。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又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宜。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譏刺。褒諱。貶損之文詞。不可以書見也。所以口授相傳也。按禮記疏引釋廢疾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鷺鷥。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世。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亾。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也。鄭氏蓋亦以孔子避時遠害。陰志於緯。而公羊家適已見讀。故多與緯文合故也。○注至漢。至失也。○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于公羊高。高傳於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生子都。著于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蓋口授相傳。則不能無所遺失。無師傳者。不敢妄臆。故傳家直以爲無聞。慎之詞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疏〕

依麻。十二月書乙卯。月之十七日。釋名釋親屬云。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

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注〕以不書葬。〔疏〕

注以不書葬。○此既書夫人。則下宜書葬。經不見葬文。舊疏云。隱公欲表已讓。故屈卑其

母不成夫人之禮。是以見其不書葬。知其是隱公母也。穀梁傳以此為隱之妻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劉氏逢祿據以說公羊。非何義。按左傳哀二十四年。孝惠取于商。隱亦取于宋。未知所據。

何以不書葬。

〔注〕 据妣氏書葬。〔疏〕

注据妣氏書葬。○即定十五年九月辛巳葬定妣是也。按定妣妾母。以哀公得終為君。猶得書葬。今隱公已成君。其母不書葬。且彼傳云。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則隱母尤宜書葬矣。

故据而難之。

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注〕 据已去即位。〔疏〕

注据已去即位。○即上元年之不書即位也。彼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

意也。以已去即位。讓桓之意已明。

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也。〔注〕 時隱公卑屈其母不以

夫人禮葬之。以妾禮葬之。以卑下桓母。無終為君之心。得事之宜。故善而不書葬。所以起其意而

成其賢子者。姓也。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書薨者。為隱公恩錄痛之也。日者。恩錄之。公夫人

皆同例也。〔疏〕

注時隱至葬之。○鄂本卑屈作屈卑。禮記雜記。主妻之喪。則自耐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疏引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雖攝女君。猶下正嫡。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禮喪服注諸

侯之妾。貴者視。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然則隱蓋從攝女君之禮葬其母矣。按喪服總麻三月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鄭注服問云。禮。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總麻。公既即位。應依庶子為後之服。即不卑屈其母。亦但能於葬禮從夫人耳。其服制仍不得一如適母也。○注以卑至其賢。○通義。禮。適死。廢得升于適。聲子繼室。故惠公時本稱夫人。及隱為桓立。不欲其母加於仲子。乃不敢以小君禮葬之。蓋薨而後殺其禮。是以傳言不終為君矣。按左傳云。繼室以聲子生隱公。繼室非夫人。故昭二年。齊侯請

繼室于晉。謂少姜也。及少姜卒而下云。今妾寵之喪。可證。然則聲子在惠公時不得稱夫人。徒以母以子貴。隱成君後。宜推尊加稱。今隱不欲加於桓母。故不以小君禮葬耳。又解詁箋云。穀梁子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斯爲得之。葬。生者之事也。春秋不書葬有三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罪臣子盡誅之也。篡不明。殺無罪。皆不書葬。罪君也。如隱之母不書葬。則罪在隱矣。安得云成公意也。且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尤不得稱夫人也。按劉說非是。君不書葬。一以責臣子。一以責君。不得施之夫人。所謂春秋無達例也。隱不成其爲君。所以不成其母爲夫人。特以自遂其讓耳。亦不至坐之以罪。桓尙未爲君。隱世不得逆稱爲夫人。同一妾母。不得稱夫人耳。何以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卽不得稱夫人。與且以穀梁駁公羊。未免自亂其家法矣。○注子者至子同。○見上元年。彼注云。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因示不適同姓。此猶是也。彼以子配仲。故云以姓配字。此以子氏配夫人。故云以姓配號也。○注書薨至之也。○書薨兼二義。一爲隱公恩錄之。又以隱公不終爲君。遭桓之弑。故痛之也。○注日者至例也。○卽下十一年書壬辰公薨是也。凡日者詳。不日者略。故爲恩錄之也。

鄭人伐衛〔注〕書者與入向同。侵伐圍入例皆時。〔疏〕

注書者與入向同。○卽上注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衆是也。通義云。

伐例時。雖在月下。不蒙上月。後放此。○注侵伐至皆時。○侵伐書時者。卽僖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是也。入例時。見上圍例時。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是也。舊疏云。入例時者。已說於上。而注言此者。正以文承日月之下。故須解之。

此
页
空
白

公羊義疏五

隱三年
盡是年

三年春王二月〔注〕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

〔疏〕

注二月至月也。○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春秋于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又魯恭傳。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左傳疏引服虔注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漢書律厯志云。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則左氏家亦有是說。服氏即本之劉歆也。漢書劉向傳注。應劭曰。二王之後。與己爲三統也。孟康曰。天地人之始也。白虎通三正云。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春秋正詞云。日月星辰之行。始於日至。陰陽風雨之氣。徵於丑仲。王政民事之序。揆於寅正。三正並行而不悖。尙矣。夏書曰。意棄三正。子丑非正。其諸後儒之惑與。沈氏彤左傳小疏云。考古圖載晉姜鼎銘曰。維王九月。博古圖載周仲僖父鼎銘曰。維王五月。故敦銘曰。維王十月。是每月皆書王也。此惟春三月書王。餘月可以例推。必兼書王二月王三月者。明改商正二月夏正三月也。此春秋文外之意。蓋周公舊典則然。按當時文誥。或有每月書王之體。而春秋止書二月三月者。則春秋之義。所以爲通三統。張法者也。舊疏。二月有王。卽此。三月有王。定元年春王三月是也。○注王者至觀之。○白虎通三正云。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謹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先祖。論語曰。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得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黻。言微子服殷之服。助祭于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建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謹案。治魯詩章元成。治易施肇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聞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與左氏說同。鄭駁之曰。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樂祭。其先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郊特牲云。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卽師法之義。恭讓之禮也。詩商頌譜云。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二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疏。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夏之篇章。既已泯棄。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恪。著爲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漢書劉向傳。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向習穀梁說。是亦與公羊同。繁露三代改制云。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又云。然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未應。正內而外應。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此公羊先師之義也。漢書梅福傳。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傳又云。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論語爲政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又季氏篇。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又衛靈公篇。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書召誥云。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亦皆以師法謙讓也。通義云。王者謂文王也。而又以爲通三王之正者。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先王治天下之大法。雖文王不是廢。周公制官禮。周之孟春。謂之正月。夏之孟春。謂之正歲。則存三統者。猶文王之意也。繼周而王者。當反寅正。故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將作春秋。以爲後王法。顧不可更魯歷之日月。但可託其意於此。書王二月者。若曰。是文王所因地布教之月。後有以地統爲正者。宜取爲正也。書王三月者。

若曰是文王取敬授人時之月。後有以人統王者。宜取爲正也。然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正以三正不共。春施王於春上。則存三統之義不顯。

己巳日有食之〔疏〕

漢書劉向傳引有日有蝕之。左傳釋文。本或作蝕。食蝕通。漢書五行志。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日食二日也。包氏慎言云。據歷爲三月之朔日。公羊傳例。言日不言朔者。或二日食。或晦。

日食。何休公羊注。以此爲二日。小二月則己巳爲三月二日。非二月之二日也。穀梁傳例。言日不言朔。食晦。大正月二月。則己巳爲二月晦。於傳例亦合。劉歆以爲正月二日。徐邈注。穀梁。又以爲正月晦日。經繫之于二月。杜氏長麻。以爲二月朔。均與殷歷不合。經三月有庚戌。據歷二月之十二日。四月之十三日。皆庚戌。三月無庚戌也。元史麻志。姜岌校春秋日食云。是歲二月己亥朔。無己巳。似失一閏。按依歷正月小己巳朔。二月大戊戌朔。三月當戊辰朔。則己巳正二日。與公羊例合。但不當在二月耳。

何以書〔注〕諸言何以書者。問主書〔疏〕

注。諸言至主書。○舊疏云。今直言何以書。上無所據。則是問主書。故如此解釋。例云。董生有言。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文

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又曰。春秋無達辭。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人。以是知春秋之爲道屢遷。而其義必有所專。主其爲文。周流空貫。不言之眇。皆在深察。一言之發。衆例具舉。此春秋主書之義也。故上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注。主書者。不及事也。又祭伯來。注。主書者。以罪舉。鄭伯克段于鄆。注。主惡以失親親。故書之。又。公子益師卒。注。主所以卒。大夫明君當隱痛之。皆主書之例也。春秋正詞云。春秋書天人內外之事。有主書以立教也。然後多連而博貫之。則王道備矣。記

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諸侯初僭。魯隱係獲。公子翬進

諂謀〔疏〕

注。異者至者是。○白虎通災變云。異言之怪也。先發感動之也。又引援神契云。行有點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漢書翼奉傳云。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詩疏引鄭駁異義。

引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異。明謂此爲非常爲春秋示義也。按日食可以推算而得。而何氏注及漢五行志所載董仲舒劉向等說等俱以爲災異者。漢書孔光傳云。日有食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明天與人相應也。故十月之交疏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人君位貴居尊。恐其志移心易。聖人服之靈神。作爲鑿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於下土。忽爾殲區。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咎。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爲勸戒。使知達之主。識先聖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但天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爲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以期於大通而已。繁露二端云。不分二端之所從起。未可與論災異也。小大微著之分也。夫求微細於無端之處。誠知小之將爲大。微之將爲著也。春秋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然書日蝕。星實。有墜。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隕霜。不殺草。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有鸛鶴來巢。春秋異之。以此見悖亂之徵。是小者不得大。微者不得著。雖其本末亦一端。孔子以此效之。吾所以貴微重始是也。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然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注後衛至詔謀。○衛州吁弑君。在四年春。諸侯初僭。下五年。初獻六羽。傳。譏始僭諸公也。魯隱係獲。下六年。鄭人來渝。平傳。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是也。公子翬進詔謀。下四年。翬帥師伐鄭。傳。公子翬詔乎隱公是也。按漢書五行志。引劉向董仲舒。以爲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魯宋成。弑君。又引京房易傳。推隱三年之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弑君。從中成之形也。後衛州吁弑君而立。五行志所推事變。與何注大同小異。皆陰陽之象。以意言也。志又云。左氏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劉所據者。夏正。夏正月。周三月。與殷麻合。又云。凡日有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以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政。蓋吉凶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弑其釋文。作殺其云。申志反。下殺其君同。

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

〔疏〕舊疏云。或日者。卽此是也。或不日者。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或言朔者。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按。或不言朔。亦此是也。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

食正朔也。〔注〕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外疆內虛。是故日月之行

無遲疾。食不失正朔也。〔疏〕經義述聞云。謹案。正當也。廣韻。正當也。食正朔也者。日之食當月之朔也。正之言貞也。廣雅云。貞當也。下文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

者。朔在後也。皆謂日食不與朔相當。則此食正朔。謂不前不後。當朔而食明矣。古人多謂當爲正。言食當月朔也。而解者曰。食不失正朔也。則於正上增不失字矣。按王氏之說。較注訓直捷從之。○注桓三至朔也。○舊疏云。外疆。謂外有威嚴。其民臣望而畏之內。慮者。虛心以受物。正得爲君之道。故食不失正朔。按桓三年下注云。是後楚滅穀。鄧上僭稱王。仍爲異者。彼明天人感應之故。此明日食之理。義各有主。不相妨也。緣日月食皆其常。聖人特假天道以設教耳。

其或日。或

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疏〕通義云。古麻用平朔。或有大月之晦。日已合辰。有承小月之後。而合辰於二日者。故日食不恆在朔也。

失之前者。朔在前也。〔注〕謂二日食。已巳。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暴急。外見畏。故日行疾。月行遲。過朔乃

食。失正朔於前也。〔疏〕注謂二至是也。○臧氏琳經義雜記云。五行志。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二日。此西漢儒說公羊之言。傳無此文。何注謂二日食是也。劉子駿言。左氏以爲二日。與公羊說

同。惟杜云。今釋例以長麻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與古義不合。穀梁傳謂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亦與公羊殊。通義云。据宣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下有己巳。齊侯元卒。則丙辰非晦明矣。穀梁爲短。按楊疏引徐邈說。穀梁以晦爲前月

之晦。並宣十年及十七年六月癸卯皆是。蓋穀梁經師有此說也。○
注此象至行遲。○日者君象。故以日行之遲疾。喻君之暴急懦弱也。

失之後者。朔在後也。〔注〕謂晦日食。

莊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此象君行懦弱見陵。故日行遲。月行疾。未至朔而食。失正朔於後也。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覩也。故疑言日有食之。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不傳天下異者。從王錄內可知也。〔疏〕

注謂晦至是也。○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公羊傳曰。食晦。蓋亦公羊先師說。故何氏從之。通義云。五行志曰。凡春秋日食三十六。

穀梁以爲朔二十六。晦七。夜二。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蓋穀梁所謂夜者。公羊曰。晦。穀梁所謂晦者。公羊曰。二日。穀梁所謂二日者。在桓十七年。公羊併入朔數。唯文元年二月癸亥。今公羊經有朔字。則當爲朔二十八。二日六。晦二。與漢志稍異。○注此象君行懦弱。○諸本儒作懦。校勘記云。儒當僕之譌。此僕弱正字也。說文人部。僕。弱也。可證。釋文。懦。乃亂反。又乃臥反。据音知本从僕。今亦訛从需。○注不言至食之。○校勘記。鄂本月食下有之字。是也。之字謂日也。無之字。則疑說春秋不記月食矣。又云。言日鄂本作言曰。是也。不敢正言月食日。故疑言之。日有食之而已。監本形作刑。誤。按說文月部。有不宜有也。春秋傳。日月有食之。从月。段氏玉裁注云。日下之月。衍字也。此引經釋不宜有之。指亦即釋从月之意也。日不當見食也。而有食之者。孰食之。月食之也。月食之。故字从月。詩十月之交云。日有食之。箋云。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明日爲君陽。月爲臣陰。今日而食。故書以示義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說文有不宜有也。引春秋傳。日月有食之爲證。按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有字从月。不从日。叔重乃似未讀春秋者何故。曰。漢儒說春秋。以爲有者不宜有之詞。如有蜚。有蜚。有鸚鵡來巢。有星孛入于北斗之類。皆是。日有食之。月食之也。不言月食。而曰有食之者。扶陽抑陰之義。亦見其不宜有也。說文有从月以月食日。

爲不宜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己意足成其義。如圍升雲牛有牛無。本解洪範曰圍之文。而後人乃以圍圍升雲爲句。以爲以書竊意。此文當云。春秋傳曰。日有食之。月食之。後人妄有改竄。遂失其旨耳。春秋不書月食。三尺童子知之。以爲五經無雙之大儒。而復不省憶。必不然矣。阮氏元擊經室集云。日有食之四字。自是唐虞以前恆語。有字从月。說文曰。日有食之。不宜有也。此自是唐虞以來相傳之故訓。不然。堯典內有字。何以造从月哉。造字之後。直至周詩。始見日有食之之句。而孔子春秋內。凡日有食之。皆用古法書之也。○注孔子至寡尤。○論語爲政文。穀梁傳。其不言食之者。知其不可知也。亦卽闕疑寡尤之意。○注不傳至知也。○校勘記。鄂本錄內作內錄。按舊疏亦云。彼不從王內錄者。當据以訂正。以梁山沙鹿。皆非魯竟。故傳謂爲天。下記異。日食魯亦同。之故從王魯錄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注〕平王也〔疏〕

注平王也。○据麻。三月無庚戌。當爲四月之十四日。史記周本紀。於是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卽位。五十一年平

王崩。凡葬皆顯其諡。此無葬文。故云平王也。

何以不書葬〔注〕据書葬桓王〔疏〕

注据書葬桓王。○莊三年五月葬桓王。是也。

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

也〔注〕至尊無所屈也〔疏〕

通義云。天子有記葬者。則如文九年所云。按彼云。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是也。說苑修文篇引此傳說之云。必其時奈何。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

而殯。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殯。二月而葬。皆何以然。曰。禮不豫凶事。死而後治。凶服衣裳。修飾棺槨。作穿窆宅兆。然後喪文成。外親畢至。葬墳集。孝子忠臣之恩厚備盡矣。○注至尊無所屈。○儀禮喪服斬衰章。諸侯爲天子。傳曰。

天子至尊也。禮記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通典引馬融注云：天下所尊，故曰至尊。此與君父傳皆曰至尊，皆無所屈也。無所屈，明葬時同軌宜畢至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注〕

存在〔疏〕注存在○孟子告子云：雖存乎人者，注存在也。爾雅釋訓：存存在也。釋詁注：存即在也。

不得必其時也〔注〕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

奔喪，不得必其時，故恩錄之〔疏〕

通義云：文王之法，諸侯請諡於天子，乃得葬。又或有故，當越紼而從王事，故云爾。注設有至錄之○舊疏云：不言天子崩者，舉輕以明重也。白虎通崩服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已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

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奔，不得必其時葬也。通典引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卽位，乃奔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以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計校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報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鄭駁之云：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亦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門外之制，義掩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制，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以卑廢尊，與眭生說同。然則白虎通許叔重並主公羊說，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爲之，節文孝子之心，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劉向習穀梁，以嗣子在喪，不奔喪。蓋眭生說所本也。故定元年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弔，魯人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親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弔，明旣不可使大夫，又不能親奔，故無弔禮也。而公羊以爲嗣子在喪，有奔喪之禮。

者以己之親亦天子之臣蓋亦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意因有不得必其時之事故書葬以錄恩也

曷為或言崩或言薨

〔疏〕或言崩此云是也或言薨下十一年書公薨是也

天

子曰崩〔注〕大毀壞之辭〔疏〕

注大毀壞之辭○御覽引說題詞云天子曰崩崩之為言殞也白虎通崩薨篇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為言慟然伏僊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

即大毀壞之義也御覽又引說題詞云天子曰崩崩之為言殞也殞字譌白虎通慟字不見字書釋當為隕故為毀壞詞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禮記曲禮天子死曰崩注自上顛壞曰崩疏譬若天形墜壞然則四海必觀古王者登假也則率土咸知故曰崩諸侯曰薨〔注〕小毀壞之辭〔疏〕注小毀壞之辭○釋名釋喪制云薨壞之聲也白虎通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為言

奄也奄然亡也諸侯一國所繫比於天子為小故云小毀壞說題詞云諸侯稱薨薨之為言奄然而亡曲禮云諸侯曰薨注薨顛壞之聲疏薨者崩之徐聲也正小毀壞之義

大夫曰卒〔注〕卒猶終也

〔疏〕

注卒猶終也○白虎通云大夫曰卒卒之為言終於國也說題詞大夫曰卒精輝終絕卒之為言絕於邦也說文作殓見步部作卒者段借字也曲禮云大夫曰卒注卒終也

士曰不祿〔注〕不

祿無祿也皆所以別尊卑也葬不別者從恩殺略也書崩者為天下恩痛王者也記諸侯卒葬者

王者亦當加之以恩禮故為恩錄〔疏〕

唐石經士曰不祿缺○注不祿無祿也○曲禮士曰不祿注不祿不終其祿疏云士祿以代耕而今途死是不終其祿釋名云士曰不祿不復食祿

也說題詞云士曰不祿為身消名章也○注皆所至卑也○白虎通云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死生也曲禮注皆所以別尊卑也通義云鄭康成曰異死名者為人喪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注葬不至略也○禮記檀弓云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由死

至葬日漸遠，哀漸殺，因無異稱，故云從恩殺錄也。○注書崩至者也。○白虎通喪服云：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寶，莫非人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又崩薨，天子崩，遣使赴諸侯，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痛哭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天下恩痛之義也。○注記諸至恩錄。○白虎通崩薨云：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贈之禮，故下八年傳云：卒赴而葬，不告注，赴天子也。緣天子哀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痛不能不具以告也。周禮宰夫之職，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注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贈也，器所致明器也。又大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注哀，謂親者服焉，疏者含，承上邦國言，知亦據諸侯言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疏〕

四月無辛卯，厥為五月之二十五日。尹氏，左氏作君氏，荀子大略云：堯學于君囑，注君囑，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君尹易混，三傳岐誤，故說不同也。昭二十二年左傳：王入于尹杜。

注尹氏邑，大事表云：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即古尹城，則與王入于尹無涉。

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注〕

以尹氏立王子朝也。〔疏〕注以尹至朝也。○其稱尹氏，在昭二十三年。

何〔注〕据宰渠氏官劉卷卒名。〔疏〕

注据宰至卒名。○見桓四年夏及定四年秋。

貶曷為貶。〔注〕据俱卒也。〔疏〕

注据俱卒也。○舊疏云：据劉卷言之。

譏世卿。〔注〕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

〔疏〕

注世卿至繼也。○荀子經國云：有天下者之世也。注世，謂繼也。國語吳語：吳國猶世，章注：世繼世也。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史記注引唐固云：父子相繼曰世。國策秦策：所世監門子高注：父死子繼曰世。國語晉語：世及武子，章注：父子為世。

○注貶去至氏也○氏者校勘記云宋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者作言當據正曲禮疏引干寶周禮注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漢書劉向傳是後尹氏世卿而專志

世卿非禮也〔注〕禮公卿大

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

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

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

〔疏〕

繁露王道云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漢書魏相傳相因許伯奏事云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顯權皆危亂後漢書樂恢傳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世位

大夫不世安法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以男生內鬻有留家之義女生外鬻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効也詩疏引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故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尙書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世祿也三傳之說大指皆同公穀譏世卿非禮自謂不得世位耳卽孟子告子篇所云仕爲世官趙注仕爲大臣不得世及之意也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左氏家所說禮記禮運所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也若然詩小雅序云刺絕功臣者蓋果有大功亦得世位故書盤庚云世選爾勞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也是也○注禮公至用之○繁露精華云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

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又十指云。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又立元神云。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說苑君道云。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而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又建本云。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漢書王吉傳。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驚。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卽此譏世卿義也。○注卿大至威權。○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爲其專權傾覆國家。又慮子孫庸。不任輔政。妨塞賢路。故不世位。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荀子君子云。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之謂也。通義云。周之命官。或曰人。或曰師。或以掌司典職冠所事。唯世其職。乃曰氏。然三百六十之屬。以氏名者。財四十有四。而其位貴者。不過中大夫。則知卿之義不得世也。古者有世祿無世卿。世祿故故舊不遺。不世卿。故選不失賢。○注故尹至其本。○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注。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是也。崔氏世者。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又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是也。弑君不書氏。示貶者。弑君之賊書名。所以絕之也。潛研堂答問云。尹氏立王子朝。在昭公之世。而書尹氏卒於隱之策。崔杼弑君。在襄之世。而書崔氏奔衛於宣之策。此卿不得世之義也。漢書張敞傳。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云。疾其末則正其本者。繁露度制云。凡百亂之源。皆出嫌疑。纖微以漸。淺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防之。聖人之道。衆隄防之類也。又正貫云。故志得失之所從生。而後差貴賤之所始矣。又十指云。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則得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王子朝弑君。事變之所至也。豫譏之隱。宣之經。則治之義也。故論語學而曰。君子務本。繁露重政所云。不及本所從來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也。○注見譏至絕之。○過。

毛本監本同。宋本鄂本元本作過。舊疏云過即崔氏出奔衛。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卒即此文是也。則舊疏本自作過。按過專謂崔氏出奔衛。卒即此也。若尹氏立王子朝當文已絕無庸逆說也。所以必因過卒絕之者亦所謂因行事而加吾王心焉義也。○注明君至無罪。○惠氏棟云荀子多用案字。案者考也。漢書賈誼傳案之當今之務是也。孟子梁惠王篇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趙注謂選其臣防比周之弊。鄉愿之徒論語曰衆好之必察焉。又云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注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潛夫論忠貴云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繁露天地之行云降霜露所以生殺也。爲人君者取象於天也。故任賢使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爲剛也。考事實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新序君道云太公曰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王曰善哉。左傳云賞不僭而刑不濫亦此意。舊疏引舊云言不能退無罪者謂不能退使無罪非其說是。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

〔注〕据原仲不卒。〔疏〕

注据原仲不卒。○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經不書原仲之卒是也。外大夫卒見於經者三。此及文三年王子虎定四年劉卷當文有解無庸逆說。

天王崩。

諸侯之主也。〔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饋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

加禮錄之。故爲隱恩錄痛之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疏〕

穀梁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於天子之崩爲魯主也。故隱而卒之注隱猶痛也。周禮大

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然則尹氏時在職而詔魯人之弔者。鄭周禮注云詔相左右教告之也。疏諸侯爲天子斬其有哭位周旋躡踊進退皆有禮法須有助而告教之也是也。通義云蓋王喪主訝喪賓者以其新與接有赴用之禮故得錄卒。

知非主為譏世卿書者。魯史本有其卒。但舊文書名。今更之曰尹氏。則君子所託新義焉耳。凡治春秋者。當以此義求之。○注時天至奔喪。○舊疏云。魯隱奔喪不書者。蓋以得其常故也。若遺大夫往。則書之。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是也。彼傳云。我有往者則書。注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是也。○注恩隆至錄之。○舊疏云。言隱公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其僨贊之人也。按尹氏僨贊隱公。即為恩隆於王者也。舊疏非。○注日者至恩禮。○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故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又云。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蓋尹氏新與魯接。恩隆王者。即當恩錄之。故書日。比內大夫著王者。當有恩禮。即贈賻之屬。非所謂恩隆王者。則加禮加其僨贊之人也。蓋春秋託王於也。魯

秋。武氏子來求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脫子。後刮磨改補。故此行十一字。

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注〕据宰渠氏官。仍叔不稱氏。尹氏

不稱子。〔疏〕

注据宰至稱子。○宰渠氏官。見桓四年。仍叔不稱氏。見桓五年。尹氏見上。

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注〕時雖世大夫。

緣孝子之心。不忍便當父位。故順古先試一年。乃命於宗廟。武氏子父新死未命。而便為大夫。薄

父子之恩。故稱氏言子。見未命。以譏之。〔疏〕

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使之非正也。亦此父卒子未命之意也。范云。

時平王之喪在殯。因先王之喪在殯。故嗣子不得命大夫也。○注時雖至父位。○詩小雅裳裳者華。序云。刺絕功臣之世。書盤庚。世選爾勞。蓋不世位者。春秋之法。當時王朝列國。自世大夫也。故詩疏引鄭箋。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仍據當時實事言也。白虎通爵篇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臣無自爵之義。繁露觀德云。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是則先君新死。嗣子不受爵命。有二義。一則不忍當父位。一則臣無自爵也。諸侯大夫士一也。惠氏士奇禮說云。武氏子。仍叔之子。皆門子也。門子未爵命。故周禮無官。然代父從政。聘問列國。儼然大夫矣。故鄭伯盟于戲。六卿及門子皆從。子孔爲載書。大夫與門子弗順。入參謀義。出列會盟。位亞六卿。勢傾執政。豈非族大。寵多。使然與。周書皇門篇。其有大門宗子。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則先王之所以育門子。與。門子所以效忠於王室。濟濟一時之盛。可想見矣。燕義有諸子官。康成謂門子將代父當門庶子。猶諸子副代父者。諸子職云。國子存遊倅。遊者貴遊倅者副倅。然則門子爲正國子副之。蓋卿之側室大夫之貳宗與。○注故順至宗廟。○通義云。時雖世大夫。亦俟三年喪畢。乃即先君廟而命之。禮記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又周禮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償。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此則不因常祭之日者也。其祭統在一醑尸之後。○注武氏至譏之。○通義云。武氏子未沒父喪。未受命爲大夫。稱子者。猶繫於父之詞也。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墜三年之中。恆若父存。故義繫於父也。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父卒未命而見使。使之者。與有失焉。故成四年。鄭伐許。注。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與此書武氏子同義。繁露竹林。說鄭伐許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卽以喪舉兵也。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通義又云。仍叔之子。其父。此不字其父者。別乎父在。也不加之者。彼言仍叔子。則嫌是一人。曰武氏子。則無嫌也。春秋之稱言也。無所苟而已矣。

何以不稱使〔注〕

据南季稱使〔疏〕

注据南季稱使○下九年
天王使南季來聘是也

當喪未君也〔注〕當喪謂天子也。未君者。未三年

也。未可居君位稱使也。故絕正其義。與毛伯同〔疏〕

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范注。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左傳云。王未葬也。杜云。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

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彼疏引蘇氏云。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按二經書法相似。義無二致。即左傳所云。亦無定例。蘇氏強為分解。非也。○注當喪至伯同。○當喪。謂桓王也。未君。為未三年者。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稱子也。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是未君者。未三年也。春秋說云。求賻求金。皆不稱使。或曰。未葬。或曰。未三年。二說孰是。曰。天子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命。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及遣使諸侯哉。既葬除喪。杜預之說悖矣。白虎通爵篇。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然則未三年。臣下君之。已不忍自君。即不得稱使。故絕使之稱。以正君臣父子之義。

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以

說二事。不問求賻〔疏〕

注不但至求賻。○校勘記云。浦云。定二年疏引此注。無二以字。哀三年疏引此注。無上以字。按二以字皆衍文。當據定二年疏刪正。舊疏云。上二事者。即父卒子未命。當喪未君也。嫌仍問二

事也。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注〕主為求賻書也。禮本為有財者制。有則送之。

無則致哀而已。不當求。求則皇皇傷孝子之心。〔疏〕

繁露玉英云。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賻求金。皆為大惡而書。穀梁

傳求之者非正也。注喪事無求而有贈賻。○注禮本至之心。○孟子公孫丑篇。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趙注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爲悅也。則何氏不當求之意也。翟氏灑四書考異云。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焉。有其禮無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孟子所言乃卽受之於子思者。

蓋通于下〔注〕云爾者嫌

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疏〕

舊疏云。蓋詰爲皆。若似蓋云歸哉之類。或者不受於師。故疑之。盧校云。若下疑脫。襄五年傳云。蓋舅出也。

九字彼疏亦引此文。段云。蓋詰爲皆句絕。若似蓋云歸哉之類者。小雅蓋云歸哉。箋云。蓋猶皆也。此以雙聲爲詰訓也。上下皆不當求。故謂之皆。襄公與鄆世子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故亦曰皆。而同用蓋字。盧文弨云。此有脫非也。然則蓋通於下者。謂皆通於下。明皆不可求。故注云。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也。周禮宰夫云。凡邦之甲事。掌其戒令。注。凡喪始死。而用含。禭。葬。而贈。其閒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彼謂天子加禮諸侯之事。注引春秋文。明諸侯亦不當求也。舊又引或者一說。則以蓋爲疑詞。似不如前一說直捷也。通義云。言爲臣下者。亦通有讒也。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詞也。交讒之是也。涉穀梁爲說。非何氏義。蓋通言上下不當求。故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因不合求。故抑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注〕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

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宋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

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是也〔疏〕

史記宋世家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九年八月庚辰穆公卒按八月無庚辰厥爲七月之十五日九月之十六日通義云終春秋錄卒葬者凡十有四

國宋陳蔡衛晉齊爲大國鄭曹雖伯爵而尊同雖亦從大國之例此八國者皆卒日葬月其略之者有所貶也其不書葬者或以罪絕或以諱歿或以弑而賊未討故各有義也小國之例恆始略末錄進之以漸故邾婁始見於莊十六年克卒不日至廿八年丁未邾婁子瑱卒日卒不葬自是以爲常昭元以後乃日卒時葬滕始見於隱公之篇月卒不葬成公以後日卒不葬昭公以後日卒時葬杞始見於僖公之篇月卒不葬襄公以後日卒時葬秦始見於文公之篇時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三國皆至哀公乃日卒月葬許當僖公之世新臣始見時卒時葬文公以後率日卒時葬至鄭滅許成再立國乃復時卒時葬薛在莊公之篇月卒不葬昭公以後時卒時葬唯獻公錄日焉書卒不書葬者三國吳也楚也莒也吳楚之不葬黜其僭也莒之不葬其君無諡也○注不言至內也○范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此本公羊爲說而又未知蓋從蓋春秋王魯理合如王稱崩聖人畏時遠害不敢逕改故貶外言卒起與魯異也越絕書云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強者爲君南夷與北夷交爭中國不絕如線矣臣弑君子弑父天下莫敢禁止於是孔子修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諱也雜記疏引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于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也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案士虞禮曰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者終也是終歿之詞也鄭駁之云按雜記上云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其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赴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詞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則何氏此注正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合通典引石渠禮議云聞人通漢問曰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

小君不祿。大夫死，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聞人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詞也。孝子諱死曰卒。按雜記：君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鄭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諱也。此鄭說君夫人稱不祿，謙退同土之義。又注曲禮：諸侯曰薨。云：史書策詞，然皆不可通之。春秋書卒之義，春秋書外曰卒，自係尊內卑外，與赴告及史冊所稱無涉，不得據以相難。襄鄂本作喪。○注宋稱至臣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實在位，謂丹朱也。禮疏引鉤命決云：不臣二王之後者，謂觀其法度，故尊其子孫也。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詩商頌譜云：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之，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之義也。繁露三代改制云：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又下五年傳：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是也。○注詩云至是也。○詩周頌有客篇文也。毛詩序云：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冬十有一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疏〕

杜云：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京相璠土地名：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

步。蓋水瀆流移，故側岸也。水經濟水。又北過臨邑縣東。注：水有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門。引左傳云：鄭車債濟，卽於此。通典以漢臨邑故城在盧縣東，今在平縣境，是其地也。於漢亦屬濟北。

癸未葬宋繆公〔疏〕

包氏慎言云：按十二月無癸未，麻爲十一月之二十日。庚辰爲宋繆公之卒日，癸未爲宋繆公之葬日。公羊傳例：諸侯以五月葬者不書日，其書日者非過時卽不及時。繆公葬當五月之時而書

日，傳云：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十一月之去七月亦五月，疑經傳寫誤。七月爲八月，十一月爲十二月。若自非誤，則四年之二月又不得戊申，今從麻排次之，其不合者姑缺焉。繆左氏作穆，後放此。史記魯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孟

子公孫丑篇。昔者魯繆公。音義。繆音穆。萬章篇。以要秦繆公。音義同。禮記檀弓云。繆公召縣子而問焉。又大傳云。序以昭繆。注。繆。讀曰穆。是古音通用也。又史記鄭世家。漢書古今人表。皆作繆公。陳樹華云。凡謚法穆者。史記漢多作繆。蓋古字假借也。

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注〕不及時。不及五月也。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禮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渴。喻急也。乙未葬齊孝公是也。〔疏〕注不及至月也。○諸侯五月

不及時。卽下注所引葬齊孝公是也。僖二十七年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甫三月也。○注禮天至姻至。○舊疏云。皆隱元年左傳文。按白虎通崩薨篇。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說苑修文云。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畢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畢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畢至。劉向班固何君。皆不習左氏。恐古禮有是語。故依用焉。王制注云。尊者疏。卑者速。故有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殊焉。同軌畢至者。左傳疏引鄭元服虔。皆以軌爲車轍也。禮記中庸云。車同軌。明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同軌畢至。海內皆至也。同盟至。謂同盟會者。故亦曰同會。至禮記曲禮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又云。涖牲曰盟。古者將朝天子。必先會於隙地。故或有會盟之事也。同位者。謂同在列位。故亦曰同朝也。王制疏云。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是踰越一月。故士言踰月也。左疏引何氏膏肓云。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又引蘇寬說。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何氏此注。既分三月踰月。自宜亦如鄭蘇之意。而作膏肓。又據王制駁左氏。或膏肓書成在先。作注時未及更正。與外姻

謂母妻之黨。爾雅釋親所云。婿兄弟。姻兄弟是也。○注孔子至故也。○舊疏云。檀弓下篇文。云孔子曰。之下無禮字。則何氏引有矣。各本皆脫。今據疏文補。白虎通崩薨云。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引檀弓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孔子卒。以所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按國君葬禮。儀禮未詳。其散見禮經傳記者。禮記雜記。升正柩。執紼五百人。四綽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此朝祖奠之禮也。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紉。六。齊。五。采。五。貝。黼。鑿。二。黻。鑿。二。畫。鑿。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禮器。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鑿。此飾棺之禮也。雜記。遣車視牢具。鄭注。諸侯亦大牢。包七个禮器。諸侯三重。注天子葬五重者。抗木與茵。也。檀弓。國君七个。遣車五乘。此陳明器之禮也。周禮喪祝。及祖。飾棺。遂御。小喪亦如之。禮記曾子問。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此祖奠之禮也。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六曰誅。曾子問。諸侯相諡。此諡誅之禮也。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鄭司農云。披。扶持棺殮者也。諸侯旁八。喪大記。君葬用輅。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此極行之禮也。家人。共喪之窆器。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君封以衡。君命毋諱。以鼓封。家人。凡諸侯葬於墓者。爲之蹕。均其禁。此窆之禮也。見李氏貽德左傳買服注輯述。○注渴喻急也。○釋名釋喪制云。日月未滿而葬曰渴。謂欲速葬無恩也。廣韻十四秦引公羊傳云。不及時而葬曰渴。愒也。苦蓋切。則所據公羊作愒。潛研堂答問云。說文渴卽渴葬之渴。按說文弦部。愒。不成遂急之也。从弦省。曷聲。讀若瘞。彼云不成遂。猶言不成就也。因之。急戾是謂愒。汪氏中經義知新錄云。釋名。日月未滿而葬曰渴。馬援傳。裁買城西數畝。藪葬而已。藪葬。卽渴葬。藪。渴語之轉。漢書注以藪爲草。非也。

宣公是也〔疏〕

注慢葬至葬也。○校勘記云。鄂本。闕本。監本。毛本。皆作慢薄。疏標起訖同。按解云。善但自慢薄不依禮。恐因此誤葬爲薄。按以薄釋慢。猶以急釋渴。宋本非也。釋名釋喪制云。過時而不葬曰慢。謂傲慢不念早安。

神也。取義與此殊。○注八月葬蔡宣公。○毛本蔡誤祭。葬蔡宣公事見下八年。彼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八月卽葬。是不待五月。故爲慢薄不以禮也。

過時而日隱之也。〔注〕隱。痛。

也。痛賢君不得以時葬。丁亥葬齊桓公是也。〔疏〕

注隱痛也。○詩柏舟。如有隱憂。傳。隱痛也。穀梁莊四年傳。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禮記檀弓下。哀戚之至。隱也。鄭注。隱痛

也。穀梁上尹氏卒傳。為魯主。故隱而卒之。范注。隱猶痛也。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明君當隱痛之也。○注痛賢至是也。○過時見僖十八年。齊桓公於僖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卒。至十八年秋八月丁亥日始葬。痛賢君不得以時葬。故過時而日也。

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疏〕

注解緩至是也。○說文心部。懈

怠也。解。假借字。詩烝民云。夙夜匪解。揚雄元后誄作夙夜匪懈。解緩猶怠緩也。葬衛桓公事見下五年。衛桓公於四年二月戊申為州吁弑。至五年四月葬。是為懈緩。故不日也。通義云。慢葬不能葬。皆謂無故而不用葬時之正者。不日者。從失禮略也。渴葬有故而報葬者也。禮。卜葬先遠日。故日之以志其遠近也。過時而日者。痛其遭遇禍變。至於此日而後得葬。是以日之也。若然。衛桓公亦係遭變過時而不日者。衛桓既不如齊桓之賢。州吁於九月已討。十二月立晉。國本已定。直至四月始行先君葬事。故貴其解慢也。當時而不日。正也。〔注〕六月葬陳惠公是也。〔疏〕

注六月至是也。○定四年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是也。

當時

而日。危不得葬也。〔疏〕

舊疏云。卽此年宋公和卒。十二月癸未葬。宋繆公注。不言者。以下有問可知也。穀梁傳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范云。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繁露玉英云。非其位而卽

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之。宋穆公是也。通義云。水火兵寇。危之小者也。適嗣不定。國有爭禍。危之大者也。三朝記曰。立子設如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志。若宣公穆公世濟其讓。後猶有爭況。乃私愛亂適。以開觀親者乎。易戒膠鬲堅冰。至疾其未者。貴正其本。是以宋有馮之弑。而危之於穆公之卒。齊有無知之弑。而危之於僖公之卒。晉文公妃匹不正。後有公子雍之難。衛襄公既歿。乃議廢輓立元。是二君者。春秋亦皆危之。人君尊本重統。卒葬者君位之終始。春秋於是示

大經大法。俗儒橫譖葬不葬。非褒貶。日不日無義例。君子之修春秋。垂教云乎。豈日記事云乎。

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

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蓋終為君矣。〔注〕與夷者。宣公之

子繆公者。宣公之弟。〔疏〕

史記宋世家。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經義述聞云。解曰。若如也。言吾愛與夷。則不止如女而已。言其甚也。謹案傳意。是謂與

夷雖我所甚愛。而不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今乃愛與夷。不如愛汝。則是愛之不甚。非其語意也。今按與夷字。女字。當是上下互譌。尋文究理。蓋本作以吾愛女。則不若愛與夷。寫者錯亂耳。作疏者不能釐正。乃云不止如女。以曲成其意。按傳云。不若。未嘗言不止者也。且上下兩言不若。皆謂不知。何獨於上不若。解為不止者乎。蓋所見已是誤本。故強為之說。而終不可通也。蓋者爾雅釋訓云。曷。益也。郭注。益。何不也。言何不終為君也。與論語云。盡各言爾志之盡同。〔注〕與夷至之弟。○宋世家云。宣公有太子與夷。又云。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注〕左師。官。勃。名也。〔疏〕宋世家。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欲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鄭。左傳所載亦大同。皆不見左師勃。蓋莊公弟也。〔注〕左師至名也。○通義云。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勃為左師。蓋在莊公之世。傳據其後稱之。

曰。爾為吾子。生母相見。死毋相哭。〔注〕

所以遠絕之。〔疏〕注所以遠絕之。○杜注。使公與夷復曰。〔注〕復報。〔疏〕注復報。○儀禮聘禮。復見之。以其摯。注復報也。周禮大司

馬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注復猶報也又宰夫諸臣之復注復之言報也

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

為社稷宗廟主也〔疏〕

經傳釋詞為猶以也僖十年穀梁傳里克所為弑者趙策所為見將軍者皆言所以也楚世家秦之所為重王者魯仲連傳秦之所為急趙策趙策並作所以故此所為不

與臣國亦謂所以不與臣國也納猶致也禮記曲禮納女子于天子注納女致女也納國即下文之致國也

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

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疏〕

且猶若也呂覽知士篇且靖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患矣齊策且作若是

此云且使子而可逐即若使子而可逐也呂覽去尤篇且組則不然謂若組則不然也燕策且尊所附之國重使必使王重矣且字亦與若同義

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

〔注〕爾女也可知者欲使我反國〔疏〕

注爾女至反國○詩雄雉百爾君子箋爾汝也故書湯誓爾無不信殷本紀作汝無不信也言宣公本欲我反國於與夷故不逐與夷

吾

立乎此攝也〔注〕暫攝行君事不得傳與子也謙辭〔疏〕

隱元年杜注云假攝君政疏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通義

云按史記繆公在位九年與夷立十年乃弑猶號殤公禮殤自年十九以下然則宣卒繆嗣時與夷甫生耳緣繆公本意俟與夷長乃復辟若成王幼周公攝阼然也故注云暫攝行君事也謙辭者穆公實已為君行即位禮猶自謂攝故云謙辭

終

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注〕馮與督共弑殤公在桓二年危之於此者死乃反國

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也〔疏〕

校勘記云馮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作馮殺音試今本亦改作弑宋世家云華督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

寧民華督政殺孔父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爲莊公通義云督弑與夷乃迎莊公而傳稱馮弑者馮在鄭鄭比欲納之反又不討賊蓋知乎弑者也潛夫論曰春秋之義責知誅率繁露玉英云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耶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臧孫許與督郤克同時而聘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齊避所蓋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注馮與至爭也○鄂本爭作事誤馮督共弑殤公卽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是也於此危之亦疾其未必正其本之義舊疏云至賢之君謂受國者正以與夷不賢故終見篡按注意非至賢之君云云自謂馮不賢耳言穆公若早與與夷以正君位不致被禍今死乃反國繼嗣不明而馮又非賢故不能不爭也舊疏非是桓二年注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亦此義

故君子大居正〔注〕明修法守正最計之要

者〔疏〕

漢書袁盎傳云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之道不得立弟

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乃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以爲刺殺兄子亦約此傳馮弑與夷之義通義云立適以長適子死則立適孫所以正體於上傳重於下是故周人世殷人及春秋雖有變文從質而此不從殷者撥亂世因時之宜後漢書注引東觀記和帝詔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太子國之儲嗣可不重與而左傳以宋宣公爲知人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鄙倍之

詞且子遭人弑。安能享國。以此爲義。豈大居正之君子所言。此故與公羊爲難。以殷禮有兄終弟及之道。實非義命也。欲破危不得葬之例耳。宋世家亦引此文。而論贊仍引公羊義正之。朱子亦以公羊爲君子大義。而斥此論之妄。卓哉是言。○注明修至要者。○宋本修作脩。繁露玉英云。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乎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明非王法所貴。故不正君子弗予也。

宋之禍。宣公爲

之也。〔注〕言死而讓。開爭原也。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外小惡不書。錄渴隱者。明諸

侯卒。王者當加恩意。憂勞其國。所以哀死閔患也。〔疏〕

宋世家。太史公曰。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又梁孝王世家。袁盎等以宋

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皆本公羊爲說。○注繆公至正也。○通義云。不責繆公者。善反正也。假令穆公遂立馮與夷。或弑馮。則墮其父之讓。成其子之惡。雖與夷賢終無禍。猶爲私其子。故君子以繆公之讓爲義。以宣之讓爲失正。桓二年注云。不舉馮弑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亦以繆爲功義也。○注外小至患也。○渴慢隱友不能葬。皆是小惡。而並書於傳聞之世。明王者當哀死閔患也。舊疏云。哀死者。卽慢之屬是也。閔患者。隱之是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文元年傳曰。葬曰會。言有天子諸侯之使。共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甲會之事。明禘之命。此常事。無所書。故但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則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知矣。徐氏雖不必從。公羊王魯之說。蓋魯於各國本有恩禮。故春秋卽本其事爲王者示法焉。

公羊義疏六

隱四年盡
五年秋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者何杞之邑也〔注〕以上有伐杞〔疏〕

杜云杞國本都陳留縣推尋事跡桓六年瀆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瀆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

城杞之瀆于杞又遷都瀆于疏引世族譜云杞似姓夏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瀆于成公始見春秋潛公六年獲麟之歲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孔疏雍丘與瀆于雖郡別而境連也按雍丘漢晉俱屬陳留今開封之杞縣也瀆于漢屬北海晉屬東莞今青州府安丘縣之瀆于故城也二地相去千有餘里不知孔疏何以謂郡別而境連沈氏欽韓左傳補正云杜以杞即都瀆于然州公亡國後僖十四年杞為淮夷所病遷緣陵始在齊東竟淮夷在徐方若杞先都瀆于無由為淮夷所病疑杞此時尚在雍丘此莒人伐杞杞乃紀之誤孔疏謂雍丘瀆于郡別而境連此尤孟浪不知方員者矣杜又云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大事表云自隱四年後地屬莒昭五年莒牟夷以奔魯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北有婁鄉城與安丘接壤一統志牟城在青州府壽光縣東北二十里婁鄉城在諸城縣西南四十里按杞此時尚未遷都緣陵仍在雍丘史記索隱引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去牟婁絕遠則牟婁不得為杞邑沈氏謂杞為紀之誤未為無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楚子伐宋取彭城不書〔疏〕

注据楚至不書○襄元年傳曰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

城以封魚石是也。下六年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亦書者爲久也。亦以深疾之也。

疾始取邑也〔注〕外小惡不書。以外見疾始著取邑。以自廣。

大。比於貪利差爲重。故先治之也。內取邑常書。外但疾始不常書者。義與上逆女同。不傳託始者。

前此有滅不嫌無取邑。當託始明。故省文也。取邑例時〔疏〕

此亦春秋之始也。穀梁傳曰。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范注。春秋之始疏云。外取

邑不志。今志之者。爲入春秋以來取地之始。故志之是也。○注外小至之也。○隱元年注。所傳聞世。外小惡不書。今責外取邑。故決之。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注。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蓋比之尋常小惡。差重。故治之也。○注內取至女同。○下十年取郟取防。僖二十二年取須句。襄十二年取詩之屬。是內取邑常書也。外但以疾始書。與逆女同例。卽上二年注云。內逆女常書。外逆女不書。但疾始不常書者。明當先自正。故略外也是也。○注不傳至文也。○十行本疏中標注。作傳不託始者。校勘記云。此誤倒。當據以訂正。閩本監本毛本亦倒作不傳。又云。按依疏云。何故不發傳。然則不傳者。言不發傳也。謂此應有託始之傳。而竟不發此傳也。十行本作傳不非也。按以宋滅郟。已在春秋前。故知不嫌無取邑事也。舊疏云。凡不託始之義有四。一則見其經而不託始。卽上二年注云。據戰伐不言託始。納幣不託始之屬是也。二則其大惡不可託始。下五年初獻六羽。傳云。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僭天子不可言。彼注云。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三則省文不假託始。卽此是也。四則無可託始。卽桓七年焚咸丘。注云。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是也。○注取邑例時。○舊疏云。卽下六年秋。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通義云。范武子曰。伐國及取邑例時。此月者。蓋爲下戊申衛君完卒日起也。凡例宜時。而書月者。皆緣下事當日故也。日必繼于月。故不得不書月。事實。莊先故不得後錄也。他皆放此。舊疏亦云。取牟婁雖在月下。不蒙上月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疏〕

二月書戊申月之十六日。州吁殺梁作祝吁。下同。說文卽部。翔呼雞。重言之。从卽。州聲。讀若祝。又桓五年。城祝丘。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作興州丘之役。祝州一聲之轉。弑

其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本作殺其音申志反。今本亦改作弑。按傳文或言殺君。經文無不言弑其君者。段曰。殺者。書其事也。弑者。正其罪也。差繆略云。殺君公羊皆作弑君。按唐石經公穀皆作弑。左氏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試。穀梁釋文。弑音試。舊作殺。按當作弑爲正。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凡春秋傳於弑君或云殺者。述其事也。春秋經必曰弑者。正其名也。弑其君。殺其君也。弑之言試也。殺於六書从殳。采聲。弑於六書从殺省。式聲。采在脂部。式在之部。脂之者古音之大判。彼此不相借也。故殺與弑音義迥殊。漢公羊經傳。段弑爲弑。斷無段殺爲弑也。凡三經三傳之用殺爲弑者。皆譌字也。凡經傳弑既譌爲殺。作音家從而爲辭。曰音試。曰申志反者。皆不合乎正誤之法。殺之不得音試。猶弑之不得音殺也。漢人之注經。正其誤字。曰當爲弑。果譌殺。則當正之曰。殺當爲弑。不當曰申志反而已。凡傳中記事。記言。曰殺某君者。時時有之。非必譌字也。惟其述經爲訓。則必依經曰弑。無有作殺者。如左氏傳書曰弑其君。弑其君之子是也。經文於殺諸侯。必曰弑。二百四十二年。凡書弑二十有六。春秋正名之書也。周公之典曰。放弑其君則殲之。正其名曰弑。定其罪曰殲。殲者。掌戮所謂膺焚辜肆也。惟其名正而後其罪定。書弑者。聖人所以殲之也。自漢之後。經籍譌舛。殺而譌弑者。且有之。弑而譌殺者。尤多矣。陸德明爲釋文。絕無裁斷之識。但於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發凡曰。弑本又作殺。同音試。凡弑君之例。皆放此。不重音。此何等大事。而謂聖人垂教之書。本無一定之字。可以蒙混書之。待讀者之定其字乎。

曷爲以國氏〔注〕据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氏公子〔疏〕

注据齊至公子。○文十四年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商人以庶弑嫡。自立與

州吁事近。故据以難。舊疏云。商人所以得稱公子者。以商人次正當立。其罪差輕。按弑君之賊。不得因次正未滅。蓋商人之凶逆。遜于州吁。左傳云。州吁有寵而好兵。強橫可知。

當國也〔注〕與段同義。日

者從外赴辭以賊聞例〔疏〕

注與段同義。○即上元年鄭伯克段于鄆是也。彼傳云：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注欲當國爲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此州吁上衛，亦以

州吁之凶逆也。通義云：隱桓莊之篇，外弑君者，四州吁無知，皆不言公子，督不言公孫，南宮萬不氏，蓋弑君之賊，王法所誅，大夫去氏者，絕其位也。去公子公孫者，絕其屬也。入所聞之世，亂臣賊子，比隨而立，已從託始見法，罪同可知。故里克以後，不復枚貶穀梁於州吁云：嫌也。弑而代之也。於公子商人云：不以嫌代嫌也。似未得其說而強說之。按史記注引賈逵說左氏云：弑君取國，故以國言之，不稱公子，然商人亦弑君取國者，何不曰齊商人弑其君舍乎？其說亦非。○注日者至聞例。○舊疏云：謂其君被弑，此君之臣，即以其日赴於天子諸侯，望其早來救已，是以春秋悉皆書日，故曰：日者從外赴辭也。言以賊聞例者，言以弑君賊聞于天子諸侯，例日如此，故下八年傳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何氏云：赴天子也。義亦通乎此。然公羊之例，合書則書，而言從外赴辭者，不合書則不書，其合書者，皆從外赴，緣卒日不得輒改也。其諸侯相殺同例，若子弑父，則不日。文元年注：夷狄子弑父，忍言其日，襄三十年注：中國子弑父，不忍言其日，亦略外之意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疏〕

杜云：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路史引嚴彭祖春秋圖云：清有二，一在鄆，隱四年遇于清者，一在濮。宣十二年晉宋盟于清丘者，土地名。東阿縣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

所謂清者也。水經注：濟水自魚山而北，逕清亭。東京相璠曰：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濟以爲國，即此水也。大事表在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北。又云：鄭箋詩云：衛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正義：濟自河北而南入于河，又出而東，楚丘在其間，西有河，東有濟，故曰：夾于濟水，齊所與分地，蓋齊衛分境之濟也。又清水亦謂之清，故清河縣有清亭。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

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姦宄。多在不虞。無故卒然相要。小人將以生心。故重而書之。所以防禍原也。言及者。起公要之。明非常遇也。地者。重錄之。遇例時。〔疏〕

下八年穀梁傳云。不期而會曰遇。周禮大宗伯職。冬見曰遇。後鄭注。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注古者至易也。○王制疏引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朝見天子。

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古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是。鄭用公羊義。按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傳云。以人爲菑。以臂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是遇禮之僅存者。然則遇禮視朝禮易略可知。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承上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亡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而言明遇禮與朝覲殊。鄭注謂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蓋亦差次周官之文。取其陰陽相同。以意言之耳。禮經唯朝覲禮尙存。遇唯見之公羊。朝則白虎通。諸侯不臣云。朝則迎之子。著與覲則待之。阼階不同。又曲禮所云。其宗則無文以言矣。公羊以四時朝見。皆曰朝者。書堯典。羣后四朝。禮記王制。五年一朝。又春秋凡諸侯相於。皆曰朝。是朝爲統名外。此則遇較朝爲略者也。杜云。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孔疏曲禮。未及期相遇。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周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鄩子。遇于防。此婦呼共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要之春秋之遇。自非周禮之遇。依公羊家說。自有遇禮。亦非魯宋所行之遇禮也。云朝罷卒相遇於塗者。校勘記云。解云。卽朝天子罷朝之時。相遇于塗。按于當作於。卒當作猝。惠棟云。朝罷朝詳見周禮注疏。按王制疏引鄭志。答孫皓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

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如鄭此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閒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下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也近者爲主遠者爲賓以別乎朝聘正禮本國爲主外至爲賓則此宜魯爲主宋爲賓矣禮經聘禮覲禮皆于廟故聘禮曰不曠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覲禮注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莊四年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遇在於塗雖無廟行禮其稱謂要自無殊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者也○注當春至原也○桓六年春正月寔來傳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明此非當朝罷朝之時魯與宋卒然相要恐生禍亂故書以譏之與譏寔來同義○注言及至遇也○通義云清地在鄭衛之界上詩所賦清人者也時宋公將會諸侯伐鄭公往要與相見故言及及我欲之也凡內書遇者三皆公要之若公爲諸侯所要則當如鄭伯會公子斐矣穀梁傳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范云今日內爲志非不期也按彼傳內爲志與公羊合志相得與公羊異魯隱有內難不知防汲汲與外諸侯遇宋亦有公子馮之禍而不知慎春秋兩責之故注特明其非常遇也若公不見要則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是也○注地者重錄之○隱元年注會盟戰皆錄地其所期處者重期也此不期而遇無期可重亦書地所以重其事所以防禍原故也○注遇例時○舊疏云卽隱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莊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及此之屬皆是僖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齊月者彼注云甚惡內是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

史記衛世家州吁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俱三國皆許州吁又宋世家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自立欲得諸侯使告于宋曰馮在鄭必爲亂

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卽此事也惟公羊以鄭段已死異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疏〕

通義云：再列宋公云云者，直言鞏帥師會伐鄭，則嫌與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文同，彼不及事，此及事。

須別異之也。鞏，史記魯世家作揮。左傳言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其疆可知。

鞏者何？公子鞏也。〔注〕以入桓稱公子。〔疏〕

注以入桓稱公子，即桓三年秋，公子鞏如齊逆女是也。

何以不稱公子。

貶曷爲貶。〔注〕据叔老會鄭伯伐許不貶。〔疏〕

注据叔至不貶。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是也。

與弑公也。

〔注〕弑者殺也。臣殺君之辭，以終隱之篇，貶知與弑公也。〔疏〕

穀梁傳：鞏者何？公子鞏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與于弑公，故貶也。

○注弑者至之辭。○釋名釋喪制云：下殺上曰弑。弑，伺也。伺，聞而後得施也。左氏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弑。白虎通：誅伐篇。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閒伺事，可稍稍弑之。說文：殺部，弑，臣殺君也。易曰：臣弑其君。注以殺詰弑，雙聲爲訓也。○注以終至公也。○下十年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傳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是也。通義云：外弑君者，書名氏，內諱不言弑。弑君之賊無所見，故鞏遂皆託貶文以起之。又云：春秋大夫不氏之例有四：一曰貶無駭，鞏山等是也；二曰未命，柔、俠、履、綸等是也；三曰小國夷國之大夫，慶、快、遂、椒等是也；四曰一事而再見者，卒名，然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晉人執我叔孫舍，叔孫舍至自晉，猶有再見而再氏者，錄氏爲善，斯去氏爲貶，益昭矣。錢氏大昕答問云：凡篡弑之事，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隱之弑也。于鞏帥師戒之，子般之弑也。于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戒之，此大夫不得專兵柄之義也。

其與弑公奈何。〔疏〕

通義云：諸問事狀者曰奈何，按奈何，如何也。書召誥曰：曷

其奈何弗敬亦或但謂之奈淮南兵略訓唯無形者無可奈也即無可奈何也

公子翬諂乎隱公〔注〕諂猶佞也〔疏〕

注諂猶佞也○荀子修身云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

楊注諂之言陷也謂以佞言陷之繁露王道云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君之意

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為君矣〔疏〕

公羊

問荅云詩子之湯兮箋云子刺幽公也正義引此傳以為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通義云子稱君者古人語實詩曰無庶予子憎

經傳釋詞云矣猶乎也易師象傳吉又何咎矣詩中谷有摧云何嗟及矣六月侯誰在矣是也魯世家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

便君君其遂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徐廣曰允一作軌即

桓公也與十一年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合較此傳為詳

隱曰吾否〔注〕否不也〔疏〕校勘記唐石經鄂本同闕

本監本毛本作隱公曰否非○注否不也○易象上傳大人否亨虞注否不也廣雅釋詁否不也孟子萬章上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是也魯世家云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然則隱奉父命攝位故其讓尤為春秋所許

吾使

脩塗婁吾將老焉〔注〕

塗婁者邑名也將老焉者將辟桓居之以自終也故南面之君勢

不可復為臣故云爾不以成公意者隱本為桓守國國邑皆桓之有不當取以自為也〔疏〕

魯世家又

云今允長矣吾方營菟婁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左傳亦作菟婁云使營菟婁吾將老焉是也○注塗婁者邑名○杜云菟婁在泰山梁父縣南史記注引服虔云菟婁魯邑也營菟婁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焉路史引嚴彭祖春秋盟會圖云菟婁兗之泗水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泗水縣西北而水經注汶水篇亦云淄水出太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婁城北春秋公謂羽父曰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梁父有菟婁聚○注將老至終也○左傳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杜云不欲復居魯朝故別

居外邑。釋文將辟音避。今本多即作避字。○注故南至云爾。○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蓋謂王朝之臣與諸侯敵體。勢不得爲之臣。則本國南面之君。勢不得復爲臣明矣。故隱公欲營外邑以辟位也。○注不以至爲也。○此決傳文不言營塗。豈以不書成公意也之義也。今按。注意似迂。隱雖攝位。業行即位之禮。土地人民。皆其所有。雖代桓立。桓曾在臣子之科。則隱即取邑以自老。亦無不當。豈必退居臣位。聽桓之錫邑以居。且不書營塗。亦無以見成公意也。

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疏〕

經傳釋詞云。若。猶或也。儀禮士昏禮記曰。若衣若笄。襄十一年左傳曰。若子若弟。又曰。君若能以玉帛綏晉。此傳曰。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按。若

猶此也。謂恐此其言聞于桓也。莊四年傳。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定四年傳。則若時可矣。謂此時也。論語公冶長篇。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是也。故魯世家。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是懼其言聞之桓也。

於是謂桓曰。

吾爲子口隱矣。〔注〕口。猶口語相發動也。〔疏〕

注口猶至動也。○校勘記云。按下口字。卽說文詁字之。會說文。詁。扣也。如求婦先詁殺之。經義述聞云。注意蓋

讀口爲叩。叩。發動也。謂以己之言發動隱公之言也。論語子罕篇。我叩其兩端。孔曰。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釋文。叩音口。發動也。是其證。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亦發動之意。與此相近。

隱曰。

吾不反也。〔疏〕

魯世家云。揮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

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注〕難。兵難也。

〔疏〕

注難兵難也。○列子說符云。民果作難。釋文。難。一作亂。則作難猶言作亂。故注以爲兵難也。

弑隱公。〔注〕諡者。傳家所加。〔疏〕

魯世家云。揮曰。請爲子殺隱公。子允

許諾是也。中論智行云。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注諡者。傳家所加。○通義云。生而舉諡。順記事者之詞。若左傳述石碯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史記述周公曰。我成王之叔父。古人文義猶疏曠。每有如此。舊疏云。死諡周道也。今始請弑。已言

隱公者公羊子從後加之也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注〕鍾者地名也。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請福

者也。男曰覲。女曰巫。傳道此者以起淫祀之無福。〔疏〕左傳亦云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園館于寯氏王

鍾者地名。○史記注引賈逵云鍾巫祭名也。按左傳謂公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伊氏賂伊氏而禱於其主鍾巫。是則鍾宜鄭地矣。御覽引韓詩章句云鄭俗三月上巳之晨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祓除不祥。春官男巫有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

之事。女巫有掌歲時祓除不祥之事。則招魂者男巫。祓除者女巫也。鄭人家主巫祭。蓋風俗使然與。淮南精神訓鄭之神巫是也。○注巫者至者也。○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注招招福也。弭讀爲救救安也。安凶禍也。上喪禮巫止于廟門外。注巫掌招弭

以除疾病。史記封禪書伊陟贊巫咸。索隱以巫咸爲巫覲。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則巫之興久矣。漢書郊祀志巫社巫祠師古曰皆古巫之神也。又巫保巫先。注巫保神名巫先巫之最先者也。○注男曰覲女曰巫。○舊疏云楚語文按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

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望能光遠宣服。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使處制神之處次。又云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蓋巫能降神。神物憑之。

鍾巫尹氏所主。卽所謂家爲巫史者也。周禮家人疏云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覲。女子陰也。不變。直名巫。無覲稱。呂僉修樂云。作爲巫音。高注男曰覲。女曰巫。後漢書張衡傳注。在男曰覲。說文巫部。覲能齊肅事神明者也。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又云巫祝也。女

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段注此析言之耳。統言則周禮男亦曰巫。女非不可曰覲也。詩譜曰陳大姬無子。好巫覲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廣雅釋詁。覲巫也。蓋對文則異。散則通也。故漢書郊祀志云。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注巫覲亦通稱耳。是也。

賈公彥謂男有二稱。女止稱巫。蓋以周官有男女巫之職。故爲是說耳。淮南子注亦曰神在女曰巫。○注傳道至無福。○禮記曲禮云。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周書命訓解。福莫大於行義。禍莫大於淫祭。風俗通怪神云。禮又曰淫祀無福。是以

隱公將祭鍾巫遇賊焉氏此注明傳文不但言隱公被弑并極言其弑之所在爲其祭鍾巫故以起淫祀之禍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疏〕

杜云濮陳地水名又哀二十七年杜注云濮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按衛世家云石碯乃因桓公母家于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碯與

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則濮宜在陳境故彼注引賈逵服虔左傳注並云濮陳地也大事表云在今陳州北境即濮水按水經濮水篇濮水又東南逕長社縣故城西北南濮北濮二水出焉是亦首受濁水川渠雙引俱東注有洧與之過枝流脈亂互得通稱長社今長葛縣在許州屬而說文水部云濮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魯地又水經注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陽句陰爲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爲濮水廩丘爲今之范縣去長葛絕遠非一水明甚且陳無濮水也即哀二十七年左傳齊成子救鄭及濮自齊至鄭亦不由陳竟則濮非陳水可知索隱云濮水首受河又受汴汴亦受河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曹衛之間賈言陳地非也據地理志陳留封丘縣濮水受濟當言陳留水按水經注濮水一出封丘縣者首受濟別出酸棘縣者首受河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謂在大名府開州南六十里者與說文所云出濮陽合濮陽今開州也通義云濮衛地昔衛靈公將之晉會于濮水之上蓋近今淇縣也錄于濮者與鄆同義土地名濮水故道在濮陽南按世家則州吁殺于陳不得于衛之濮要之陳地自有濮水故春秋昭九年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曰以夷之濮西田益也杜預亦言以夷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服虔曰濮水名即此與衛之濮自二源焉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猶以濮爲衛地

其稱人何〔注〕據晉殺大夫里克俱弑君賊不稱人〔疏〕

注據晉至稱人○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是也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

之大討賊之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書者善之也討賊

例時。此月者久之也。〔疏〕

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繁露王道云。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正也。春秋說云。春秋討賊皆稱人。衛州吁弑君之賊。執之者陳人。泄之者衛人。而主之者石碯

焉。君子謂衛有人焉。穀梁謂于濮者。譏失賊非也。州吁弑桓公而代之為君。石碯力不能討。欲假手于陳以討之。故使告于陳。而陳人執之。如譏失賊。則當書陳人殺衛州吁。如蔡人殺陳佗而後可也。不稱陳人。而稱衛人。謂之失賊。可乎。書于濮者。言陳亦欲殺之也。按惠氏此辨甚是。左傳莊十二年。所謂天下之惡一也。卽此意也。○注討者至之也。○孟子告子下。天下討而不伐。趙注討者上討下也。禮記王制云。畔者君討。皆有除義。穀梁注。有弑君之罪者。則舉國人皆欲殺之。白虎通誅伐云。討者何謂也。討者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弑君之賊也。春秋曰。衛人殺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詞也。又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是也。○注討賊至之也。○舊疏云。討賊例時者。莊九年春齊人殺無知。是也。桓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亦書月者。與此同也。穀梁傳曰。其月謹之也。范云。討賊例時。衛人不能卽討。祝吁致令出入自恣。故謹其時月所在。以著臣子之緩慢。按春秋書月危之之義。亦卽穀梁謹之之義。謹而危之也。州吁已自立為君。尤非鄭段可比。幸石碯手定大難。討除國賊。故春秋書人。明人人所欲甘心焉。責其久者。為討賊者。張義所謂責備賢者者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者何。公子晉也。〔注〕以下有衛侯晉卒。又言立。〔疏〕

左傳。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卽位。衛世家云。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

是為公子晉也。通義云。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不言公子者。王子朝不成為君。晉成為君。故別之也。非貴宜為君者。故又不得言子晉。○注以下至言立。○衛侯晉卒。見桓十二年冬。以下有衛侯晉卒。知此立晉為公子。諸侯之子稱公子也。又立者。篡文知非適。

子故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喪服傳所謂自卑而別於尊者也。

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注〕諸侯立不言立。此獨言立。明不宜

立之辭。〔疏〕

通義云。春秋以立子爲正。立弟爲不正。已於葬宋穆公危見之。但穆公之立。在春秋前。故復以立晉見法。後者晉人立黑臀不書者。亦託始之詞。穀梁傳云。立者不宜立者也。注。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

其稱

人何。〔注〕据尹氏立王子朝也。〔疏〕

注据尹至朝也。在昭二十三年秋。

衆立之之辭也。〔注〕晉得衆國中

人人欲立之。〔疏〕

左傳書曰。衛人立晉衆也。繁露王道云。衛人立晉。美得衆也。又玉英云。非其位而卽之。雖受之先君。春秋危。衛侯晉以正書葬。是也。俱不宜立。而宋穆公受之先君而危。衛宣弗受先君而不危。以此得衆心之爲大安也。穀梁傳亦云。衛人者。衆詞也。按爾雅釋言云。師。人也。又釋詁云。師。衆也。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盼者。漢書人作衆。是人卽衆。故書衛人爲衆。

詞也。

然則孰立之。石碯立之。〔疏〕

衛世家云。石碯與陳侯共謀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石碯立之也。校勘記云。碯。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碯作踏。惠

氏棟公羊古義云。說文無碯字。當从石經作踏。潛夫論。石氏衛公族。史記注引賈逵云。石碯。衛上卿。杜云。衛大夫。

石碯立之。則其稱人何。〔注〕据尹氏立王子

朝不稱人。〔疏〕

注据尹至稱人。昭二十三年注云。明罪在伊氏。明伊氏立之。非衆所欲立。故不稱人也。

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

之非也。〔注〕凡立君爲衆。衆皆欲立之。嫌得立無惡。故使稱人。見衆言立也。明下無廢上之義。

聽衆立之。篡也不刺。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典。主得權重也。月者。大國篡例。月。小國時立。納入皆爲篡。卒日葬月。達於春秋。爲大國例。主書。從受位也。〔疏〕

穀梁傳云。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與

正而不與賢也。注。雍曰。正。謂適長也。夫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立君非以尙賢。所以明有統也。建儲非以私親。所以定名分。名分定。則賢無亂長之階。而自賢之禍塞矣。君無嬖幸之由。而私愛之道滅矣。此卽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之義。皆所以防愛爭。雍之此論。尤爲明通。○注。凡立至篡也。○校勘記云。聽衆立之篡也。諸本同。鄂本作聽衆立之爲立篡也。當據以補正。按下注云。立。納入皆爲篡也。解云。立爲篡。此衛人立晉是也。衛宣爲衆所立。嫌立無惡。然下無廢上之義。則亦不得立上。衛宣聽衆立之。則不能無惡。故書人以善其得衆。書立以見其篡。美刺不相掩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通義云。次當立正也。非次當立而受之天子。命之先君。乃可言也。君子以石碯爲專矣。得乎民者。宜爲君。晉因民之所欲立。不辭讓而卽之。雖非義之高者。未爲大惡也。其咎在衛人之立之也。碯有討賊功。又順輿志。定君安國。鮮復責其不當立。晉者。春秋別嫌明微。每施於此。按春秋張義之書。非記事之史。以衛事而論。桓公有子無子。不可知。州吁既誅。國不可絕。立晉本無可議。然未受之天子。命之先君。得國於臣下之手。恐開後世權臣廢立之漸。故書立以戒之。明雖得衆者。猶不免於篡。其不得衆者。可知矣。春秋正詞曰。春秋不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所書知所不書。治亂必表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所書者。有所表也。是故春秋中無空文。○注。不刺至重也。○舊疏云。刺桓嗣子失位。卽不書晉之立。故襄十四年。衛侯衍出奔齊。襄二十六年。傳云。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彼注云。欲起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然則晉書立見惡。則桓嗣無惡可知。緣桓公被弒。州吁自立。嗣子之得全與否。且不可知。其不當喪典。主得權重明甚。故春秋矜而不刺。

也。○注大國篡例月。○舊疏云。卽此及莊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哀六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之屬是也。而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不月者。彼注云。移惡于魯也。○注小國時。○舊疏云。卽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于莒之屬是也。○注立納入皆爲篡。○舊疏云。立爲篡者。此及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納爲篡者。納頓子于頓。及文十三年。晉人納捷菑之屬是也。入爲篡者。小白陽生之屬是也。○注卒日至國例。○舊疏云。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是也。按注錄此者。正以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衛侯晉卒。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從大國卒月葬月例。無譏文。見其得乘宜立也。於立譏之。亦所謂實與而不與者也。○注主書從受位也。○舊疏云。謂主惡晉之從立矣。按晉得民心宜立。猶以從受位。主書其立。亦責備賢者之義也。繁露玉英云。明乎經變之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矣。此類是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疏〕

左氏作矢魚。傳云。遂往陳魚而觀之。與公穀觀魚同義。史記世家作觀漁于棠。彼注引賈逵左氏注云。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漢書五行志亦作漁。皆假借字也。孔疏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疏〕

左傳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公曷爲遠而觀魚〔注〕据浚洙也。

〔疏〕

注据浚洙也。○見莊九年傳曰。洙者何水也。注云。洙在魯北。齊所由來。舊疏云。然則近國北自有洙水。何故遠至棠地而觀魚乎。故難之。

登來之也〔注〕登讀言得來。得來

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疏〕

注登讀至授也。○校勘記云。按此當作登讀爲得也。

來當誤衍。古義云。禮大學云。一人貪戾。注。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正義云。以來爲戾。與公羊本不同。下傳云。百金之魚公張之。則登戾之說信矣。按古來讀如釐。故與戾音相近。潛研堂答問云。說文訓德爲升。未詳其義。又曰。古文德與得通。公羊傳登來之也。齊人語以得爲登。與升同義。說文彖部。德。升也。段注。升當爲登。彖部。遷。登也。此當同之。德訓登者。公羊傳登來之也。何曰。登。讀言得。齊人名求得爲得來。唐人詩。千水千山得得來。得即德也。登德雙聲。按爾雅釋詁。來至也。呂覽不侵篇注。來猶致也。戾來同訓。詩。管侯戾止。傳。戾來也。登來之。猶言得致之也。通義云。登來之者。猶言得之也。齊魯之間無入聲。呼得聲如登來之。合鄭司農注大學。引春秋傳曰。登戾之。即此文也。來古音狸。狸又轉爲戾。故易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元咎。畏鄰戒也。九章曰。諫聽不明而蔽壅兮。使譏諂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共不可佩。彼得字以登戾反讀之。正協韻。則何氏謂其言大而急信矣。由口授者。舊疏云。高語之時。猶言得來之。至著竹帛。乃作登字。

百金之魚公張之。

〔注〕 解言登來之意也。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張謂張罔罟障谷之屬。

也。〔疏〕

注百金至錢矣。○公羊古義云。食貨志曰。漢興更令民鑄英錢。黃金一斤。如瀉曰。時以錢爲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食貨志又云。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薛瓚曰。秦以一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一斤爲萬錢。則百金爲百萬錢矣。

何注與如薛二說皆合。而司馬貞索隱取瓚注而非如說。蓋未之考也。又云。顏遊秦漢書注云。一金萬錢。見平準書注。戰國策云。公孫開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高誘曰。二十全爲一金。又云。趙王封蘇秦爲武安君。黃金萬溢。高誘注曰。萬溢。萬金也。二十兩爲一溢。按此即臣瓚所謂秦以一溢爲一金也。按食貨志言莽制黃金一斤直錢萬。蓋後漢或仍其舊。故何以今法解之也。史記陸賈列傳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劉氏寶楠云。漢世金不如此之貴。疑千是十誤。且與錢萬之說相合。通義云。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故王莽傳曰。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何邵公以百金當百萬錢。實漢法也。然魚價貴不至此。本緣黃金方一寸重一斤。謂之一斤。或可。凡物以斤計者。亦通言金。百金之魚。蓋大魚重百斤者與。○注張謂至屬也。○校勘記云。閩本監本。

毛本同。鄂本因作綱。釋文。障作郭。周禮冥氏。掌設弧張。注。弧張。置學之屬。所以扇絹禽獸。義與此同。障谷見僖三年傳云。桓公曰。無障谷是也。通義云。張者。張弓矢以射也。淮南時則訓曰。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左氏經作矢魚。朱文公據左傳言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非何義也。龔氏平義云。傳文但言張。不言張罔罟。何解非也。詩韓奕。孔修且張。毛傳。張大也。桓六年左傳。隨張杜注。張自侈大也。百金之魚。公張之。蓋言棠有百金之魚。故公侈大之也。上文曰。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下文曰。登來之者。美大之詞也。然則此文言公之正所謂美大之也。若以爲張罔罟。則與上下文不屬矣。亦未諦當。

急。故復問之。美大之辭也。〔注〕其言大而急者。美大多得利之辭也。實譏張魚而言觀譏。

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譏也。諸諱主書者。從實也。

觀例時從行賤略之。〔疏〕

通義云。公自美大其能得百金之魚也。按美大雙字詞。論語爲政云。孝乎惟孝。包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也。語意同。○注實譏至譏也。○繁露玉英云。公觀魚于棠。何惡也。凡人之性。

莫不善義。然而不能義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終日言不及利。欲以勿言愧之而已。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者。徒言利之名。爾猶惡之。況求利乎。故天王使人求聘。求金皆爲大惡。而書。今非直使人也。親自求之。是爲甚惡。譏何故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詞也。是實譏張魚。而諱之言觀。若以遠觀爲譏也。穀梁傳云。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漢書董仲舒傳。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立法以爲治。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者也。後漢朱暉傳云。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韓詩外傳四。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買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

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食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歎。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繁露度制云。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防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天不重與有角。不得有上齒。故已有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數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況人乎。故明聖者。象天所爲。爲制度。使諸有大奉祿。亦皆不得兼小利。與民爭利業。乃天理也。史記循吏傳。公儀休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又云。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燻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鬻其貨乎。董仲舒傳引此云。吾已食祿。又奪園夫。工女利乎。又禮記大學云。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皆言有祿之家。不得下與百姓爭利。既以南面諸侯。而自等匹夫。故深爲之諱也。○注諸諱至實也。○春秋之義。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諱之正所以譏之。若曰。此惡也。吾爲之諱爾。聖人文詞遜順。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乃在乎是。如此實譏張魚。而言譏遠。遠且譏。則張魚之失。不待言。亦如莊之譏觀社。則淫之惡。不貶而自見矣。○注觀例時。○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及此是也。均非禮。故從行賤略之。

棠者何。濟上之邑也。〔注〕濟者四瀆之別名。江河淮濟爲四瀆。〔疏〕

杜云。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水經

注蒹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高臺一丈許。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蒹也。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又東逕方與縣。大事表。在今魚臺縣東北十二里。棠與唐古通。卽二年公與戎盟之唐也。亦作棠。詩魯頌闕宮。居常與許是也。毛傳謂常許魯南鄙西鄙。許卽許田。爲南鄙。常爲西鄙也。讀書叢錄云。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常濟。國語魯語作棠濟。左氏隱五年。公觀魚于棠。棠卽常也。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春秋三棠邑。一宋魯之界上。矢魚于棠是也。今魚臺縣。一楚地。伍奢長子尙爲棠君是也。今六合縣。一齊邑。齊棠公之妻。杜注不言棠所在。余謂棠萊邑也。左傳補注云。水經

注。據杜注。唐與棠自爲二地。唐亭在魯境內。地亦非遠。寰宇記。棠水在宋州楚巨縣北四十里。從單州城武縣入界。南行五里。合絕溝。卽此水也。則不得爲濟上之邑。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此下直接下傳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無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盛。一十二字。古者經傳異本。後儒省兩讀。始合併之。漢石經公羊有傳無經。此漢以前舊式可考者。校勘記云。○注濟者至四瀆。○爾雅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風俗通引三正記曰。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河者。播爲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疏〕

舊疏云。卽上三年傳云。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注云。解緩不能以時葬。夏四月葬衛桓公是也。桓公見弑。在去年春。過期乃葬。故以解緩言之。

秋衛師入盛〔疏〕

盛。唐石經諸本同。左氏作鄭。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者也。注。盛讀爲成。盛鄭皆从成得聲。故通。土地名。東郡廩丘縣三十里有故鄭都。又岡縣西南有盛鄉城。杜云。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鄭鄉。按廩丘在范縣。岡與剛父。未知是一是二。泰山郡下有剛縣。在甯縣。與范地不相屬。恐非盛地所及。通義云。入例月。衛師入盛不月者。同姓相入。託始于是。疾略之也。盛文之昭也。天子嘗命爲上卿之長。衛滅王棄親。入兄弟之國。春秋所尤惡。故令與吳入州來。於越入吳。同例矣。按上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時。猶正例也。

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注〕。將尊者。謂大夫也。師衆者。滿二千五百人以上也。二千五百人稱師。無駭率師入極是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

〔疏〕

注將尊至夫也。○舊疏云：公羊之例，大夫見名氏，故云此。○注師衆至是也。○無駭事見上二年，二千五百人爲師，周禮夏官序官有此文，白虎通三軍云：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爲師，師爲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十人必死，百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五千人，與何氏說同。詩棧棧云：六師及之，箋云：天子六軍，萬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與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則亦用公羊義，彼疏引鄭志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詩，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又臨碩問，並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則鄭氏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鄭又持疑未定也，其實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之說，自是周禮，其以師爲軍，是春秋今文家說，或夏殷之制，不可通之周禮也。馮氏景解春集與闔百詩書云：國語，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先生曰：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謂爲追書者之常景，按大雅，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文王也，亦未有六軍，故鄭箋曰：二千五百人爲師，觀義疏最明，夫以六師言，則一萬五千人，以六軍言，則七萬五千人，是師少而軍多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此軍師名實確，有別者，蓋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此詩六師及之，及之是據當時實事，不得云追書者之事，文王既有六師，則武王大巡六師，又何疑之有，是以師爲軍，說尤明確，上二年，吾人入向，杜注云：將卑師少稱人，孔疏師者衆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爲名，取其衆義也，故經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壹皆曰師，從衆詞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不言帥師，言衆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

名氏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衆，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爲人，人卽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衆，若其序列，則將卑師衆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注之常，是杜孔並用公羊義也。○注禮天子至一師。○疑禮緯文也。宜爲方伯三師，諸侯二師，白虎通三軍篇引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今穀梁有脫文也。公羊昭五年傳，舍中軍者，復古也。魯於春秋不得爲方伯，而以二軍爲復古，知次國二軍矣。此注雖不言一師，從可知也。白虎通又云：諸侯所以一軍者，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也。此正班氏申言小國諸侯一軍之義。班氏多用公羊，兼採穀梁家說，則今本有譌脫可知。三略云：聖王御世，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古者一二皆積，不無訛易也。但何氏以師爲二千五百人，與諸家異。古周禮以師旅卒伍之師爲二千五百人，其六師三師二師之師，當古軍制萬二千五百人，故魯二軍得二萬五千人。魯頌侈言其盛，故曰公徒三萬，則五倍于師矣。鄭氏荅臨頌，謂古春秋億萬之衆，皆稱師，似亦不專指二千五百人之數，均與何氏微異。

將尊師

少稱將〔注〕師少者不滿二千五百人也。衛孫良夫伐麇，咎如是也。〔疏〕

注衛孫至是也。○見成三年校勘記云：麇，鄂本

以下同。按成三年經作將咎如，左氏作麇，此誤。宋本麇字剗改。蓋本作將，按此蓋誤涉左氏文也。舊疏云：不言卻克者，科舉以言之。將卑師衆稱師。〔注〕將卑者謂士也。衛師

入盛是也。〔疏〕

注將卑至是也。○卽此是也。孔疏以將卑爲大夫，將尊爲卿，與此異。公羊以大夫屬將尊，士屬將卑。襄十一年傳云：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下卿蓋卽大夫也。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上下卿各一

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此何氏義也。正合三卿五大夫之數。將卑師少稱人。〔注〕鄭人伐衛是也。〔疏〕注鄭人伐衛是也。○見上二年冬。君將不

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注〕分別之者。責元率。因錄功惡有大小。救徐從王伐鄭是也。〔疏〕

通義云。公伐邾婁是也。繁露王道云。君將不言率師。重君之義。又奉本云。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按疑衍一臣字。謂君自將。不舉其臣。事統於尊也。亦不言師。即謂不言率師。君爲重故。○注分別至小大。○校勘記云。元率。宋本作元帥。閩本。監本。毛本。並作率。舊疏云。責元帥者。凡書兵者是正。不得故責之也。因錄功惡有大小者。卽將尊師衆而有功小。將卑師少而有功大。將卑師少而無功爲惡。小將尊師衆而無功爲惡大也。按繁露竹林云。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傳。其害所重也。又云。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故春秋凡書將者。皆責元帥。爲其重兵害衆。構怨結禍。更相報償故也。而又錄功惡之大小者。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也。故士匄不伐喪。而春秋大之子反。內專政而外擅名。而春秋予其平。功惡不相掩。而大小自見者也。○注救徐至是也。○僖十五年春。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彼注云。言次者。刺諸侯緩於人恩。既約救徐。而生事止次。不自往。遣大夫往。卒不能解也。是其將尊師衆無功。故爲惡大也。桓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徵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知實諸侯者。以美得正。然則從王伐鄭。實三國之君。以刺王者。故稱人。若此注美其功大。則似實徵者矣。不同者。以經文稱三國稱人。故卽依人爲解也。通義云。據此傳。知經雖以稱人爲貶。至圍入侵伐之等。書人者。皆將卑師少常詞。非盡意義所繫。大氏功罪之別。多於月日詳略見之。

公羊義疏七

隱五年九月
盡十二月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注〕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猶生人入宮室必有飲食之事。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加之者。宮廟尊卑共名。非配號稱之辭。故加之以絕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無下也字。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室互通。故以入室解考宮也。○注考成也。○爾雅釋詁文。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按。何意以考爲成。仲子之宮。不取乎成。夫人之禮也。詩斯千序云。斯千。宣王考室也。箋云。考成也。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豐之。歌斯千之詩以樂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又祭先祖。○注成仲子之事。○左疏引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禮記雜記云。成廟則豐之。說文酉部。豐。血祭也。詩疏引賈逵云。殺而以血塗鼓。謂之豐鼓。則豐者血塗之名。故大戴禮諸侯豐廟篇云。成廟豐之以羊。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皆元服。盧注。廟新成而豐者。尊而神之。以神事。故亦同爵弁。小戴君朝服者。謂不與焉。又云。宗人。

曰請命以饗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到羊。血流于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郝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北面也。其居室則考而不豐。故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豐。注云設盛食以落之。卽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落之事是也。古人緣生以事死。生人入室。有飲食之事。故宗廟成亦祭以妥其神焉。其祭器成。則以緹豚。昭四年左傳。叔孫爲孟丙作鐘。饗大夫以落之。詩疏引服虔云。豐以緹豚爲落是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古人用豐之禮。不一定四年左傳。君以軍行。祓社饗鼓。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與讀曰豐。月令孟冬。命太史。豐龜筮。雜記下。成廟則豐之。其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到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餌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豐。豐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豐之。以緹豚。大戴禮亦有豐廟。獨爲篤。其具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所珥。小祝。大師。掌豐祈號祝。龜人。上春。豐龜。雞人。凡祭祀。而視。豐共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豐主。及軍器。小子。掌珥於社稷。祈於五祀。豐邦器及軍器。羊人。凡所珥。豐積。共其羊牲。圉師。春除磬。豐殿。秋官則士師。凡劓珥。則奉犬牲。犬人。凡幾珥。用駟可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康成注。皆以所卽劓字。珥卽珥字。用毛牲者。劓。用羽牲者。珥。皆取血以豐之事。豐之者。神之也。先鄭則豐讀爲徽。謂飾美之也。是凡器皆用豐。龜玉亦豐之。廟社皆用豐。主亦豐。馬廐亦豐之也。○注不就至祭之。○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歿而已。冊府元龜。晉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臧叡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公。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于園寢。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閔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于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食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彌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議。周哲

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宋書禮志。孝武追尊簡文太后時。臣希旨。多謂宜配食。徐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若乃耐葬配食。則義所不可。虞歛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適。是以猶攷別宮。而公子主其祀。是以隱公爲桓立其母廟。不配惠公。可謂權衡悉合。後儒責隱立宮以祭庶弟之母。啓後世追尊妾母者。不察之甚矣。○注禮妾至廢矣。○穀梁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禮記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即穀梁說。范云。貴賤之序。即本鄭氏非正之義也。惟穀梁以仲子爲孝公之妾。隱公爲其孫。故非隱爲失禮。又彼傳云。使公子主其祭。范云。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其所論於孫止。即此之子死則廢也。漢書匡衡傳。告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若然。喪服小記。又云。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妾母不世祭。得耐諸妾祖姑者。孔疏云。當爲壇耐之耳。義或然也。其無妾祖姑者。則小記所云。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注。女君。適祖姑。易姓而耐。則凡妾下女君一等是也。○注不言至禮也。○舊疏云。欲決成六年立武宮。定元年立煬宮。皆言立者。以其非禮故也。○注加之至絕也。○亦以決武宮煬宮桓宮僖公不加之義也。以武煬等皆君。於稱宮宜。仲子是妾。不合與宮連文。又宮廟尊卑共名。不合不稱宮。故加之以絕。見其殊乎君與適夫人也。

桓未君。則曷爲祭

仲子〔注〕据無子不廟也〔疏〕

注据無子不廟也。○舊疏云。卽上解於孫止是也。其子死訖。猶尙不祭。其子未君之時。不祭明矣。按莊三十二年傳。有子則廟。無子不廟。注自据彼傳爲解。言未踰

年君無子卽不廟。况未爲君之妾母乎。

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注〕尊桓

之母爲立廟。所以彰桓當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之。所以起其意。成其賢也。〔疏〕

注尊桓至賢也。○上元年傳云。公將

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故隱爲桓立，尊其母，爲得事之宜也。通義云：仲子之葬久矣，初歿惠公之喪，又遭天王崩，三年之中，過密八音，未可盛禮興樂，故至是始祭，不就惠公廟者，配無二適也。凡此皆見春秋之初，魯猶秉周禮，解詁箋云：穀梁得之，其曰成之爲夫人，斯失矣。禮，妾耐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謂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此士制也。周爲姜嫄立廟，設守祧一人，世世不毀，以義起，非常制也。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禮也。隱不成仲子爲夫人，故爲之考廟宮，若成之，不得爲王母乎？經所譏者，正其不得立廟世祭，且著其僭諸公之樂，以明祖禰之廟，且僭天子之樂，大惡不可言也。何君以爲善而書之，以成其賢，疏於禮矣。按劉氏於仲子主穀梁之說，故與何君全乖，穀梁又以隱不宜讓，故無賢辭，以公羊不書立之例見之，則考仲子之宮，自非失禮。元年傳於不書，卽位曰：成公意於仲子之喪，告諸侯曰：成公意二年傳於不書，子氏葬曰：成公意，又於此言成公意，終始無惡文，非善而何何氏墨守本經，劉氏譏之，慎矣。

初獻六羽。

初者何始也〔疏〕

爾雅釋詁初始也。穀梁傳初始也同。

六羽者何舞也〔注〕持羽而舞〔疏〕

注持羽而舞。周禮舞師云教羽舞。

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注：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帔也。皇，故書爲翌，元謂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帔。又樂師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先鄭云：帔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翬翠之羽，旄舞者，翬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後鄭謂帔析五采繒，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如後鄭義，六舞惟羽舞，皇舞，持羽而舞也。所持何羽，義具於下。

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

始僭諸公也〔注〕僭齊也，下倣上之辭〔疏〕

注僭齊至之辭。廣雅釋詁云：僭，擬也。漢書韓安國傳注：僭，擬也。擬，擬卽齊之謂。穀梁傳：始僭樂矣。注：下犯上，謂之僭。本

此爲義也。徵釋文音戶教反。校勘記云：此當本作下效。故爲作音繁露王道云：觀乎獻六羽。知上下之差。差亦僭也。

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注〕佾者列

也。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法八風〔疏〕

注佾列至八風。○白虎通禮樂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通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

以節八音而行八風。獨斷云：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

諸公六〔注〕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疏〕

注六人至

六律。○白虎通禮樂云：諸公六六爲行。何氏本此。獨斷云：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通義云：舊說非也。佾以八人爲列。於文从八。王逸招魂章句云：二八二列也。夫人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也。穀梁傳：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其意正以初獻六羽爲每佾用六羽。故言自八佾至於四佾。皆八羽而成佾。魯佾六羽。始殺樂矣。雖於此經不然。然足爲佾必八人之證。繁露三代改制曰：法商而王。舞溢員。法夏而王。舞溢方。法質而王。舞溢櫛。法文而王。舞溢衡。由此言之。纓兆不必正方。又不得以人數宜如佾數爲難。按左疏引服虔說：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人。又月令章句云：佾列人。每佾八人。服冕而執威。則服氏蔡氏以八人爲佾。杜氏以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爲說。取何氏義以舞勢宜方故也。

諸侯四〔注〕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疏〕

注四人至四時。○白虎通云：諸侯四四爲行。獨斷云：侯之

樂四佾。所以象四時。白虎通又云：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是班氏用今文說。何氏卽本班爲義也。月令章句：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按白虎通又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則魯詩公羊春秋皆以大夫無舞也。通義云：四八三十二。此正制也。左氏言諸侯六佾。大夫四

者。乘仲探公問羽數之意。欲僭諸公。特詭詞以對耳。又天子之大夫視諸侯。故得通言大夫四佾矣。按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自是左氏家說。不得通之。公羊孔氏雖欲合之。謬矣。蔡氏章句。或亦取左氏義耳。白虎通爵篇云。何以知公為爵也。春秋傳曰。諸侯四佾。諸公六佾。約此經為說也。廣雅釋樂云。天子樂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與公羊同。通典引月令章句。引樂容曰。舞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說郭引章句。又云。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明古文家以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也。御覽引禮記曰。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懸。三面。舞行六佾。大夫判懸。二面。舞行二佾。蓋古說禮語。故與左氏說同。

之後稱公〔疏〕

通義云。顧炎武曰。天子三公稱周公。召公。毛公。畢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按僖九年經云。公會宰周公。宰治也。三公之職號尊名也。是天子三公稱公也。上三年。宋公和卒。注云。宋

稱公者。殷後也。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是王者之後稱公也。詩篤公劉箋云。郟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正義云。后稷本二王後。以有大功。故封于郟。明為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其餘大國

稱侯〔注〕大國謂百里也〔疏〕

注大國謂百里也。○孟子萬章云。公侯皆方百里。又云。大國地方百里。禮記王制同是公侯地同。祇以王者之後。特加爵為公。故白虎通爵篇云。公者加尊二王之

後。侯者百里之正爵。是也。舊疏謂侯與公等者。据有功言之。又云。其實凡平之侯。正與伯等者。皆非也。繁露爵國云。大國十六萬口。而立口軍三。何以言之。曰。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百家。一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為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為方百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池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宮府園圍。葵園。臺。沼。稼。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為大國口軍。此公侯制也。

小國稱伯子男〔注〕小國謂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疏〕

注小國至十里○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圻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

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圻內千里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按何氏此注疑有脫誤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是夏殷之制春秋當以公爲一等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當公百里侯七十里伯子男五十里故白虎通爵篇引公羊此傳下卽云殷爵三等爲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尙書曰侯甸男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又曰王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殷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于百里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義欲褒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不過七十里曰土有三等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倍制地之理體也多少不相配此班氏所據公羊家說也又按繁露爵國云春秋曰會宰周公又曰公會齊侯宋公鄭伯許男滕子又曰初獻六羽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凡五等故周爵五等土三品文多而實少春秋三等合伯子男爲一爵土二品文少而實多凡五等宜是三等涉下五等而誤董生意以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周制其時周官未出其質周爵五等土五品也春秋殷制當公侯百里伯子男七十里矣故云土二品何氏於上大國稱侯注云大國謂百里則此注當云小國七十里與董生正合與班氏所據公羊說微異則又公羊先師之不同者俗儒習見孟子王制之文並何氏注亦改之謬矣通義云舊說此爲春秋改文從質然周爵雖五固分三等周禮曰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但春秋時變之又以伯子男同一位故桓文之序盟會恆先宋公次諸侯次伯子男錯雜列之左傳鄭伯男也王肅曰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公侯足句辭經書吳子而國語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皆以伯子男同等故也含文嘉曰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大國稱侯小國稱子舉中以包之是也繁露爵國又云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

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爲次國口軍三子男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爲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爲小國口軍三此周制也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等其不以七十里五十里爲春秋制審矣。

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注〕相助也〔疏〕

注相助也。類聚引風俗通云相者助也。詩離相維辟公傳禮記緇衣相亦惟終注並云相助

也。又月令命相布德和令。鄭注。相謂三公也。相王之事也是也。

天子之相則何以三〔注〕据經但有祭公周公〔疏〕

注据經至周公。見桓八年。

年僖九年。

自陝而東者周公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注〕陝者蓋

今宏農陝縣是也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春秋撥亂世以黜陟爲本故舉黜陟以所主

者言之〔疏〕

校勘記云陝唐石經諸本同毛本陝作陝與訓文篆體合釋文陝失母反一云當作郝古洽反王城郝鄆非何義又云召公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邵公云又作召按作邵乃俗字呂覽孟春紀命相布德和令高誘云

相三公也出爲二伯一相處乎內按書堯典云四岳史記注引鄭注云主四岳者謂之四伯則堯時稱岳四人殷周稱伯二人也禮記王制云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注云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禮記樂記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詩下泉傳云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禮記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法注云謂爲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引此傳語禮記疏引異義云王者已有州牧所以復設二伯何欲使細陟也三歲一聞天道小備故二伯細陟也何以爲二伯乎曰以三公在外稱伯東西分爲二所以稱伯何欲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以王命行天下爲其畏故抑之也臣有所屈伯也史記燕世家云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

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白虎通封公侯云王者所以有二伯何分職而擇政欲其亟成也春秋公羊傳曰自陝已東周公主之自陝已西召公主之不分南北何東方被聖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聖人主其難賢人主其易也乃俱致太平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共法度也又巡守篇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作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芟言召公述職親說舍于野樹之下詩甘棠序云甘棠美召公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箋云召伯食采于召作上公爲二伯說苑貴德云詩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閒之人皆得其所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彼所引詩傳則魯詩說也三公佐君而治二相出巡故一相處內引周召事明二公出作方伯也○注陝者至是也○漢書地理志云宏農郡陝故虢國有焦城故焦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公羊問答云郡國志陝縣有陝陌二伯所分據地志陝原在陝州陝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原爲界集古錄陝州石柱相傳以爲周召分陝所立以別地里御覽引十道志云陝州陝郡禹貢豫州之域周爲二伯分陝之地卽古虢國白虎通封公侯云所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毛詩譜云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則周召分采舊在岐地後得六州之地咸被其德故由陝分界也故周南所詠如江漢汝在今河南湖廣地水經注引韓詩序謂南在南郡南陽之閒謂周南也召南所載如南山則終南山也江沱則梁州之沱也在今陝西四川地則陝爲卽今之陝州明矣詩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皆謂由陝而南者也其陝以東之冀兗青徐豫揚陝以西之雍從可知也周承殷制分爲二伯王制所謂八州八伯又云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八伯者伯下之牧也夏則無文唐虞則詩崧高箋云當堯時姜氏爲四伯堯之末分爲八伯故尙書大傳云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置之舜因而不改焉○注禮司至主土○白虎通封公侯云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又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民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謀害者

所主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不以傷害爲文，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者衆也，重民衆，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尙主之，何況于實，以微見著，書鈔引異義云：今尙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與公羊說同也。異義又載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保、太傅，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又立三少以副之，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是爲六卿之屬，許氏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周之制也，則許氏以今文家說爲前代制，漢代今文正行，故續漢志注引漢官儀云：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也。韓詩外傳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地。論衡引書大傳云：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霖雪不降，則責之天；公臣多弑主，孽多亂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降，水爲民害，則責之地。公御覽引書大傳又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則責之司空。是司馬主兵，以順天除害，故亦稱天公也。按御覽引書大誓云：乃告司馬司徒司空，月令疏引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領三卿，是周初自以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公，故書牧誓亦止有司徒司馬司空也。○注春秋至言之。○上傳說諸公有二一王者之後，一天子三公，此傳止申言天子三公，不及二王之後，故解之。正以天子三公主黜陟，春秋撥亂之書，黜陟爲本，故偏取以明所主焉。通義云：主者，主其黜陟也。蓋春秋因事寓戒，故於僭諸公詳之，繁露考功名云：考績黜陟，計事除廢，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擊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故是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姦軌不能弄，萬物各得其冥，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又天地之行云：考實事功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罰也。天不剛則列星亂，其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其君，是王者黜陟以撥亂之義也。

始僭諸公，昉於此乎。〔疏〕

昉，唐石經諸本同。漢石經昉作放。

前此矣。前此

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注〕傳云爾者解不託始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還從僭六羽。譏本所當託者非但六也。故不得復傳上也。加初者以爲常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不言六佾者言佾則于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夫樂本起於和順。和順積於中。然後榮華發於外。是故八音者德之華也。歌者德之言也。舞者德之容也。故聽其音可以知其德。察其詩可以達其意。論其數可以正其容。薦之宗廟足以享鬼神。用之朝廷足以序羣臣。立之學宮足以協萬民。凡人之從上教也。皆始於音。音正則行正。故聞宮聲則使人溫雅而廣大。聞商聲則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聲則使人惻隱而好仁。聞徵聲則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聲則使人樂養而好施。所以感蕩血脈。流通精神。存寧正性。故樂從中出。禮從外作也。禮樂接於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不敢

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姦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侯雅樂鐘磬。未曾離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禮樂宜於今者用之。堯曰大章。舜曰簫韶。夏曰大夏。殷曰大護。周曰大武。各取其時。民所樂者名之。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舜時民樂其修紹堯道也。夏時民樂大其三聖相承也。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周時民樂其伐討也。蓋異號而同意。異歌而同歸。失禮鬼神例日。此不日者。嫌

獨考宮以非禮書。故從末言。初可知〔疏〕

包氏慎言云。不可言惡大也。王制曰。變禮易樂者誅。僭天子犯誅罪。故云不可言。按大戴禮本命云。誣文武者罪及四世。卽此變禮易樂者是。

也。○注傳云。至始也。○校勘記云。宋本。監本同。鄂本之作言。其託始者。卽上無駭入極。紀履繡來逆女等傳是也。此傳不云託始。正以魯隱上僭。不始於是。其在先者。爲僭天子。又不可言。故不得託始也。○注前僭至羽議。○校勘記云。議。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議作譏。浦云。儀禮經傳通解引作譏。當據正。僭八份於惠公廟。何氏必有所據。經籍散亡。無以言之。繁露王道云。魯舞八份。如天子之爲是僭天子事也。又云。獻八份。諱八言六。是從僭六羽譏爲八份諱故也。通義云。前此羣公之廟已徧舞八份。今於

仲子降一等猶僭諸公春秋內大惡諱。僅因其可言者。譏始於此。然六羽猶譏。八羽可知。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以隱。此之類也。按禮記明堂位云。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蓋魯祀周公。本舞八佾。後世因用之於羣廟耳。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曰。八佾以舞大武。明昭公時猶用八季氏之僭。八佾有自來矣。○注本所至上也。○舊疏云。由非六之故。是以不得復發傳云。上古已有六矣。按語義未明。何意謂本所當託者是八羽。非但於六。今諱八譏六。故不復發傳如上。託始之傳也。無緣述及上古。○注加初至常也。○孔疏云。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恆用。知者。宣十五年初稅畝。杜云。遂以爲常。故云初。杜於此不解初義。明不與彼同。按同一初文。義自無二。杜於此初。偶有未解。不得卽據爲確義。杜於傳文始用六佾。下注云。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惟在仲子廟用六。則杜明以仲子之廟恆六羽矣。○注獻者至之辭。○左氏莊三十一年云。齊侯來獻戎捷。杜注。獻。奉上之辭。又穀梁范注。獻。下奉上之辭。禮記少儀云。若獻人。注。於尊者曰獻。儀禮燕禮。獻庶子于阼階上。注。凡獻皆薦也。皆於下奉上義合。○注不言至文樂。○祭統鄭注云。朱干赤盾。威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明朱干玉戚亦八列。大夏亦執舞器。故云互言。是言佾則干舞在其中矣。御覽引五經通義云。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尙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旄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持朱干玉戚而舞。所以增威武也。是文樂象文。武樂象武。婦人無武事。不得有武舞也。解詁箋云。禮。諸侯不敢作樂。天子得賜之樂。樂以象先王之功也。周於姜嫄廟用樂舞。以大濇則武舞矣。此竇公傳之誤也。周官云。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王元冕所祭者。諸侯既不得親祭。妾母。若妾祖母。安得奏文樂乎。按。妾母雖使公子主祭。當時必有違禮用樂者。故春秋譏焉。左傳云。將萬焉。杜不明言萬爲何舞。據宣八年公羊傳。則萬者干舞。籥者羽舞。萬羽不同。而左氏直言問羽數。則似以萬卽羽矣。彼疏引劉炫述義云。羽者爲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卽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卽萬也。則以婦人廟亦有武舞。非公羊義。范云。言佾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疏引徐

邈亦同范說。蓋皆本之何氏也。○注羽者至疾也。○詩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傳。萬以翟羽。轉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按。所載公羊說。萬字宜衍。通義云。翟羽文。鴻羽。實蓋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魯有六代之樂。或意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殷舞與。春秋有變文從質之義。亦因以示法。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儀猶獻也。義或然也。○注夫樂至於外。○此下疑成語。與禮記樂記文大同小異。樂記云。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繁露楚莊王云。天下未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御覽引元命包云。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于內。動發于外。應其發時。制禮作樂以成之。宋注。和。盈于內。鄉人邦國。咸歌之。發于外形。四方之風也。與繁露說合。○注是故至容也。○樂記云。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史記樂書。太史公曰。正聲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漢書景帝紀。詔曰。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昭功也。○注故聽至其容。○樂書云。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故聽其音。可知其德也。書堯典云。詩言志。詩周南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樂書又云。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是察其詩。可以達其意。察其所歌。詩意亦可達也。樂記云。是故先王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又云。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曲直繁瘠。廉肉節奏。則數也。故賓牟賈述武舞云。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是論其數。可以正其容也。○注薦之至萬民。○樂書云。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白帖引樂緯云。受命而王。爲之制樂。樂其先祖也。周禮大司樂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又云。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享先祖。又云。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鼓。陰羽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中奏之。皆享鬼神事。

也。其實天神地示亦統之矣。用之朝廷者。周禮樂師云。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爲節。鄭注。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彼疏引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鐘。是出入升降皆有樂節之也。又如儀禮。鄉射燕。諸禮皆有樂。無非以序羣臣者也。立之學官者。周禮大胥云。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云。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鄉飲酒禮。亦有升歌。間歌。合樂。諸節。皆取和協之義。樂書太史公曰。下以變化黎庶。是也。○注凡人至行正。○樂典引河間獻王樂記。古之爲樂也。本於詩。今之爲詩也。沿乎樂。樂之典教。不可復已。故禮慝而樂淫。樂節則禮和。則樂樂節則禮。是以容得其正焉。禮和則樂。是以心得其平焉。斯須不違正樂。則夷鄭之音。無自入焉。以此修德學道。音正而行正矣。漢書董仲舒傳。樂者所以變民俗。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樂書太史公曰。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樂記云。樂必發諸聲音。形諸動靜。人道也。聲音動靜。心術之變。盡於此矣。○注故聞至好施。○樂書太史公曰。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與此徵羽相易。按徵屬夏。於樂善好施宜。應從史記。說郭引五經通義。以爲湯作濮事云。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白虎通禮樂云。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善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皆與此大同小異。又五經析疑云。聞角聲。莫不惻隱而哀者。聞商聲。無不斷割而無事者。蓋本成語。引之或殊也。其取義亦止本仁義禮智信。按五行立說。○注所以至正性。○通流。郭本作流通。宜據正樂記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樂書太史公曰。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人心也。董仲舒傳。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性。接於肌膚。藏於骨髓。白虎通云。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書鈔引樂緯云。作樂所以防隆滿。節喜盛也。樂書云。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

萬民咸蕩滌邪穢酌飽滿以飾厥性。○注故樂至作也。○樂記云樂由中出注和在心也。又云禮自外作注敬在貌也。又云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注文猶動樂書太史公曰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漢書禮樂志云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注禮樂至敢爭。○樂記云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於外而民莫不承順。○注故禮至入之。○樂記云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又云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書太史公曰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形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是也。○注是以至辟也。○樂書太史公曰故樂音者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泆也。○注魯詩至琴瑟。○疑唐風山有藍何不日鼓瑟傳也。漢書藝文志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東漢世習之者有高詡包咸魏應等自鄭氏箋毛而三家遂廢。魯詩亡於永嘉之亂此其傳也。白虎通禮樂云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日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方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也。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又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故禮記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注故謂災患喪病非災患喪病皆日琴瑟也。但此以徹縣專屬諸侯爲異。彼疏引熊氏云說題辭云樂無大夫士制。鄭箴膏肓從題辭之義。題辭又云無樂者謂祭祀之樂然則大夫士日琴瑟者治身之樂也。故周禮小胥有大夫判縣士特縣鄉飲酒禮有工歌之樂而特性少牢諸篇無樂也。又按詩鄭風女曰雞鳴云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雖特爲士言之其實縣中亦有琴瑟得包有大夫也。戴禮言大夫不徹縣魯詩止諸侯以上朱氏彬經傳考證云記與三家之詩皆七十子後者各記所聞故有殊也。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又云以樂侑食禮記王制云天子日食舉樂又論語微子述魯樂官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官周禮疏引鄭注云皆舉食之樂則諸侯與天子同食日舉樂不徹縣焉。○注王者至作樂。○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注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

於王業。治主於教民。明堂位說周公曰。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白虎通禮樂云。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動作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繫制于陽。故曰制。樂象陽。禮象陰也。初學記引五經通義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奢侈。滌邪志。還中和也。漢書董仲舒傳。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音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繁露楚莊王云。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於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於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爲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王者先功成。後治定。故文武周公俱有樂。功成卽作。而制禮必俟成王之世也。○注未制至用之。○白虎通禮樂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春秋傳曰。曷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已也。可因先以太平也。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又王吉傳。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用之。又禮樂志云。王者未作樂之前。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書疏引鄭注洛誥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代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禮。非始成王用之也。蓋始起之時。草創初定。未遑制作。故一依前代。無事變更。論語堯曰篇。湯告天之辭曰。敢用元牡。集解引孔曰。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是也。○注堯曰至大武。○護宋本。閩本。監本同。毛本作濞。非。釋文。亦作護。白虎通禮樂云。禮記曰。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箛招。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護。周樂曰大武。象獨斷云。堯曰咸池。舜曰大韶。一曰大招。夏曰大夏。殷曰大濞。周曰大武。按周禮大司樂。又有雲門。大卷。大成。大夏。大濞。大武。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大成。咸池。堯樂也。堯能禪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史記注引庾蔚之云。樂興於五帝。禮成於三王。樂興王者之始。禮隨世之質文。故作樂自黃帝堯舜始也。韶。馨。招。通。○注各取至同歸。○紹。閩本。監本。毛本作紀。依鄂本改正。浦云。儀禮經傳通解。紹。按。以紹釋韶。以同音爲訓。詁也。討。閩本。監本。毛本作紂。依宋本改。禮記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濞。伐而作濞。武是作樂皆取其民所樂己者名之也。御覽引元命包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於己爲本。舜之時。民樂

其紹堯樂。故樂名韶。韶者紹也。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樂名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武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樂名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樂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宋注。舜服繼堯之業。駢謹曰。類是卽異號同意。異歌同歸之義也。白虎通禮樂云。堯曰大章者。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箛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大司樂鄭注云。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惟大夏取義微殊。繁露楚莊王云。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爲本。舜時民樂其韶。堯之業也。故韶者韶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承。故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於始。重本之義也。然則周之大武。本作於文王。武王周公復有所增修耳。文王爲受命之王。故詩人皆推本爲說也。堯樂有成池。又有大章者。樂記云。大章章之也。注。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矣。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又云。咸池備矣。注。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所不施也。周禮曰。大成。然則咸池者。堯所增修黃帝之樂。大章則堯自作樂名也。禮疏引熊安生說。以大卷當大章。泥於周禮大卷在咸池之上。而樂記又以大章在咸池上。故也。不知周禮順世代爲序。樂記以大章爲主。以其爲堯之正樂。咸池則堯所增修。異代之樂。故次於下也。樂記又云。韶繼也。注。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又云。夏大也。注。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云。殷周之樂盡矣。注。

晉盡人事也。周禮曰：殷曰大濩，周曰大武，與周禮注同。彼疏又引鈞命決云：伏羲樂爲立基，神農樂爲下謀，祝融樂爲祝禱，又引樂緯云：帝嚳曰六英，顓頊曰五莖，禮樂志六莖五英互異。宋注云：六英者爲六合之英華，五莖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亦望文生義耳。樂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先儒有數藝農等爲五帝者，故亦可有樂。周代已不存矣。樂書云：名與功偕，正義曰：名，謂樂名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章明韶紹，以韻爲訓，夏大武伐，以義爲訓，護即取本字爲義也。○注失禮鬼神例日。○舊疏云：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之屬是也。○注此不至可知。○舊疏云：言考宮與獻羽實同日，若置日於考宮上，則嫌獻羽不蒙之。獨日考宮以非禮而已，故從下事言初，初是非禮辭，則獻羽非禮可知。然考宮得變禮而不置於獻羽上者，嫌別日故也。知初非禮者，正以初稅畝同文，按何氏此注云：嫌獨考宮以非禮書，似又以考宮亦失禮，與上注得變禮義異。蓋穀梁傳云：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羊以仲子爲惠姜桓母，隱卽爲桓立，亦不必遽爲其母立廟，故仍疑其非禮與。或獨爲衍字與。穀梁傳曰：初獻六羽，始管樂矣，是亦以初爲非禮辭。

邾婁人鄭人伐宋〔注〕邾婁小國序上者主會也〔疏〕

注邾婁至會也。○杜云：邾主兵，故序鄭上。孔疏：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以其不稟

王命，故以主兵爲首。雖小國主兵，卽序於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爲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者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氏以楚人指子玉，故如此解。按孔氏此疏，深得經旨。穀梁注亦云：邾主兵，故序鄭上也。伐宋而注言主會者，邾婁會鄭伐宋，故曰主會。明邾婁當首其惡，非會盟之會也。

螟〔疏〕

釋文：螟蟲食苗心，通義云：爾雅曰：食苗心螟，食葉或食節賊，食根蝻，唯菁螟者，散文通矣。京氏易傳曰：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按左疏引舍人爾雅注云：食苗心者螟，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曰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

詩疏引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子方卽好妨。見齊民要術。今食苗心小青蟲。長僅半寸。與禾同色。尋之不見。故言冥冥難知也。余族弟卿雲言。又有小白蟲。藏在苗心。么齶難辨。有此卽未葉變白色。而不能放穗矣。余按說文以螟爲食穀葉者。誤。按今南方苗將秀時。有小青蟲。匿於苗心。大不及半寸。不可見。但視葉有繅絲。亦謂之結蟲。謂苗葉纏結。穗不能出。由心達葉。俱爲所食。重則枯槁。輕亦收成減薄。是說文與爾雅無異也。禮記月令云。仲春行夏令。蟲螟爲害。注云。暑氣所生。爲災害也。與蠹異物而同類。左疏引陸璣又云。舊說螟蟻蠹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榘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郭璞亦云。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

何以書記災也〔注〕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

禁民之所致〔疏〕

注災者至至者○災。國本。監本。毛本同作災。宋本作災。上三年傳曰。記異也。注。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此災謂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異大於災也。詩疏引洪範五行傳曰。害物曰災。易復云。有災

警。釋文引子夏傳。傷害曰災。國語周語云。天降災戾。章注。災。謂水旱蟲螟之屬。三年日食之後。有衛州吁公子。釁諸變。此因觀魚失政在先。螟災在後。是爲隨事而至也。白虎通引濟潭巴云。災之爲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爲言怪也。謂先發感動之也。○注先是至所致。○疏及國本。監本。毛本。作急法。十行本作急治。誤。隱公事見上。左疏引孫炎爾雅注云。螟蟻賊蠹。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說苑貴德云。故爲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爲惡。尙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瀆濟上。而行八份。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按元當作五。類聚引漢合學曰。螟應苛刻。文選注引彼注云。苛者切也。與此苛令急法合。詩疏云。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而致。理爲兼通也。經義雜記二云。五行志云。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魚于棠。貪利之靡也。劉歆以爲又逆臧釐伯之諫。貪利區督。以生羸蟲之孽也。案何注公羊云。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所致。又春公觀

魚子棠傳。何以書譏遠也。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與董義合杜注左傳。但言蟲食苗心爲災。故書當以劉說補之。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彊卒。〔注〕日者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益師始見法。無駭有罪。

俠又未命也。故獨得於此日。〔疏〕左疏引世本云。魯孝公生僖伯。彊生哀伯。逢生伯氏。餅生文仲。辰說文竹部。竽。讀若春秋魯公子彊。取其音也。按十二月無辛巳。十二月小也。辛巳爲十一月二十九日。及六年正月初一日。○注日者至大夫。○上元年注云。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此公子彊卒日。故云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也。通義云。前者公觀魚于棠。彊諫不聽。比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故爲隱公恩痛日之。因以喪爭臣。按公羊不載僖伯諫觀魚事。然不能無故加恩。孔義或然。○注益師至此日。○元年十二月。公子益師卒。欲見三世之法。故不日以見所傳聞世。大夫有罪無罪皆不日也。下八年冬十有一月無駭卒。傳疾始減也。是有罪不日。又九年三月俠卒。傳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是未命也。惟彊與益師同無罪。而彊當時實隱公有恩。故因日以示義。毛本。閩本。監本。俠上有据字。校勘記云。鄂本無据字。是也。舊疏中標注同。十行本衍。當刪。正浦云。元年益師卒。疏引此。亦無据字。

宋人伐鄭圍長葛。〔疏〕

杜云。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京相璠土地名。長社縣北有長葛鄉。大事表云。在今許州府長葛縣北十二里。水經注。洧水。洧水又東南與龍淵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東逕故城北。

鄭之長葛邑也。春秋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社。又按京杜並云。長社縣北有長葛鄉。斯乃縣徙於南矣。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長社。注。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樹暴長。因名長社。方輿紀要。長社故城在許州長葛縣西一里。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注〕据伐於餘丘不言圍〔疏〕

通義云常辭國乃言圍又云邑而言圍者有四類長葛新城緡郊惡之言圍師

及齊師圍成圍宋彭城圍戚國之言圍內邑不聽言圍圍棘之屬是也內諱取邑言圍圍洸圍台之屬是也○注据伐至言圍○舊解云即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是也

疆也〔注〕至邑雖圍當

言伐惡其疆而無義也必欲爲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所以不知鄭疆者公以楚師伐宋圍緡不

言疆也〔疏〕

注至邑至義也○通義云宋疆而無義圍蹙窮邑至於莽歲將爲明年取長葛見惡故張本於此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范云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

圍伐兼舉以明之亦惡其疆而無義也穀梁又云苞人民馘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彼疏引廢疾云廢焚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穀梁以苞人民爲輕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鄭釋之云苞人民馘牛馬兵去可以歸還其爲壞宮室斬樹木則樹木不可復生宮室壞不自成爲毒害更重也劉氏逢祿難曰傳釋侵伐之例不及公羊爲長苞人民馘牛馬斬樹木壞宮室侵伐入同有之不當以分輕重也○注必欲至圍也○繁露玉杯云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鄭伯志在滅段故如其意書克宋人志在得長葛故如其意言圍所謂逆而罪之不如徐而味之也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故表其意以惡其疆也○注所以至疆也○傳文疆也不明故注文申言其非謂鄭疆也傳二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緡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注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不仁之甚不言宋疆故知此非惡鄭也惟彼楚自伐宋此注言公以者因魯乞師伐齊遂道伐宋罪坐所由故言公以也或涉彼下經公以楚師伐齊駭衍

公羊義疏八

隱六年
盡七年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疏〕

唐石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左氏作渝平。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傳突定本質直若輸河上公王弼作渝古字通。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疏〕

公羊古義。左傳作渝。云更成也。成猶盟也。桓元年傳。渝盟無享國。秦晉爲盟成而不結。宋及楚平。傳載盟詞。渝盟猶渝成也。渝成猶渝平也。公與鄭

絕。鄭來渝平。隱不享國。桓莊結成。以隱爲詞。則渝盟不得爲成盟矣。詛楚文云。變輸盟刺。廣雅。輸更也。渝與輸同。輸亦訓墮。故左氏謂之更成。公羊謂之墮成。其義一耳。左傳校勘記。惠棟云。渝讀爲輸。二傳作輸。廣雅云。輸更也。釋詁。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言更成。杜氏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譌。按。渝輸古通用。爾雅云。渝變也。杜氏用雅訓變。亦更之義也。通義云。渝輸異文同義。易曰。成有渝越之盟。詞曰。渝盟無享國。詛楚文曰。變輸盟刺。輸盟猶渝盟也。輸成猶渝成也。成猶平也。調人。凡有鬪怒者成之。和難平。爭謂之成平。而變渝是謂墮成。古文訓詁。以輸爲墮。左傳。墮幣。服虔曰。墮。輸也。詩。載輸爾載。荀子。成相。辭展禽。三緇。春。申道。纒基。畢輸。其義皆爲墮。按爾雅釋詁云。平成也。郭引穀梁傳曰。平者成也。又釋言。渝變也。注謂變易。說文水部。渝。謂變汗。詩。羔裘及板。箋皆云。渝變也。渝變卽墮壞之義。故渝正字。輸假借也。爾雅釋文云。舍人。渝作糴。糴又渝之或體也。按書呂刑云。獄成而孚輸。而孚輸與成對。亦卽墮義。成者。有司讞獄於上。從而定之。輸者。上反其所讞者也。成無弗孚。輸亦無弗孚。故出入皆當其情也。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與公羊義合。

何言乎墮成〔注〕

据羣會諸侯伐鄭後未道平

也何道墮成〔疏〕

通義云諸云何言乎者皆見非經所常言問何所為而言此○注据鞏至墮成○即上四年秋鞏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是也伐鄭以後經無平文故不得言墮平

敗其成也

〔注〕鞏伐鄭後已相與平但外平不書故云爾〔疏〕

注鞏伐至與平○鞏伐鄭與平傳無文何氏或別有所据按漢書藝文志載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雜記八

十三篇何氏時宜見在故所引或傳所不載也○注但外至云爾○舊疏云魯與鄭平而言外平者謂伐鄭之後時公子鞏外與鄭平不得公命是以不書故曰外平不書耳

曰吾成敗矣〔注〕吾魯也

〔疏〕

注吾魯也○舊疏云稱魯人之詞故加曰据傳文則墮平在魯曰鄭人來者兼為內諱與

吾與鄭人未有成也〔注〕未無也此傳發者解

鄭稱人為共國辭〔疏〕

校勘記云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漢石經無也字唐石經未作未誤何訓為無明當作未宋十行本下句亦譌作未有成○注未無也○禮記檀弓云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注未無也小爾

雅廣詁云未無也呂覽開春云吾未有以言之高注未猶無也○注此傳至國辭○舊疏云傳發此吾與鄭人未有成事者非直解鄭撞獲諸侯為有罪而魯侯不能死難亦當絕故令鄭稱人言輸平則魯侯亦合稱人矣一箇人字兩國共有故云稱人為共國辭段氏玉裁云疏云一箇人字兩國共有當是國共非共國也下注稱人共國辭者同誤按段說是也

吾與鄭人則曷為未有成〔注〕据無戰伐之文

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注〕時與鄭人戰於狐壤為鄭所獲〔疏〕

左傳隱十一年公之為公子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杜云狐壤

鄭地則左氏以狐壤之事在春秋前杜又云內諱獲故言止按左傳皆紀實無諱文依左氏則隱公尚為公子不必諱杜注可謂贅矣

然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

也。据鞏戰君獲言師敗績〔疏〕

注戰者內敗文也。○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

不復言師敗績。故戰爲內敗文也。○注据鞏至敗績。○鞏戰見成二年。彼云季孫行父以下帥師會晉卻克以下及齊師戰于鞏。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傳佚獲也。注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然則彼齊君被獲。故言師敗績。此魯侯被獲亦宜言戰。經無戰文。故据以爲難焉。諱獲也。〔注〕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與鞏戰辟內敗文異。戰例時偏戰日。

詐戰月不日者。鄭詐之不月者。正月也。見隱終無奉正月之意。不地者。深諱也。使若實輸平。故不

地也。稱人共國辭者。嫌來輸平獨惡鄭。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疏〕

通義云言來者起狐壤內地內

敗舉戰不舉敗。公獲不舉戰。其辱彌甚。其諱彌深。春秋多微文。故戰于狐壤。而曰鄭人來輸平。高克奔陳。而曰鄭棄其師。固不可以文句求也。蓋若但敗。則可書戰以起之。今君獲而又不死位。辱莫大焉。故並戰諱之。所以爲獲諱故也。○注君獲至諱也。○繁露奉本云。王夷君獲。不言師敗。故成十六年傳云。楚何以不稱師。王夷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未言爾。注。凡舉師敗績爲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云。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注。舉君獲爲重也。此舉外以明內。外諸侯被獲。不言師敗績。舉君獲爲重。內不得舉君獲。故並不書戰。以見敗。而以輸平諱也。若然。莊九年乾時之戰。言我師敗績者。傳云。復仇也。注。復仇以死敗爲榮。故錄之。彼有復仇之美。故敗績不諱也。○注申鞏至文異。○鄂本作異是也。閔本。監本。毛本。異誤是。疏中引注同。當据正。鞏戰辟內敗文者。成二年注云。君獲不言師敗績。等起不去師敗績者。辟內敗文也。然則齊侯被獲。宜去敗績。但舉君獲爲重。直言戰而已。又以內大夫在。嫌爲魯敗。故不得但言戰。所以辟內敗文。此

自以魯君見獲。故不言戰焉。是與彼異。○注戰例至戰月。○校勘記云。十行本補刊偏誤偏。今據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訂正。偏戰日者。舊疏云。卽桓十二月丁未戰于宋。傳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云是也。案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煩而不殺者。正也。又文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注。嫌夷狄不能偏戰。是偏戰日也。詐戰月者。舊疏云。卽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之屬是也。然則僖三十三年穀之戰日者。傳云。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繁露竹林云。難者曰。春秋之善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敵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仇者有二焉。是何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蓋詐則出其不意。傷害尤多。偏則結日而戰。有忿不加暴之義。故僖元年傳。季子待之以偏戰。春秋美之也。○注不日者。鄭詐之。○明此爲詐戰也。通義云。穀梁傳曰。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蓋自鞏伐鄭。後二國未有成。今謀與鄭平而不果。乃反致戰。若所謂平莒及鄭。莒人不肯者。故經得以輸平言之。歸輸于鄭者。起鄭人不肯也。義或然也。○注不月至之意。○下十一年傳。隱何以無正月。注。據六年輸平不月。又云。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輸平在正月。何氏必有所據。若書正月。則嫌隱有正。與成公之意不合矣。○注不地至地也。○舊疏云。若地。宜言輸平于狐壤。似若戰于之類。辱莫大乎君獲。故深諱之也。繁露竹林云。使人有廉恥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縛爲虜也。○注稱人至絕之。○鄂本擅獲上有明鄭二字。閩本。監本。毛本無脫也。宜據補。成二年傳。佚獲也。注。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知魯侯不死。雖亦當絕也。僖十五年。獲晉侯。注云。釋不書者。以獲君爲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皆當絕。是鄭與魯皆坐絕。故書人以起之。明魯亦人焉耳。不專惡鄭之詐戰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酉五月無辛酉四月之十二日六月之十三日也艾者杜云泰山牟縣東南有艾亭大事表云杜不言齊地當疑地在

齊魯之間在今沂州蒙陰縣西北又哀十一年及齊師戰于艾陵孔氏曰在博野縣南六十里在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與此別張氏守節謂艾與艾陵爲一地者誤也大事表又云桑氏水經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漢蓋縣在今沂水縣西北六十里沂水與蒙陰相鄰以地勢準之亦相近齊乘云艾山在沂州西三十里寰宇記艾山一名臨樂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北三十里按沂州西三十里與蒙陰西北亦不連其謂新泰東北與泰安東南相近恐是艾陵也舊疏云下無相犯之處而書日者以下八年三月我入邠傳云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然則雖不復侵伐亦有爭邑之隙故書日也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注〕首始也時四時也過歷也春以正月

爲始夏以四月爲始秋以七月爲始冬以十月爲始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也〔疏〕

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初學

記文部引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古文無事不必具四時按春秋兩家謂今文公羊穀梁是也古文謂左氏也或不當句不讀爲否不必具四時不衍字也謂公穀之經或有不具四時左氏雖無事必具也隱六年秋七月杜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皆放此是也漢書藝文志云劉何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春秋之脫四時猶易之脫无咎悔亡也惟古文無脫斯東漢以來儒者咸好古學與按今文公穀二家亦皆四時具故穀梁家范

注亦云。無事書首月。不遺時也。彼九年傳亦曰。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是也。杜氏此注。卽本公羊立說。劉歆此言。未知何據。漢書律厯志載劉歆說云。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是三家於此並無異說。○注首始也。○爾雅釋詁。首始也。○注四時也。○周禮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注。四時也。禮記祭法云。祭時也。注。四時也。易象上傳。應乎天而時行。虞注。謂四時。○注過歷也。○說文。禘。部。度也。史記外戚世家。皆過栗姬。索隱。過。謂踰之。踰度皆與歷義近。○注春以至月也。○謂建子建卯。建午。建酉之月也。通義云。王者嚮明而治。必奉順四時之正。天道正於上。人事正於下。故春秋謹時。月日。以進退中失之事。焉。十二公之篇。有無冬者。無秋冬者。五月或以冠夏。十有二月或不冠冬。方見變文。以起微意。常不立。則變不見。是故無事必具四時。爲常法也。其或不具者。卽有所爲可知爾。

首時過。則何以書。〔注〕据無事也。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

〔注〕明王者當奉順四時之正也。尙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是也。有事不月。

者。人道正則天道定矣。〔疏〕

釋文。編。必連反。字林。聲類。皆布干反。隸釋載漢石經。爲年下。直接傳文。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公羊問答云。何以謂之編年。曰。隋書李德林傳。史者編年也。故魯號

紀年。墨子。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通義云。諸特言春秋者。皆一經之達例。所以損益舊史。而示新義者也。周書時月解云。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注明王至是也。○堯典文也。浦氏鎡云。尙書作人時。按。作人者。係唐人避諱所改。經傳子史。皆引作民。按書大傳。考靈耀。史記。漢書所引。皆作民。凡兩漢諸儒所引。無作人者。欽若。史記作敬順。欽訓敬。若訓順也。漢書魏相傳云。天地變化。必由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由之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漢書律厯志。劉歆說曰。夫歷者

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日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入道也。皆奉順四時之正義也。月令疏引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也。五行大義引管子。書疏引伏生傳。皆同。○注有事至定矣。○包氏慎言時月日。喪貶說云。春秋本天以治人。首書元年春王。正君也。君正而國定。故以時月日治公。卿大夫。洪範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王不知省歲。則不知爲王。卿士不知省月。則無以爲卿士。庶尹不知省日。則無以爲庶尹。春秋以時月日進退王公。卿大夫。非春秋之法。自古帝王相傳之法也。劉子駿爲左氏家之宗。其言曰。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日以天時以陰陽之中制其禮。則名書之以春秋。取其以禮制中也。禮者國之命。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也。子思子作中庸。以發明春秋之旨。言春秋以中爲用也。事背乎中。則貶責加焉。中者元之所交會。乾元統天。坤元承天。而交于春秋。故曰。時月以逮分。至啓閉。易之八卦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之大業也。吉凶生大業。鑒古知今。觀往察來。爲人君者。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如時之繫歲。月之繫時。日之繫月。統之有宗。會之有要。則大業日新矣。洪範曰。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反是。而不成。不明不彰。不平康。亦如之。然則時之缺。月之缺。日之缺。非史氏之缺。仲尼缺之示教也。無王者王之所誅。桓篡弑無王也。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於聘之年。去秋冬二時。明刑罰之弛也。成十年去冬。曠時祭而遠如晉。藏令不行也。桓十七年五月無夏。夫人不知有公也。昭十年十二月無冬。欲倚吳而取吳。孟子。失所庇也。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日。壬申。丁丑。天子爲諸侯所致。無月者。諸侯不供職也。易繫詞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四時之序。天地之運。貞觀也。日月會合。有晦有朔。貞明也。貞之爲言正也。不正則無觀。無明。而乾坤幾乎息矣。春秋之以時月日爲喪貶。示人以正。傳而已。然則有事則不必月者。視乎事之是否。以定詳略爲喪貶。天道遠。人道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以天

道正人仍以人道奉天。天之與人昭也。所以必奉四時之正也。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注〕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

故書以疾之。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疏〕穀梁傳云。外取邑不志。此何以志。久之也。鹽鐵論備胡云。

人取杞牟婁。疾始取邑。此宋人取鄭長葛。譏久。故同一傳也。○注古者至疾之。○白虎通三軍云。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上五年穀梁傳注云。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古者師出不踰時。重民之命。愛民之財。乃暴師經年。僅而後克。無仁隱之心。而有貪利之行。故圍伐兼舉以明之。卽取何義爲說也。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邵南國之大夫。久於行役。故作是詩。御覽引禮記曰。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矣。禮記或禮說之譌。鹽鐵論執務云。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徭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曰。念彼忝人。畏此罪罟。又備胡云。古者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又引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故聖人憐其如此。憫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又繇役篇云。古者無過年之徭。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一朞。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積。痛于骨髓。此杖杜采薇之所爲作也。按詩采

薇云。靡室靡家。玁狁之故。箋云。古者不踰時。今薇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漢書匈奴傳引彼詩。爲懿王時事。故得有踰時之作焉。詩何草不黃云。哀我征夫。箋云。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彼幽王之詩。故箋陳古以刺今焉。○注不繫至取也。○范云。上有伐鄭圍長葛。言長葛。則鄭邑可知。故不繫之鄭。左疏引服虔云。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望文生義。無足據也。

七年春王二月。叔姬歸于紀〔注〕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

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媵賤書者。後爲嫡。終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季以鄩入于齊。

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疏〕

注叔姬至媵也。○舊疏云。知如此注。見上二年冬。伯姬歸于紀。自爾以來。不見紀伯姬卒之文。今叔姬又歸之。知是其媵矣。白

虎通嫁娶云。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叔姬。伯姬娣也。○注至是至國也。○白虎通又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陽數奇陰數偶也。男長女幼者。何陽道舒陰道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又云。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者。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顯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公羊家舊說也。杜云。叔姬者。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不與嫡俱行。故書。范云。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皆本何氏義也。范氏引許慎云。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疏引一解云。引易者。證待年于父母國。與嫡俱行也。○注婦人至君子。○釋文作從適。云。丁歷反。本又作嫡。舊疏以爲書大傳文。穀梁注引許慎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詩曰。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是與何氏義同。詩召南江

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蓋亦謂十五以上。與嫡同往者也。蓋女子十五笄而字。故可以從嫡。○注媵賤至賢行。○舊疏云。春秋之內。例不書媵。以其賤故。今此書。以其後爲嫡。終有賢行也。知後爲嫡者。以莊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紀叔姬卒。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卒葬皆書。爲嫡明矣。按白虎通嫁娶云。嫡夫人死。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嫡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嫡也。伯姬卒。叔姬升爲嫡。經不譏也。白虎通又云。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煞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自是古文春秋及禮家說。與今文春秋不同也。○注紀侯至錄之。○莊三年云。紀季以鄫入于齊。莊四年。紀侯去其國。是紀爲齊滅。紀季以鄫入齊事也。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傳其言歸于鄫。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媵不稱歸。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之子謂嫡。嫡歸而以媵俱行。今嫡不以媵備數。故曰不我以。以者。備數之詞。雖待年父母之國。其後歸也。亦當略之而不錄。又安得稱歸。且媵不聘。春秋傳曰。聲伯之母不聘。然則叔姬者。紀侯之妾。春秋與伯姬同稱歸者。以賢而能守節也。蓋紀季以鄫爲齊附庸。處齊襄無道之世。叔姬能全竟婦道。故春秋重而錄之。莊三十年注云。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明其能全夫人之行也。左疏引賈逵云。刺紀貴叔姬。三傳皆無此義。孔疏云。魯女嫁于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嫡。尊與卿同。其書固是常例。夫魯女嫁于鄰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僅一叔姬爲媵乎。直是妄說。

滕侯卒〔疏〕

漢書地理志云。沛郡公邱。注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師古曰。左氏傳云。鄆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而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按漢書古今人表。列叔繡於武成之世志。

云懿王自是錯誤。左傳疏引地志作文王。可證。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杜注云。滕國在沛郡公邱縣東南。

何以不名〔注〕据蔡侯考父卒名〔疏〕注据蔡至卒名。○見下八年夏。微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疏〕

桓二年云滕子來朝。知滕子爵故爲微國。微國則其稱侯何。〔注〕据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疏〕注据大至子男。不

嫌也。〔注〕滕侯卒不名下常稱子。不嫌稱侯爲大國。〔疏〕注滕侯至大國。○下常稱子。桓二年滕子來朝是也。後此常稱子知實子爵。故不嫌爲侯。

此稱侯者。自別有義。通義云。所傳聞之世。未卒小國。獨卒滕侯。宿男。邾婁子。薛伯。是四國皆當隱之。篇來接於我者。其爲寡賢親內。襄錄甚明。說左氏者。但以爲從赴。且如彼傳云。魯爲凡。蔣邢。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是必嘗來赴矣。而六國之卒。豈不見於春秋何也。周初滕薛皆侯。時降在伯子。春秋與其來朝賢君。襄稱故爵。但滕侯後旋事桓。墓義不終。不足書卒。故還從其父加錄。若然。薛伯以伯卒。滕子之父以侯卒者。春秋之義。許人子者必使子也。自桓公以後。滕遂稱子。歷莊閔僖文之篇。不復書卒。所以深著此滕侯卒爲襄文。使與大國無嫌矣。春秋貴賤不嫌同號。〔注〕貴賤不嫌者。通同號稱也。若齊亦稱侯。滕亦稱

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貴賤不嫌同號是也。〔疏〕注貴賤至稱也。○通義云。貴賤易辨。不相

微者稱人。貶亦稱人。各有起文。號同實異。按春秋別嫌明微。嫌則別之。其不嫌者。當文自見。故無須別也。○注若齊至是也。○齊稱侯者。上三年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之屬是也。舊疏云。不云晉者。晉爵未大。故按齊始見春秋。故注科舉無義例也。微者稱人。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之屬是也。貶亦稱人者。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傳楚子也。貶又二十七年。楚人陳侯以下圍宋。傳爲執宋公貶。又上六年。鄭人來渝平是也。皆有起文者。舊疏云。滕侯卒不名下。恆稱子。起其微也。齊侯恆在宋公之上。起其大也。宋人盟于宿不書日。亦起其微也。鄭人來輸平稱人者。國共辭。起其貶之。然則齊貴滕賤。微者賤。楚子貴。俱無嫌義。故不妨號同。又若王子虎卒。王子猛卒。同稱王子。不嫌其同也。一君一臣。昭昭也。美惡不嫌同辭。

〔注〕若繼體君亦稱卽位。繼弑君亦稱卽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辭是也。滕微國所傳聞之

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

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疏〕

通義云。美惡易見。不相嫌者。則可以同辭。若宋萬出奔陳。曹羈出奔陳。楚子使椒來聘。吳子使札來聘之類。屬辭比事。美惡自明。蓋春秋正百物之名。理事

之然否。必其不嫌。乃得同號同辭。苟嫌矣。析疑辨微。纖芥不遺。是故紀履綸來曰逆女。莒慶來曰逆叔姬。救邢先言次而後言。救。救晉先言救而後言。次牟婁防茲言及鄆。謹龜陰不言及。王用諸侯之師曰從。諸侯之師相爲用曰以。善曰還。不善曰復。善曰歸。不善曰入。皆使貴賤不相假。美惡不相錯。難可悉數者也。按此亦爲全經發凡起例。故曰春秋也。○注若繼至是也。○舊疏云。繼體君稱卽位。文成之屬是也。繼弑卽位。桓宣是也。皆有起文者。前君之薨。書地者。起其後卽位者是繼體之君也。若前君薨不地者。起其後卽位非繼體之君也。由是之故。春秋不嫌同辭矣。春秋正辭云。若秦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美也。楚子使椒來聘。惡也。人皆知之。故使同辭以起問者。又若子般弑亦稱卒。子野毀亦稱卒。則以閔公不言卽位異之。宣公亦言卽位。昭公亦言卽位。則以子卒不日異之。春秋之文。信如四時。又若莊公二年。王姬歸于齊。齊襄也。十一年。王姬歸于齊。齊桓也。一無惡。一有惡。則以單伯逆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見之。又以後之徒言歸也。而見逆與築館之爲起文。詳略互相明。以使不嫌也。又若諸侯篡國亦書入。天王入于成周亦書入。傳曰不嫌。亦其義也。又若我無君不稱使。齊高子來盟是也。宋司馬華孫來盟。亦不稱使。則其主不嫌也。篡不明去葬。嫌也。篡明者書葬。不嫌也。篡已明而不書葬。重於篡也。篡不明而書葬。因其事也。齊景公之篡也。以書齊慶討來奔見之。宋文公之篡也。以書諸侯之會于扈見之。齊惠公。鄭襄公。晉悼公。皆不見篡。徒以不書弑君之葬。則知其不討賊而篡亦見之矣。衛宣公受國于討賊之後。嫌於非篡。則書立以明之。晉成公以賊復見。亦嫌於應受國。則去葬以明之。齊惠。鄭襄。晉

悼齊景皆晉成公比也。然與不篡者同辭。而書葬以起問者。明義法也。又若殺大夫稱名稱國同辭矣。乃如晉殺先穀。衛殺孔達。其事不同。則孔達有起文以異之。陳殺洩冶。晉殺三郤。其事不同。則洩冶有起文以異之。鄭殺申侯。齊殺國佐。鄭殺公孫黑。其事亦不同。皆無起文。則去葬以明殺無罪。書葬以明殺有罪。亦異之。又若晉殺三郤。亦稱國。晉殺胥童。亦稱國。則與君弑同月。而先書以大異之。又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宋公殺其世子痤。則不書葬。以明晉侯之志乎殺以異之。莊氏此論。可謂深切著明。讀春秋者。隅反可也。○注滕微至其義。○禮。宋本。閩本。監本同。鄂本禮作祿。按。鄂本是也。滕子朝隱公。在下十一年。彼注云。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襄之是也。劉氏逢祿。箋云。何君說紀季姜義。曰。子尊不加於父母。此云嗣子。得以其祿祭。互相足也。禮。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父爲子。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三王通義。此先書滕侯卒者。唯王者有先施之誼。所以懷諸侯也。明子襄爲侯。應以侯祿榮其親。故於此書侯以張義。薛不襲其父侯者。舊疏云。薛侯父卒在春秋之前。故無襲是也。

夏城中丘〔疏〕

杜云。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大事表云。今沂州府東北三十里有中邱城。故此傳云。內之邑也。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南徑中邱城西。春秋隱七年。城中邱是也。一統志。中邱城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北三十一里。

漢志臨沂屬東海郡。今爲蘭山縣地。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上問中丘者何。指問邑也。故因言何以書。

嫌但問書中丘。故復言城中丘何以書也。〔疏〕

注上問至齊也。○校勘記云。宋本。監本。閩本。毛本同。定二年疏。引此注。上問作上言。當據正。下文云。因言。可證。若作問。則與指

問邑也。問字複矣。又故因彼疏引此注作欲因亦宜據正。蓋若但問何以書。嫌止問中邱書之故。均連城中丘問之明所問之故在城也。

以重書也〔注〕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

補完之。至令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

城邑例時〔疏〕

鹽鐵論備胡云。春秋勳衆則書。重民也。繁露十指云。舉事變見有重焉。則百姓安矣。通義云。重用民力。故得時不得時必書。然則重有二義。一者重用民力。二者注云功重是也。○注至令至壞敗。○宋本闕本監

本毛本同。鄂本弛作施。按釋文亦作崩弛。龜俗字。史記河渠書。延道弛兮離常流。索隱。河道皆弛壞。漢書賈山傳。臣恐朝廷之解弛皆壞敗之義也。師古曰。弛放也是也。○注猥苦百姓。○漢書五行志。兼受其猥。師古曰。猥積也。又溝洫志。水猥盛則放溢。師古曰。猥多也。猥苦猶曰多苦積苦也。不早修完。重苦百姓。故曰猥也。○注故言至無異。○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是凶年雖修舊亦譏。豐年但可修舊耳。不知補完至大興工作。故書城以譏。左傳謂譏不時。經書城亦有在冬令。而傳又云。書時是春秋爲胥吏之書。毫無意旨矣。穀梁云。城爲保民爲之也。范云。刺公不修勤德政。更造城以安民。夫勇夫重閉。而況國乎。周官有掌固司險之官。掌修城郭溝塗。若並城責之過矣。○注城邑例時。○舊疏云。卽下九年夏城郎。襄十三年冬城防是也。按此內城之例。僖二年城楚邱。則書月。彼傳云。孰城城衛也。明外城不止書時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

莊八年左傳。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卽此錢氏大昕論春秋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母弟雖親。不可踰其分也。按左傳又云。生公孫無知。有寵

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則

夷仲年之過盛可知矣。

其稱弟何〔注〕据諸侯之子稱公子〔疏〕

注据諸至公子○禮喪服傳文上元年公子益師卒注云諸侯之子稱公子

母弟稱弟母

兄稱兄〔注〕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爲如矣齊人語也分

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厚異於羣公子也聘者問也來聘書者皆喜

內見聘事也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爲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

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寶也〔疏〕

練釋載漢石經稱兄下接下傳凡伯者何按春秋稱弟者此及桓三年弟年十四年弟語襄二十九年弟年夫之屬是也

稱兄者昭二十年兄輒是也皆謂母弟母兄也春秋說云春秋凡書弟者皆母弟左氏公羊皆然趙匡駁云以爲不可以訓此非駁傳乃駁經也以兩國言之則秦后子鍼楚公子干皆秦景楚靈之弟也春秋獨書秦伯之弟鍼豈非鍼爲母弟與以一國言之則宋公子地公子辰皆景公之弟也春秋獨書宋公之弟辰則地非母弟可知魯宣及叔肸同出敬廡衛獻與子鮮同出敬廡故肸之卒歸之奔皆稱弟此母弟之尤章明較著者故曰非駁傳乃駁經也穀梁云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只可說禮不可與語春秋○注不言至語也○隱元年傳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卽不如齊人語也按古人文字多有此例如無念念也無甯甯也之屬是也○注分別至子也○分闕本監本毛本作公誤依宋本正釋文出分別二字陸本不誤也繁露十指云承周文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是變文從質之義也又三代改制云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周文闕夏春秋變周從殷故親親所以親厚異於羣公子也故史記梁孝王世

家曰。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袁盎等曰。殷道親親。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是質文尊親之殊也。通義云。春秋承衰周之敝。文勝而離。人知貴貴。莫知親親。開端首見鄭段之禍。將大矯其失。非因人情所易親者而先示之親。則其教不易成。蓋由父言之。凡有兄弟。豈有同異。由母言之。雖愛無差等。亦施由親始。特撥亂之漸。不得已之志耳。故至所見之世。且錄貴小國殺公子。以廣親親之義。明非專厚於同母也。按孔氏此論。洞穿禮經春秋。可謂至論。不然。則喪服傳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則與春秋有不可通者矣。○注聘者問也。○周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類聚引白虎通云。聘者問也。詩采芣芣傳云。聘問也。○注來聘至事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映晉大夫。使與公盟。是諸侯不與盟。春秋恥而爲之諱。不見鄰國朝聘。其恥甚矣。故以內見聘爲喜。穀梁傳曰。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亦以貴者來聘爲喜也。○注古者至天子。○禮記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大戴禮朝事篇。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類聚引白虎通云。諸侯相朝聘。何爲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禮聘禮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彼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注謂盟會之屬。凡朝聘。天子兼其中。卽朝罷朝聘之義也。禮記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壹德。以尊於天子。知凡朝聘皆然也。漢書淮陽憲王欽傳。駿論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鄭目錄云。諸侯相於者。於猶厚也。見呂覽注。是諸侯相厚。則有聘問之禮也。王制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小聘則周禮大行人之歲相問也。大聘則大行人之殷相聘也。聘使卿。禮記聘義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各下其君二等。聘禮所記。是侯伯之卿。故彼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其周禮玉人所記。珠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則上公之臣禮。公食大夫禮。俎實云。倫。虜也。据子男之臣也。其周禮司儀所載。亦大國聘禮。所謂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是也。公之臣受勞於堂。侯伯之臣受勞於舍。故聘禮云。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注不受於堂是也。小聘使大夫。則三介。

又下其鄉二等也。三禮札記云：周禮有天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問問以諭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規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規以除邦國之慝，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侯聘天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蓋皆闕而不存耳。考鄂本不誤，十行本闕本，毛本誤作孝。○注不言至賓也。○聘禮云：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又云：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是皆受之於太廟也。聘禮重故也。又云：賓朝服，問鄉，鄉受于祖廟，問鄉，聘賓奉其君命來，故主國之鄉亦受之於祖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諸侯親天子亦於廟，親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于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親。注：諸侯春見曰朝，受饗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周官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事，是朝覲聘皆於廟也。必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且重賁之義。白虎通云：緣臣子欲知其君父無恙，又當奉土地所生珍物以助祭，是以皆得行聘問之禮也。蓋謂諸侯聘天子也。下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太廟，與聘同義。

秋。公伐邾婁〔疏〕

上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慕義而來相親信，故爲小信辭，彼正據此以難盟，蔑不書日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注〕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

臣受之於太廟，所以尊王命，歸美於先君，不敢以己當之〔疏〕

杜云：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釋文本作汎城，左傳僖二十四年云：凡蔣

邢茅昨祭，周公之允也。蓋凡亦諸侯而入爲王鄉士者與。水經注清水篇：又南經凡城東，司馬彪袁山崧郡國志曰：共縣有汎亭，周凡伯國。春秋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杜云：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在西南。按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共縣，續漢志：河內郡共縣有汎

亭。劉昭注。凡伯邑。考河內周地。凡伯國。瘠土。食采汎城。方輿紀要。凡城在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注書者喜之也。○與書來聘同義。○注古者至當之。○惠氏棟云。較讀爲覺。詩曰。有覺德行。按後漢書何敞傳。注較。明也。又一切經音義引廣雅。較。見也。謂德之明而可見者。故曰較德。受之太廟。歸美先君。與鄰國相聘同義。禮疏引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同。据何氏此注。則公羊亦以天子有下聘事矣。蓋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有覲聘之禮。相接則曰賓。來朝則車送。車迎。春秋於天子聘。屢書矣。皆無貶辭。故鄭君注大行人。問問。以爲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見美於天子。故喜而書聘。以爲榮。北面稱臣。受之太廟。何氏宜有所見。無文以證之。以理準之。亦宜如是。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疏〕

大事表云。今曹州府曹縣東南四十里爲衛之南楚丘。本戎州。己氏之邑。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又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卽此。蓋宋衛二國相錯處。杜云。

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鉏丘城。六國時鉏楚同音。以爲楚丘地也。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云。此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解曰。衛地非也。其曰在城武縣。則是春秋時爲曹地。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杜云。衛地非也。此爲曹之楚丘。紀要。楚丘城在曹州曹縣東南四十里。衛之楚丘在衛輝府滑縣東六十里。水經注亦誤。以成武之楚丘爲衛文公所居。程公說春秋分記曰。戎州己氏邑。在今拱州楚邱縣。戎蓋昆吾之後。別在夷狄。周衰入于此。天王使凡伯聘魯。由雜邑道楚邱。至仙源。達其歸。戎乃要而伐之。楚丘在河南。宜爲周魯往來之地。以其逼近宋都。故漢晉屬梁國。杜預誤。以此爲僖二年衛所城之邑。水經注亦誤。以此爲衛文公所徙居。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曹邑。文公徙居楚丘。曹邑在今滑之白馬。楚邱在澶之衛南地。在河北。凡伯安有輪河北道。衛而南。使于魯耶。輿地廣記。今楚丘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爾欽韓案。漢志云。山陽郡成武縣有楚丘亭。齊桓公所城。遷衛于此。由此展轉遂誤。

凡伯者何〔注〕上言聘。此言伐。嫌其異。故執不知問。〔疏〕

注上言至其異。○舊疏云。謂聘伐辭異。嫌其非一人也。

天子之

大夫也。〔疏〕

詩大雅瞻卬序云。凡伯刺幽王也。箋云。凡伯天子大夫也。孔疏禮侯伯入王朝。則爲卿。故板箋以凡伯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杜以爲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范云。凡氏伯字。上大夫也。公羊宜與

之同。如元年祭伯是也。

此聘也。其言伐之何。〔注〕据出聘與郊柳異。不得言伐也。問伐加之者。辟問輕

重兩舉之。〔疏〕

注据出至伐也。○昭二十三年。晉人圍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於周。不與伐天子也。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凡伯出聘大夫。非天子邑。不得

晉伐也。繁露王道云。不得執天子之大夫。執天子之大夫。與伐國同罪。故執凡伯言伐也。○注問伐至舉之。○舊疏云。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云。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彼問輕重兩舉不言之。故此言之者。辟問輕重兩舉之。則此專爲伐凡伯問。故加之也。執之也。〔疏〕漢書劉向傳。戎執其使。鹽鐵論論功云。凡伯因執而使不通。執之。則其言伐之何。〔注〕据執季孫隱

如不言伐。〔疏〕

注据執至言伐。○昭十三年。平邱之會。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是也。

大之也。〔注〕尊大王命。責當死位。故使與國同

〔疏〕

注尊大至國同。○大。閩本。監本。毛本。作天。誤。依宋本。正。春秋正辭云。重王命以重王使。伐國之罪。猶且降等焉。故大之焉。論語子路言。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可殺而不可辱。凡伯以天子貴臣。爲戎所執。忍辱偷生。以故見責大

之與伐國同。亦如謀人軍師。謀人邦邑者。也。穀梁注云。以一人當一國。皆尊尊之正義。春秋之微旨是也。

曷爲大之。〔注〕据王子突繫諸人。〔疏〕

注据王至諸人。○莊六年。王人

子突救衛。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也。彼爲子突不能救衛。故諱而書人。以爲王殺恥。此則大夫一介耳。而大之同於國。舊疏云等是王臣。一伸一屈。故難之是也。

不與夷狄

之執中國也。〔注〕因地不接京師。故以中國正之。中國者禮義之國也。執者治文也。君子不

使無禮義。制治有禮義。故絕不言執。正之言伐也。執天子大夫。而以中國正之者。執中國尙不可。

況執天子之大夫乎。所以降夷狄。尊天子。爲順辭。〔疏〕

與者許也。論語先進。吾與點也。管子形勢解。鬼神助之。天地與之。皆義爲許。不與夷狄之執中國。猶言不

許夷狄之執中國也。淮南秦族訓。文王處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彼蓋取穀梁爲說。穀梁以戎爲衛。衛在河內。河內曰冀州。故也。○注因地至正之。○春秋之例。諸侯有罪。執歸京師。以京師治諸夏也。故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京師。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注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于天子也。楚丘去京師遠。且春秋內京師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以京師當治諸夏。諸夏乃治戎狄。方得遠近中外之差次也。○注中國至伐也。○白虎通禮樂云。夷者侮夷無禮義。定五年注云。治國有狀。能與中國。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皆以中國治夷狄。以有禮義治無禮義意也。執爲治文者。孟子盡心上。執之而已矣。禮記檀弓云。肆諸市朝。而妻妾執。皆有治義。不以無禮義治有禮義。故變文言伐。以絕正其義。繁露王道云。執天子大夫。與伐國同罪。執凡伯言伐。止亂之道也。○注執天至順辭。○繁露王道又云。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執中國且不可。執天子之使。犯上甚矣。夷狄至降。天子至尊。以中國治之上。尊天子。下降夷狄也。穀梁傳唯戎衛爲異。其曰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其義大同。范云。昭十二年。晉伐解虞。傳曰。晉狄之也。今不曰衛伐凡伯。乃變衛爲戎者。伐中國之罪輕。故稱國以狄。晉執天子之使。罪重。故變衛以戎之。

亦以執天子之大夫重於執中國也。傳文之微詞見義也。其地何〔注〕据執季孫隱如不地〔疏〕
注据執至不地○昭十三年晉執季孫隱如但言以歸無地文也。大

之也〔注〕順上伐文使若楚丘爲國者猶慶父伐於餘丘也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銜王命至

尊顧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君等也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疏〕

傳兩言大之皆順上伐文一則以凡伯一人當一國以責其不死位一則以楚丘一邑當一國以衛當赴其難也○注猶慶至丘也○莊二年云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傳於餘丘者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君存焉爾以君存則變邑爲國文以天子大夫所在故亦大邑文爲國也通義云實執則不地加地順伐文也○注不地至等也○范注云夫天子之使過諸侯諸侯當候在疆場膳宰致餼司里授館猶懼不敬疏引國語云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陳人候不在疆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歸以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云云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敵國賓至司里授館甸人積薪膳宰致殮廩人獻餼賓至如歸今臣承王命以過陳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是天子使臣過竟諸侯猶宜致禮其有患難更宜赴救故以楚邱爲國知當與國君等也解詁箋云何君明守土之義是矣穀梁子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戎之也此與賈戎爲戎晉同義於經爲合按己氏之戎偏近衛地則依公羊本義亦無不合穀梁疏引糜信云不言夷狄獨言戎者因衛有戎邑故也是衛地有戎也○注錄以至命也○通義云言以歸者起實執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又襄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傳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將兵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鬪當坐獲以歸明凡伯當坐誅絕不直書執亦爲中國諱穀梁所謂以歸猶愈乎執也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徵舒傳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公羊、義疏 八

言獲何。吳少進也。則又以所見之世。吳少進。故不諱獲也。



公羊義疏九

隱八年盡

十一年

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注〕宋公序上者。時衞侯要宋公。使不虞者爲主。明當戒慎之。無

王者。遇在其閒。置上。則嫌爲事出。置下。則嫌無天法。可以制月。文不可施也。〔疏〕

杜云。垂。衞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

亭。大事表云。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北三十里有句陽店。是其地。水經注。瓠子河篇。瓠濱又東。逕垂亭北。春秋隱八年。宋公衞侯遇于犬丘。經書垂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成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酈元曰。陽城在句陽東半里許。魏世家。元忌謂魏王曰。文襄墮。垂都焚。徐廣曰。句陽有垂。方輿紀要。句陽城在曹州曹縣北三十里。春秋正詞云。有三月。曷不繫諸時。決不月也。遇在內不月也。況在外乎。○注宋公至慎之。○舊疏云。會盟則以大小爲序。遇則以不虞爲先。何氏故如此解。是以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在宋下。是其一隅耳。上四年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外諸侯相遇。見要者爲主。魯與遇。無論內要外要。皆由內及外也。○注無王至施也。○王監本。毛本作主。宋本。閩本作王。是也。校勘記云。按解云。若言八年春。王宋公衞侯。遇于垂。卽嫌桓王亦與之遇。可證本作王也。按下有三月。宜書春。王三月。惟遇事不在三月。又遇例時。故不得繫月於春王之下。若於此。經言春。王宋公衞侯云云。則似周王同遇。故云置上。則嫌爲事出。謂置王嫌爲遇事出也。置王屬于三月。則上不承春。是無天法。舊疏云。天法。卽春是也。不承春。則不足以制月。故云嫌無天法。可以制月也。春秋正詞云。不月。則不言春。王。春。天時也。月。王月也。此有三月矣。曷爲不繫之王。王繫之春。然後以月繫之王。歲之始莫先於臨天下之人。而後有萬不同之事物。無不繫

之於王月以月承春王不可闕也。不以月承春王不可以不闕也。據亂而作苟非桓公之策書則不忍輒以為無王矣。慎言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邠〔疏〕

唐石經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作邠也。漢書五行志引作邠左氏作邠下同。古方丙同音。故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釋文作柄云本亦作枋士冠禮面枋注今文枋

為柄急就篇邠勝箱注邠一作枋音柄又音丙惠氏棟穀梁古義云穆天子傳云戊戌天子北入于邠郭璞曰邠邠邑左傳作枋古丙方同字是也。杜云枋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水經注沂水篇洛水又東南逕費縣又東南逕枋城南春秋隱八年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使宛歸太山之枋而易許田一統志費縣故城在今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劉宋移縣理枋城即古枋邑也方輿紀要枋城今費縣治。

宛者何鄭之微者也〔疏〕

杜云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春秋外大夫無不書氏此無氏故知微者穀梁云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易地非宛所得主貶宛無謂書歸邠亦見鄭伯之背叛矣。

邠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

沐之邑焉〔注〕有事者巡守祭天告至之禮也當沐浴絜齊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所

以尊待諸侯而共其費也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十里袤四

十二里取足舍止共稟穀而已歸邠書者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

誅也。錄使者重尊湯沐邑也。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繡陟。五年親自巡守。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尙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

于禰祖。用特是也。〔疏〕

王制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天子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于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

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鄭無駁。與許同。按周初兩都。都並建地方達闢。以四井爲邑計之。似亦無不可。不得以東遷後。偃處伊洛間爲律也。孔疏云。定四年左傳。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于有闢之士。以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闢之士。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期宿。魯近泰山。無假湯沐。各受其一。衢以道路並遠也。故兩有之。然則東周之世。朝宿之邑。或不能國國皆有矣。湯沐邑亦得謂之朝宿。史記武帝紀。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是也。○注有事至禮也。○釋文。巡守。本又作狩。下同。鄂本作巡狩。禮記王制云。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鄭注。柴。祭天。告至也。禮疏謂燔柴以祭

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也。金氏榜禮箋云：巡狩則方嶽之下，覲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左氏傳：作王宮于踐土，亦其類也。然則方明之設，卽所以祭天告至與。故武帝紀云：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圍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此非如圖中明堂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築明堂於塞外，以朝諸侯。楊注：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嶽之下，令諸侯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蓋其望祀方明，故以明堂言之。而朝事儀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覲，亦並與明堂位同。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之遺象。禮覲禮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祭川沈，祭地瘞。鄭注：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郊特性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禮，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令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按鄭氏引郊特性及宗伯職文，證祭天之爲祭日，又以柴爲祭日，推之謂瘞亦可補二經之缺。則此注告至內亦宜有祭地禮矣。故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社卽祭地。詩時邁序：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說文作柴，云燒柴祭天也。引虞書亦作柴，皆是爲巡守告天地之證。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云：鄭氏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因謂燔柴祭日，瘞祭月。但周禮煙祀實柴，燂燎三者，自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同之。謂日月皆燔柴，則可謂祭日燔柴，祭月瘞，則不可。燔柴與瘞，自是巡守告祭天地之禮，非祭日月以爲盟神，不地與方明牽合爲一。又云：儀禮覲禮，自諸侯覲于天子以下，論會同之禮，祭天燔柴以下，謂王巡守覲諸侯之禮。王巡守，諸侯來覲，爲壇壇宮，加方明，四傳揜皆與時會般同之儀同。但會同則拜日及禮日月山川丘陵四瀆而已。巡守則祭天地，其禮尤大，故特記之。按秦

氏此論尤爲分明。觀禮云。方明者。木也。注云。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言上下。則天地亦包在其中矣。漢書律厯志引伊訓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賚有牧。方明。竹書紀年。太甲十年。大饗于太廟。初祀方明。與太廟並祭。自不止祭天地山神。可知汪氏申明堂通釋云。明堂有六。一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嶽之下。五大學。六魯太廟。下云。方嶽之下。有明堂者。孟子梁惠。土篇。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文在司儀。掌舍。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玆。晉侯爲王宮於踐土。猶存其禮。荀子疆國篇。爲之樂明堂於塞外。亦斯意也。是也。○注當沐至邑也。○絜。鄂本同。闕本監本。毛本。絜改潔。非。釋文出絜齊二字。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鄭注。給齊戒自絜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蓋朝宿湯沐。義本相足。對文異。散則通。故在天子縣內者。亦稱湯沐。在泰山下者。亦稱朝宿。史記武帝詔所云是也。釋文齊本多卽作齋字。○注所以至而已。○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注。四井爲邑。方二里。方里而井。四井故縱橫各二里也。白虎通封公侯云。所以分陝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以王制計之。一州二百一十國。一方四州。故八百四十國也。東方二州。則惟四百二十國也。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者。以四十里與四十二里開方計之。得一千六百八十里。四百二十國。國各四里。適可容也。何氏以一方廣袤之法計足。以容卽天子圻內千里。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四倍之。亦足容之。況王制所載。係開方之數。言州方千里。足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如此耳。非必當時實有此數。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加庶姓異姓。不得多至一千八百國。見之春秋者。僅一百二十四國。由成康至幽平。卽諸侯轉相吞併。不得耗盡若是也。共其費者。謂殮。宰。牽。積。芻。薪。禾。米。之屬。凡諸侯朝天子。諸侯相爲賓。諸公之臣相爲賓。均有王朝及主國。致給。此方嶽之下。莫適爲主。故須自有私邑。方有舍止之處。彙穀之資焉。校勘記云。葉鈔釋文作廣冊。袁冊。按漢石經論語有冊字。說文無之。惟林部。森下云。冊。數之積也。又云。古二十作廿。三十作卅。唐石經猶然。孝經音義作冊。強而仕。徐本蓋廣四。襄四。非。○注歸邠至誅也。○史記魯世家。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昉及許田。君子譏之。注。穀梁傳曰。昉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包氏慎言云。此所謂外大惡書也。專地比于背叛。

土地非諸侯有。天子有也。歸者罪明。則受者之罪亦明矣。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不尊事天子。專地背叛。惡莫大焉。穀梁傳。惡與地也。是也。桓元年傳。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也。○注錄使至邑也。○舊疏云。正法哀八年。齊人歸譴及僇之屬。不錄使者故也。○注王者至其所。○白虎通巡守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歷。叶時月。皆爲民也。風俗通山澤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自親行之也。皆與何氏合。○注故三至巡守。○舊疏云。二年一使。三公黜陟。書傳文。按路史發揮引書傳云。再紉少以地。較爲詳備。五年親自巡守。則堯典之五載一巡守也。白虎通巡守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大煩也。過五年爲大疏也。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甘棠之下也。若周制。則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書及王制。皆言五載一巡守。則殷以前之制也。周官何君所不取。又春秋變周之文。故本尙書爲說。○注巡猶至之辭。○舊疏標起訖。五年至而已。以爲堯典文。蓋書大傳語。或專指五年親自巡守語。白虎通巡狩云。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孟子梁惠王篇。巡狩者。巡所守也。文選注引逸禮云。巡狩者。循也。狩者。牧也。風俗通山澤云。巡者。循也。狩者。守也。按。巡循。狩守。牧。皆疊韻爲訓。○注亦不至而已。○儀禮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按書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故知亦爲壇爲宮也。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琫。是其事也。一方諸侯。依王制計四百二十國。故不能國至人見。第覲於方嶽之下而已。鄂本嶽作岳。下同。嶽。正字。風俗通山澤云。嶽。嶽也。嶽。考功德。天子巡守。嶽。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是也。○注尙書至是也。○皆堯典文。舊疏引鄭注云。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嶽名也。柴者。考績燦也。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協正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度。丈尺量。斛。衡。斤兩。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

禮五玉。瑞節。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周禮改之爲纁也。二生一死。贊者。羔雁生也。鄉大夫所執。雉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贊之器有五。鄉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巡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于文祖矣。五月不言初者。以其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然則鄭本至于北嶽下亦云如初。又云告于文祖。則鄭本作藝。藝。文也。與何本異。釋文。禰。乃禮反。本又作藝。段氏玉裁云。作藝。乃淺人用古文尙書改之也。何所據者。今文尙書其說六宗。用今說。可證也。白虎通。巡守云。巡守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尙書曰。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又云。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尙書曰。歸格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親告祖。禰。使祝。徧告五嶽。尊親也。孔叢子。巡守篇云。古者天子將巡守。先告于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親道。又云。歸反。舍于外次。三日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然則今文作禰。古文作藝。故書釋文引馬注云。藝。禰也。是馬氏習古文。仍用今文爲說。古藝。禰。同部。故通。鄭氏訓藝爲文。僞孔傳襲之。皆非也。白虎通。又云。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然則出辭。由禰及祖。歸格。由祖而禰。故王制言。歸假于祖。禰也。釋文。格。本又作假。是也。又還至嵩。如初禮。書無此語。鄭本似亦無之。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五帝紀言。巡守與尙書略同。不言中嶽。而封禪書曰。尙書者。舜在璇璣。玉衡云云。於至北嶽下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下有中嶽嵩高也。下接五載一巡守。此獨言中嶽。不與本紀同。漢郊祀志亦云。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守。全與封禪書同。亦言中嶽。假令尙書原文無中嶽。必不敢增竄。愚以爲史漢言。至至岱宗。至南嶽。至西嶽。至北嶽。而不言至中嶽。但言中嶽嵩高也。然則亦備五嶽之訓。故而已。風俗通。謹案。尙書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也。按應氏言。王者所居。

故不巡可證今古文尙書本皆無至于中嶽之文何邵公則補經文曰還至嵩如初禮蓋亦今文家說而較封禪郊祀爲蛇足矣論衡書虛篇舜巡守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不言中嶽亦可證今文無中嶽江氏聲尙亦注音疏云何注公羊引此經此下有還至嵩如初禮六字不知誰何妄人所增蓋名太室爲嵩崇高山始于漢武周時猶未以嵩高山明不在五嶽中按爾雅釋山說五嶽有二一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此周初之五嶽別云山大而高崧即嵩高山明不在五嶽中也當時或以華爲中嶽與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衡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此漢以後之五嶽故郭注霍山云在衡陽湘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潯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遼曠因戡緯皆呼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爲南嶽是也唐虞之五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恆其中嶽當即禹貢之太嶽在今平陽府地巡守既畢至中嶽見圻內諸侯亦屬應有之舉惟不必在嵩耳禮記疏引鄭書注又云每歸格于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後去恐一歲之終四嶽不能偏至蓋鄭意每歸者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僞孔傳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矣鄭注王制云特牛也祖下及禘皆一牛則從始祖下及禘皆各用一特唐虞五殷六周七矣此云循行守視固不必太平乃行故詩時邁序云巡守告祭柴望武王時未可言太平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是不必太平乃巡守也皇侃疏禮記以爲未太平不巡守非也彼蓋誤以禪爲爲巡守故與

庚寅我入邠〔疏〕包氏慎言云三月書庚寅月之二十二日按是年宜閏二月則三月無庚寅宜閏二月之二十六日四月之二十七日也

其言入何〔注〕据上書歸取邑已明無事復書入也〔疏〕通義云据齊人來歸運糶龜陰田不別言入按上書來歸與齊人來歸同故注云取邑已

也明難也〔注〕入者非已至之文難辭也此魯受邠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欲爲魯見重難辭

〔疏〕

注入者至辭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杜云桓元年乃卒易昉田。知此入昉未肯受而有之皆難義也。舊疏直就而入之。非是將歸之詞。○注此魯至難詞。○通義云。上言來歸邠者。致鄭伯之意也。先言歸而後言入。專惡於鄭伯也。明

我無欲于邠。宛既來請。遇之又久。不得已而許。故退受地之日於下。曰。我以庚寅之日。然後入也。按。撞易天子土地與受。皆當誅。退日於下。書入亦府罪於鄭。爲魯殺惡之意。

其日何〔注〕。据取邑不日。

〔疏〕

注据取邑不日。○舊疏云。即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之屬是也。

難也〔注〕。以歸後乃日也。言時重難。不可即入。至此日乃入。

〔疏〕

注以歸至乃入。○此明退日於下之義。通義云。魯入邠。卒未與許。至桓公即位始更。以璧假之。則魯重難其事信矣。然則魯時即入。仍未能有以穀梁內弗受說爲信。

其言我何〔注〕。据吳

伐我。以日伐。故言我。〔疏〕

注据吳至言我。○校勘記云。日。閩本。監本。毛本。同。誤。鄂本作吳。是也。當據正。即哀八年吳伐我是也。

言我者。非獨我也。〔注〕

自入邑不得言我。有他人在其中。乃得言我。故能起其非獨我。〔疏〕

注自入至獨我。○我者對人之辭。故有他人。則言我以起之也。穀梁注引

徐邈曰。入承鄭歸邠下。嫌內外文不別。故著我以。明之。按上已明言來歸矣。無爲有內外不別之嫌。

齊亦欲之。〔注〕。時齊與鄭魯比聘會者。亦欲得之。故以

非獨我起齊惡。齊惡起。則魯蒙欲邑見於惡愈矣。〔疏〕

注時齊至得之。○舊疏云。即上三年冬。齊侯鄭伯盟于石門。六年夏。公會齊侯盟于艾。七年夏。齊侯使其

弟年來聘。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邠。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是也。通義云。時天子不巡守。無所用湯沐邑。邠在泰山之下。遠邠而近齊。故齊欲得之。鄭人利魯朝宿之邑。故將以邠易許田。是以不與齊與魯也。義或然也。○注故以至愈矣。○經言

我即非獨我之詞與所見之世書我異時齊與魯鄭比聘會者齊故不言齊齊自起二國均蒙欲邑之惡即見之於惡齊也然則魯本以邠為天子邑重難擅受兼齊亦欲之故經順諱文歸惡於鄭而又起齊惡以惡內所謂隱而顯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疏〕

六月無己亥為五月之六日七月之八日亦無辛亥為五月之十八日七月之十九日也包氏慎言云當閏四月而經六月有己亥為月之二日七月有庚午

為月之三日若閏四月則一為五月二日一為六月三日與經不合九月又書辛卯為月之廿五日閏四月亦為八月之日時歷蓋于九月後方置閏也閏之進退以中氣為定四月不閏則夏至已在八月七月無中氣時歷或連大六七兩月以晦日為夏至也故移閏於九月後上四年左傳注云蔡今汝南上蔡縣漢書地理志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左疏引杜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武王封之上蔡為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于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史記管蔡世家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惟史記以宣侯名措父與春秋異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注〕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為始受命王宿男先與

隱公交接故卒褻之也不名不書葬者與微者盟功薄當褻之為小國故從小國例〔疏〕

注宿本至之也

○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此與邾婁儀父滕侯卒同義上元年邾婁儀父傳云曷為稱字褻之也曷為褻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為獨褻乎此因其可褻而褻之注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公盟可假以見褻賞之法又七年滕侯卒注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為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褻之是也宿小國亦不當卒為先與隱公交接故褻而卒日之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滕侯卒不日此日者其國早滅于宋不能至所見世

見正文。故盡其詞以起其當與也。通義云：爲元年與內盟，故襲錄之也。稱男者，滕於所聞世恆書卒，須加侯起襲文，宿自後不復見卒，則此爲加錄已顯，故從本爵矣。○注不名至國例，○決上三年宋公和卒，書名書葬，爲大國故也。上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與微者也。與微者盟功薄，故僅襲而書卒，仍從小國不書卒之例而加襲之也。上七年春，滕侯卒，傳何以不名微國也。注小國，故略不名是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疏〕

七月無庚午，爲六月八月之八日。杜云：瓦屋，周地。按一統志，瓦屋頭集在大名府清豐縣東三十五里，或謂盟于瓦

屋，卽此名。勝志：瓦屋頭在開州西南。方輿紀要：瓦岡在滑縣東。水經注：濮渠東逕滑臺，又東南逕瓦亭南。常是此瓦屋。杜以爲周地，非也。穀梁傳：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注世道交喪，盟詛滋彰，非可以經世軌勸，故存日以記惡，蓋春秋之始也。

秋之始也。

八月葬蔡宣公。

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

〔疏〕注卒當至言也。○君前臣名，曲禮文也。禮記雜記云：凡赴於君，曰君之臣某死。注：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臣告於君，自合稱名。君臣之正義也。通義云：名者所以爲識別，正其世及之繫，迂回不可從。而葬從主

人。〔注〕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自從蔡臣子辭稱公。〔疏〕通義云：傳曰葬，生者之事也，故從其主人辭也。生有五等。

沒壹稱公王者探臣子之心莫不欲尊其君父故假以爵之最尊又爲之作謚以易其名以甄其宮
○注至葬至稱公○上三年注諸侯五月而葬是葬有常月也葬無赴告之禮故從臣子尊辭也

卒何以日而葬

不日卒赴〔注〕赴天子也緣天子閱傷欲其知之又臣子疾病不能不具以告〔疏〕

注赴天至以告○上

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以恩禮故爲恩錄也禮士喪禮云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面命赴者拜送注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禮疏云檀弓父兄命赴者是大夫以上士則主人親命之尊卑禮異也是諸侯至士皆有赴君之禮也惟檀弓所記自謂主人時方昏瞢故父兄命赴告諸姻族朋友耳其赴告于君雖諸侯大夫皆必親命拜送敬也鄭賈分別大夫士均失之白虎通崩變篇臣死亦赴告于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贈之禮故春秋曰葬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不告是也天子閱傷者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紵衣注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是也又喪大記記大夫疾君親問之無算則諸侯有疾或亦告天子故卒不能不赴也既死記注云赴走告也禮記雜記作訃注云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而葬不告〔注〕不告天子也發傳於葬者從正也〔疏〕注發傳至正也○舊疏云言從正者謂卒日葬不日者是卒葬之正法三年經云癸未葬宋穆公而書日卽失其正也其衛桓公葬不發傳者桓公者初則見弑于州吁終有簡慢之失侵小國之略故發傳於此按穀梁傳云月葬故也亦以月葬爲正也通義云卒以日爲正者見赴喪之禮當言日也葬以不日爲正者見告葬之禮本不言日也此傳發通例蔡宣公葬不當時自爲慢葬去日矣若然葬不告日而春秋得加日錄湯隱者君子據列國之史彼自各有葬日且魯史記外事要不若內事之詳春秋則外事例日者必日皆參列國之史知之時有榦枝旬朔上下錯迕者亦雜他國之歷故爾昔子夏讀晉乘見三家渡河子讀楚檣杙至于楚復陳曰大哉楚王俗儒謂春秋唯見魯史又詳略去取悉無意義一依赴告何陋之乎言春秋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漢石經此傳下接公曷爲與微者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疏〕

說文邑部有鄆字云地名疑卽包來也左氏作浮來公羊古義云古浮包字同秦有儒生浮丘伯見漢書楚元王傳而驢鐵論作包丘子蓋古

音通也按浮包古韻同部故从孚从包字經多相通禮記投壺云若是以浮注浮或作匏說文手部桴引取也从手孚聲抱桴或从包漢書酷吏傳枹鼓不絕蕭該音義引字林曰枹音浮是也杜云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聞大事表云今沂州府蒙陰縣西北有浮來山與莒州接界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逕浮來之山春秋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卽公來山也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水注云其水左控三川右會甘水而注于沂齊乘云浮來山在莒州西三十里明公黨云据水經注沂水東經蓋縣故城南又東經浮來之山浮來水注之春秋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又曰大峴山水東南流經邳鄉東南注于沐詳酈氏所記則邳鄉爲峴山水所經其去峴山峴山非遠正沂水西北之竟況沂水下流不由莒地若如齊乘言浮來在莒西去沂水甚遠水經注安得云浮來水注于沂乎後人不識浮來所在遂以莒城西山當之耳范云宋邑未知所据辛卯爲八月之晦日

公曷爲與微者盟〔注〕据與齊高偃盟諱之〔疏〕

漢石經微作微此隸之變體○注据與至諱之○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偃盟于防傳公則曷爲不言公

諱與大夫盟是也

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

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隱爲桓立狐壤之戰不能死難又受湯

沐邑卒無廉恥令輦有緣諂爲桓所疑故著其不肖僅能使微者隨從之耳蓋痛錄隱所以失之

又見獲受邑皆諱不明。因與上相起也。〔疏〕

通義云疑。如示民不疑之疑。古者君燕。大夫爲賓。君祭。大夫爲尸。卿不爲尸。皆爲位近則疑。遠則不疑。禮有所謂順而據者。其義通于春。

秋。按穀梁云。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注稱人衆詞。可言公及人。若舉國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如以大夫敵公。故也。亦此義。但穀梁以人爲大夫不同耳。○注從者隨從也。○詩既醉云。從以孫子。箋從隨也。周禮鄰長。則從而授之。注從者隨也。是也。○注實莒至疑矣。○舊疏云。行微者。其行卑微。不肖者。鄭注昏禮記云。不肖不似也。及者。汲汲之詞。又我欲之詞。明莒莒子嫌莒君不肯從公。公汲汲與莒君盟。故詭而稱人爲微者。則從公不嫌矣。通義云。本所以及齊高侯盟。及晉處父盟。皆汲公者。彼大國之貴卿。嫌可敵公。故絕正之。今既稱莒人。乃是微者。與公貴賤殊隔。自當聽從約束。非敢敵亢。無所嫌疑。不假汲公。穀梁傳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正此意也。繁露玉英云。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又觀德云。包來之會。莒人疑我。貶而稱人。彼莒人應莒子之譌。言莒子。則疑我。故貶而稱人。則從可知。春秋正詞曰。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避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詞有據。正則不當書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書。詞有詭正而書者。皆隱其所大不忍。避其所大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此則不可書。不忍書。故詭其詞。以隱所不忍。避所不可也。董子所謂隨其委曲而後得之者也。○注隱爲至失之。○隱爲桓立。見上元年。狐壤之戰。見上六年。受湯沐邑。見上三月。鞏進諂。見上四年。痛錄隱所以失之。則莊氏所謂不忍書者也。隱公賢君。而有上諸事。故諱而痛之也。○注又見至起也。○舊疏云。見獲諱不明者。卽言輪平是也。受邑諱不明者。卽庚寅我入邴是也。言因與上相起者。此經著其不肯起其事。實甚惡矣。蓋當時史策。自必書公及莒子盟于包來。春秋詭而稱人。讀春秋者。探其稱人之故。味其避之旨。則春秋之諱義見矣。諱義見而隱之惡著矣。所爲與上輪平入邴相起也。

螟。〔注〕

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邴田。煩擾之應。

〔疏〕

注先是至之應。○見上六年。七年。此年。三月。漢書五行志云。八年九月。螟時。鄭

伯以邠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細。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爾雅。螟爲食心。蟲率皆貪。酷煩擾所致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注〕据公子彊卒氏公子。〔疏〕

注据公至公子。○上五年。公子彊卒。是也。据十行本。閩本。監本。毛本作莊。誤。鄂本莊。

作据。疏中標注亦作据公子彊。當据正。

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注〕嫌上貶主起入爲滅。不爲疾始。故復爲疾始滅。終身貶之。

足見上貶爲疾始滅。〔疏〕

此與上二年傳義相足。穀梁傳。或說曰。故貶之也。注若無佞帥師入極是。○注嫌上至始滅。○上二年書入不書滅。爲內大惡諱。亦足起入爲滅。必於卒貶去無駭之氏。正爲疾始故也。

春秋重首惡當誅。託始於無駭。故終其身不氏。惡之深也。繁露滅國上云。隱代桓立。所謂僅存耳。使無駭帥師入極。然則貶無駭亦以貶隱。公府獄于無駭。其亦善則稱君。過則稱臣。意與。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疏〕

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顧氏炎武云。南非姓。二字衍也。穀梁古義云。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載南采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傳作明季。史作丹。

季。丹與南同音。故亦作南。穀梁以聘諸侯爲非正。范注云。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是自破其傳也。左傳本天王。或作天子者。誤。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子並作王也。范云。南季。天子之。

上大夫是也。又祭云氏。以爲姓者。誤。南季與伯同。范又云。祭非姓。非是。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疏〕

御覽引元命包云。陰陽合爲雷。陰陽激爲電。經義疏記云。左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凡兩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杜注。此解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正

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按公穀經並作大雨震電。何注云。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大雨震電。陽氣大失其節。穀梁注。震雷也。電。霆也。又五行志。劉歆曰。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劉向曰。雷電未可以發也。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歷考兩漢儒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誤。左氏傳當讀大雨霖句。以震書始也。句。劉歆云。始震電之始也。本此傳以霖解大雨。以凡兩三日以往爲霖。自解霖字。傳文每有此義例。杜氏誤讀作大雨霖以震句。書始也。句。遂謂癸酉始雨日。傳解經書霖。經無霖字。爲誤矣。按三月無癸酉。癸酉爲二月之十四日。庚辰爲二月之二十一日。周之三月。夏之正月。古歷驚蟄在其月。則震電未爲大異。惟在二月爲大異。既震電矣。而又大雨雪。故傳云。椒甚也。疑經月傳寫有誤。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周之

三月。夏之正月。雨當水雪雜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雩。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猶隱公久居位。不反於桓。失其宜也。日者一日之中也。凡災異一日者日。歷日者月。歷月者時。歷

時者加自文爲異。發於九年者。陽數可以極。而不還國於桓之所致。〔疏〕

注震雷至氣也。○易說卦傳。震爲雷。又云。離爲火。爲日。爲

電。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宜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雷震電皆陽氣也。大戴禮天圓篇。陰陽之氣。俱則雷。交則電。是也。○注有聲至曰電。○通義云。易中孚傳曰。雷有聲名曰雷。有光名曰電。迎陰獨起。陽上薄之。其電炎炎也。漫漫也。其雷瀉瀉也。陰陽和合。其電耀耀也。其光長。而雷殷殷也。開元占經。電引京房曰。凡霆者。金餘氣也。金者內鏡而外冥。又曰。霆或中中而見。此人君自以爲明也。又曰。霆或正直而長光明。此人君行微。人不知曲直。又曰。霆或明久而不復息者。此人君譏聞內直言之事。彼所謂霆。則雷之無聲曰電者。故穀梁謂電霆也。與霹靂之霆別。故易繫詞傳。鼓之以雷霆。衆經音義引劉瓛注。電也。震爲雷。離爲電。孔穎達本作鼓之以雷電。是霆卽電也。蓋西漢舊有此說。○注周之至雜下。○水雪。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作冰雪。經義疏記云。冰雪。漢志云。水雪雜雨下也。冰字譌。鄭康成注禮記。李巡郭璞注爾雅。俱言水雪。雜下矣。按漢書五行志云。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別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與何義同。惟以爲春分後一日不合。○注雷當至其節。○校勘記云。解云。一本云。雷當聞於雉。雉。誤也。武億云。夏小正。雉震。鳴條。正月必雷。雷不必聞。唯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鳴相識。以雷注文。蓋本此。疏既牽引非倫。又云。一本云。雷當聞於雉。鳴。皆謬言也。初學記引洪範五行傳云。正月雷漸動。而雉。雉。諸侯之象也。雉。亦人君之類也。又南齊志引五行傳云。夫雷者。人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閉陰。則出。陟危難。而害萬物也。然則二月雷。乃發聲。八月雷。始收聲。斥其有聲者。正月陽氣漸達。雷動於微。不可得聞。微之於雉。雉。所以正月蟄蟲始振。亦緣雷陽已動。故古人以驚蟄爲正月中氣也。按夏小正。雉震。鳴。雉。震也者。鳴也。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

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洪氏震煊疏義引五行傳云。正月雷微而雉雉。雷通氣也。惟雉爲必聞之者。漢書五行志云。雉者聽察。先聞雷聲。又云。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陰害。君子必於其微時驗之。將以爲戒令也。若已發聲。則人盡聞之。不煩記矣。故啓蟄以月驗雷。雉震响以耳驗雷。先幾而作。謹始慎微之道也。是正月雷尙始聞於地中。則震電爲異明矣。若依歷在二月。於夏正爲丑月。月令季冬之月。已記雉雉雞乳。明冬至後一陽來復。雷雖無聲。氣已潛動。故亦得雉雉也。未可聞雷。此震爲電。是爲陽失其節。故穀梁注引劉向云。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亦與何意不甚異。○注猶隱至宜也。○漢書五行志又云。劉向以爲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鞏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鞏懼而易其詞。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爲水。雷電是陽不閉陰。出陟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通義云。中字傳又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強。從解起。推是年三月癸酉。猶在漸泰之氣。雷已發聲。臣強之甚也。蓋鞏驕蹇將弑君。徵也。○注日者至爲異。○舊疏云。一日者曰。卽此文是。歷日者月。卽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之屬是也。歷月者時。卽桓元年秋大水之屬是也。歷時者加自文爲異者。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之屬是也。然則杜說左傳。以癸酉爲始雨日。蓋本劉歆常雨之說。今文家所不取。○注發於至所致。○校勘記云。可字疑衍。以已通。補刊還作還。誤也。今據闕本。監本。毛本。訂正。按列子天瑞篇。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說文九部。九陽之變也。乾鑿度亦云。九之爲言究也。陽極於九。發之九年。是爲陽數已極也。乾之上爻曰。上九亢龍有悔。亢者上而不能下之意。陽極于上。動則有悔。正隱不還國於桓之象。故天示之異事。未至而先見也。司馬遷述董子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賊而不見。後有讒賊而不知。其此之謂與。

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倣甚也。〔注〕倣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蓋師說以爲平地七

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間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紂

隱公之象〔疏〕

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初學記引元命包云。陰陽凝而爲雪。穀梁傳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五行志又引洪範五行傳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劉歆傳獨異曰。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又曰。庶徵之恆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之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注。叔始至甚也。○經義述聞云。儻訓爲始。不訓爲怒。雪非雷霆之屬。亦不象人之怒也。郭璞注爾雅。儻作引。此傳。儻甚也。文義亦未安。今按。儻厚也。見大雅既醉箋。儻甚也。厚甚也。平地七尺雪。厚莫甚於此矣。故曰儻甚也。如此之厚者。世所罕見。故謂之異也。又云。儻甚也。謂厚甚也。解者曰。始怒。則於始下增怒字矣。校勘記云。按此當作儻始也。始甚猶大甚也。二怒字皆衍文。釋文。儻甚。尺叔反。始也。不云始怒也。可證。下文盛陰之氣大怒。桓將怒而弑隱之象。此因始甚之文。申說之詞。淺人並據此加怒字於上矣。又云。按前說不然。始甚則不得云猶大甚。按儻與塚聲義同。說文土部。塚。氣出土也。一曰。始也。訓始。既與儻同。則氣出土亦有甚義。故方言云。衝。儻動也。通義云。儻。屬也。周之三月。本夏之正月。夏小正傳曰。正月必雷。雷不必聞。今陽氣不以時出。乃至震電。則雪不當復降。八日之間。陰氣又旋脅之而成雪。以爲盛陰屬甚也。是臣有作威之象。按注以始怒釋此傳之儻義。非訓儻爲怒。意謂始甚者。始怒甚也。又申之云。猶大甚也。大甚。如詩雲。漢旱既大甚之大甚也。○注。蓋師至七尺。○浦氏鐘云。一誤七。從六經正誤校。按左傳云。平地尺爲大雪。蓋兩京師說有所受矣。開元占經引考異。郵云。庚辰大雨雪。雪深七尺。何氏所謂師說與。○注。雪者至之象。○漢書五行志云。劉向以爲後八日大雨雪。陰見閒隙而勝陽。篡殺之旣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穀梁傳注引劉向曰。雷電陽也。雨雪陰也。昭四年左傳云。春無愆陽。夏無伏陰。八日之間。愆伏並作。故愆陽爲隱公陽極不悔之象。伏陰爲桓將以臣弑君以陰犯陽之象。

也。春秋說云。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雷。乙卯。雪。大寒。兩日之間。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皆與隱同占。先雷後雪者。陰乘閒隙起而害陽。弒逆之禍城焉。隱尋見弒。亮亦被廢。安恭二帝皆強臣劉裕殺之。

俠卒〔疏〕

左氏經作挾卒。古挾俠通。漢書惠帝紀。除挾書律。應劭注。挾。藏也。通作俠。詩大。明使不挾四方。韓詩外傳作俠。方言。三挾斯敗也。廣雅釋詁。俠斯敗也。是也。

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注〕以無氏而卒之也。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無氏

者。少略也。〔疏〕

禮記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注。命于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又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

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是皆命大夫之制也。穀梁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與公羊異。○注以無至之也。○以不書氏。故知未命大夫也。穀梁傳云。所俠也。范注。俠。名也。所其氏。彼疏引徐邈引尹更始云。所者俠之氏。則所自有氏。春秋以其微而略之。故不氏。不得如杜云。未賜族也。穀梁疏引欒信云。所謂斥也。古人無訓。所謂斥者。○注未命至略也。○解詁箋云。禮。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甲臨。贈。士喪禮備矣。此託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未命大夫矣。義或然也。通義云。俠。未命。故不氏。得書卒者。本當從卿秩也。卿而言未命者。穀梁以爲隱謙不自。爵命大夫。理或然與。柔溺不卒。則本下大夫。例以名見。據何注云。無氏者。少略。則不取穀梁之說。按。書卒者。見隱公賢君。宜有恩禮於大夫。與益師同義。於益師見隱公之於命大夫。於俠見隱之於未命大夫也。不氏略之也。著其未命也。

夏城郎〔疏〕

元年左傳云。費伯帥師城郎。杜注。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北九十里。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蓋魯之邊邑。故數受兵。

秋七月〔疏〕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按此傳已發於上六年秋七月下。

冬公會齊侯于邴〔疏〕

左傳穀梁皆作防。古方丙聲字多通用。杜云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隸釋金鄉長侯成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本自邴岐。周文之後封于邴。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後宣多。

以功佐國要盟齊魯。嘉會自邴。因以爲家。則亦作邴。大事表云魯有兩防。此所謂東防也。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世爲臧氏食邑。襄二十二年臧孫紇自邴如防。卽此齊氏召南考證云。晉時有琅邪國。無琅邪縣。東萊集解引此注。作琅邪華縣東南是也。華縣故城在今費縣。此時西防尙未爲魯有。此會地當東防也。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疏〕

左傳以此爲正月。杜云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通義云是會左傳以爲正月。蓋魯之舊史如是。春秋將假隱無正月以見義。故特辟之也。左氏

得其事而不知其義。公羊得其義而不詳其事。每以左氏事證公羊之義。乃益決公羊之可信矣。

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注〕月者隱前爲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

校也〔疏〕

注月者至錄內○爲鄭所獲。見六年傳。會例時。此月故危之。凡春秋會書月皆爲危。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僖元年八月公會齊侯以下于杼。注月者危公會伯者而與邾婁有隙是也。惟定四年

三月公會劉子以下于召陵。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甚。故善錄其行。義兵也。范云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弑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取義微異。皆以月爲危詞也。○注

明君至校也。○犯而不校，論語泰伯篇文。校，勘記云：毛本校作校，非。何讀為交接之交，言前為鄭所獲於此，不當交會也。按列子周穆王云：播校四時。注：校，讀作交，似作交亦通。史記律書云：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載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則以校為報。若如報解，當是謂隱公前為鄭獲，不校之可矣。不宜復興會好，故危之也。要不若作交解者為捷。舊疏云：謂校接之交，不謂為報也。校勘記云：當作謂交接之交，不為報也，似為明爽。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注〕据楚公子嬰齊貶後復稱公子。〔疏〕

校勘記云：隸釋載漢石經此公子翬也。上

有十年二字。蓋雖不載經，猶紀某公年數，以相識別。考其殘碑，可想見其全經體式也。○注据楚至公子。○舊疏云：成二年，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彼傳云：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豈貶焉爾。至成六年，書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是也。通義云：据桓之篇復稱公子，既非終身貶，何不獨於前一貶亦通。貶，曷為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注〕嫌上一貶可移於

他事者。故終隱之篇貶之。明為隱貶。所以起隱之罪人也。〔疏〕

注嫌上至人也。○上一貶，謂四年伐鄭不書公子也。嫌上為伐鄭事貶，故終貶於隱

之篇。其為隱之罪人著矣。翬之弑君，既不可直書於桓無罪，又不宜貶於桓世。故終隱之篇貶，見為隱貶於桓世。稱公子，見其同惡相濟，所謂不待貶黜而自明者此也。通義云：何焯曰：翬之罪，既不可以實言貶于桓之代，於義益無所附。今加貶於隱一代之中，使人因而推得其故，所謂微而顯也。范注：穀梁亦云：翬，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疏〕

六月書壬戌月之十一日又書辛未辛巳一爲二十日一爲三十日杜云菅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山東曹州府單縣北境

辛未取郟辛巳取防〔疏〕

杜云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郟城大事表云郟在今曹州城武縣東按此爲北部本宋邑今鄭取之以歸于我也城武有南部城北郟城僖二十年郟子來朝此南部耳水經注泗水

篇黃溝又東北逕郟城北春秋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十三州志曰今城武縣東南有郟城俗謂之北郟者也一統志郟城故城在曹州府城武縣東南十八里故郟國漢屬山陽郡按此郟即古郟國爲宋所滅蓋在春秋前故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即宋滅郟所得之鼎也僖公世郟子來朝自是失地之君時已無此國顧氏分別南北郟誤切郟國尙存故耳杜又云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大事表云此魯取宋邑在今兗州府金鄉縣西北欲別于戚氏食邑故謂之西防說文邑郟郟宋下邑疑即此方輿紀要防城在兗州府金鄉縣西六十里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注〕据取闕不日也〔疏〕

注据取闕不日○即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取闕是也

一月而再取

也〔注〕欲起一月而再取故日〔疏〕

通義云十日之間而再取邑志疏數也

何言乎一月而再取〔注〕据取

漵東田及沂西田亦一月再取兩邑不日〔疏〕

注据取至不日○即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漵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彼不甚之者以彼

邾婁子新來奔喪上年仲孫何忌帥師伐之次年又連取其地魯之爲惡明矣不必再書日而禮文自著律所謂二事俱發從重論是也

甚之也〔注〕甚魯因戰見利生事利心數

動〔疏〕

注甚魯至數動○利各本作移誤依鄂本正義梁傳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注禮不重傷戰不逐北公敗宋師于菅復取其二邑貪利不仁故謹其日

內大惡諱此

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

〔注〕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於內大惡諱於外大惡書者明王者起當

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後乃可治諸夏大惡因見臣子之義當先爲君父諱大惡也內小惡書外小

惡不書者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後正人小惡不諱者罪

薄恥輕敗宋師日者見結日偏戰也不言戰者託王於魯故不以敵辭言之所以彊王義也〔疏〕

注明取至書也○上二年莒人取牟婁傳云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春秋不書外小惡而云外取邑不書知取邑爲小惡也若無駭入極諱滅曰入明滅國爲大惡故爲內諱若諸夏則不諱齊滅譚滅遂皆書是也此甚魯取二邑近大惡嫌不爲內諱故決之明雖取二邑猶爲小惡故也○注於內至大惡○繁露仁義法云義之發發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與爲義又云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雖有亂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爲義昔者楚靈王討陳蔡之賊齊桓公執袁濤塗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爲義者我不正也闔廬能正楚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於諸侯無所能正春秋子之有義其身正也故曰義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內無大惡乃治外小惡先正己以正人也所以春秋不爲楚靈齊桓

國廬諱。著外之大惡也。若然。桓二年以成宋亂。彼內大惡不諱者。所以惡桓也。○注因見至惡也。○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臣子無不欲稱揚君父之美。故論語子路篇子爲父隱。禮記坊記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又云善則稱君。過則稱臣。同斯義也。大惡諱。小惡不諱。仁之至。義之盡也。○注內小至正人。○繁露仁義法。又云是故內治反理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衆。春秋刺上之過。而矜下之苦。小惡在外弗舉。在我書而非之。凡此者以仁治人。以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又俞序云。聖王之道。莫美於恕。故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也。是則書內小惡。正見責己厚。不書外小惡。正以責人薄。內有小惡。不責人小惡。又以廣恕道也。繁露仁義法。又云夫我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謂義是也。○注小惡至恥輕。○惡小故罪薄。恥輕故不諱也。劉氏逢祿釋例云。凡諱皆有惡。卽刺也。諱深則刺益深。或以疆王義。或屈於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仁同惡。君子因之。醇加吾心焉。溫城董君贊春秋曰。唐棣之華。偏其反爾。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非止言權。聖人之爲文。皆如是也。今有人於盜竊亂賊之行。未必甘受名也。君子正其名曰盜曰賊。則亦無所逃矣。復爲之微其詞曰。彼固未嘗爲盜爲賊也。而其心之愧。恥奮發益倍。而他人之信其爲盜爲賊益堅。所謂詞不迫切而意獨至也。又有賢者不幸而卽于戾。其心方踴躍愧赧。而無所適從。君子著其迹曰。是與亂臣賊子之事同。則善義亦阻矣。復爲之變其文曰。子之詞非亂賊也。子之事則亂賊之所樂假託也。爲之損益其詞。馴致其行矯制萬端。不失其正。則其垂示至深也。劉氏此釋。發明諱義。尤爲深切。則小惡之不諱。正以無足諱故也。○注敗宋至戰也。○通義云。偏戰日。詐戰不日。詐戰者。曰某敗某師于某。偏戰者。曰某及某戰于某。某師敗績。此外戰例也。春秋尊魯。不以敵詞言之。若內勝。皆曰敗某師于某。但以日不日別偏詐爾。故此及戊寅公敗宋師于鄆。王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犂。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濼泉。雖與外詐戰辭同。實偏戰也。唯內敗然後從偏戰之詞。亦曰及某師戰于某。而不舉敗績。其舉敗績者。獨乾時之役。○注不言至義也。○上六年傳云。然則何以不言戰。注戰者。內敗文也。又桓十年。齊侯衛侯來戰于郎。傳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注春秋託王于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是也。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王者有征無戰。故言戰乃敗。不與諸侯敵。所以彊王義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注〕

通義云二國以上連師合謀入人之國於是始故復疾略之與入盛同義春秋尊周內魯親姬姓之國是以滅國皆惡而衛滅邢宋滅曹爲尤惡君子惡惡疾其始始於諸侯擅興侵伐

乃至擅相入擅相入乃至擅相滅故於宋衛入國之始深疾外之使與吳越同科董仲舒曰見事變之所至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此類是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注〕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載字缺釋文無音按漢書五行志作戴注引此經同師古曰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爲戴故隋置戴州也顏氏此條較之義疏釋文爲

勝段云說文戴字注云戴故國在陳留則戴爲本字戴爲假借字亦或作戴故左傳作戴公穀作戴釋文引字林作戴皆可然左傳唐石經初刻亦作載杜云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漢書地理志梁國菑縣故城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續漢志陳留郡考城故留注陳留志曰故戴國地名戴載皆从戈聲戈聲與留聲同部故得通焉大事表云在今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自後不見經地入于宋但不知何年按考城乾隆閒移治黃河北岸改屬衛輝矣水經注汲水篇汲水又東逕濟陽考城縣故城南爲留獲渠考城縣周之采邑也於春秋爲戴國矣左傳隱十年宋衛蔡伐戴是也後遭漢兵起邑多災年故改曰留縣章帝以其名不善改曰考城知戴之讀載讀留有自來矣阮氏元鐘鼎款識有壘鼎引錢獻之云載國名春秋公羊作載左氏作戴說文作戴此用解字之體殆又以卽壘字與然壘音與戈音古實不同部

鄭伯伐取之

其言伐取之何〔注〕据國言滅邑言取又徐人取舒不言伐〔疏〕

注据國至言伐○國言滅莊十年齊師滅譚之屬是也邑言取

上六年宋人取長葛之屬是也徐人取舒見僖三年是也

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

力也〔注〕載屬爲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欲起其易，因上

伐力，故同其文言伐。就上載言取之也。不月者，移惡上三國〔疏〕杜云：書取克之易也。彼疏引沈氏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本此爲說，劉炫

以取之非易，規杜氏非也。○注載屬至之也。○說文尾部屬連也。廣韻屬聚也。會也。周禮州長月吉則屬其州之民，讀邦法注屬猶合聚也。載屬爲三國所伐，謂連爲三國所合聚而伐也。繁露滅國上云：內無諫臣，外無諸侯之救，載亦猶是也。宋蔡衛國伐之，鄭因其力而取之，此無異於遺重寶於道而莫之守，見者擿之也。春秋說云：公穀謂取載，左傳謂鄭伯圍載克之，并取三師，三師者三國伐載之師，取三師者若定九年宋取鄭師于雍丘，十三年鄭取宋師于岳，則經當書鄭伯取三師于載，不當書伐取之。伐取之者，三國伐載，鄭獨取之，因人之力，是爲易詞，載微國也，故言取，經不言師，故知非三師也。鄭伯不能救人之危難，乘危滅人，不仁莫甚，故書取以著其惡。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是也。范云：三國伐載，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矜人之危，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惡。其實四國實取之，然穀梁亦無四國共伐之義。范臚說也。○注不月至三國，○滅例月凡不月者各有起文，此既書取，明爲滅國，歸惡於鄭，嫌三國無惡，故不月起之。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注不從滅例月者，略之。又十七年夏，滅項，注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則此亦因其易而略之。與通義云：滅國大惡，取邑小惡，而令滅國得同取文者，國邑之名，要所易曉，既施之國，不嫌非滅，故得通言取，以廣難易例耳。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注〕日者，盛魯同姓，於隱篇再見入者，明當變錄之〔疏〕十月無壬

午，爲十一月之三日，九月之二日，二傳盛作鄭。○注日者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入例時，傷害多則月，今此云日，故解之也。云再見入者，謂五年秋，衛師入盛，及此爲再入也。繁露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者安在。

魯之不救可見矣。此與滅邢書日同義。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壬午，衛侯燬滅邢。注：日者為魯憂，內錄之是也。見齊鄭入盛，衛滅邢，魯皆當法王者親親義憂錄之也。通義云：推尋前後經例，入國恆月，惟討有罪者乃日。丙午晉侯入曹，丁亥楚子入陳，是也。至滅國反是，所尤惡者乃日。丙午衛侯燬滅邢，丁酉楚師滅蔡，是也。蓋入國猶有彼善於此，須分別之，略其所惡，錄其所善。滅國一切皆惡，無所分別，但以日不日見罪之輕重耳。易窮則變，變則通，春秋之於例，亦猶是也。則以滅邢書日為惡，衛侯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疏〕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漢書地理志：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按漢志薛在今為兗州府

滕縣地。

其言朝何？〔注〕据內言如。〔疏〕

注据內言如○舊疏云，即成十三年春公如京師之屬是也。

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

〔注〕傳言來者，解內外也。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

外尊內也，不言朝公者，禮朝之於大廟，與聘同義。〔疏〕

諸侯來曰朝，此屬是也。大夫來曰聘，上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是也。○注傳言至內也。○傳分別出來

之異，明來者自外而內，故云解內外也。春秋託王于魯，魯君臣出皆曰如，爾雅釋詁如往也。若曰往至彼國也。外諸侯大夫至魯，則分別朝聘，故繁露王道云：內出言如其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義也。是即別外尊內之義也。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自是古周禮制，上七年注云：古者諸侯朝聘，則不拘殷聘世朝之道矣。大戴禮朝事篇：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旗，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

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于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既君親致饗既還主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諸侯相朝禮之略見者○注不言至同義○上七年經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于先君是也朝例是

是也此爲微國則彼以鄆爲侯爵故與微國也〔注〕略小國也稱侯者春秋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

故褒之已於儀父見法復出滕薛者儀父盟功淺滕薛朝功大宿與微者盟功尤小起行之當各

有差也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疏〕隸釋載漢石經國也下接何以不書葬○注略小國也○滕子

爵薛伯爵春秋命伯子男爲一故皆從小國例略之也○注稱侯至薛之○繁露王道云諸侯來朝者得褒滕薛稱侯又觀德云諸侯朝者衆矣而滕薛獨稱侯通義云略其詞起實微國但以慕賢親內首來朝故褒之爲侯耳春秋正詞云此滕子薛伯也曷謂之滕侯薛侯王者改元立號則爵命諸侯頌所謂我應受之也隱公之策以改元立號始之以爵命諸侯終之皆非常事也夫子曰其詞則某有罪焉爾然則莊二十二年荆人來聘齊人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有君有大夫亦猶此志也○注已於至差也○儀父見法宿與微者盟並見上元年彼注云欲之者善重惡深不得已者善輕惡淺此二國來朝不得爲不得已故與儀父皆爲善重特盟與朝又有淺深之殊耳繁露爵國云有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是也○注滕序至同姓○繁露觀德云德等也則先親親周道尊尊殷道親親春秋變文從質故先親親也通義云據滕現爵子而在薛伯上者伯子男一等則當以異姓爲後按左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彼疏引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

盟詛之載詞。故曰宗盟。當以孫說為長。左傳。凡以王命臨諸侯盟者。皆先同姓。踐土之盟。其載書曰。王若曰。晉重魯申。為王子虎在焉。召陵之會。劉子在焉。祝鮀引以為比。皆有王官之伯故也。蓋當時奉有先親親之義。故經順其文立法耳。親禮云。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是先同姓後異姓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疏〕

左氏脫五月二字。祁黎。左氏作時來。傳作祁。杜云。時來。祁也。蔡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按。黎來雙聲。祁時音近。故得通。水經注。濟水篤濟水。又東逕釐城。東春。

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蔡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今左傳取祁。古來聲與釐聲同部。故儀禮來女孝孫注。來讀曰釐。漢書劉向傳引詩。來牟作釐。是也。大事表云。在今開封府祥符縣東四十里。則與蔡陽縣遠矣。會例時書月者。危之與十年會中丘同義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注〕日者危錄隱公也為弟守國不尙推讓數行不義

皇天降災。諂臣進謀。終不覺悟。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釁。外內並生。故危錄之〔疏〕

月無壬午。據麻為六月之七日。

大事表。許今為河南許州府治新設石梁縣。時鄭莊使許叔居許西偏。猶未全并許地也。說文邑部。饜。炎帝太岳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前漢志云。潁川郡許故國姜姓。四嶽後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為楚所滅。○注日者至錄之。○構。鄂本岡本同。監本毛本構作搆。非。上二年注云。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日。故解之。決其為危也。為弟守國。不尙推讓者。上九年大雨震電。注云。陽數已極。而不還國於桓所致。蓋桓已長成。不即退讓。以致奸臣啓衅。身遭篡弑也。數行不義。上八年入郟。十年取郟。取防之屬是也。皇天降

災上五年八年。九年大雨震電大雨雪。皆是詔臣進謀。詳上四年。文見於彼。事實在此年。所謂公子羣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是也。危亡之憂。外內並生。內謂子羣。桓公。外謂此。又屢與鄭會。又同伐許。皆是。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疏〕十一月無壬辰。十二月二十日。

何以不書葬。〔注〕据莊公書葬。〔疏〕注据莊公書葬。○即閔元年葬我君莊公是也。不据桓十八年葬桓公者。桓亦被弒。亦不合書葬也。隱之也。

〔疏〕詩柏舟云。如有隱憂。傳隱痛也。上三年傳隱之也。注隱痛也。穀梁傳隱之不忍地也。注隱猶痛也。漢書司馬相如傳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弒死。而經不書隱諱之也。是也。通義云。劉

敞曰。左氏云。不書葬。不成喪也。非也。桓本潛謀弒君。欲人不知之。故歸罪焉。氏豈更令其喪禮不成。以自發露耶。此乃事之不然。又明左氏初不受經於仲尼。不知薨不書葬之義。前漢諸儒不肯為左氏學者。為其是非謬於聖人也。故曰。左氏不傳春秋。此無

疑矣。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遊。獨邱明不在弟子之籍。若邱明真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然邱明所以作傳者。乃若自用其意說經。汎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義。非邱明所盡也。故春秋所有義同文異者。皆沒

而不說。而杜氏因為作說云。此乃聖人即用舊史耳。觀邱明義。又不必然。隱公之初。始入春秋。邱明解經。頗亦殷勤。故克段于鄆。傳曰。不言出奔。難之也。不書城。非公命也。不書之例。一年之中。凡七發明。是仲尼作經。大有所刪改也。豈專同舊史者乎。

何隱爾弒也。〔注〕為桓公所弒。〔疏〕公羊古義云。蔡邕石經弒作試。白虎通引春秋。讖曰。弒其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又不敢卒。候閒司事。可稍稍弒之。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荀子議兵篇曰。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鹽鐵論曰。威厲而不殺。殺音試。古音同。石經作試。蓋嚴氏春秋也。按此傳注作弒。唐石經及諸本同。釋文作殺也。音申志反。注及下並同。弒則何以不

書葬〔注〕据桓公書葬〔疏〕

注据桓公書葬○即桓十八年冬十月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是也

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

爲無臣子也〔注〕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疏〕

注道春至武異○舊疏云言文武之時周之盛德既無諸侯相犯寧有臣子弑君父者是以前典無責臣子討賊之

義春秋據亂而作時或有之因設其法故言與文武異按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放弑其君則殘之禮記檀弓云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明文武盛時有臣子弑君父之事天子得誅之方伯得討之孔子無征討之權不得不寄之誅貶譏絕之空文以示教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所以爲春秋通例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鄭注孔子祖述堯舜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其實責臣子討賊亦即文武法度非果有意也特文武時不必專責臣子耳故上六年秋七月傳云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亦專謂春秋例也解詁箋云一人弑君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與文武刑新國用輕典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此類是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

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

繫乎臣子也〔注〕子沈子後師明說此意者明臣子不討賊當絕君喪無所繫也沈子稱子

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疏〕

唐石經鄂州本不復讎上並有子字閩本監本毛本

無當据補孫氏志祖云左傳莊十二年疏困學紀聞七並有子字校勘記云漢石經無以爲二字按無以爲詞意益堅決凡云以爲者皆隱曲申明之意當据正越絕書敘外傳記臣不討賊子不復讎非臣子也宋本作讎各本作讎繁露王道云春秋之義臣

不討賊非臣。子不復讎非子也。故誅趙盾。賊不討者不書葬。臣子之誅也。又玉杯云。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絕滅也。又云。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後漢書袁紹傳云。誠以賊臣不討。春秋所貶。正用此經義。白虎通誅伐云。王者諸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穀梁傳云。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注。責臣子也。與公羊同。若然。閔公被弑。賊討而亦不書葬者。彼注云。不書葬者。賊未討。以討賊在葬後也。桓公被弑。而書葬者。桓十八年傳云。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以齊強魯弱。力不能討。則春秋恕之矣。白虎通誅伐又云。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之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然則葬者。臣子之事。奪其葬文。絕其爲臣子也。太史公自序。所謂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是也。○注。子沈至意者。○校勘記云。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蜀大字本作已。師解云。知子沈子爲已師者。亦作已。字當據正。漢書古今人表有沈子師。古注魯人也。然春秋亦有北宮子魯子。皆在中中。○注明臣至繫也。○包氏慎言云。不討賊。則舉國臣子皆當絕。故喪無所繫。明賊一日未討。臣子卽一日當絕。言當自痛絕。而不比於人數也。子不復讎。是安然樂居父位。其罪尤不可勝誅矣。繁露玉杯云。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趙盾賢而不塗於理。故因其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管之民。何足數哉。明諸國君弑。賊不討。徧責舉國。趙盾爲晉重卿。力能獨討。反不討賊。故加之弑。責之深而厚。故晉靈雖不書葬。而趙盾復見於經。知不概責晉諸臣也。○注。沈子至師也。○傳中子沈子外。有子司馬子。子公羊子。子女子。子蓋皆已師傳春秋說者。○注。不但至子也。○卽昭十二年傳。子曰。我乃知之矣。之屬是也。論語學而篇。子曰。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以其聖德廣著。師範後世。不須言其氏。直言其子而已。故論語亦惟孔子稱子。餘如有子曾子。亦不但曾子也。○注。其不至師也。○如傳中所傳北宮子之屬是也。他師者。明非已師。上注後。

師之爲
誤尤見

公薨何以不地〔注〕据莊公薨于路寢〔疏〕

注据莊至路寢○即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是也桓公書于齊者著賊在外魯之臣子力不能討

君子憫而
宥之也

不忍言也〔注〕不忍言其僵尸之處〔疏〕

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注隱痛也是也○注不忍至之處○舊疏云不終天年者非人所

欲故謂被殺之處爲僵尸之處讀如齊人強之強非強弱之強按舊解迂回凡人死皆謂僵不必被殺者始目僵尸莊子則陽篇推而僵之一作強通作儻仆也僵也易林仁賢君子國安不僞言國不顧仆也

隱何以無正

月〔注〕据六年輸平不月〔疏〕

注据六至不月○月各本作易依宋本鄂本正輸平事在正月彼不月故据爲難

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

正月也〔注〕嫌上諸成公意適可見始讓不能見終故復爲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

但桓疑而弑之公薨主書者爲臣子恩痛之他國自從王者恩例錄也〔疏〕

繁露玉英云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

以見其事也從賢之志以達其意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即不有其正月之義也通義云春秋之教莫大乎五始凡事不正其始不善其後隱公是已魯人但知隱母繼室禮同夫人且桓母後娶乃君子必能決其尊卑于微者仲子始娶即貴聲子始媵後貴亦唯辨之於始焉爾易說曰君子慎始盛德記曰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故能審五始之義則天法莫不順禮度無不明萬物由是可得而正矣隱不有其正月經順其意自二年後不書正雖其讓足多又不知早退致見疑弑故責其不善於始也○注嫌上至弑之○舊疏云即元年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歸賵之下傳云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二年子氏薨之下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五年考仲子之宮

下傳曰。然則何言爾。成公意。非止一處。故言諸也。言諸言成公意。適可見公之始讓。惟終隱之篇去正。明隱之終無有國之心也。公子翬進讒。桓公遂作難。隱之讓愈善。桓之惡愈深矣。○注公薨至錄也。○此亦道春秋通例。所以別外內也。上三年注云。記諸侯卒葬者。王者當加之。恩禮。故爲恩錄。是也。

此
页
空
白

公羊義疏十

桓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桓公第二〔疏〕

釋文但題桓公第二四字。唐石經作桓公第二何休學。原刻作何氏。後磨改作何休。按古本舊題當作春秋桓公經傳解詁公羊第二也。釋文

云。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魯世家名允。諡法辟土服遠曰桓。左傳疏引世本云。桓公名軌。世族譜亦作軌。魯世家云。揮使人弑隱公子爲氏。而立子允。是爲桓公。是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疏〕

周禮小宗伯云。掌建國之神位。注。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位立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先鄭習左氏故也。按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入。立于社

南。周書克殷解作王入卽位于社。是立亦當作位。古鐘鼎文。如周毛父敦銘。盟和鐘立字。釋者皆訓爲位。又周邾敦。毛伯內門立中庭。周戠敦銘。蘇公入右。戠立中庭。北鄉。彼立字亦當作位解也。今杜氏左傳亦作位。世人多見卽位。少見卽立矣。

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注〕据莊公不言卽位。〔疏〕

舊疏云。莊元年傳云。弑君子不言卽位。而此不言子者。欲

見桓無臣子之道。不念其君父故也。甯知不由桓非隱子。故不言子者。正見僖元年傳云。公何以不言卽位。繼弑君子不言卽位。此非子。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正以僖是閔兄。而言子。故知桓公若有臣子之道。言子矣。然則宣之書卽位亦猶是矣。穀梁傳云。繼故不言卽位。正也。繼故不言卽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注。故謂弑也。是也。與公羊義合。○注据莊至卽位。○卽莊元年經。但書元年春王正月。不言公卽位也。以桓公亦被弑。故据爲難。如其意也。

〔注〕弑君欲卽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直而不顯。諱而不盈。桓本貴當立。所以爲篡者。隱權立。桓北面君事隱也。卽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疏〕注

君至其惡。○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卽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言。正。桓不言王。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經義述聞云。繁露先言不書王。後言書卽位。皆指元年而言也。隱不言立。桓不言王。亦謂隱桓之元年也。据此。則元年春下無王字。與左氏穀梁不同。何注三年春正月云。無王者。以見桓無王而行也。不注于元年。而注于三年。則元年春下有王字。與左氏穀梁同。所見本異也。又按書王不書王之故。傳無明文。蓋疑而闕之。時周室既卑。令不行於諸侯。諸侯無王者。不惟魯桓而已。何獨於桓誅無王之罪乎。穀梁以爲桓無王。元年有王者。以治桓弑君之罪。則何以解于十一公之元年無罪而書王乎。無王之說。本非達詁。公羊則無此說也。董仲舒。何休。皆以桓爲無王。殆非傳意。按繁露引春秋。隨輿見義。不必皆順文爲說。彼所舉之無王。卽斥桓之三年。非有異本也。當時無王。固不獨桓一人。然春秋因事立法。既託魯事。以張治本。故於魯桓貶之。魯桓貶。而天下無王者。從可知矣。公羊傳中之不見明文。而見諸董何書者。不可枚舉。其時去古未遠。師說未替。決非後學以意說經者比。王氏所駁。猶泥於杜預。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麻之癡說。恐未可語春秋微言大義也。穀梁亦云。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卽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己正卽位之道。而卽位。是無恩於先君也。亦與公羊義合。○注直而至不盈。○繁露楚莊王云。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外內。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舊疏云。繼弑君者。無卽位之文。今此書其卽位直是桓弑。但不顯道其弑。故曰直而不顯也。言諱而不盈者。桓之弑隱。是爲內諱。而書其卽位。以見其弑。不盈滿其諱文。故曰諱而不盈也。按諱而不盈。對僖二十三年之盈乎諱言也。宋襄賢君。故不書葬。而盈乎諱。桓公弑君之賊。徒以內故。不得諱。而猶書卽位。以著其惡。不盈爲諱。亦卽董生所謂諱而不隱也。○注

桓本至隱也。○上元年傳。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嫌桓弒弒君見而立非篡。故正之。周道尊尊。君位既正。舉國之人。無論尊卑。戚屬。莫非臣子。所謂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春秋爲明倫之書。人倫莫大乎君臣父子。隱既受之先君。告之天子。雖云攝位。桓亦北面而臣。君臣之分。義無可逃。故加之篡。以張法。禮疏引鄭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然如何氏此注。則與鄭義亦合。惜墨守原文不可得而見焉。○注卽者就也。○下二年傳。非有卽爾。注卽就也。○注先謁至服焉。○此記當時天子諸侯卽位常禮也。詩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箋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卽書洛誥之祭歲。詩疏引鄭注。王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是也。但烈文所言朝享之禮。係卽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書所言禘祭之事。係朝享之後。將封周公。後告祭文武也。白虎通號篇云。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正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與對。乃授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陳書沈文阿傳。文帝卽位。剋日謁廟。文阿議曰。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旣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而還。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康王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南齊書禮志。蕭琛議。竊聞祇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周頌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鄭注。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于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適居正。莫若成王。然則嗣君繼體。先謁宗廟。次正君臣。俱用吉服。事畢。反服。行三年喪禮。此自唐虞以來一定之義。後世間有短喪之君。或不告廟。皆不可爲訓也。凌先生曙公羊禮說云。周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傳王及羣臣皆吉服。說者疑甫遭喪而吉服。指爲失禮。孫覺倡議于前。蘇軾著論于後。顧炎武又以爲中有脫簡。按何注。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

而反凶服焉。吾引諸儒之說以申之。有八證焉。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緣臣子不可一日無君焉。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此一證也。杜預釋例曰。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推此亦足準諸侯之禮矣。此二證也。晉書孫毓曰。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此三證也。蕭琛議。引詩序。烈文鄭注。新王卽政。必行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政也。又二漢由太子嗣位者。西京七王。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皆謁廟。此四證也。沈文阿議。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此五證也。張柬之曰。顧命成王殯。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康王方始見廟。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殯卽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六證也。困學紀聞。朱文公答潘時舉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學也之語。如伊尹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祇見厥祖。故不可用凶服。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蓋易世傳授。當嚴其禮也。此七證也。馬端臨曰。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禘祫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如卽位而告廟。則自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漢時人主皆有見高廟之禮。唐以後人主未嘗躬謁宗廟。祭告嗣位。宋唯孝宗以親受禪。時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二年不祭之說爲拘。不行此禮。此八證也。觀此八證。倍經任意者可以息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注〕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弑賢君。篡慈兄。專易朝宿之邑。無王而行。

無仁義之心。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故爲臣子憂之。不致之者。爲下干上。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

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疏〕

杜云。垂。犬丘。衛地也。范云。垂。衛地也。見隱八年。○注桓公至之也。○會例時桓公會皆月。故解之。定八年穀梁傳曰。往月危往。

也。舊疏云：卽此文及下二年三月公會齊侯已下于糴。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之屬是也。而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不書月者，彼是公欲要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是以不復見其危矣。穀梁傳云：會者，亦爲主焉。爾范云：鄭伯所以欲爲此會者，爲易田故。按易田，魯鄭同心，不必專由鄭志。公羊云：會猶最也。直若平時聚會，無深淺意，則不必外爲主焉。○注桓弒至憂之。○見隱四年十一年八年，下三年范云：桓大惡之人，故會皆月以危之。是也。○注不致至文也。○昭二十六年疏引此作不致者，非成十年疏有之字。干上，昭二十六年疏引作去王，是也。宋本闕本亦作去王。毛本作干上，誤。監本王誤上去字不誤。舊疏云：下二年注云：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致之，若其受誅殺，故曰奪臣子辭成誅文也。解詁箋云：隱會皆不致者，狐壤之戰，魯臣子不能死難，君弒又不討賊，故絕臣子文明當誅臣子也。按：致爲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辭，此不致者，桓之臣皆隱之臣也。桓公弒君而立魯之臣子不能討賊，反顏事讎，故於此絕之。若曰無臣子也，因桓責魯臣皆當絕，則桓之罪深矣。視三年去王，僅足起無王者，其惡尤著。明君臣皆當誅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疏〕

詩闕宮云：居常與許。鄭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大事表云：寘字記。許昌城南四十里有魯城。在今河南許州府東境，爲魯朝宿邑。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之，而祀周公。

其言以璧假之何〔注〕據實假不當持璧也〔疏〕

注據實至璧也。○穀梁傳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明實假不必以璧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以璧加

易許田。魯世家集解引糜信云：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臧氏鏞拜經日記：按假加聲相近，故經傳互見。魯論：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作假我數年。今三傳本並作假。據裴駰集解知糜氏所注穀梁作以璧加許田，與年表正合。今穀梁作假是後人依左傳所改。按：穀梁或有作加之本，而解自當作假。穀梁明云言以非假，可證。年表與糜氏雖有加璧之說，亦申言以璧之義耳，不必卽以加代假致璧新義也。

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

為恭也〔注〕為恭孫之辭。使若暫假之辭。〔疏〕

穀梁傳云。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此云為恭。亦即諱言易地之故。○注為恭至之辭。○杜云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

不宜易取祔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祔。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孔疏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祔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于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祔。則不可言也。按杜

孔此解深。得經旨。

易為為恭〔注〕据取邑不為恭敬辭。〔疏〕

注据取至敬辭。○舊疏云。即哀八年齊人取譚及倕之屬是。

有天子存。則

諸侯不得專地也。〔疏〕

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有天子在。諸侯不得專地。穀梁傳云。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范云。諸侯受地於天子。不得自專。漢書匡衡傳云。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

所以壹統。尊法制焉。

許田者何〔注〕地皆不得專。而此獨為恭辭。疑非凡邑。故更問之。〔疏〕

上言為恭辭。並不得專地。申明

假義已訖。故更端問許田也。

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

焉。〔注〕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

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貴得天下

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為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宿者，先誠之辭。古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以接之，爲告至之頃，當有所住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桓公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朝宿之邑與鄭背叛，當誅。故深諱使若暫假借之者，不舉假爲重，復舉上會者，方諱言許田，不舉會，無以起從魯假之也。

〔疏〕

穀梁傳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范云：朝天子所宿之邑，謂之朝宿。禮記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云：潔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彼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其餘則否。許慎以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能容之。從左氏義，鄭無駁與許同然。以何氏隱八年注邑方二里說計之，亦無不可也。王制作湯沐者，朝宿湯沐，本互文見義也。○注時朝至朝也。○國語魯語云：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五年四王一相朝也。韋注引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詩韓奕疏引賈逵說：周禮云：以爲一方四分之一，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蕃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類聚引白虎通云：謂之朝何？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而明禮義也。因同朝時見，故謂之朝。言諸侯當時朝于天子，朝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是順四時而朝也。○注緣臣至莫夕。○周官道僕：以朝夕燕

出入其禮儀如齊車。鄭注云：朝夕朝朝莫夕。賈疏云：朝朝莫夕在正朝。白虎通朝聘篇云：朝者見也。因用朝時見，故謂之朝。左傳昭公十二年：子革夕。杜注云：夕莫見。成公十二年：孔疏云：旦見君謂之朝，莫見君謂之夕。郤至曰：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待賓之義也。注云：莫不欲朝朝莫夕，此臣下事君之義也。○注王者至專朝。○隱元年注云：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蓋以諸侯各有土地人民之責，故不得常自專朝，致曠職守焉。○注故卽至一朝。○舊疏云：故卽位至小聘，孝經說文：五年一朝。虞傳文：按禮記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又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鄭以聘義爲諸侯邦交之禮，其實諸侯於天子同也。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制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其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按昭三年左傳云：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據彼傳，故以公羊說爲文襄之制，其注王制亦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彼疏引鄭駁異義又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按以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爲文襄之制，僅見之左傳。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左氏未出，不得據而作證。又公羊家斷不用左氏說也。且昭十三年左傳又云：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盛，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則又與昭三年不合。故鄭代以爲不知何氏之禮也。禮記疏引賈逵服虔，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亦不能明定爲何代之禮也。又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說者以爲諸侯自相朝法，故禮記疏引鄭志鄭答孫皓問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狩。諸侯閒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此言，亦不能定爲何代制。卽所云夏殷之禮，亦無明據。且與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之說乖也。諸侯歲朝，謂歲歲有諸侯來朝，仍是四年一朝，亦非諸侯皆歲歲朝天子也。其周禮

所說又與各經互異。按何氏此注與書載禮合。羣后四朝在王不巡守之年。此四朝之諸侯。又各分四時來覲。前後相去。正得五年。於五年間。又使卿大夫行大小聘之禮也。其左氏周禮皆何所不取。蓋左氏多雜伯主之制。時強凌弱。衆暴寡。諸侯之於天子。視若弁髦。而於晉楚諸國。悉索敝賦。歲聘時朝。史不絕書。周官又多出於劉歆等所增竄。故與今文家爲難。均未可據爲典要也。

○注王者至其職。○大戴禮朝事云。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國語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雖與各經因朝而祭說殊。足爲諸侯助祭之證。書臯陶謨曰。羣后德讓。周禮疏引鄭注云。羣后德讓者。謂諸助祭者。以德讓繁露王道云。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侯。各以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故羣侯亦在焉。國語魯語。曹劌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韋注。助祭受政命焉。漢書韋元成傳云。唯聖人爲能享帝。唯孝子爲能享親。立廟京師。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事來助祭。尊親之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曰。有來騷騷。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又劉向傳云。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有來騷騷。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又郊祀志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又王莽傳。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後漢班超傳云。緣陛下以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史記三王世家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是也。○注故分至一時。○五部當四部之譌。隱八年注云。五年親白巡守。明巡守之年。不能來朝。則當分四部也。堯典。羣后四朝。禮記疏引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又引孝經鄭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安生以爲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方乃徧。是天子五年一巡守。其不巡守之年。四方諸侯。分年來朝。如次年東。又次年南。以次至北。而每方諸侯。又四時。以不可一方全空故也。故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亦近東者朝春。近南者朝夏。近西者朝秋。近北者朝冬。與如韓方爲北方諸侯。而在當方之西。則以秋覲。故詩韓奕曰。韓侯入覲也。又鄭注明堂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於西方。近東故也。○注孝經至

助祭○孝經聖治章文也。唐元宗注。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也。按。今本孝經脫祭字。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注。犧牲之屬。甸服貢饋物。注。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尊彝之屬。采服貢服物。注。元纁。緜繡也。衛服貢材物。注。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龜貝也。此諸侯各以其職來助祭也。詩文王。厥作祿將。常服黼。是也。○注。尙書。至以庸。○舊疏云。此逸書也。乃虞書之譌。見堯典篇。段氏玉裁尙書撰異云。逸書二字。當作堯典文。疏中所引。當是鄭注。以徐疏於閏月。定四時成歲。二月。東巡守。皆用鄭注。故知之。按舊疏云。言羣后四朝者。謂諸侯順四時而朝也。數奏以言者。謂諸侯來朝之時。偏奏以言語也。言明試以功者。國功曰功。謂明試以國事之功也。言車服以庸者。民功曰庸。若欲賜車服之時。以其治民之功高下矣。或如段氏所云。以爲鄭注也。漢書宣帝紀。詔曰。臣下各奉職奏事。以敷奏其言。考試其功能。又王莽傳。莽下書曰。羣后四朝。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與今本同。史記五帝紀。作羣后四朝。徧告以言。徧告者。數奏之訓也。與皋陶謨。數納以言。義異。數奏者。自下言之。數納者。自上取之也。書大傳注。奏猶白。白猶史記之告也。說文言部。試用也。書曰。明試以功。白虎通考黜云。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斧鉞弓矢。租鬯皆隨其德可行而次。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注。宿者。至之辭。○說文宀部。宿。止也。因而夜止之詞。楚辭。初放塊。鞠兮當道宿。王注。夜止曰宿。是也。夜止必於前期。引申之。有先義。管子地園篇。宿定所征伐之國。注。宿猶先也。因凡先期申誠。皆謂之宿。周禮大宗伯云。宿。祗滌濯。注。宿。申誠也。又儀禮公食大夫禮記。不宿戒。注。申戒爲宿。是也。周禮肆師。宿爲期。注。宿。先宿之夕。是宿本前夕之名。諸侯朝天子。必先期齋宿。質明入覲。必有所止。天子賜之邑。故謂之朝宿之邑也。禮記禮器云。三日宿。注。宿。致齊也。小爾雅廣詁云。宿。久也。孟子公孫丑篇。弟子齊宿而後敢言。注。宿。素論。語顏淵篇。子路無宿諾。注。宿。預也。皆與先誠義近。禮記祭統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注。宿。讀曰肅。肅猶戒。戒輕肅重也。是也。○注。古者。至百里。○周禮載師職注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同。按周書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周禮疏引鄭注。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康成與杜子春說同。司馬法但云百里爲郊。不與遠近之異。蓋亦百里爲遠郊矣。何氏不分州野縣都之名。或

以百里之外統以遠郊。目之王圻千里。四面至置各五百里。故周禮載師以大都之田任置地是也。置地以內。王子弟所食邑也。四百里縣地以內。天子卿所受采地也。三百里甸地以內。天子大夫所受采地也。二百里甸地以內。則六遂焉。百里郊以內。則六鄉也。故知五百里以內。皆可分賜諸侯。若拘於百里爲遠郊。誠如許慎所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之地不能容矣。○注諸侯至敬也。○儀禮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郊謂近郊五十里。周禮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天子於諸侯。有使迎之禮。明諸侯爲先告至矣。故儀禮聘禮云。及竟。張旆。誓。告也。又云。乃謁關人。注謁告也。古者竟上爲關。又云。關人間從者。幾人以介對。此大夫告至之禮。諸侯朝天子宜從同也。類聚引白虎通曰。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於天子是也。按儀禮覲禮。自至于郊始。其郊勞以前無文。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見於朝禮。故略之也。是諸侯告至必有禮儀。惜禮經文不具耳。以聘禮攷之。及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注請猶問也。問所爲來之故也。遂以入國道之。是使者既謁關人。因止于竟。未敢輒入。關人以告於君。於是君使士請事矣。春秋傳。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是其事也。又云。賓至于近郊。張旆。君使下大夫請行。注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此聘問鄰國之禮。其諸侯朝天子。不必有此謙矣。由猶通塗。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塗作途。下六年注云。諸侯相過。至竟必假途。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聘禮云。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高氏愈云。封境各有專守。不敢踰越。故古者必假道以盡過客之禮。宣十四年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而華元以爲鄙我。是也。賈疏云。天子行過無假道。以天下爲家。所在如主人也。天子微弱。則有之。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按聘禮雖大夫之禮。知諸侯亦當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不能不備。非常而鄰國亦當有加禮故也。○注王者至遠郊。○校勘記云。須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宋本須作頃。當據正。按下二年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閒。創得之頃也。頃字正此意。類聚引白虎通又云。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覲禮經曰。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尙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

朝迎於郊。按書康誥王若曰孟侯。疏引鄭注。依略說。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又鄭注。略說云。孟。迎也。書傳又云。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地上所生珍美怪異。山川之所有無。父在時皆知之。御覽引鄭注。孝經云。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芻米百車。以客禮待之。晝坐正殿。夜設庭燎。思與相見。問其勞苦。是皆加殷勤之事也。觀禮又有天子賜舍者。彼鄭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蓋朝宿之邑。猶在郊。去王宮尚遠。故宜於城內近下之處。賜舍。以便辨色。即入也。觀禮又有受舍于朝。則又異。賜舍之舍。謂有屋宇者。受舍於朝。則次舍也。以幕為之。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又鄭注。觀禮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是也。○注其實至專也。○繁露王道又云。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按封當地之誤也。○注桓公至之者。○繁露王道云。鄭魯易地。諱易言假。又云。止亂之道也。非諸侯所當為也。魯桓鄭莊俱宜誅。若據事直書。徒事亂臣。悍顏。惟避易而曰假。夫乃知易之為罪。或有所消沮。而不敢公然干犯焉。所以為止亂之道也。○注不舉至之也。○上會于垂穀。梁注云。鄭伯所以欲為此會者。為易田故。按上會為假田。故以惡移鄭為外為主文也。又見鄭假魯。方足起許田之為魯邑也。春秋上下。許田不見。未知所假何國。又不能不為內諱。故隱其詞於垂之會。不言而見矣。

此魯朝宿

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

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疏〕

隱八年杜注云。許田。近許之田。即取此為說。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曰。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為魯境內地。以居嘗與許證之嘗。亦是魯近地也。是否。答曰。此

則厚齋之誤。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泰山之祊。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割以相屬。若許田亦近魯。則鄭何畏于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頌之言。特祝禱之詞。不以遠近校也。通義云。許邑名。凡田邑本當繫國。今其義不可言假。周田則不得繫國。此近許邑。故繫之許而已。知非謂許國者。王城之外。五十里曰近郊。又其外五十里曰遠郊。又外達甸。稍縣都。相距各百里。許國猶在圻外。而上傳云。朝宿之邑在郊。不得相近也。

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

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注〕分別之者古有分土無分民明當察民多少課功德〔疏〕

繁露奉本云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即田多稱田邑多稱邑之義也通義云所稼曰田所居曰邑不直言假許者許邑廣矣魯朝宿之邑亦在其內耳鄭特取魯田非盡有許邑故可以田繫許不可以許包田舊疏云田多邑少稱田即此是也邑多田少稱邑即哀八年齊人取謹及鄆是也田與人相因得有田多人多之殊者蓋平曠之區溝洫交錯同井合作即爲田多其通都大邑逐末者多百工商賈閭民轉移則爲邑多也魯之朝宿所取不過二里知當日許田所容恐不僅魯一國已也孔疏云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按鄭詩箋云常許魯南鄆西鄙則非許田之許矣○注分別至功德○舊疏云知古有分土無分民者正以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論語云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皆是樂就有德之義故也白虎通五行篇云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道也漢書地理志云古者有分土無分民師古曰有分土者謂立封疆也無分民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後漢書竇融傳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以民之多少第守土者之功德故漢法縣之有丞尉也令長於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出入盜賊多少上其集簿猶有古意繁露考功名云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其古課功德之法與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疏〕

盟例日惡不信也舊疏云所以日者正以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相負故也按四月無丁未五月之三日也三月之二日亦爲丁未

杜云越近垂地名范云越衛地大事表云當在山東曹州府曹縣附近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與此傳例及爲我欲之同義越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于越本分作粵

秋大水

何以書紀災也〔注〕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經曰：秋大水，無麥苗。傳曰：待無麥然後書無

苗是也。先是桓篡隱，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既蓄積，而復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

〔疏〕

後漢書楊震傳曰：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注：災傷至是也。○所引經傳，見莊七年。彼傳云：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是也。然則此亦災傷至二穀以上，故直言大水也。莊二十八年

大無麥禾，不書大水者，彼傳云：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注云：諱使若造邑而後無麥禾者，惡愈也。此蓋秋水所傷，就築微下俱舉水，則嫌冬水者是也。莊七年注云：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此不書穀名，蓋輕於麥苗者也。左傳云：凡平原出水爲大水，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注：先是至所致。○舊疏云：陰逆者，專易朝宿之邑是。怨氣者，百姓痛傷悲哀之心是也。漢書五行志云：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隱，民臣痛隱而賤桓，劉歆以爲桓易許田而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何氏之說，兼備二義。通義云：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許地有周公廟，當修其祭祀，而專以與鄭，故水災應之義，或然也。按桓公以臣篡君，陰逆甚矣。大水之災，所應莫大乎是。

冬十月〔疏〕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按公羊已發例於隱六年秋七月，後不重也。

公羊義疏十一

桓二年

盡三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疏〕

各本於此有注云。賢者不名。故孔父稱字。督未命之大夫。故國

氏之十九字。校勘記云。疏本無此注。與何義不合。當是別家注疏竄入者。解云。考諸舊本。悉無此注。且與注違。則知有者衍文也。按與注違者。注云。督不氏者。起馮當國。此云未命之大夫。故國氏之。是與注違也。按舊疏云。此經之下。亦有注云。賢者不名云云。則舊疏本本無注明矣。亦有者。謂別本也。後人又誤以疏中所引刻入注耳。正月戊申。爲月之八日。史記注引服虔云。督戴公之孫。左傳疏引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杜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史記注引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墨夷。墨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史記孔子世家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孔子。左傳疏引世本云。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

及者何。〔注〕以公夫人言及。仲子微。不得及君。上下大夫言及。知君尊。亦不得及臣。故問之。

〔疏〕

注及公至問之。○公夫人言及。卽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是也。仲子微不得及君。卽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殯。傳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注云。比夫人微。故不得並及公。是也。上下大夫言及。舊疏

云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是國夏上大夫高張下大夫也今與夷與孔父君尊臣卑言及故問之

累也〔注〕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疏]

說文答問云 備卽及者何

累也之累按說文人部僂相敗也南征賦注引作壞敗之兒寡婦賦注引作敗也無相字道德經傳奕本僂僂兮其不足以無所歸釋文僂一本作僂敗也欺也西征賦曰察位僂其隆替寡婦賦容貌僂以頓頓注引禮記喪容僂僂義並同按如注義則累卽

連累之義不必迂回如僂之解也累蓋卽彙之省說文系部彙纒得理也禮樂記彙彙乎如貫珠由連纒引申爲連累玉篇云累同彙是也○注累累至語也○通義云累累者相連及於死之名讀若甫刑傳云大罪勿彙字本从三田今省之反離騷謂屈原爲

湘纍李善注諸不以罪死曰彙荀息仇牧皆是也穀梁傳以是知君之累也亦謂其累從君而死彼疏引欒信云累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殤公從後被弑范注亦云累累謂從也義皆相近鹽鐵論訟賢云孔父累累華督之難不可謂不義仇牧涉宋萬之禍不可謂

不賢 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疏] 仇牧事見莊十二年荀息事 見僖十年繁露王道云觀乎

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吳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按惟仇牧荀息書及故傳引之 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注] 叔仲惠伯是也

〔疏] 注叔仲惠伯是也○叔仲惠伯事在文十八年見成十五年通義云謂經所 不見者若左傳稱宋弑昭公蕩意諸死之卽未得以累書於春秋類此蓋衆 有則此何以書賢也

〔疏] 通義云加及者賢之欲著其因君而死若兩書之則 不顯與君弑爲一事故不以尊卑同名弑爲嫌矣 何賢乎孔父〔注] 据叔仲惠伯不賢〔疏]

注据叔至不賢○成十五年傳云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 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彼注云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弑君爲重叔仲惠伯

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叔仲惠伯直先見殺爾。不如荀息死之。是公子遂直。忌叔仲惠伯而殺惠伯。非衛君而死。故無賢文。是以不書。故據之也。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

以稱字見先君死。〔疏〕繁露服制象云。孔父義形於色。而姦臣不敢容邪。○注以稱至君死。○穀梁傳。孔父之免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闕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

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公羊賢。孔父仇牧。褒獎忠臣。扶樹名教。其義長於左氏。其義形於色。奈何。〔疏〕校勘記云。唐石

非。鄂本作奈。三年同。奈者。如也。國語晉語曰。奈吾君何。奈何。猶如何也。書召誥曰。曷其奈何弗敬。是也。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

弑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督作督。五經文字云。說文从目。隸省从日。後漢書孔融傳論曰。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注〕大

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疏〕注大夫稱家。○大戴禮文。王官人

采邑。周禮春官。序官家宗人。又夏官。序官家司馬。注並謂家。卿大夫采地。孟子離婁篇。皆曰。天下國家。注家。謂卿大夫之家也。書

畢陶。夙夜浚明。有家。傳。卿大夫稱家。禮記曲禮。凡家造。注大夫稱家。舊疏云。卽定十二年。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

邑無百雉之城。是也。故禮記大學。有伐冰之家。百乘之家。皆謂大夫。對士之畜馬乘喪祭不用冰者言焉。○注父者字也。○儀禮士冠禮曰。伯某甫。注甫字。或作父。禮記雜記上。稱陽童某甫。注甫某甫且字也。說文用部。甫。男子美稱也。是父爲甫之假借。舊疏云。穀梁傳文。齊氏召南考證云。按今本穀梁。作父字謚也。後人每疑於父字非謚。謚字當是衍文。觀於此疏。可知穀梁本無謚字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孔父。孔子之先也。傳云。孔父嘉爲司馬。是嘉名。孔父字。古人稱名字。皆先字後名。祭仲足是也。鄭有子孔

名嘉。說文曰：孔，从乙，从子，乙，請子之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說文此訓，蓋指宋鄭兩大夫。故先儒皆謂善孔父而書字，杜輒爲異說，不可從也。杜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閭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按左傳雖有督見孔父妻於路之事，孔父身爲宋卿，何至不依禮蔽面，督弑君之志，必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必非前年冬閒甫萌奪妻之志。次春卽動于惡，傳明云：先宣言曰：則爲華督誣讒孔父。明蓋杜預卽以此二事坐其罪狀，無非爲司馬昭賈充等留餘地耳。卽見妻子路一事，安知非劉歆等點竄，歆亦賊臣，故於忠於其君者，指擊不遺餘力焉。○注禮臣至之家。○禮記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注：君所大夫存亦名，士既不稱大夫名，或君亦不稱臣名也。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旣歿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許慎謹案：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也。鄭氏亦同左穀義，以論語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前也。故鄭駁許氏云：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按如此注，則公羊家亦無臣子先死，君猶名之，未知異義所據。當時傳習公羊者，不僅邵公一人，或別有公羊異說與。又按左氏說與何氏同，與今杜氏異，必左傳先師鄭衆賈逵等所傳之精義，故亦以孔父爲字也。穀梁傳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明書及者，春秋特筆，彼亦道春秋通例也。通義云：春秋賢者不名，仇牧荀息皆賢而名者，許人臣者，必使臣爲累於君之詞。君前臣名，其道然也。獨孔父先死，得申不名之義。禮於君所言大夫殺，則稱諡若字，又以稱字見先君死，倒其文而不紊其實。

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注〕趨

走也。傳道此者，明殤公知孔父賢而不能用，故致此禍。設使殤公不知孔父賢，焉知孔父死已必死。設使魯莊公不知季子賢，焉知以病召之，皆患安存之時，則輕廢之，急然後思之，故常用不免。

〔疏〕

注趨走也。○說文走部趨走也。爾雅釋宮門外謂之趨。廣雅釋詁云行而張足曰趨。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注傳道至此禍。○禮記大學云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注命讀如慢。說苑尊賢云夫智不足以

見賢無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疑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傾亂。此甚可悲哀者也。○注設使至不免。○莊三十二年傳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云云。是魯莊知季子賢事也。繁露精華云故吾按春秋而觀成敗。乃切惜情於前世之興亡也。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夫智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亂危。其若是何耶。以莊公不知季子賢耶。安知病將死。召而授以國政。以虜公爲不知。孔父賢耶。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二主知皆足以知賢。而不決不能任。故魯莊以危。宋瘍以弒。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瘍素任孔父。當將與鄰國豈直免弒哉。此吾所惜情而悲者也。說苑尊賢又云以宋瘍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是亦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瘍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瘍早任用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況自存乎。鹽鐵論殊路云。宋瘍公知孔父之賢。而不早任。故身死。魯莊不知季友之賢。授之政晚。而亂俱興。何義合明皆安存時不用。急則思之無及也。

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

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注〕內有其義。而外形見於顏色。孔子曰。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也。重道義形於色者。君子樂道人之善。言及者。使上及其君。若附大國以名通。明當封爲附庸。不絕其祀。所以重社稷之臣也。督不氏者。起馮當國。

不舉馮弑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也。不得爲讓者。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

也。〔疏〕

繁露服制象云。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下。此天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言之。孔父義形於色。而奸臣不敢容邪。安在勇猛必任武殺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哉。又王道云。孔父正色而立於朝。人莫

過而致難乎其君。此春秋之救文以質也。又云。仇牧孔父荀息之死節。皆行正世之義。守惓惓之心。春秋嘉義氣焉。故皆見之。復正之謂也。穀梁傳。督欲弑君而恐不立。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閑卽爲君扞禦。人莫敢致難之意焉。廣韻。難。患也。謂致君於患害也。

○注內有至之善。○君子正其衣冠。三語。論語堯曰。篤文。樂道人之善。季氏篤文。儼。釋文作嚴。云本又作儼。魏書封軌傳。作君子整其衣冠。七經考文云。古本道作導。按何意引論語自作道道。言也。重言義形於色。明君子樂言之善也。惟內有其義。而外乃見

諸顏色。所以能威而不猛也。○注言及至臣也。○校勘記云。何云。言及者以下九十九字。當在經下。僖十一年疏可據。宋鄂本亦誤。浦云。言及者三十三字。當在經下。從僖十年疏校。按此注舊在傳末。何氏終言之也。此類注中甚多。不得以僖十年疏引在經

下。便輕爲倒置。又按。何注本有傳無經。何注傳而不注經。故知何煌浦鎧皆誤會也。尊卑不相及。以臣而上及其君。同名爲弑。明當爲附庸君矣。禮記王制注云。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不能自通。故附於大國。以名通也。孔父仇牧荀息。社

稷所係。當不絕祀。與附庸等。此春秋新義。春秋之義。大夫不得世。故當封爲附庸也。○注督不至意也。○舊疏云。春秋之內。當國不氏者。無知州吁之屬是也。宋督實戴公之孫。不言公孫者。正欲起其取國與馮也。又云。昭二十年傳云。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

也。昭三十一年傳云。何賢乎叔術。讓國也。繆公之傳。不言讓國。死乃反之。非所以全其讓意也。此經馮實宜當國。如齊無知衛州吁之例。書宋馮。因爲穆公諱。故移其文於督。督馮一事。督當國。則馮當國見矣。所謂微而顯也。繁露玉英云。經曰。宋督弑其君與

夷。傳言莊公馮殺之。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不足以類鉤之。故難知也。傳曰。弑孫許與晉卻克同時。而聘于齊。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于齊。避所羞也。不書

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正之謂避。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若直書其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爲賢者諱。皆言之。爲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此何氏所本。

滕子來朝〔疏〕

通義云。卽隱十一年滕侯也。朝桓公不足褒。故還從本爵爾。杜范皆以爲時王所黜。夫杞左傳猶有用夷禮之說。滕薛何事。直是囁語。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疏〕

杜云。稷。宋地。大事表云。當在今歸德府境。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注〕目見也。斥見其惡。言成宋亂。〔疏〕

注目見至宋亂。○易說卦傳。離爲目。注南方之卦主視。故

爲目。廣雅釋詁云。目。視也。又云。視。明也。目言之。猶言明斥之對諱言也。穀梁隱元年傳。段。鄭伯弟也。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亦謂斥君也。魯桓成宋亂。爲內大惡。不爲之諱。是爲斥見其惡矣。

遠也。所見異辭。所

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所見之世。

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辭是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日是也。所傳聞

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殺。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疏〕

繁露奉本云。於稷之會。言成宋亂。以遠外也。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無第三所字。後

唐改補入。隸釋載石經殘碑曰：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以下缺。然則熹平立石者爲嚴氏春秋。於此無所見異辭三句。何氏所注者爲顏氏春秋。於此有之。漢石經於碑末列其同異。按無此三句，則遠也。隱亦遠矣。文相承，有則與哀十四年傳複出矣。按何氏此注與哀十四年傳注一字無譌，二者必有一衍。○注所以至異也。○舊疏云：彼以臣之故，欲見臣恩之濃厚，故曰以臣見恩。此以君之故，欲見君恩之濃厚，故曰以君見恩也。通義云：復發傳者與益師義異，彼爲詳略例，近辭詳，遠辭略。此爲諱例，近辭微，遠辭顯，各有所施也。此注言復發傳，因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下有此三語，故言復哀十四年，則三發傳矣。仍對益師卒傳發言復疑何氏本亦無傳無此注，皆後人以別本公羊屬入，因以哀十四年注文增置此耳。○注所見至是也。○所見世謂昭定哀世也。定元年傳曰：定哀多微辭。彼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繫露楚莊王云：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一年於所見微其辭，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零微其辭也。又云：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注所聞至是也。○繫露又云：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十五年於所聞痛其禍，子赤弒，弗忍言，日痛其禍也。舊疏云：立煬宮不日者，卽定元年九月立煬宮是也。立武宮日者，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言此。董何各舉遠近不同事以證無定例也。○注所傳至是也。○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曰：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注所聞世臣子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言其日，與子般異也。子般日者，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彼注云：日者爲臣子恩錄之也。殺不去日見隱者降子赤也。是也。繫露又云：傳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九十六年於傳聞殺其恩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按少殺又少殺者，漢書韋元成傳云：親疏之殺，殺漸降也。董子所謂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是也。近者親，遠者疏，親者恩深，疏者恩殺，厚薄之故，輕重之義，善惡之著，褒譏之加，微顯之文，隱亦遠矣。曷爲爲隱諱。〔注〕据觀魚諱。〔疏〕

注据觀魚諱。○見隱五年彼注云：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

爭利匹夫無異。故諱使若以遠觀爲讓者。是也。通義云。据入極諱。滅輸平諱獲之等。按。何六科舉觀魚事。張義固不必專据此也。

隱賢而桓賤也。〔注〕宋公馮與督共弑君

而立。諸侯會於稷。欲共誅之。受賂便還。令宋亂遂成。桓公本亦弑隱而立。君子疾同類相養。小人同惡相長。故賤不爲諱也。古者諸侯五國爲屬。屬有長。二屬爲連。連有帥。三連爲卒。卒有正。七卒爲州。州有伯也。州中有爲無道者。則長帥卒正伯當征之。不征。則與同惡。當春秋時。天下散亂。保伍壞敗。雖不誅。不爲成亂。今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加以者。辟直成亂也。〔疏〕

校勘記云。賤。唐石經。鄂本。宋本。閩本。

同監本。毛本。賤改賊。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鄂泮宮書本。明閩齊。俱本。皆作桓賤。按漢書五行志云。痛隱而賤桓。且注云。賤不爲諱。則作賤可知。吳氏斐雲經說云。或疑何氏注有賤不爲諱之文。疑毛本賤爲譌字。斐雲按。隱元年傳。明言隱賢而桓貴。此云桓賤。以桓弑隱。故耳。石刻自誤。按隱元年傳云。桓幼而貴。謂其名分貴耳。此賤賤直以其人之德言之。桓弑君之賊。春秋所賤也。穀梁傳云。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亦賤桓之義也。○注宋公至遂成。○左傳。取賂而還。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彼疏引鄭衆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杜氏釋成爲平。非。○注桓公至諱也。○疾疑衍文。謂君子與君子同類相養。小人與小人同惡相長也。穀梁傳。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注。桓既罪深。貴大。乃復爲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依石經改討爲計。范下注。所謂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是也。范上注。又云。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亦不爲諱之意也。彼注引徐邈曰。宋雖已亂。治之則治。治亂成不繫此一會。若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

討則受成亂之責。辭豈虛加也哉。春秋雖爲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于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哀七年傳。所謂有一國之道者。有天下之道者也。君失社稷。猶書而不隱。況今四國羣會。非一人之過。以義致譏。輕於自己。兆亂。以此方彼。無所多怪。如穀梁義。蓋齊陳鄭志在討亂。桓公與宋馮均弑君之賊。同惡相濟。爲之致賂三國。春秋貶之曰。以成宋亂。故彼上傳云。以者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宋亂也是也。公羊義亦大同。不若穀梁之詳。取以足之。○注古者至伯也。○舊疏云。王制及春秋說文。按今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彼疏引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與此同。鄭彼注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注州中至同惡。○僖四年左傳云。五侯九伯。女實征之。禮疏引服虔注云。五等之侯。九州之伯。彼謂方伯之事。王制所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者也。玩此注意。則州中有無道者。則長帥卒正皆得征之。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古者諸侯。有屬長連帥。卒正州伯。州中有作亂者。則長帥正伯征之。征者正也。桓公有長帥正伯之任。故會齊陳鄭往而戍之。當請命于天子。執華督而戮之。則華氏安得後于宋。懷惡而討。雖死不報。無瑕者可以戮人。魯桓親弑其君兄。猶楚靈親弑其君兄之子。而奪其位。然楚靈能殺慶封。而魯桓不能戮宋督。既不能戮。又取賂而復立之。則魯桓之惡。更甚於楚靈。故春秋書于冊曰。會于稷。以成宋亂。則不僮不征之爲同惡矣。○注當春至賂也。○穀梁注引江熙云。公與齊陳鄭。欲平宋亂。而取其賂。鼎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郟大鼎。納于大廟。微冒見矣。○注加以至亂也。○舊疏云。下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彼注云。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今此言以者。若言公爲三國所以遂行其意而成宋亂。非公本意。故云加以者。辟直成亂也。是則春秋雖不爲桓諱。然猶書以若隨人者然。則猶爲尊親諱之旨也。

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

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注〕据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也。

〔疏〕

注据莒至杞也。○即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

器從名。〔注〕從本主名名之。〔疏〕

即此郜鼎是也。鼎得之郜。故從其本主名名之。

曰郜鼎名者。自命之謂也。若器之自名矣。穀梁傳。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注。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郜。

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主人。〔疏〕

如牟婁是

也。牟婁雖本杞地。既為莒所有。故即繫之莒。不得曰杞牟婁也。

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注〕据錯。〔疏〕

注据錯。○舊疏云。二理相違。故謂之錯。

器之與人。非有即爾。〔注〕即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

之者皆持以歸為有。為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疏〕

注即就也。○說文月部。即。即食也。一曰就也。漢書高帝紀。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就也。○注若曰至

本名。○經義述聞云。謹案。据注則傳文當作非即有爾。傳作非即有爾。故注云。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也。下文。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注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云。非有即爾。而解之曰。謂非有就而有之。爾。則所据本已誤作有。即。唐石經亦誤。按如傳文。誠不可解。不若依王氏所校。為明爽。通義云。人之與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為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非若地有常處。雖數易其主。終可識別也。俞氏懋云。何意蓋謂人之於器。不能就而有之。必持歸為己有。恐後不可分別。故以其名識之。然如此。則當云。非即有爾。不當云。非有即爾也。今按。爾雅釋詁。即。尼也。釋文。尼。本亦作呢。呢與暱同字。古文通作黏。隱元年左傳。不義不暱。說文。黍部。引作不義不黏。黏也。器之與人。非有即爾。言器與人不相黏著。今日為此人。人之器。明日可為彼人之器。

非如地有常處。雖數易主。不可遷移。故器必從其本名以識別之也。亦通繁露玉英云。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權之端也。不可不察也。

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郟鼎。

〔注〕宋始以不義取之。不應得。故主之謂之郟鼎。如以義應得。當言取宋大鼎。郟本所以有大鼎

者。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以助享祭。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

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疏〕

注宋始至大鼎。○宋本主作王。誤。閩本監本。毛本作主。亦誤。鄂本作正。當據正。宋以不義取

取。亦止能謂之郟鼎。不得言宋大鼎也。通義云。此主謂宋本取大鼎于郟。故名郟鼎。云不義者。傳惡宋滅郟。而取其鼎。聊廣言之耳。其實就令以義取之。器固當從名。若文王克崇伐密。而魯有崇鼎。晉有密須之鼓。是也。舊疏謂以義應得者。若天賜之。非。○注郟本至賜之。○舊疏云。謂殷衰之時。鼎沒于泗水。及武王克殷之後。鼎乃出見。齊氏召南考證云。此鼎與九鼎無涉。九鼎沒泗水。乃周末秦初事。非殷末也。武王遷九鼎于雒邑。非得之泗也。按齊說是也。漢書郊祀志云。有司皆言聞昔秦帝與神鼎。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飭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迺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簠鼎及蠡。不吳不敖。胡考之休。是鼎所以供享祭也。天瑞之鼎。未詳所出。蓋亦如漢世得汾陰鼎事耳。志又云。美陽得鼎。獻之。張敞按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乎豳。公劉發迹於豳。大王建國于郊。梁文武興於鄆。鑄由此言之。則郊梁豐鎬之閒。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祇。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賜爾旂。黼黻瑠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

宮廟也。是諸侯有世孝者。天子或賜之鼎事也。○注禮祭至三也。○舊疏云。春秋說文。孟子梁惠王篇。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注。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按儀禮。士虞禮。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屬鬯。是士三鼎也。少牢饋食禮。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饌之西。二鼎在豕饌之西。是大夫五鼎也。禮記郊特牲云。鼎俎奇而籩豆偶。以次差之。當諸侯也。天子九矣。郊特牲疏云。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特牲三鼎。牲一魚二腊三。然大夫五鼎。而亦用三鼎。有司徹乃升羊豕魚三鼎。則以釋祭殺於正祭也。士用三鼎。亦有一鼎者。如士冠士昏舊疏所云。士冠士喪皆一鼎。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是也。士三鼎。有以盛彝。奠加一等者。如既夕禮遺奠。陳鼎五於門外。是也。天子九鼎。亦有十二鼎者。周禮膳夫所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是也。九家易解。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以爲飾也。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以白金。大夫銅。士鐵。三鼎形同。周禮膳夫云。鼎十有二。係古周禮說。不必通之於春秋。故何氏不取也。

至于地之與人則不然。〔注〕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疏〕

地有定名。有定在。故須就而有之。非若器之可彼可

也。此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注〕俄者。謂須臾之間。制得之頃也。諸侯土地。各有封疆里數。

今日取之。然後王者起。興滅國。繼絕世。反取邑。不嫌不明。故卒可使以爲其有。不復追錄繫本主。

〔疏〕

注俄者至頃也。○制。閩本監本。毛本同。宋本制作。創漢書班婕妤好傳。蛾而大幸。如瀆曰。蛾無幾之頃也。師古曰。蛾與俄同。說文人部。俄。頃也。關尹子八籌篇。鳥獸俄旬旬。俄逃逃。創者始也。漢書班固敘傳。禮義是創。師古曰。創始造之。始得

之頃。猶言乍得之頃也。○注諸侯至本主。○孟子告子篇。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趙注。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爲魯在所損之中耶。在所益之中也。言其必見損也。是卽後王者

起反取邑之義也。地名所繫不嫌不明。故終可爲本國所有。無須追繫本國名也。

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辭也。弟子未

解故云爾〔疏〕

通義云言爲所取遂可以他人之地爲其有乎。○注爲取恣意辭。○說文又部取摘取也。取有索義與恣意義近。

曰否何者〔注〕何者將設事類

之辭〔疏〕

說文口部否不也繫傳曰不可之意見於言者故從言故从口書此曰否者即不然之謂也。○注何者至之辭。○何者詰辭也。書臯陶謨詩小雅夜如何其是也何曷也奚也孰也如注意則何者爲引申之意故云將設事類之辭也。

若楚王之妻媼無時焉可也〔注〕媼妹也引此爲喻者明其終不可名有也。經不正

者從可知省文也〔疏〕

注媼妹也。○公羊問答云問此方言乎曰說文楚人謂女弟曰媼廣雅媼妹也爾雅注亦云猶今謂兄爲媼妹爲媼唐書宗室傳同安公主高祖同母媼也媼妹古音同部。○注引此至有也

○言楚王以媼爲妻終無可時亦若地雖恣意取之終無時可名有也舊疏云若作名字言器不可從今主之名地不可作後主之有也考諸古本名作多字雖恣意取之亦不得多有也若如此解以覆上爲取之義矣校勘記云作名是終不可名有猶云終不可爲有此專以地言不如疏所說按所駁極是自至乎地與人以下皆反覆申言地從主人之義不必牽涉器從名也。○注經不至文也。○此對都大鼎繫都以正宋立義也經不正者道春秋通例。

戊申納于太廟〔疏〕

四月無戊申戊申爲五月之十日納與取當異月也。此年正月之日不誤則前年四月之日其誤審矣杜氏長廡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相差

日一

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太廟。非禮也。〔注〕納者入辭也。周公稱太廟。所以必有廟者。緣生時有宮室也。孝子三年喪畢。思念其親。故爲之立宗廟。以鬼享之。廟之爲言。貌也。思想儀貌而事之。故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優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慨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孝子之至也。質家右宗廟。上親親。文家右社稷。尙尊尊。〔疏〕

左傳曰。非禮也。穀梁傳曰。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三傳之義同。

○注納者入辭也。○莊九年傳。納者何。入辭也。范注。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日之明惡甚也。按彼傳例。內弗受者。指諸侯相入。此亦引內弗受例者。意於義不合受也。廣雅釋詁云。納入也。書堯典。寅餞納日。僞孔傳。餞送也。日入言送。○注周公稱太廟。○文十三年傳云。周公稱太廟。禮記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杜注左傳。范注穀梁。皆云太廟周公廟。按魯以周公爲太廟。魯公爲世室。明堂位所謂魯公之廟。文世室也。世世不毀。加四親廟而六。又有姜嫄廟。詩魯頌。闕宮有卣是也。又史記世家云。祭文王皆謂之特廟。○注所以至享之。○類聚引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立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孝繼養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故爲之享之。舊疏出。故爲至享之。云孝經文。蓋孝經說文。○注廟之至事之。○類聚引白虎通又云。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也。○注故曰至至也。○皆祭義文。祭義出入。作出戶。宋本歎作嘆。校勘記云。依說文。歎。嘆有別。按說文。口部。嘆。吞歎也。一曰太息也。欠部。歎。吟也。則當作嘆。故詩中谷。

有菴云。嘑其嘆矣。又篤公劉。而無永嘆。皆作嘆也。其禮記檀弓云。威斯歎。疏云。歎。吟息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鄭氏祭義注云。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又云。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薦設。謂孝子薦俎酌獻。主婦設豆。佐食設俎之屬。周旋出入。禮所必有。則何氏所見禮記本作出入。亦通。出戶而聽。皇侃禮疏。所尸謾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尸謂之陰厭。尸未入前。亦與鄭氏無尸者闔戶之說無乖。惟入室當爲初入陰厭時。則出戶宜專謂尸謾後也。○注質家至尊尊。○類聚引五經通義云。文家右社稷。左宗廟。文家據地而王。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質家左社稷。右宗廟。周禮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也。周代文尚尊尊。故在右也。舊疏以爲春秋說文。獨斷上云。天子諸侯。左宗廟。東曰左。右社稷。西曰右。宗廟社稷。皆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據周制言也。禮記祭義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亦據時王制言之。浦氏鐘云。上親親。上誤。當作尙。否則下尙尊尊。當作上。庶不歧出。

秋七月。紀侯來朝。〔注〕稱侯者。天子將娶於紀。與之奉宗廟。傳之無窮。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

月者。明當尊而不臣。所以廣孝敬。蓋以爲天子得娶庶人女。以其得專封也。〔疏〕

左氏作杞侯來朝。古杞紀易混。李氏

恒羣經識小云。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于郕。十二年。公會杞侯莒于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三年與左傳經同。二年及十二年作紀侯。公羊經則三處皆作紀侯。謹按。紀侯爵。杞則初年已稱伯。後更稱子。此三年杞侯。皆紀侯之誤。當以公羊經爲正。程子曰。自紀滅後。經不復稱杞侯。諒哉。劉氏逢祿左傳考證云。劉歆等見經下有入杞之文。遂改紀爲杞。以比合之。不知杞於周本公爵。稱公可也。周書王會。雖出漢人所撰。然所謂殷公夏公者。卽杞宋也。稱侯不可也。○注稱侯至百里。○白虎通嫁娶云。王者之取。必先選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佻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德。但以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必封以大國者。明其

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邦何。開天下之賢士。不遺善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文加爲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庶邦交禮也。漢書王莽傳。信鄉侯終上言。春秋天子將娶于紀。則喪紀子稱侯。有司議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外戚恩澤侯表云。其餘后父。據春秋喪紀之義。應劭曰。春秋天子將納后于紀。紀本子爵也。故先喪爲侯。言王者不娶於小國是也。後漢順烈皇后傳。春秋之義。娶先大國。皆用公羊之義也。顧氏棟高大事表云。漢世立后。先進后父爲大司馬大將軍。封邑侯。恩澤之濫。自此始。皆不知紀子帛爲闕文故也。公羊禮說云。顧說非也。女子之爲天王后。母儀天下。其父亦同於羣臣耶。此又不近情之論。勸賞黜陟之柄。自上操之。賢不肖可得而進退也。授之爵。不授之權。有何國柄之移。況春秋之義。外戚柄政。久已杜漸防微矣。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傳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威權下流。故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顧氏未之見耶。全祖望曰。外戚非皆不賢也。漢之呂。霍。上官。丁。傅。不可用矣。而竇嬰則名臣。馮野。王博喜。王商三人。元成哀間。若大用之。可無王氏之禍。是真平情之論矣。按。前漢移於王莽。後漢移於曹操。雖皆后父。而得權之由。不自外戚。足見威權替否。在乎人君自制耳。舊疏云。知天子將娶于紀者。以下八年。逆王后于紀是也。知其元非大國者。以隱二年。紀子伯也。並稱。故知此侯非本爵也。知封之百里者。正以自今以後。恆稱侯。下六年。公會紀侯。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之屬是也。毛本於作子。○注。月者。至孝敬。○繁露王道云。春秋立義。天子不臣母后之黨。白虎通王者不臣云。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禮記哀公問云。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又云。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又云。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皆廣孝敬之義也。舊疏云。凡朝例時。以其尊而不臣。故書月。令與朝異。○注。蓋以至封也。○白虎通嫁娶云。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明天子得專封。故雖庶人女得娶也。舊疏云。此欲道諸侯不得專封。故不取乎大夫以下。卽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略之也。注。非所以重宗廟。故略之也。是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疏〕

杜云。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彼疏引賈服。以鄧爲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此傳云。蓋鄧與會爾。則賈服本此爲說矣。按左傳

云。始懼楚也。鄧亦楚旁小國。後爲楚滅。與蔡鄭相去俱不遠。因懼楚而與會。亦事之恆。孔疏強爲申說。謂蔡鄭懼楚。始爲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其說支離。不可從也。大事表云。今襄陽府治襄陽縣東北二十里有鄧城鎮。爲鄧國地。水經注。酃水東經鄧縣故城南。左入汝。汝水又東南流。經鄧城西。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沈氏欽韓云。傳言始懼楚。鄧國在南陽。逼楚境尤切。故兩國至其都結謀。當從賈服也。許州之鄧。是隱十年所盟地。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注〕。據齊侯鄭伯如紀。二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

非。所道不同。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疏〕

注據齊至如紀。○下五年云。齊侯鄭伯如紀。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

不言會也。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通義云。傳文據彼離。此不言蔡侯鄭伯如鄧意也。○注二國至離會。通義云。離。麗也。麗。兩也。記曰。離坐離立。毋往參焉。二謂之離。三謂之參。漢律有離載下帷。言二人共載也。禮用兩鹿皮。古文冠禮云。離皮射以二人爲耦。三朝記謂之置離。公子圍使二人執戈。謂之離衛。諸言離者。其意如此。按小爾雅。廣言麗。兩也。周禮。校人麗馬。二圍。注麗。耦也。詩疏引聖證論。王肅曰。夏后氏駕兩馬。謂之麗。儀禮士昏禮。麗皮。注麗。兩也。麗麗皆與離同。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此但書蔡侯鄭伯。嫌是離會。故決之。以鄧與會故也。隱二年注云。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是春秋於會無美詞。二國會是非不決。美惡不立。尤無足取。在所傳聞世不及責。故但書內離會以正己也。蓋鄧與會爾〔注〕

時因鄧都得與鄧會。自三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尚書曰。三人議。

則從二人之言。蓋取諸此。〔疏〕

注時因至鄧會。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宿不出主名者。主國主名與可知。是魯宋盟于宿都也。此蔡鄭會于鄧與彼文同。故知因鄧都得與鄧會焉。通義云。凡

盟會以國地者。皆主人與會。若及宋人盟于宿之例。范云。鄧某地。則誤于杜氏而不決故也。○注自三至諸此。○左傳所謂自參。以上是也。三國以上。必有主者。首其榮辱。則是非善惡可定。繁露王道云。諸侯會同。賢為主。賢賢也。其不賢為主。為惡。惡審矣。所引尚書。周書洪範文。今尚書本議作占。此蓋京孟本也。引以證能決事定是非。不取乎占也。左傳成六年云。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彼所見本作占。

九月入杞。〔疏〕

穀梁傳。我入之也。注。不稱主名。內之卑者。通義云。不出主名者。是內將卑師少例也。不言我者。春秋錄內事。從省可知。故言我入。特為起齊欲之。變文云爾。隱二年注云。保伍連帥。本有用兵之道。魯

入杞不諱是也。

公及我盟于唐。〔注〕不日者。戎怨隱不反國。善桓能自復。翕然相親信。〔疏〕

注不日至親信。○隱二年注。朝聘會

盟例皆時。又元年注云。君大夫盟例日。惡不信也。此月者。隱推讓以立。邾婁義而來。相親信。故為小信辭也。大信者。時柯之盟是也。此不日為小信辭。按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唐。注後不相犯日者。為後背隱而善桓。能復為唐之盟。戎於隱不信。故於桓為小信辭矣。桓弑君之賊。戎反翕然相親信。信之深惡之嚴矣。

冬。公至自唐。〔注〕致者。君子疾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故與隱相違也。明前隱與戎

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所以深抑小人也。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

而至〔疏〕

通義云：唐內地也。晉侯黑臀卒于厲，傳曰：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由此推之，致公會例當亦封內以地致，封外者以會致。按唐卽棠，大事表謂在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是封內地也。○注致者至人也。○中論修本云：世之

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隱賢君被弑，桓無信之人，戎反與親榮，君子疾之，故隱桓相違，隱盟不致，桓盟致是也。通義云：桓之盟皆日，桓無信也，其會皆不致，略之也。唯是盟不日，又致者，尋前唐盟，修隱之好，成隱之信，故加錄焉爾。春秋賢隱而賤桓，此最著矣。按孔說非，隱盟日已惡戎矣，此復不日，惡戎益甚，若謂成隱之信，則隱盟當不日，先於隱著信辭，此乃爲成隱之信矣。舊疏云：隱之盟書日，故言不信也，不書致，故言猶可安。桓不日，故爲信書致，故言危也。○注凡致至而至。○此道春秋通例也。穀梁傳注引襄二十九年例曰：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殆危也。是卽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意也。隱會危皆不致，安也。桓會盟皆危，亦不致者，桓之臣子，卽隱之臣子，君弑賊不討，以爲無臣子也，所以深絕桓之君臣也。此書致者，起其與隱相違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注〕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

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

王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疏〕

杜云。贏齊邑。今泰山贏縣。一統志。贏縣故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大事表云。在今泰安府東南五十里。水經注。汶水篇。汶水又西南逕贏縣。故城南。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贏。成昏於齊也。春秋正辭云。特會不恆月。其月何決不王也。○注無王至行也。○繁露。玉英云。桓之志無王。故不書王。其志欲立。故書即位。書即位者。見其弒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隱不書正。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左疏引賈逵云。不書王弒君。易昉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上元年穀梁傳。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兄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彼疏引徐邈云。桓公篡立。不願王命。王不能討。故無王。又范氏例云。春秋上下無王者。月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然則穀梁之義。無王有二義。一以見王不能正魯桓。一以見桓之無王也。杜預概以爲失。不班麻。故不書王。夫周之班麻與否。於史無徵。然果有此事。何以獨桓之世失不班麻乎。故左疏引劉炫規過云。天王失不班麻。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時王室猶能班麻。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閔。杜云。魯之司麻。頓置兩閔。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麻。如杜所注。麻既天王所改。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時王室方亂。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尙能班麻。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麻無所出其年。何故亦書王也。若春秋之麻。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麻過再失閔者。是周司麻也。非魯司麻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再麻。始覺其謬。頓置兩閔。以應天正。若麻爲王班。當一論王命。甯敢專置兩閔。改易歲年。哀十三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猶西流。司麻過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卽改。明年復螽。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閔。欲以補正時麻。既言麻爲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麻。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是杜氏失不班麻說不可通。誠如劉光伯所駁。惟劉氏以無王爲闕文。亦非。春秋王字。皆夫子所加。夫子闕之與。抑傳經者闕之與。孔穎達云。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是也。總之。杜氏處處回護魯桓。專爲亂臣留餘地。故說多難通。而劉炫孔穎達之徒。既習杜氏。不能不強爲解說。而又實有

難通之處。雖極力斡旋。而終無能掩飾也。○注二年至王也。○舊疏云。二年有王。見始者。卽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是也。十年有王。數之終者。卽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是也。十八年有王。桓公之終者。卽十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不就元年見始。未無王者。元年春王正月。卽卽位之時。自知己篡。戰懼畏討。未敢無王。是以春秋於正月之際。不得見始。通義云。穀梁元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公羊都不言無王之義。今取穀梁爲說。云正與夷終生之卒者。歲首旣非魯事。須明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耳。十八年有王。穀梁無傳。何邵公以爲桓公之終也。蓋惡桓之深。若曰。今而後乃復有王。云爾。解詁箋云。桓無王之義。公羊闕不具。何君據經及穀梁得之。穀梁子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允矣。何云未無王者。失之。二年有王者。穀梁子以爲正與夷之卒。則非也。桓之弑諱。督之弑著。按。元年有王者。卽位之初。雖惡逆之人。未必不求假命天子。如莊元年。天子錫桓公命。知當時周天子不以桓爲罪可知。故何云未無王也。二年以後。惡志漸著。擅易祔田之類。竟不知憚。又會于稷。以成宋亂。弑逆之人。黨惡相濟。故於二年書王。以正其始。十八年書王。以正其終。十年爲數之極。復書王。以張義。繁露天地陰陽云。天地陰陽水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皆取之此。何氏之義。本自明顯。孔劉二家。牽涉穀梁。甚無謂也。春秋詳內而略外。與夷終生之卒。獨書王以正。於義無取。若謂無王之故。不爲曹宋施。則五年陳侯鮑卒。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十一年齊衛鄭盟于惡曹之屬。何千魯事。而亦不書王乎。○注二月至而已。○舊疏云。卽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云云。二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之屬是也。春秋於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故於桓之世去王。雖非周正月。亦去王。亦通三統之義。若曰。如桓之行。雖非周室臣子。亦必去王以絕之也。解詁箋云。二月者。殷正月也。王二月者。罰弊殷彘王正月。速由文王。茲義率殺。刑茲無赦。此春秋之道。通於三王也。何云爲漢制者。在漢言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其實桓世。適三月不見爾。其三月亦不書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疏〕

杜云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一統志故蒲縣在今大名長垣縣治。大事表云後
爲甯氏邑在衛西與晉楚接界衛靈公曰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甯殖以蒲出獻公

甯氏誅繼受蒲者爲公叔氏出于獻公復以蒲叛
是蒲爲衛之廢邑矣今爲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

胥命者何相命也〔注〕胥相也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疏〕

釋詁郭注引作胥命者何相盟也
盟乃命字之誤○注胥相也○爾

雅釋詁文穀梁傳胥之爲言猶相也漢書楚元王傳二人諫不聽胥靡之師古曰胥相也書太甲罔克胥匡以生傳無能相匡○
注時盟至相誓○釋文作不歃云本又作歃禮記曲禮云約信曰誓泄牲曰盟注莅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
誓盟禮亡疏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相和好故用言詞共相約束以爲信也若用言辭約束以相見則用誓
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之約束也泄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泄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
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曰泄牲曰盟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岳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
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盟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
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知
坎血加誓者僖二十五年左傳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歃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周禮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左者
以臠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周禮玉府云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陳五父及鄭
伯盟歃如忘又襄九年左傳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其所用盟牲則曲禮疏云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士
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緹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又曰衛伯姬盟孔慳以緹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誓周禮戎
右云盟則玉敦辟盟遂役之鄭注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下云贊牛耳桃茢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

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慳以緞下人君也。皇氏以為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故定四年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是也。按如曲禮所次則胥命其即約信曰誓乎。齊桓葵丘之會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蓋同此。

何言乎相命〔注〕据盟亦相命不道也〔疏〕
注据盟至道也。○何氏意謂盟亦彼此相命經他無所見。故据以為開。 近正也〔注〕

以不言盟也〔疏〕
荀子大略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戒屢盟。其心一也。繁露竹林云。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即此是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傳曰不盟也。公羊曰近正也。穀梁曰近

古皆以胥命為許之之辭。荀子曰。春秋善胥命。荀子嘗從虞卿受左氏春秋。可見古人學春秋皆以胥命為善也。
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也。〔疏〕
繁露王道云。春秋記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

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禮疏引異義。禮約盟否。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曰。諸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詛盟非禮。古春秋左氏說。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按穀梁傳云。相命而信論。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注引江熙曰。夫相與親者。非一人之德。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齊衛胥盟。雖有先倡。倡和理均。若以齊命衛。則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從。言其相命。則泯然無際矣。按說文糸部。結。締也。又締。不解也。言古謂三代時也。但以言相締。結不歃血為盟也。○注善其至亂也。○詩巧言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相命不盟。可期。弭亂。故書而善之。以春秋為撥亂之書故也。其實齊衛亦非真能不盟之國。特此一事。近似於古。故表之以張義而已。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疏〕

盛左氏穀梁作邲通義云蓋亦盛伯與會范注以邲爲魯地其卽後爲孟氏采邑之成與紀侯二傳杞作侯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疏〕

壬辰唐石經宋本監本閩本同毛本王作申誤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壬辰朔據麻壬辰爲六月之朔日非七月朔也按以殷麻治之當八月壬辰朔劉歆

以爲六月元史麻志姜岌以爲是歲七月癸亥朔無壬辰亦失閏其八月壬辰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與姜岌合沈氏欽韓以今麻推之是歲八月壬辰朔加時左晝食六分一十四秒說文月部朔月一日始蘇也白虎通日月篇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故凡初皆謂之朔禮記禮運云皆從其朔是也因盡而初故盡亦稱朔爾雅釋訓朔北方也書疏引舍人注云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

既者何盡也〔注〕光明滅盡也是後楚滅鄧穀上僭稱王故尤甚也楚滅鄧穀不書者後治

夷狄〔疏〕

注光明滅盡也○詩載馳既不我嘉傳既盡也穀梁傳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說文豈部躓斃也訖事之樂也卽今之既字易小畜既雨既處詩既見君子古皆訓爲己已亦事盡之詞詩大雅汔可小康箋汔幾也亦通既爲小

食與盡訓別左傳疏引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上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能復見而日食既也未知何家說據南齊書天文志云桓三年日食貫中下上竟黑疑者以爲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書從中起也蓋卽鄭氏駁異義說矣續漢志引張衡靈憲云當日之衝月常不合是謂闕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孔穎達申之云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生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

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按孔氏所推論。皆本鄭義。何氏無說。未知同否。○注是後至甚也。○舊疏云。卽下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傳曰。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是也。蓋以爲楚滅之也。上僭稱王者。史記楚世家。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僭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是其事也。舊疏引春秋說云。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其後楚僭號稱王。滅鄆。穀。政教陵遲。何說所本也。漢書五行志云。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爲前事已大。後事將至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弑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無事天子之心。楚僭稱王。後鄭距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篡。劉歆以爲六月趙與晉分。先是晉曲沃伯再弑晉侯。是歲晉大亂。滅其宗國。京房易傳以爲桓三年日食。貫中央上下。竟而黃。臣弑而不卒之形也。故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按嚴當云。武誤兼地千里。卽楚世家所云。子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也。取象皆相近。續漢志注引春秋緯云。日食既。君行無常。公輔不修德。夷狄強侵。萬事錯。後漢明帝紀。永平八年十月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謹。注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光。據璣衡。齊七政。操八極。故君明聖。天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有度。日明則道正。不明則政亂。故常戒以自勅厲。日食皆象君之進退。爲盈縮。當春秋撥亂。日食三十六。故曰至謹也。○注楚滅至夷狄。○隱元年傳注。所傳聞世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所傳聞世不治夷狄也。僖二十六年。楚滅隗。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亦以前此書滅者多。故亦書治之。然止時而已。所謂後治也。昭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錄。夷狄滅小國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疏〕

通義云。加公子者。於隱則罪。於桓則親。所以惡桓也。遂在所聞世。例日卒。故以不日見罪。所傳聞之世。本不日卒。故擊更以不卒見罪。然非起見其貴。反嫌與柔溺未命者同。故一見公

子翬於此。則隱之篇。不稱公子。貶意益顯。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疏〕

杜云。謹。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謹亭。一統志。下謹城在泰安府肥城縣西南。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肥城縣西南。水經注。汶水篇。蛇水又西南。逕夏暉城南。經書公會

齊侯于下謹。是今俗謂之夏暉城。說文。邑部。鄆。魯下邑。三傳皆作謹。鄆。正字。謹。假借也。應劭注。漢志。引哀八年。取鄆及圍。是亦作鄆。今三傳本亦皆作謹。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注〕以言姜氏也。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

姊妹不出門。〔疏〕

穀梁傳曰。送女。踰竟。非禮也。左傳。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三傳之義皆同。○

注以言姜氏也。○舊疏云。謹若齊地。宜言齊侯送孟姜于謹。今言姜氏。故知越竟也。○注禮送至出門。○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白虎通。嫁娶云。父誠之於阼階。母戒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違。怨視諸矜。鞶。公羊問答云。問。徐彥疏。以為時王之禮然乎。曰。士昏禮。主人元端迎於門外。主人揖入。至于廟門。主人升。賓升。再拜稽首。降。主人不降。送。注。主人。女父也。此送女不下堂之證也。士昏禮記。母誠諸西階上。不降。此送女母不下堂之證也。庶母及門內。施矜。鞶。此庶母送女不出門之證也。言庶母而姑姊妹在其中。不言者。文不具也。穀梁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白虎通。父誠於阼階。母誠於西階。庶母及門內。此與公羊說合。明係周禮。徐以

爲時王之禮。誤矣。孟子滕文公篇。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周氏柄中四書辨正云。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往送之門。穀梁傳亦云。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於階矣。或說。送至堦門。毛西河引戰國策。婦車至門。送諸母。還。謂諸母有送至堦門者。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廟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記所言庶母及門內略同。並無送至堦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門卽父母家之門。非如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其女。母至壻家禮。遂以爲堦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梱。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矜。繫。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耐也。離之。魯人之耐也。合之。雖孔子善魯。而衛當日仍行自若也。

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注〕据謹魯地。〔疏〕

注据謹魯地。○上傳云。越竟送女。故

知謹爲魯地。入魯竟宜從臣子辭稱夫人。如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矣。

自我言齊。〔注〕恕己以及人也。〔疏〕

春秋據魯而作。故自我言之。則謂之曰齊。下九年傳。自我言紀。亦卽

此意。注云。恕己及人者。不奪人父子之親故也。

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注〕所以崇父子之親。

從父母辭。不言孟姜。言姜氏者。從魯辭。起魯地。〔疏〕

舊疏云。猶曰吾姜氏。云若有孟姜者。孟爲衍字也。○注所以至之親。○下九年傳。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

季姜。亦卽崇父子之親之義。○注從父至魯地。○孟姜。卽詩鄘風桑中云。美孟姜矣。是也。舊疏云。孟亦有作季字者。誤也。以既從父母辭。宜稱孟姜。今稱姜氏。知從魯辭也。以謹魯地也。杜云。已去齊國。故不稱女。是也。

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

鞶何以不致〔注〕據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致〔疏〕

注據遂至齊致。○見宣元年。

得見乎公矣〔注〕本

所以致夫人者。公不親迎。有危也。鞶當并致者。鞶親迎。重在鞶也。上會謹時。夫人以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不復在鞶。故不復致。不就謹上致者。婦人危重。故據都城乃致也。月者。爲夫人至。例危

重之〔疏〕

穀梁傳。其不言鞶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注重在公。又云。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注本所至危也。○經云。公子鞶如齊。逆女。是公不親迎也。故爲夫人危。通義云。于謹已入國矣。復言至自

齊者。已見宗廟。然後致也。○注鞶當至復致。○言若公不會于謹。夫人不卽見公。則鞶當并致。如公子遂逆婦姜之例。今夫人于謹得見公。得禮。失禮在公。故不復致鞶。杜云。不言鞶以至者。齊侯送之。公受之於謹也。如穀梁傳說。則尙爲得禮。故彼引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是也。監本故誤茲。○注不就至致也。○舊疏云。若就謹致。卽鄉者至謹之時。書之宜在公會齊侯于謹上。按若謹上致。宜書夫人姜氏至自謹。不然者。婦人危重。雖未至謹。前亦危也。○注月者至重之。○舊疏云。卽宣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凡書至者。喜之也。亦危之也。故夫人至危尤重也。

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疏〕

錢氏大昕答問云。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再見於春秋。爲無知之弑君張本也。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也。

有年。

有年何以書〔注〕方分別問大有年故不但言何以書〔疏〕

注方分至以書○若但問何以書與下復問大有年不明

以喜

書也〔疏〕

通義云古之造文者禾千爲年夏謂之歲步歷周也殷謂之祀四祀修也周謂之年五穀收也嘉禾備登年功乃成故以有年名喜而書之者重民食也

大有年何以書亦

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注〕僅猶劣也謂五穀多少皆有不能大成熟

〔疏〕

注僅猶劣也○國語周語云余一人僅亦守府注僅猶劣也楚語而僅得以來注僅猶劣也漢書董仲舒傳注僅少也廣韻劣少也一切經音義一僅古文黽隹二形同說文人部僅才能也音義引字林同戰國策齊策邯鄲僅存注僅裁

惟少故云僅有年猶言才有年也爾雅釋詁哉始也亦即才字皆與僅劣義近○注謂五至成熟○舊疏云舊本如是其穀下云皆有不能大成熟多少二字或衍文也若必存字解之多謂麥禾少謂豆之屬是事皆有但不能大熟也校勘記云解非也此不衍漢人語言如是公羊問答云問當衍否曰廣韻劣少也此言五穀多少不等僅僅乎皆有耳正言其少不當衍也疏又云多謂麥禾少謂豆之屬亦非是經傳無明文安能強爲之區別耶按以多少不等爲少辭今俗語猶然舊疏非也校勘記又云熟當作孰三禮注成熟字皆作孰加四點者非穀梁傳五穀皆熟曰有年

彼其曰大有年何〔注〕問宣十六年也〔疏〕

注問宣十六年○見宣十六年經

大

豐年也〔注〕謂五穀皆大成熟〔疏〕

注謂五至成熟○穀梁傳宣十六年云五穀大熟曰大有年毛本作大成熟宋本作大熟成熟亦當作孰

僅有年亦

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注〕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耗減，民人將去，國喪無日，賴得五穀皆有，使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肖之君爲國尤危，又明爲國家者不可不有年。〔疏〕

公羊古義云：朱新仲曰：有年，大有年，桓宣時也。有者，不宜有二公行事不宜有年，此皆貶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豈止此

二三年豐熟哉，以是知二公不宜有此也。昭元年，秦后子奔晉云：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與此意合。左疏引賈逵云：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國語周語曰：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表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蠱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是年之豐儉，視乎君德之善否也。○注恃賴也。○說文：心部，恃，賴也。恃，賴，疊韻爲訓。○注若桓至有年。○通義云：有年在他公時，以數見不書，唯桓宣之篇，以罕書。胡康侯曰：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按：周禮疾醫以五穀養病，鄭注：五穀，麻黍稷麥豆，是卽月令五時所食穀也。釋文作耗滅，此耗俗字。

此
页
空
白

公羊義疏十二

桓四年

盡五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疏〕

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郎杜云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春秋正辭云狩不月此月決不王也

狩者何田狩也〔注〕田者蒐狩之摠名也古者肉食衣衣服捕禽獸故謂之田取獸于田故

曰狩易曰結繩罔以田魚〔疏〕

注田者至名也○御覽引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繁露深察名號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禴無有不皆中天意者是

散名有蒐狩之別總號則曰田也毛本作總鄂本宋本閩本監本同作摠董仲舒皆本公羊立說公羊無夏田繁露有夏禴者後人妄加也范云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杜云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注古者至之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鄭注此上古之時也舊疏云此古者謂三皇之時也按禮運又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疏云謂神農也則當是庖犧以前事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神農時猶衣服也故舊疏引鄭易注云始去羽毛又引鄭注易說云古者田魚而食之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重古道不忘本也是也詩鄭風大叔于田云叔于田傳田取禽也是取義於捕禽獸也又兼為田除害義○注取獸至曰狩○此獸狩疊韻為訓也國語齊語云田狩畢弋章注狩圍守而取禽也守狩亦疊韻為訓○注易曰至田魚○鄂本宋本同作罔閩本監本毛本作網非約繫辭傳下文也彼云作結繩而為罔罟以田以魚蓋取諸離李氏易傳引虞翻注云為日巽為繩

目之重者爲罟。故結繩爲罟。坤二五之乾成离。巽爲魚。坤二稱田。罟取獸曰田。蓋取諸离也。則虞本無罟字。繫傳叙於庖犧世。知在神農修火利以前也。易本或作佃。漁者呂氏音訓云。陸氏曰。佃音田。亦作田。漁音魚。本亦作魚。又言庶反。馬云。取獸曰田。取魚

曰。春曰苗。〔注〕苗毛也。明當見物取未懷任者。〔疏〕注苗毛至任者。○說苑修文云。苗者。毛取之。毛猶親也。詩關雎。左右芼之。玉篇見篇引作親。親謂擇也。言

春時萬物懷任。當擇而取之也。當見。鄂本作當毛。疑古本作現。後人脫去毛旁。遂作見。鄂本又脫去見旁。只作毛耳。爾雅釋天。以苗獵名。與左氏隱五年傳同。左疏引孫炎爾雅注。及周禮鄭注。並以夏田爲苗。爲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與何義合。

然不若以獨釋苗之較爲簡捷。御覽引白虎通亦云。夏謂之苗。何擇去懷任者也。惟皆謂苗爲夏田。何氏所不取。郭注爾雅云。爲苗除害。就夏田釋耳。然卽如左傳周禮爾雅所記。四時田獵。皆爲苗除害也。豈獨夏爲然哉。任妊通。史記鄒陽傳注。紂刳任者。觀

其胎產。又方春。督峽屬陽。循脊而上。至鼻。任峽屬陰。循腹而上。至咽。女子二十任。通則有子。秋曰蒐。〔注〕蒐。簡擇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疏〕注蒐簡至大者

○釋文作曰廋。本又作搜。亦作蒐。國語周語。蒐於農隙。章注。蒐。擇也。禽獸懷任未著。搜而取之也。御覽引白虎通云。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說苑云。蒐者。搜索之。皆與此義合。爾雅以蒐爲春獵名。注。搜索取不任者。穀梁傳釋文。蒐。糜信作搜。搜訓求。故有簡

擇之義。幼稚。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稚改稗。下同。范云。蒐。擇之舍小取大。冬曰狩。〔注〕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可取。不以夏田者。春

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疏〕注狩猶至可取。○詩車攻云。搏

獸于敖。水經注及東京賦。並引作薄狩于敖。初學記引作搏狩。蓋狩本古獸字。淮南覽冥訓。狡蟲死。高注。蟲狩也。漢石門頌。蠶虫藥狩。皆以狩作獸也。詩亦當作狩。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御覽引白虎通云。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說苑云。狩者。守留之。惠

氏棟毛詩古義云搏獸于敷。水經注引云潏狩于敷。東京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搏狩。按狩本古獸字。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猶獸也。說文犬部狩。火田也。段注釋天曰冬獵爲狩。周禮左傳公羊穀梁夏小正傳毛詩傳皆同。又釋天曰火田爲狩。許不稱冬獵。而稱火田者。火田必於冬。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言火以該冬也。爾雅郭注云得獸取之無所擇。詩疏引李巡云冬圍守而取禽無所擇也。范云狩圍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注不以至取之。○舊疏云正以周禮四時皆田故也。按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見周禮大司馬職。禮記王制云則歲三田。鄭注云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彼疏引何氏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置罝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具。陰書於緯。藏之以待後王。穀梁四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又引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上一曰乾豆之等。按鄭注王制以夏不田爲夏制。而釋廢疾又以四時田爲夏殷禮。蓋殷周之誤。惟又以歲三田爲以三事爲田。與禮注乖。當以禮注爲正。劉氏逢祿云鄭於王制注云歲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於公羊。徒據經文公羊得之口授。非六國時見讖緯而作也。漢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據以爲三田。以爲夏時則無。據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述田事凡六爻。以卦氣言之。解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畜秋分前五日。曰日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離初九主夏至以後無田。冬夏至陰陽之微。易重氣始。義當安養。屯十月戒從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改於孟春。皆述殷制。與夏時周易微有損益。若周官六國時書固不合也。說苑云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鷲鳥不搏。蝮蠱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象牢。與此義相足。孔氏通義謂周禮四時皆田。傳唯舉三時者。諸侯之制也。禮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周四望。魯三望。天子備四時之祭。諸侯闕其一。以下於王。故唯三田而已。何邵公以爲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妄也。繁露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蒐。秋蒐。冬狩。夏獮。可證公羊師說有四時田矣。按夏不田。劉向鄭康成俱有是說。知非何氏剽造。繁露自承祠祫烝嘗四時祭祀之爲說。蓋卽申明周禮不必卽爲說春秋。公羊先師以三田爲春秋制。故漢博士據以作王制。所謂春秋爲後王法也。王

制明云天子諸侯非專謂侯制可知。又考孟子梁惠王篇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趙注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獸也蓋亦指夏田爲非時也禮記月令季春田獵罝罾羅網畢罝餒獸之類毋出九門孟夏之月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王制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昆蟲未畢不以火田皆夏不田之義國語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鳥獸毇卵魚禁鯤鰔獸長麋麋皆卽何氏恐傷幼稚意也於苑囿中取之者預畜於囿以備祭祀之用說苑所謂必有象牢者是也孔氏之說僞矣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注〕

以其地遠禮諸侯田狩不過郊〔疏〕

注以其至過郊○舊疏云以其地遠而舊云以其去大野遠故言遠者非校勘記云當作以其去野太遠若然下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郎者

何吾近邑者蓋郎爲遠郊之地故禮記檀弓云戰于郎而哀十一年左傳謂郊之戰別國來戰深入竟內故曰吾近邑若尋常田狩近郊之地皆可必勞師罷民去國遠遊故示譏焉杜云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孔疏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非地故知此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西狩于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得其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言之則狩于郟莒于紅及比蒲昌間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必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爲之僖三十三年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是其諸國各有常處遠其常處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又云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左氏無此義要言遠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按孔氏左疏甚該洽而舊疏以郎邑在郊內其屬地在郊外若據邑言之則爲近若據地言之則爲遠不知以狩不過郊言之此郎則爲遠以他國來戰言之已入竟內此郎又爲近也義各有當不必牽合二經轉迂回不可通也

諸侯曷爲必田狩〔注〕据有囿也〔疏〕

注据有囿也○舊疏云卽成十八年築鹿囿之屬是也說文囿部囿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囿國語周語云囿有林地楚

辭懲命云。熊羆羣而逸囿。章昭王逸注皆云。囿苑也。呂覽重已篇注。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周禮囿人職云。掌囿遊之獸禁。鄭注。囿遊。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掌獸以宴樂視之。彼疏引書傳云。鄉之取於囿。是勇力取。是囿亦爲蒐狩之常處也。知諸侯皆得有囿者。詩靈臺云。王在靈囿。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成十八年注又云。天子囿方百里。大國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不同者。蓋本無定制。故說有歧殊也。則傳意諸侯自有囿。有禽獸可取足供祭享之用。而經書田狩。因摭爲難。故注云。據有囿也。一曰乾豆〔注〕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臛射之。達於右臠。中心死疾。鮮屑。故乾而豆之。

中薦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十三〔疏〕

禮記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易比云。王用三驅。馬融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乾禮記釋

文云。音干。則讀如詩中谷有藿。嘆其乾矣。之乾。謂燥也。正字亦宜作漑。見玉篇。○注一者。至宗廟。○詩車攻云。大庖不盈。毛傳。故自左臛而射之。達于右臠。爲上殺。孔疏。自左臛而射之。達於右肩臠。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也。范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十行本。臠作臠。校勘記云。依說文當作臠。古書有作臠者。从身誤。屑。鄂本作絜。毛本作潔。非按。屑猶絜也。故不絜謂之不屑。孔詩疏或卽用此注。用作絜是也。臠。說文肉部。臠。牛脅後髀前合革肉也。釋文引三蒼云。小腹兩邊肉。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他處革與肉可分剝。獨此處不可分剝。故也。七發所謂犗牛之腴。其實凡獸皆然。不專牛也。廣韻云。脅前蓋近脊處。今人謂馬肥爲臠肥。謂最薄處皮肉相合者也。臠。釋文云。本又作臠。說文骨部。臠。肩前也。士喪禮記。卽牀而奠。當臠注。臠。肩頭也。是臠卽臠字。釋文引字林云。肩前兩乳骨也。蓋左小腹旁邪達于右肩。必貫心。故死疾而鮮絜也。舊疏云。時王之禮。古制無文。按此必有成文。故毛詩傳。何氏此注。並依而用之。古籍散亡。不可考耳。王制注云。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孔疏。

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齏。先乾其肉也。此云乾而豆之。疑有誤字。○注豆祭至如饗。○爾雅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郭注。豆。禮器也。登。卽膏登也。禮記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饗。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饗。豆下附也。急就章。饗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杆。而中施釘。有柎者曰饗。無柎者曰錠。柎。謂下施足也。蓋豆籩登形制皆同。但有竹木瓦之殊。故詩生民云。卽盛于豆。于豆于登。明皆祭器名。故毛傳云。豆。薦菹醢也。登。太羹也。按說文。豆。古食肉器也。周禮梓人所云。食一豆肉。中人之食也。禮記坊記。觴酒豆肉。卽此。其祭器當作椹。說文云。木器謂之椹。从木豆。是也。饗當作彝。說文。彝。禮器也。讀若饗。同。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太羹。酒不和。實于登。卽此。其祭統之饗。自足下附之名。豆籩登三者皆有之也。郭注爾雅。又以膏饗形狀似禮器之登。故以膏登釋之。說文。饗。錠也。楚辭招魂云。蘭膏明燭。華饗錯些。是也。此注云。狀如饗。蓋同郭義。○注天子至士三。○各本作士二。依鄂本。正穀梁疏亦引作三。自下大夫上。禮器文。彼無卿字。是也。舊疏云。其士三者。何氏差也。鄭注禮器云。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於戶西。凡致饗。餼。堂上之豆數可知。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孔疏。皇氏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堂下東西夾各十七。兩十七。合三十四。就二十六。故合六十也。今按。禮有正羞。庶羞。故公食大夫禮。設非菹醢。六豆。設於醬東。是正羞也。庶羞設於稻南。臠臠牛炙之等。十六豆。謂之庶羞。又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也。故鄭注掌客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是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爲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爲正羞。故熊氏以爲正羞。醢醢百二十。鹽之等。但不知堂夾若爲陳列。皇氏以爲庶羞。其義非也。鄭引公食大夫禮。以證下大夫六豆之義。下大夫六豆。設於堂上。則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六。亦設于堂上矣。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西夾六豆。東方亦如之。是堂上東西夾各設其豆。東西夾又減於堂上之數。上公堂上十六豆。故知東西夾各十二。侯伯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十。子男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六也。按。豆數見之掌客。其陳于堂上及東西夾。則鄭氏以義言之也。經

義述聞云。由公而侯而上大夫。皆降殺以四。而由天子而公。則降殺以十。多寡不齊。天子與諸公爲君臣。猶諸侯與上大夫也。諸侯多於上大夫四豆。而天子多於諸公乃十豆。增減之例。亦不相準。疑本作天子之豆二十。因下文諸公十有六。遂衍有六二字。二十者。五四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四。四四得十六。故諸公十六。三四得十二。故諸侯十有二。四得八。故上大夫八。下大夫再命。但卑於上大夫一命。故降殺以四之半而六也。若二十六。則既多於四六之合數。而又少於四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與公羊注蓋亦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鄭注以此豆數以堂上之豆說曰。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四。其東西夾各六。是鄭稽合周禮禮器之豆數也。天子之豆。周禮雖不言其數。然公以下之豆。皆登降以八。則由公豆而登之天子之豆。當四十有八。而在堂上者二十。東西夾各十有四。其數正相合也。若謂堂上之豆二十有六。則東西夾各十有一。而餘一。非鼎俎奇而籩豆偶之義矣。陸佃說以醢人四豆曰。天子朝事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蓋豆二。所謂二十有六。按醢人注。朝事爲薦血腥之祭。饋食爲薦孰之祭。此天子之豆。不云宗廟之祭。則非指祭祀言之。故鄭注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也。陸說似是而非。此說乾豆爲祭事。何氏引禮器文者。特因豆廣言之。不必卽以此豆數爲祭品也。宋本作士三。似不如作士二爲是。籩豆偶故也。上下大夫尊卑相近。故降殺以兩。士卑于大夫。故亦降殺四也。

一曰賓客〔注〕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臠射之。

達於右脾。遠心死難。故以爲賓客〔疏〕

注二者至賓客。釋文作左脾。云方爾反。又步啓反。股外也。本又作臠。按勸記云。按左右皆脾股之脾。非脾肺之脾。何注脾字二見。皆當作脾。按說

文肉部。脾。土臧也。無所謂左右骨部。脾。股外也。肉部。股。脾也。又大部。奎。兩脾之間也。則脾爲股外骨名。故得有左右。沈氏形釋骨云。腰髀骨旁臨兩股者曰堅骨。曰大骨。曰髀。一身之風伸司焉。故通曰機關。關之旁曰髀。樞。亦曰樞。樞者脾骨之入樞者也。在膝以上曰髀骨。曰股骨。其直者曰捷。其斜上俠膕者。則所謂機也。由左臠達右脾。遠心死稍遲。肉已不及一殺之鮮絮。故以爲賓客也。詩車攻傳云。射右耳。本次之箋云。射當爲達。孔疏。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髀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脾。可推而知也。與此

微異。范云：次殺射髀髀，死差遲，與何氏合。爲賓客者，爲賓客之俎實也。

三曰充君之庖。〔注〕充，備也。庖，廚也。三者，第三之殺也。自左臠

射之，達於右醕，中腸胃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

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

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

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疏〕

注充備也。○小爾雅廣言云：充，備也。○注庖廚也。○廣雅釋室云：庖，廚也。王制注：庖，今之廚也。說文：庖，廚也。○注三者至庖廚。○校勘記

云：膾，宋本、閩本同，毛本作膾，誤。胃，各本亦作膾，俗字。遲，各本作遲，詩車攻傳云：射左髀，達於右髀，爲下殺。校勘記云：五經文字，髀，羊紹反。見春秋傳，又作髀。見詩見春秋傳者，即指公羊此注也。見詩者，指毛詩車攻傳也。今詩傳作髀，此注作膾，皆髀字形近之訛。作髀从肖，故音羊紹反。毛詩音義：字書無髀字。一本作髀，與張參所據春秋傳正合。然則毛詩傳，公羊注，皆當作髀。廣韻三十小云：髀，堅骨。按：髀、髀、髀，皆不見於說文，而集韻髀髀同，以紹切。則丁度等所據作髀矣。集韻無髀字。五經文字注：中髀乃髀之誤。詩音義：髀字亦髀之誤。按：詩釋文云：髀，餘繞反。又胡可反。謂水廉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髀，音羊紹反。又羊招反。呂忱子小反。此傳釋文云：右髀，羊紹反。字林子小反。一本作肱，音賢。髀與髀俱不得音羊紹反。當依詩釋文所引一本作髀，似爲近之。髀爲脊後肉，自左脅後，達右脅後，適中腸胃汚泡，死最遲。肉故惡，故充君之庖也。范云：下殺中腸胃汚泡，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廚，尊神敬客之義。按：今公羊釋文作髀，亦誤。髀不得音羊紹反。故校勘記云：髀當作髀也。○注已有至除害。○皆書大傳文，見儀禮集傳。

集注引三牲謂牛羊豕。下八年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是也。釋文捕本又作搏音博。按當作搏禽獸御覽引韓詩內傳曰春曰畋夏曰搜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綬諸侯小綬羣下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于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義習武簡兵也。說苑修文云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後漢書陳蕃傳臣聞人君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御覽引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田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續漢志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于田獵。閑肄五兵焉。又書鈔引白虎通云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焉。穀梁秋蒐于紅傳云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樂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車軌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注狩例時○舊疏云卽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郟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是也。○注此月至養微○公羊問答云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于生月令仲冬曰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有一月有蘭射于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此可見三代時月相變而宋儒夏時冠月之說不足据按冬夏至陰陽之微五者順時舉事故以養微爲重也。若然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周禮仲冬遂以狩田者彼當王之制此春秋制也。故書月以譏不時與舊疏云在哀十四年孔子欲夏之孟冬以爲田狩之月。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注〕据劉卷卒氏采不名且字。

〔疏〕

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渠周邑昭二十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注云周地然則伯糾蓋氏於邑者○注據劉至且字○見定四年劉其氏卷其且字不名也據以難稱伯義也

下大夫也〔注〕

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民益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雖天子親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率民之至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臣貴其近於君也貴老貴其近於父也敬長貴其敬於兄也慈幼貴其近於子弟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胙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疏〕

注天子至且字○校勘記云段云且字者謂經之糾也經稱且字又稱伯者以其爲老臣也且字見儀禮注禮記注又見公羊宣十五年注定四年注疏家多不解其義如言仲山甫山甫爲且字合仲乃爲字周制如此故公羊糾札卷不連伯仲皆且字也此雖言伯糾而注云且字則專釋糾也下方釋伯耳則注名字疑衍渠非名也繫官氏官謂宰氏謂渠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各本於且上衍一名字疏云渠是名然則下文云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作何解乎此

由淺人不解且字之指。因添名字於此。謂渠是名。糾是字。名而又字。故曰名且字。而不省注明言不名也。且二百四十四年。有一人名字兼書者乎。上文注據劉卷氏采不名且字。氏采者。劉也。卷者。不名。目其且字也。此則且字上稱伯爲異。按說文。且。薦也。廣雅釋言。且。借也。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疏引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雜記疏。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經韻樓集又云。凡承藉於下曰且。凡冠而字之。祇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若韓非於孔子單言尼。蓋五十以前事也。此注家且字之說也。鄉飲酒禮。某子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伯仲同者。則呼某甫也。又少牢饋食禮。皇祖伯某。注。伯某。且字也。喪禮。父某甫。注。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又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又檀弓。烏乎哀哉。尼父。注。因且字而爲之諡。又雜記。陽童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特性篇。某子之某爲伯仲。故注稱祖字少牢篇。伯某之某爲某甫。故注稱且字。義各有當也。若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尼甫。正與士喪禮檀弓雜記注文一律。今各本譌爲某甫。皇祖字也。此淺人傳寫之誤。又公羊宣十五年注云。札者冠且字也。定四年。桓四年。皆言且字。皆置伯仲。單言某甫。與鄭注無不合。坊記。其死曰孟子卒。注。孟子。蓋其且字。此蓋謂經之孟猶男子之伯仲。經之子猶男子之某甫。諱娶同姓。故書字也。按且猶言藉也。冠後稱伯某甫。叔仲季。唯其所當。不當單稱伯仲。故以甫字藉之。若言承藉之義。音義隱之作此讀。孔疏言且爲之作字。皆屬誤解。○注繫官至事也。○周禮天官之屬。有大宰。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伯糾。其宰夫與。六官之屬。皆大事則從其長。宰夫視太宰。小宰卑。故知不得專官事也。左氏以糾爲名。傳曰。父在故名。疏引何氏膏肓。以爲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何以父在不稱子。鄭箴之曰。仍叔之子。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覲。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按伯糾之能堪聘事與否。三傳無文。不足以難何氏。左傳明云。故名而鄭氏以爲名且字。亦非左氏義。劉氏逢祿評云。左氏此條亦譌。劉歆不解天子下大夫名且字之例。妄生異說。○注稱伯至益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繁露爲人者篤。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

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禮記大學云。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鄭注。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又祭義云。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則民貴用命。又云。夏禮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鄭注。言其先老也。是也。○注是。以至至也。○各本饋作餽。依宋本正。釋文作而饋。禮記祭義云。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注。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注。割牲制俎。實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又樂記亦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孔疏。袒而割牲。謂牲入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而饋。謂食之時。親執醬而饋也。執爵而酌。謂食罷親執爵而酌之也。白虎通鄉射云。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輶輪。供綬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愿者衆也。卽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旣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又王者不臣云。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爲人子弟。禮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禮記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又文王世子云。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注。親視其所有。退修之。謂旣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獨斷云。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于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已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几。九卿正履。使者安車輶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於屏。其明且三。公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爲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注先王至弟也。○禮記祭

義文注云。言治國有家道。彼文貴貴。貴老。敬長。慈幼。下貴字皆作爲。貴臣作貴貴。近於父作近於親。子下無弟字。○注禮君至是也。○校勘記云。王謂。宋本。閩本同。監本。毛本。謂改曰。非。禮記明堂位注亦作王謂叔父。當據韓魯詩。何所據詩。多與毛鄭異。鄭禮記亦與箋詩本異也。舊疏云。有何氏之意。故皆取經以當之。王札子者。宣十五年傳云。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天子之庶兄。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是也。所引詩見魯頌闕宮。彼云。子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成王稱周公語也。祭伯者。隱九年傳云。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也。叔肸者。宣十七年注云。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是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說苑臣術云。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無上大夫。按。班氏據尙書咨爾伯。以證老臣不名。何氏說公羊。故據宰渠伯糾言也。按禮記月令云。聘名士。鄭注。名士。不仕者。疏引蔡邕章句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仕者也。卽此盛德之士也。叔肸。釋文作叔肸。閩本。監本。毛本作肸。按。說文此字正作肸。从十。从宀。○注下去至不宜。○春秋正辭云。程子曰。人理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具矣。故不具四時。書曰。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其不具於是年何也。其諸以朝聘之者與。按。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注云。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今桓公無王而行。王法所當誅。今反下聘。賞罰乖方。有春夏而無秋冬之象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曷爲以二日卒之。憾也。〔注〕憾者，狂也。齊人語。〔疏〕

校勘記云：憾，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憾，呼述反。按憾字當作憾字之誤也。廣雅釋詁云：憾，怒也。

又釋訓：憾，亂也。曹憲音呼述反，今亦誤作憾。禮運：故鳥不羆，故獸不狘。注：羆，狘，皆飛走之貌也。釋文：羆，況越反。憾，狘義同。皆戊聲。玉篇：心部，憾，許律反，怒也。廣韻：六術，狘，狂也。皆从戊，不誤。按釋文亦音呼述反。則陸本亦當从戊作狘。○注：憾者，至人語。○白虎通考：黜云：諸侯暗聾跛躄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春秋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有狂易之病，蕢亡而死，由不絕也。是憾爲狂也。按說文：犬部，狘，獸走貌。禮運疏：狘，驚走也。人發狂多驚而飛走，故曰狂易。易者，輕辭。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怠。注：易怠，猶輕情是也。正字作傷。說文：人部，傷，輕也。是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或曰：兩日之間有闕文，我未之前聞也。公穀皆有師傳，本之子夏必非臆說。公羊謂以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漢儒謂有狂易之疾，蕢亡而死，故甲戌日亡，莫知所在。己丑日乃得其屍。說者謂匹夫或有之，人君必不然。愚謂病而發狂，何有貴賤？古者諸侯暗聾跛躄惡疾，皆不免。所以尊君唯世子有惡疾，則廢。陳侯非惡疾，乃病狂，亦謂之貞疾。病狂之人，不可以君國子民。陳之臣子當告之於王，免之而立。其子則安得有陳佗之亂乎？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而書之。蓋言君死不知其日，所以罪其臣也。史記田齊世家云：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與此不合。按左傳亦無殺桓公事。陳杞世家亦但言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亦不言桓公被殺，均與左傳違。

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注〕君子謂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闕疑。〔疏〕

通義云：惠氏說死而得者，言得其屍也。古通用死爲屍字。讀者陳湯傳求谷吉等死，按死亦或屍之壞字。傳寫者脫去尸字與。

○注：君子謂孔子。○舊疏云：正以哀十四年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故也。○注：以二至闕疑。○繁露觀德云：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闕者，穀梁傳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

日故舉二日以包之也。正月書甲戌己丑，甲戌爲月之二十一日，己丑爲二月之七日。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憾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然則經不別月者，傳疑之辭焉。按甲戌己丑相距十六日，若是再赴，陳人不應謬妄若此。當以此傳爲正。范氏說穀梁，以爲辟病潛行，未知所據。論語爲政云：多聞闕疑，戴氏望注云：多聞，謂所傳聞世所聞世也。春秋於所傳聞所聞世闕疑，皆據魯史舊文，如陳侯鮑卒以二日，夏五無月，郭公繫曹下，皆是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疏〕

注據蔡至如也。○舊疏云：在昭二十三年夏，按襄二十六

年許男甯卒于楚，在蔡侯之前而不據之者，科取一以當之，不以後見義，或者以蔡是大國齊之類，故取之。

離不言會也。〔注〕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春秋

始錄內小惡，書內離會，略外小惡，不書外離會，至所聞之世，著治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乃書外

離會，嫌外離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嫌明疑。〔疏〕

繁露奉本云：大國齊宋，離不言會，疑當作齊鄭。按鄭伯爵得爲大國者，春秋之初，鄭莊號爲唯盛，時與齊宋諸國會

盟征伐故也。鄭注曲禮離坐離立云：離，兩也。兩相麗，謂之離。玉篇佳部：離，兩也。兩國相會，故曰離會。○注：時紀至如也。○上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鄆，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鄆與會爾。明紀若與會，則非離會。當書齊侯鄭伯會于紀矣。通義云：紀與會，則爲參，紀不與會，則爲離。參則可曰齊侯鄭伯會于紀，離則不可曰會于紀。故變文以明之。此卽對蔡侯鄭伯會于鄆發傳，唯爲就人國都而會者，須分別主人與不與，故作此例。若齊侯宋公會于洸，洸既非國，自無所嫌，離亦言會矣。左傳謂齊侯鄭伯朝于紀，欲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以曩之紀人知之。明紀人不與。唯謂朝紀。則非齊鄭時皆強大。無朝紀之理。則會子紀者爲是。○注春秋至離會。○舊疏云。即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是也。按彼注云。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又隱十年注。所謂內無大惡。乃可治諸夏大惡。是也。○注不書外離會。○舊疏云。即此文變會言如是也。隱二年注。躬自厚而滿。貴於人。故略外也。○注至所至離會。○舊疏云。即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是也。隱元年注。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是也。○注嫌外至明疑。○舊疏云。若不載此事。以略言如。則嫌所傳聞世合書外離會。但偶無之耳。故曰嫌外離會常書也。故書而變其文。見所傳聞世不書外離會之意。故曰變文見義。所以別其嫌而明其疑也。按常書疑是當書之誤。

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疏〕

詩節南山疏云。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

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歲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穀梁作任。仍任音近。晉書地理志。新補正。仍下注云。沅案。毛萋詩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仍氏世爲周大夫。古仍任通用。昭二十二年。王師軍于汜。子解。次子任。人當即仍叔之仍也。其稱仍叔之子何。〔注〕据宰渠氏官。武氏子不稱字。又不加之。尹氏不稱子。〔疏〕

注据宰至稱子。○監本。毛本。字作官。誤。校勘記云。此謂仍叔是字。武氏子不稱字也。宰渠氏官。見上四年。武氏子不稱字。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聘。是也。尹氏不稱子。亦見隱三年。書尹氏卒是也。譏。何譏爾。譏父老

子代從政也。〔注〕禮。七十縣車致仕。不言氏者。起父在也。加之者。起子辟一人。〔疏〕

通義云。譏父老。

子代從政者亦譏世卿之意也。七十曰老。大夫七十而致仕。故謂致仕爲老。左傳曰：桓公立乃老。又曰：范武子將老。又曰：祁奚老矣。按：下九年左傳：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彼疏引何君膏肓云：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爲短。鄭箴之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痛。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知不然者。年老廢疾。可以傳事子孫。故周禮典命有攝其君之制。若父仍在位。而子安然代其任。非所宜也。然此斥天子諸侯言。若卿大夫。則世卿執政。春秋所譏。應如孔氏所云也。穀梁傳：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徵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之辭也。亦卽譏父老子代從政之義。故范云：君闇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也。左氏直云弱也。疏引蘇氏用公羊穀梁之說。以爲父老來聘。非父沒。○注禮七至致仕。○舊疏云：春秋說文謂之縣輿者。淮南子云：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至於淵隅。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輿。舊說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也。亦有作車字者。然則疏本作縣輿矣。釋文本作縣車。盧氏文招云：淮南子作縣車。初學記類聚引同。按白虎通致仕篇云：臣年七十。縣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跛踣之屬。是以退老去。避賢者路。所以長廉遠恥也。縣車不用也。致事者。致其事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者也。故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則縣車。自謂縣車不用。舊疏未可從也。隸釋載侯成碑。縣輿養神。與舊疏本同。按今曲禮作致事。鄭注：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疏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則致所掌職事。還君。退還田里也。不云置。而云致者。置是廢絕。致是與人。明朝廷必有賢代己也。按作仕亦通。○注不言至在也。○舊疏云：言仍氏子。則與武氏子文同。嫌亦無父。故曰起父在。按若言仍氏之子。仍氏係其世稱。仍叔乃其父字。不著仍叔。故無由見父在也。○注加之至一人。○舊疏云：若言仍叔子。則與僖三十三年百里子蹇叔子類是一人。故曰加之者。起子辟一人。

葬陳桓公〔注〕不月者。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傳曰。葬。生者之事。〔疏〕

注不月至之也。○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乃是大國之例。今書時，故決之。營衛者，史記黃帝紀，以師兵爲營衛。正義云：環繞軍兵爲營，以自衛，守護君父之疾。若營衛然也。禮記曲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又記父母有疾，云：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諸節矧，君父有狂疾，尤宜營衛之也。今不謹而失之，故不月，以爲無臣子也，所以深責之也。○注傳曰：至之事。○隱十一年傳文。

城祝丘〔疏〕

大事表云：杜云：魯地。莊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卽此是齊魯兩境上之邑。在今沂州府東南五十里。水經注：沐水篇，沐水又南逕東海卽丘縣，故春秋之祝丘也。桓五年，城祝丘，齊氏召南考證云：杜注不言祝丘所

在。漢地志：東海郡卽丘。孟康曰：古祝丘，齊之卽丘。故城在沂州東南五十里。一統志：卽丘故城在沂州蘭山縣東南。春秋曰：祝丘，惠氏棟左傳補注云：司馬彪郡國志：琅邪卽丘。春秋時曰祝丘，闕駟十三州記曰：卽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其言從王伐鄭何〔注〕据河陽舉王狩別出朝文，文不連王，王師不道所加〔疏〕

注据河至連王○傳

二十八年云：天王狩于河陽，下云：王申，公朝于王所，彼言王狩，此不舉之，彼別言公朝，不連上王文，故據以難之。○注王師不道所加。○舊疏云：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不道伐某，今言伐鄭，故難之。

從王正也〔注〕

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

弱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猶莒稱人則從不疑也不使王者首兵者本不爲王舉也知實諸侯

者以美得正〔疏〕

注美其至錄之○詩衛風伯兮序云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云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爲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疏引鄭志鄭答臨頌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

得專征伐有從天子及伯者之禮審是則諸侯從王征伐得正義也明矣○注蓋起至死節○詩疏引服虔云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則左氏家以此稱人爲實錄也按詩伯兮云伯兮竭兮傳伯州伯也卽九州之伯所謂牧也明衛侯親行故以過時譏宣公也孔疏以爲州里之伯非知衛得爲伯者詩邶風旄丘責衛伯也箋云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爲州伯也時陳亂已定亦必陳君親行若如左氏國人分散則君沒正期且不能赴誰爲執政而興師動衆從王乎漢書劉向傳云諸侯背叛周室卑微正謂平桓之世也左傳云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又隱十年云宋公不王又史記楚熊通僭號稱王皆天子微弱諸侯背叛事也○注稱人至諸侯○繁露王道云天王伐鄭譏親也言天子當命方伯致討不宜親行也又云伐鄭不能從亦言僅能從微者不能從諸侯也穀梁傳舉從者之辭謂王不能以威致三國三國自以義從耳與公羊義相足○注猶莒至疑也○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云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肯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亦如桓王微弱僅能從微者稱人則不嫌不從也穀梁傳爲天王諱伐鄭也注諱自伐鄭又云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注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注不使至舉也○舊疏云若使王者首兵宜言王以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似若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然按能左右之曰以蔡衛陳本自行從王所以故不得使王者首兵也○注知實至得正○通義云以人從己曰以己從人曰從言從王者若諸侯畏威服義不召而至不令而行有征而無戰深爲尊者諱以醇王義焉不稱天者亦所以起繆葛之敗也天子親在行陳矢集於肩王師敗績于賀戎猶可言也王敗績于繆葛不可言也故賀戎實言之以窮世變之極從王伐鄭

文言之。君子之情，猶不欲王道之見熄滅也。按書從王以美得正，知實諸侯，非大夫。大夫以陪臣而擅用兵從王，不正甚矣。公羊之義，王夷君獲不言師敗績，故此經但書伐鄭而已。祝聃射王事，公羊恐亦有是說也。惜公羊外傳諸書不可見耳。

大雩

大雩者何？旱祭也。〔注〕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

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

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疏〕

注雩旱至知也。○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注：雩，旱祭也。穀梁定元年傳：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左傳：龍見而雩，後

漢書注引服注：雩者遠也。遠為百穀求膏雨也。服據雩祭之常言。杜亦云：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求膏雨。此著大雩於秋，明旱祭矣。左疏引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雩上帝，故稱大與何義別。禮記月令：五月大雩。鄭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月，失之矣。即公羊因旱求雨之說破之也。左疏引穎氏以為龍見即五月，未免強改天宿，牽合月會矣。白虎通災變云：日食大水，則鼓用牲于社。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苟虛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繁露精華云：大雩者何？旱祭也。此也。漢書五行志云：庶徵之恆陽，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是祭言大雩。大旱可知。子政習穀梁，是公穀義合。穀梁疏引考異鄭云：三時唯有禱禮，無雩祭之事。唯四月龍星見，始有常雩耳。然則四月行常雩之祭，此後遇大旱，則祀天以求雨，謂之大雩。言大以別平常也。賈以為別乎山川言大者，失之。○注君親至，倡與。○監本毛本，榮作崇，非。荀子大略篇：王伯厚詩考韓詩引此，並作榮。

舊疏亦以爲韓詩傳文。月令疏引考異郵云。諸侯禱封內山川。緯書所載。魯僖禱請山川者。故無常處。其南郊猶爲零祭也。尸子云。湯之救旱也。素車白馬布衣。身纓白茅。以身代牲。禱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苞苴行與。譏夫倡與。女謁盛與。宮室崇與。帝王世紀。湯大旱七年。齋戒翦髮斷爪。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說苑君道云。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譏夫倡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蓋湯因大旱。以六事自責。後代人君。因放而行之焉。舊疏云。政不一者。謂政不專。一出自權。臣門也。民失職者。謂廢其農業。宮室榮者。謂若丹楹刻桷之屬。婦謁盛者。謂阿諛亂國。苞苴行者。謂受人之饋。政以賄成。譏夫倡者。謂若營任鄭瞻。○注使童至之零。○爾雅釋訓云。舞號。零也。郭注。零之祭。吁嗟而請雨。彼釋文引孫炎注云。零之祭。有舞有號。周禮女巫云。旱暵則舞零。鄭注。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疏引鄭答臨碩難云。董仲舒曰。零。求雨之祭。吁嗟之歌。何休公羊注。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零。故謂之零。是鄭以何氏此注專釋旱祭矣。按零。吁嗟而呼。皆疊韻爲訓。故鄭氏祭法注。零之言。吁嗟也。周禮疏引考異郵云。零者。呼嗟求雨之祭也。舊疏引論語云。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明魯人正零。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此書見於經。非正零。皆爲早甚作之。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曰。國大旱。則率巫以舞零。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是天子零也。按論衡明零云。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零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零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按論衡所記。必是漢世論語先師舊說。亦當指常零之儀。若因旱而零。則男女皆有。故禮有女巫之職也。繁露求雨篇。按五行之數。春用小童八人。夏用壯者七人。季夏用丈夫五人。又老者五人。秋用鰥者九人。冬用老者六人。又云。四時皆以庚子之日。命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又樂緯稽耀嘉云。凡求雨。男女欲和而樂。皆與此異。周禮疏引考異郵云。零者。呼嗟求雨之祭。按夏之四月。是零之正。爲純陽之月。陽氣正盛。祭五精帝。兼及山川。百辟卿士。雖不旱亦零。其用之冬春夏。爲夏時之八月。至三月雖旱。亦不零。以不爲災也。故鄭云。周冬及春夏無零也。若自仲夏以後。至於仲秋季。秋旱。則亦行零祭。所謂呼號之祭也。仍不雨。則有禱禮焉。續漢志注引

服虔云。大雩。夏祭天名。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而求雨。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禮。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皆與此別。繁露求雨篇載其祝辭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實。敬進清酒脯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卽所謂呼雩之詞。故穀梁疏引考異郵。亦有禱祠山川之辭也。月令鄭注云。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以彼經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故以爲王侯異制也。其禱禮亦不同。月令疏引考異郵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是也。月令疏云。凡雩必先禱。此經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不爲雩。以非雩月。故不雩也。然則諸侯以下。不雩上帝。魯得雩上帝者。以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故明堂位有祀帝于郊之禮也。○注不地至地也。○水經注沂水篇。雩門南隔水有壇。曾點所謂風乎舞雩。卽其處也。通典注引阮諶云。壇在巳地。按衛宏漢儀。稱魯人爲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又作壇。又論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衛宏所說魯城東南舊壇猶存焉。按祭天皆於南郊。如圜丘郊。雩明堂皆然。故此注云。君親之南郊。郊特性云。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然則魯之雩門。其爲南門與。鄭月令注。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是也。然則何以不言旱。〔注〕据日食鼓用牲于社。〔疏〕注据日至于社。○見彼舉日食。乃言鼓用牲于社。此不言旱。直言大雩。故据難之。

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注〕從可知。故省文也。日食獨不省文者。與大水同禮。若但言鼓用牲。則不知其所爲。必見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疏〕

注從可至文也。○經言大雩。故知大旱。從省文例。不再書旱也。通義云。大雩必爲旱。旱時容有不雩。然則彼言大旱者。皆主譏不雩矣。穀梁說云。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見傳十一年傳。與此殊。彼注引何氏廢疾云。

公羊書雪者。善人君應變求索。不雪則言旱。旱而不害物。言不雨也。就如穀梁。設本不雪。何以明之。如以不雨明之。設旱而不害物。何以別乎。鄭釋之曰。雪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得雨書雪。明雪有益。不得雨書旱。明旱災成。後得雨亦無及焉。國君而遭旱。雖有不愛民事者。何乃廢禮。本不雪。禱哉。顧不能致精誠也。旱而不害物。因以久不雨別之。文二年。自十有二月。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穀梁傳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以文不憂雨。故不如傳時書不雨。文所以不閔雨者。素無志於民。性退弱而不明。又見時久無雨而無災耳。知不然者。春秋主於垂教。不主記事。人君因旱而雪。書之所以示美。以其重民事故也。若但以得雨不得雨別書。豈聖人勸戒人君之意。且既云國君遭旱。雖有不愛民事者。何乃廢禮不禱。雪矣。何又言文不憂雨。無志於民哉。月令疏云。按春秋周七月八月皆書雪。穀梁不譏。成七年冬大雪。穀梁云。無爲雪。是譏其冬雪。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雪。文春夏不雪。雖旱不爲修雪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雪。則龍見而雪是也。按春秋桓五年秋大雪。傳云。書不時。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雪。十三年秋九月大雪。成公三年秋大雪。七年冬大雪。襄五年秋大雪。傳曰。旱。八年九月大雪。傳曰。旱。十六年秋大雪。十七年秋九月大雪。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雪。傳曰。旱。昭三年秋八月大雪。傳曰。旱。六年九月大雪。傳曰。旱。八年秋大雪。十六年秋九月大雪。傳曰。旱。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雪。傳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雪。季辛又雪。傳曰。秋書再雪。旱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雪。七年秋大雪。九月大雪。十二年秋大雪。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有七。大旱有二。大雪有二十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以冬時旱氣已過。故不數。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二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雪。祇是一旱之事。爲再雪。一雪不數。定七年秋大雪。亦一時之事。而爲二雪。一雪不數。成七年冬大雪。穀梁云。冬無爲雪。明亦不數。三十事之中。去此六事不數。惟有二十四。就二十四之中。分爲四部。桓五年秋大雪。說雪禮。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禱禮。是二部也。文二年。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旱而不爲災。是三部也。此三部

總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凡正雩在周之六月常事不書書秋大雩傳不云旱皆過雩也傳言旱者皆爲旱修雩也雩書月者爲修旱之雩得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按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云建子之月不雨蓋建未乃始成災而雩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未而爲災者若霧露濡壘中有苗歷雖時不爲災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二月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是也至八月不雨乃爲災若無霧露濡壘中無苗雖未至八月則爲災故傳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按孔穎達彼疏專據左傳穀梁爲說何氏所不取公羊義不雨卽爲異旱則爲災災者後事而見異者先事而見故旱雩而不雨不雩或書雩或書旱者見人君之急民事否也無非勸戒有民者過災而懼側身修行之意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其夏旱雩謂之大雩不傷五穀謂之不雨亦通○注日食至所爲○舊疏云諸言日食與大水皆鼓用牲也卽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是也蓋但言鼓用牲于社無以知爲日食爲大水非如雩祭之專請雨爲也○注必見至急也○白虎通災變云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謹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點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知書雩者卽人君之能悔過修德憂民所見也繁露二端云因惡夫推災異之象於前而圖安危禍亂於後者非春秋之所甚貴也然而春秋舉之以爲一端者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是則春秋書雩之義也

何以書

記災也〔注〕旱者政教不施之應先是桓公無王行比爲天子所聘得志益驕去國遠狩大城

祝丘故致此旱〔疏〕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此書雩則旱見故爲災○注旱

者至之應○漢書五行志云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囂說曰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譴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厥罰常陽也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

者以爲災也。旱之爲言乾也。萬物傷於乾而不得水也。君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與師旅。勸衆勞民。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心不從。故陽氣盛而失度。故旱災應也。是政教不施。卽傳之號令不順。民心不從也。○注先是至此旱。○上三年春正月注云。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是桓公無王行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前後文勢。當作無王而行。各本脫而字耳。比爲天子所聘者。卽上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上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是也。故春秋去二時以示貶。以其得志益驕故也。去國遠狩。卽上四年公狩于郎是也。大城祝丘。卽上城祝丘是也。正五行傳所謂勸衆勞民。以起城邑者也。類聚引五行傳又云。魯桓公五年大雩。旱也。先是公弑君而立。有自危之心。而下有怨懟之氣。外結大國。取于齊以爲夫人。後比二年。王使大夫來聘。桓上得天子意。下慰大國之心。則有亢陽之應。以御臣下。與邢丘之役。以勞百姓。則臣下離心而不從。故應是而秋大旱。按邢丘或祝丘之誤。與何氏義大同。疑亦董仲舒劉向等說。非伏生傳語。

蠖〔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蠖亦作蠶。說文。蠶或蠶字。左傳穀梁作蠶。後同。蠶蠖字同。

何以書記災也。〔注〕蠖者煩擾之所生。與上旱同說。〔疏〕

注蠖者至同說。○漢書五行志云。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

春秋爲蠶。今謂之蝗。皆其類也。又云。桓公五年秋。蠶。劉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蠶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與役起城師。古注二國。宋鄭也。按宋鄭無聘魯事。疑當作公獲天王之聘也。蠶爲諧聲兼會意。文三年傳注。蠶猶衆也。是也。說文。蠶部。蠶。蝗也。从蠶。冬聲。冬。古文終字。又蠶云。蠶。或从虫。衆聲。爾雅釋蟲。皇蠶。繫。詩疏引李巡云。皇蠶。蝗子也。陸機云。今人謂蝗子爲蠶子。兗州人謂之臘。漢書文帝紀注。今俗呼爲簸蠶。則皇蠶聲之轉也。杜預以蠶爲蝻。蝻之屬。按釋蟲又云。蝻。蝻。蝻。與草蠶負蟻。蟻。蝻。蝻。蝻。皆有蠶名。故宣十五年疏引李巡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說文。蠶。蝗互訓。則蠶卽蝗明矣。類聚引佐助期云。蠶之爲蟲。赤頭甲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蠶之爲言。衆暴寡也。又引五行傳云。甲

蟲有甲能蜚陽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為蠶。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早氣動象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按：蝗與旱相因而至。旱或無蝗。蝗無不旱。故此蝗與大雩連也。詩疏引草木疏又云：兗州人謂之騰。騰即蠶。釋蟲云：食葉蠶。左疏引李巡云：言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蠶也。方言：蟬。宋魏謂之蜚。南楚之外謂之蠶。或謂之蟬。郭注：即蝗也。亦呼虵。按：蠶蟬即螞蟻。其形如蝗而無王字。時隱草際亦食苗葉而不為害。月令云：百騰時起。其國乃饑。特言其甚。鄭云：騰蝗屬。止舉其似耳。杜以為蝮蟻之屬。按釋蟲：蝮蠶。蝮蟻。左疏引方言云：春黍謂之蝮蟻。陸璣毛詩疏：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股鳴者。或謂似蝗而小班黑。其股狀如璫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十數步。爾雅又有土蠶。蠶蠶。樊光云：皆蝮蟻之屬也。左傳言凡物不為災不書。則亦以書者為記災也。煩擾如遠狩。城祝丘皆是。故何以為與。上早同說也。

冬州公如曹〔疏〕

水經注汶水篇又北過濇子縣西。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濇子公。號曰濇子國。春秋桓六年。州公如曹。傳曰：濇子公如曹。其城東北。則兩川交會也。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濇子。應劭曰：春秋州公

如曹。左氏傳曰：濇子公如曹。臣瓚曰：州國名也。濇子公國之所都。方輿紀要云：濇子城在青州府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公羊無說。未知此州即濇子否。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注〕為六年化我張本也。傳不言化我者。張本非再化

也。稱公者。申其尊。起其慢。責無禮。〔疏〕

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范云：過我。六年寔來。是也。將有其末。必先錄其本。左傳以為濇子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非公羊義。〇

注為六至化也。〇下六年寔來傳云：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因明年有化我之事。故今冬書如曹。見其過我。以為化我張本也。云傳不言化我者。謂此傳直言過我。蓋此年如曹時。或有假道之禮。明年回國時。過魯無禮。故春秋慢之。傳不言

化我之故。是其非再化也。其非不復其國明矣。○注稱公至無責。○舊疏云。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國非此二者。必非是公。但今過魯。自尊若公。故如其意書之曰公。以起其無禮也。但諸文不知本爵是何。左傳疏引服虔云。春秋前以黜陟之法進爵爲公。劉炫難云。周法。二王之後。乃得稱公。雖周公太公之勳。齊桓晉文之霸。位止通侯。未升上等。州有何功。得進公爵。若其爵得稱公。士亦應廣。安得爵爲上公。地仍小國。若地被兼黜。爵亦宜減。安得地既削。小爵尙尊崇。此則理之不通者也。通義云。繁露以爲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然則公非其爵。凡諸侯託於諸侯。不別五等。豈以公稱之。喪服經曰。寄公爲所寓是也。時州喪國失位。已爲寄公。故不復錄其本爵。州既小國。非王者之後。又不自王朝來。不嫌是三公也。失地之君多矣。獨州公奪爵者。君子爲國以禮。鄆侯穀伯能修禮來朝。故亦貴之。州公無禮。故亦慢之。按孔氏牽合左氏。以說公羊。公羊注明云。州公過魯都。不朝魯。何知爲失地之君也。穀鄆朝惡人。猶書名以賤之。而存其本爵。州公無禮。何至尊其本爵。失輕重之旨矣。

此
页
空
白

公羊義疏十三

桓六年

盡七年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注〕猶曰是人來。不錄何等人之辭。〔疏〕

左傳云。書曰寔來。詩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寔來。

左傳作實來。惠氏棟云。寔當作實。石經傳作寔。宋本同。誤也。按惠氏說。陳氏樹華云。傳解經不容立異。公穀皆作寔來。寔訓爲是。杜注乃云。寔實也。詩正義似未足據。公羊問答云。左氏注寔實也。其訓可從否。曰非也。實者指虛實而言也。詩實墉實壑。鄭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按爾雅云。寔是也。鄭蓋本雅訓。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以實訓是。不可從。說文心部寔正也。段氏玉裁注云。召南毛詩傳曰。寔是也。韓奕箋寔是也。公羊寔來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按許云。正者是也。正與是互訓。寔與是音義皆同。此云寔正也。即公穀毛鄭之寔是也。詩湜湜其止。鄭箋尙以持正釋湜。而古多以實爲寔。韓詩實命不猶。即寔命不猶也。大雅韓奕實墉實壑。即寔墉寔壑也。周語吝于故實。即故寔故章云。故事之是者也。實寔音義各殊。由趙魏間實寔同聲。故相假借。若注春秋曰。寔實也。則非。錢氏大昕養新錄云。玉篇寔。時弋切。是也。實。時質切。不空也。兩字音義俱別。詩大雅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正義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左傳作實來。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今本左氏亦作寔。與詩正義所引異。蓋孔氏所據。乃服虔本。非杜本也。覲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即寔之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來。左氏作實來。杜元凱改從二傳。失左氏古文之舊矣。按書秦誓是能容

之禮大學作寔則又借是作寔秦惠王詛楚文曰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是讀是為寔國策蘇代曰白起是故用兵高注是實也故此以是解寔曰是人來也○注猶曰至之辭○繁露玉杯云有文無實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蓋是人來者略之之辭若曰是一人來耳其何等人則不錄也春秋重詳略之旨故詳言之者多美文其惡者則略辭也 孰謂謂州公也〔注〕以上如曹書〔疏〕 注以上如

曹書○與上注為六年化我張本義相承 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注〕据葵丘之盟日〔疏〕 注据葵至

傳九年諸侯盟于葵丘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是也舊疏云桓公震矜慢人而書日危之本魯慢州公非敬逆之道是以据而難之 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

之化齊人語也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今州公過魯都

不朝魯是慢之為惡故書寔來見其義也月者危錄之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之〔疏〕 注行過至語也 ○穀梁傳其謂

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畫化通諸侯不以過相朝即此注之過魯不朝也范云畫是相過去朝遠非莊子齊物論化聲之相待者其不相待注是非之辨為化聲蓋無禮故相辨也哀六年傳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亦即慢易之意行過不以賓主正禮也讀書叢錄云化我即上文過我過化同聲因口授其字異耳哀六年傳願諸大夫之化我也不得謂無禮無禮二字是注者增成云穀梁傳作畫我其音義正同按何氏所云無禮者謂無禮儀耳謂無假道入朝諸節也陳乞請諸大夫過我亦以飲食燕享亦必有揖讓酬酢之節願諸大夫之不為此禮故言化也○注諸侯至虞也○儀禮聘禮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曰請帥奠幣鄭注至竟而假道諸

侯以國爲家。不敢質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又云。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明遣大夫迎于朝。爲賓主也。然則過竟假途。所以使鄰國有禮。兼爲己戒不虞也。故隱四年。遇于清。注。當春秋時。出入無度。禍亂茲究。多在不虞。是也。聘禮。又云。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介皆有餼。卿大夫且然。國君可知。皆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又云。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其後。注。史於衆介之前。北面讀書。以敕告士衆。爲其犯禮暴掠也。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亦所以戒不虞。并使鄰國有備也。白虎通。誅伐云。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桓公假途于陳。以伐楚。禮曰。使次介先假道。用束帛。卽如是。諸侯賣王者道。禮無往不反。非所謂賣者也。將入人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主人亦遣大夫迎于郊。爲賓主設禮而待之。是其相尊敬也。防并兼奈何。諸侯之行。必有師旅。恐掩人不備。士卒斂取恒遲。先假途。則預備之矣。故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聘于晉。過鄭。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藝不抽屋。不強白。明當時多不如此。故傳記爲美談也。又宣十四年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是不假道之事也。當時諸侯猶以爲醜焉。○注。今州至義也。○繁露。觀德云。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亦書寔來。見慢之爲惡義也。通義云。上傳云。過我。此云。化我者。前自其國如曹。塗出于魯。今自曹還。復過魯。遂止不去。將依於我。而猶不能修禮來朝。故責其化也。仍牽涉左氏不復其國之意。○注。月者至責之。○舊疏云。凡朝例時。此不朝。故書月以見危。不書日以見其危者。無禮之人。不可備責也。春秋正辭云。來不恒月。決不王也。非何義。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疏〕

穀梁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今本左氏經傳亦作紀。左傳校勘記。陸氏穀梁音義。左氏作杞侯。陳樹華云。三年書公會杞侯于郟。此作紀侯。疑傳寫之誤。按公羊不以杞

爲侯爵。故此及三年皆作紀。杜云。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穀梁作郟。差繆略云。成穀梁作郟。蓋郟之譌。又與今本穀梁異。洪氏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志云。成城在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魯成邑。按甯陽縣志曰。舊曰故城社。今井太平爲一社。曰太古

社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九十里。莊三十年。次子成。備齊也。襄十五年。齊人圍成。公救成。於是城成郭。後爲孟氏邑。定十三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成。公斂處父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是魯之北境。近齊之邑。左傳校勘記云。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成作郕。

秋八月壬午大閱〔疏〕

据厥八月無壬午七月之八日九月之九日也。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注〕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疏〕

周禮大宗伯職。大田之禮。簡衆也。注古者因習兵簡其車徒之

數。經義述聞云。桓六年大閱。傳曰。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昭八年秋。蒐于紅。傳曰。蒐者何。簡車徒也。十一年大蒐于比蒲。傳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引之謹案。大閱者何。簡車徒也。當作大閱者何。簡車也。徒字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蒐者何。簡車徒也。當作蒐者何。簡徒也。車字亦涉昭十一年傳而衍也。蓋蒐惟簡徒。大閱惟簡車。大蒐則合車徒而並簡之。故傳分別言之。何注大閱者何。簡車也。曰。大簡閱兵車使可任用而習之。但言車而不言徒。則車下無徒可知。注蒐者何。簡徒也。曰。徒衆。但言徒而不言車。則徒上無車可知。桓六年。昭八年。十一年傳並曰。以罕書也。注曰。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言簡徒當比年爲之。昭八年之簡徒。非比年也。簡車當以三年。桓六年之簡車。非三年也。簡車徒當以五年。昭十一年之簡車徒。非五年也。是以譏其罕也。据此。則蒐爲簡徒。大閱爲簡車。大蒐爲簡車徒。傳本各自爲義。故注本之。而爲此說。若蒐與大閱大蒐。傳皆謂之簡車徒。則三者異名而同實。注何得強爲分別。而以簡徒爲蒐。簡車爲大閱乎。以此言之。何所据大閱傳正作簡車。蒐于紅。傳正作簡徒。明甚。漢書刑法志所載簡徒。簡車。簡車徒年數。亦與何注同。傳文有分合之不同。昭八年。昭十一年。疏又兩引大閱。傳作簡車徒也。則所見本已誤衍。不始於唐石經矣。又按李善注魏都賦。謝朓登孫權故城詩。並引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

也。馬字蓋涉左傳而衍。何注但言車不言馬。則本無馬字可知。李所見本衍馬字。徐所見本衍徒字。皆誤本也。穀梁傳曰。閱者何。閱兵車也。不言馬。亦不言徒。與公羊古本合。○注大簡至習之。○通義云。閱如伐閱之閱。簡如簡稽之簡。必取名簡閱者。明主爲簿按之。周禮所謂校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旗鼓兵器者是也。先王之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井牧其田野。而寄軍令焉。居則有戶籍田結行。則有尺籍伍符。故大師曰。拱稽大役。曰抱磨。大田曰讀書契。凡所以使軍實可數。卒兩可比。然後等列辨。少長順。而坐作進退之節。可習。按周禮大司馬。以大閱專屬仲冬。鄭注。至冬大閱。簡軍實。蓋周禮也。簡有選義。禮記郊特牲云。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又王制。簡不肖以紕惡。皆選擇分別之義。故大司馬又云。簡其鄉民也。擇其兵車之善者習之。使可用。固不徒習知其數已也。

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注〕罕。希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不地者。常地也。蒐例時。

此日者。桓既無文德。又忽忘武備。故尤危錄。〔疏〕

注罕希也。○通義云。罕者。不常舉也。魯忽略武備。故重錄之。爾雅釋詁。希。寡鮮罕也。注罕亦希也。詩鄭風。叔發罕忌。禮記

少儀。罕見。曰聞名。論語子罕篇。子罕言利。孟子告子篇。吾見亦罕矣。皆謂希也。○注孔子至棄之。○見論語子路篇。棄。宋本作奔。漢書刑法志云。魯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搜括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弊。無伏節死難之義。孔子傷之。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意謂用不教之民以戰。是棄之也。班何之義大同。舊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按鄭氏論語注無考。公羊問答云。問其異同安在。曰。穀梁傳注。何休曰。所謂教民戰者。習之也。鄭君釋之曰。教民習戰而不用。是亦不教也。按。教民習戰者。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之意。不能無故而用。鄭君義非。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何以教爲習戰事。故舉蒐狩之期。且證上章教民七年也。疏云。與鄭別。知鄭不同。今其文不具。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與信。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

者與穀梁倍三十三年傳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白虎通三教篇劉勰新論閱武篇引論語皆無以字。後漢書傅燮傳鄭太傳隋書經籍志皆引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蓋齊魯論之異意亦謂平日忽略武備不教民戰一旦用之是棄之也。晉書庚袞傳引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注故比至忘危。○舊疏云知其年數者漢禮猶然經義述聞云漢書刑法志連帥比年簡徒卒正三年簡車羣牧五載大簡車徒說與何氏注同。蓋西漢以來公羊家舊有此說。故漢志及何注皆祖述之。要皆出於傳文之分言簡車簡徒簡車徒也。此又一證矣。說文門部閱具數於門中蓋取其一具數之意。蒐與搜通。玉篇手部搜閱也是。搜閱同義。小爾雅廣詁云閱搜具也。搜亦作度。見郊特牲釋文。周禮度人注云度之言數與說文訓閱爲具數義亦合。蓋蒐閱皆具數之義。但事有小火故名各殊耳。漢書刑法志又云古人有言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輟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是亦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之義也。○注不地者常地。○舊疏引賈逵注云簡車馬于廟也。未知何意。然否。按授兵可於廟治兵不可於廟。舊疏云蓋在郊內是也。○注蒐例時。○舊疏云昭八年秋蒐于紅。定十四年夏大蒐于比蒲。是也。○注此日至危錄。○舊云以罕書又三年合大閱者。惟見此明未循三年之制。知桓公忽忘武備也。故危之。舊疏云例合書時而乃書日。故以爲尤危錄也。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何。陳君也。〔注〕以躍卒不書葬也。〔疏〕

注以躍卒至葬也。○下十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注云不書葬者佗子也。佗不稱侯者嫌貶在名例不當絕。

故復去躍葬也。以春秋之義。誅君之子不立。陳佗不君而見絕。宜去其子葬。今躍不書葬。知佗是陳君矣。去躍葬者不君其父。不成其子故也。史記陳杞世家云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取蔡女與蔡人

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躒。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躒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按左傳以佗卽五父。史記以佗殺五父爲厲公。班固亦以厲公爲桓公弟。與史記同。見素隱。此又躒爲佗子。均與左傳史記互異。公羊旣躒不嘗葬。亦未知何謚爲厲。爲利均不可考。佗爲桓公何人。亦不可知。

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注〕 据殺蔡侯

般不言蔡般。〔疏〕

注据殺至蔡般。○卽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

絕也。〔注〕 絕者國當絕。〔疏〕

注絕者至當絕。○通義。絕者諸侯有罪。

當絕其世也。佗本弑立。絕之不成爲君。故還令與當國者同號。按國當絕者。亦謂佗不宜有國。故曰國當絕。陳佗弑君。公羊無文。其書絕者。自如本傳外淫說爲正。列女傳。伯蘇曰。諸侯外淫者。絕用公羊義也。包氏慎言。誅絕例曰。春秋据二百四十二年已成之事。以筆削其所貶美。皆見末正本。將以垂戒於方來者也。譏貶。誅絕四者。春秋之科條也。譏貶輕而誅絕重。而譏貶之中。實寓誅絕。任城何劭。公注公羊。於二者分別尤審。誅有三等。曰譴讓。曰刑戮。曰磔棄。絕有四等。曰黜爵。曰奪土。曰覆嗣。曰滅宗廟社稷。禮曰。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不畏天而怨懟。與弑父弑君者是也。誣文武者。罪及四世。變古易常者是也。逆人倫者。罪及三世。不能事母。殺世子母弟。亂嫡庶者是也。誣鬼神者。罪及二世。亂昭穆爲淫祀者是也。殺人者。罪止其身。春秋所書。罪止其身者。鮮而罪及二世三世四世者多。而皆統之於誅絕。今就傳文與何氏注。彙括其目。分而錄之。舉一反三。自王公以下。其能免者無幾也。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陳侯外淫。据史記。蔡爲陳佗母族。亦卽逆人倫者。故奪其子葬。以示絕也。

曷爲絕之。〔注〕 据戕鄆子不絕。〔疏〕

注据戕至不絕。○宣十八年。邾婁子戕鄆子于鄆是也。彼亦見殺於外國。稱鄆不絕也。

賤也。其賤奈何。

外淫也。〔疏〕

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不稱使者。公一陳佗。故絕使若我無君。以起其當絕。包氏慎言。云國君淫於外。甘爲賤辱而不羞。甘爲賤辱者。賤辱之徒也。故絕奪其君位。繁露王道云。陳侯佗淫乎蔡。蔡人殺之。古者

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今蔡侯恣以身出入民間至死闔里之庸甚非人君之行也又云觀乎陳佗知嫉淫之過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亦賤之之義也

惡乎淫〔注〕

惡乎猶於何也〔疏〕

注惡乎猶於何〇禮記檀弓云吾惡乎用吾情鄭注惡乎猶於何也言於何所淫也莊十二年傳魯侯之美惡乎至注惡乎至猶何所至孟子梁惠王篇天下惡乎定趙注問天下安所定也皆與於何

義合故檀弓又云吾惡乎哭諸言於何哭諸也論語里仁為美惡乎成名言於何成名也孟子公孫丑篇敢問夫子惡乎長亦於何長也小爾雅廣訓云惡乎於何也是也定元年穀梁傳惡得之注惡於何也是單言惡亦得有於何之訓也

淫于

蔡蔡人殺之〔注〕蔡稱人者與使得討之故從討賊辭也賤而去其爵者起其見卑賤猶律

文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也不日不書葬者從賤文〔疏〕

淫于蔡唐石經蜀大字本同鄂本監本毛本子作乎誤史記田齊世家云厲公佗者文公少子也其

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又見陳杞世家均與公羊義合左傳以佗與厲公為二無陳佗外淫事〇注蔡稱至辭也〇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注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此書蔡人與彼同故注以為從討賊辭也人者衆辭明與使得討也通義云傳不舉弑君為重者其為蔡人討則以淫故故就本事明蔡得殺佗之義也穀梁傳曰其不地於蔡也〇注賤而至卑賤〇解不書陳侯義也穀梁所謂匹夫行故匹夫稱之是也〇注猶律至之也〇舊疏云猶言對子姦母也〇注不日至賤文〇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月作日當據正舊疏標起訖亦作日解云陳佗是君而見弑例當書日即隱四年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之屬是也君被外國殺者不責臣子不討賊例合書葬即桓十八年葬我君桓公是也今不書日不書葬者從賤文故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疏〕

九月無丁卯八月之二十四日十月之二十五日也。

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注〕以夫人言同非吾子〔疏〕

史記魯世家云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校勘記云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嚴公云音莊本又作莊按東漢改莊爲嚴故漢書五行志莊公多作嚴公○注以夫至吾子○卽莊元年傳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是也舊疏云正以道公疑非己子則是其長子同既繼體是長故知爲莊公按慶父莊公庶兄莊公與季友同母桓公以三年娶六年生間公疑同非己子故知是嫡長莊公以別於慶父之庶也何言乎子同生〔注〕据君存稱世子子般不言

生〔疏〕

注据君至言生○君存稱世子莊三十二年子般卒傳文魯世家莊公見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生子斑明斑生亦在莊公即位後不見經也按禮記疏引服虔云不稱太子者書始生蓋古人立太子亦如後世臨軒策拜始生

時未必卽爲太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特書子以志喜

喜有正也〔注〕喜國有正嗣〔疏〕

注喜國有正嗣○邇義云言魯之諸公久未有正嗣也僖母成風文母聖姜襄母定弋昭

母齊歸哀母定姒子般母孟任子野母敬歸皆妾子亦雖嫡而母賤宣母頃熊本嫡又爲僖公所廢故唯莊公得正喜而書之耳穀梁傳云疑故志之如前所說諸公本悉非正故不志令實正者安知非不疑亦志必求其難獨成公未見妾母或可謂宣夫人釋姜之子而釋姜有淫行文姜適同何又不以疑志爲此說者鄙哉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

子曰其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本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有

正而不以世子正稱書者。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公。日者喜錄之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各取其所見日也。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寢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有天地四方之事。

三月君名之。大夫負朝于廟。以名徧告之。〔疏〕

趙氏坦寶號齋札記云。公羊疏引衛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子平。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壽。至漢景帝

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此傳子公羊子曰。宣五年傳。子公羊子曰。此公羊傳非高自作之明證。又云。莊十年。定元年傳。引子沈子莊三十年傳。引子司馬子閔元年傳。引子女子哀四年傳。引北宮子。此皆傳公羊之經師。當在胡毋生之前。而莫悉其名耳。按公羊氏五傳。乃著竹帛。此公羊子或是高以後子孫所附益者。不得卽定爲傳非高所自作之證也。○注其諸辭也。○經傳釋詞云。其諸亦擬議之辭也。桓六年公羊傳。其諸以病桓與論語學而篇。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此曰辭也。亦謂語辭也。○注本所至有正。○序疏引春秋說云。春秋書有七缺。申之曰。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明隱桓之母皆非嫡妃。尊卑也微。致啓亂階。莊公以嫡夫人長子得國。得夫婦父子之正。故喜其有正而書也。○注而不至桓公。○通義云。春秋之法。誅君之子不立。內無絕於公之道。然奪其世所以起賤桓公。蓋微父也。舊疏云。若以正稱書。宜言世子同生。同實世子。而不以正稱書之。是其以正見無正之義。桓由不正而篡。故曰疾惡桓公也。按此與孔說是也。不以世與莊公。卽不以正與桓公。明桓公宜絕不世。見其非正也。○注日者喜錄之。○春秋詳略之旨。日詳而時略。喜有正。故錄資日錄也。○注禮生至日也。○禮記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鄭注。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與何氏此注異。何氏亦訓與爲數。方至爲來。已過爲往。生以方至之日數。死以已過之日數。同是生死本日。第以來往分說生死耳。亦非以與來爲數。生之明日與往爲數。死之前日也。○注禮世至告之。○此約內則文。禮記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

具三日卜上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射天地四方。注。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又云。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又云。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注。宰屬吏也。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彼言大夫禮。故宰辯告。此記諸侯禮。知當使大夫也。說苑修文云。弧之爲言豫也。豫者豫吾意也。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殮兮。此之謂也。白虎通姓名云。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其變。人生三月日煦。亦能咳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廟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小卑賤之稱。賈略。故於燕寢。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於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嫡子執其右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帥。夫人曰。記有成。告於四境。四境者。所以遏絕萌芽。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於祖廟。內則記曰。以名告於山川社稷四境。天子太子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者。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傅曰。太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齋端綬。之郊見於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禮內則又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又郊特牲。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注。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禮記曾子問曰。世子生。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注。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則君薨。世子生不必俟三月。蓋見殯則名。故曾子問云。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謂見殯也。若已葬之後。則亦三月乃名。故曾子問云。如已葬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於禩。三月而名于禩。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是也。

冬。紀侯來朝。〔注〕朝聘例時。〔疏〕

注朝聘例時。○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又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及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是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疏〕

二月無己亥己亥為正月之二十八日杜云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丘大事表云在今曹州府鉅野縣南水經注濟水篤黃水又東逕咸亭北桓七年

焚咸丘者也一統志咸丘在曹州鉅野縣南公羊以為邾婁之邑或先屬邾婁後為魯有也爾雅釋地左高曰咸丘

焚之者何樵之也〔注〕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樵之齊人語〔疏〕

莊子外物篇乃焚大槐釋文引

司馬注焚謂解歷時燒火樹也此傳云樵之者以火攻也義皆相近故杜注云焚火田也按樵疑樵之假借說文火部樵所以然持火者也玉篇火部炬火也禮內則肝腎取狗肝一臠之以其骨濡炙之舉樵其骨不盡釋文作焦云字又作樵則即此樵之義說文作藪云火所傷也玉篇火燒黑也是也又周禮華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注杜子春云燠讀為細目燠之燠或曰如薪樵之樵謂所熟灼龜之木也故謂之樵是燠樵通也○注樵薪至樵之○爾雅釋文引字林云樵薪也廣雅釋木藪薪也左傳桓十二年云請無採樵者以誘之注樵薪也說文木部樵散木也按樵木薪木因謂取薪為樵詩白華云樵彼桑薪是也以薪燒物因亦謂之樵故杜子春讀燠為樵也○注樵之齊人語○管子七臣七主云火暴焚地燠草即謂樵草也明當時有此語

之者何以火攻也〔疏〕

以火焚地謂之樵故以火攻城亦謂之樵也蓋凡以火者皆可謂之樵亦謂之樵故禮少儀主者執燭抱燠謂未熟之木也用此木以燒物亦即謂之樵虛實互用也

何

言乎以火攻〔注〕据戰伐不道所用兵〔疏〕

注据戰至用兵○謂經書戰伐不道所用何兵器也

疾始以火攻也

〔注〕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

故疾其暴而不仁也。傳不託始者。前此未有無所託也。〔疏〕穀梁傳云。疾其以火攻也。解詁箋云。以火攻人。君大惡也。目言之何遠也。賤桓也。○注征伐至

仁也。○司馬法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淮南子兵略云。故聞敵國之

君。有加虐於民。則舉兵而臨其竟。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刈五穀。毋焚積聚。毋

捕民虜。毋收六畜。皆所以禁暴也。○注傳不至託也。○託始。如隱二年。無駭入極。傳云。始滅防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

此。託始焉爾。紀履緌來逆女。傳云。始不親迎。防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二事皆春秋前所有。託始於彼為

春秋之始。此火攻前此無有。直始於桓公。故只云疾始。無庸託也。 威丘者何。邾婁之邑也。〔疏〕穀梁傳云。其不言邾威丘何。也是亦以威丘為邾婁邑。 曷為不

繫乎邾婁。〔注〕据邢邵部繫紀。〔疏〕注据邢至繫紀。○卽莊元年。齊師遷紀邢部郡是也。 國之也。〔注〕欲使如國。故無所

繫。加之者。辟實國也。〔疏〕注欲使至國也。○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實作寔。誤。鄂本作實。當据正。若第云國也。似詰威丘為國曰國之。明非國而國之也。既已國之。故無所繫。似實國也。 曷為

國之。〔注〕据邢邵部不國。〔疏〕注据邢至不國。○若國邢邵部則不繫之紀。 君存焉爾。〔注〕所以起邾婁君在威

丘邑。明臣子當赴其難。與在國等也。日者。重錄以火攻也。〔疏〕注所以至等也。○以威丘為君存。二傳無文。此本公羊先師所傳君在威丘。故通成

丘為國。猶濫之通乎天下也。又以責邾婁臣子當赴其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君父有急。臣子宜共之也。通義云。諸言君存焉爾者。皆謂其國都也。都不繫國者。廟宮朝市所處。故重錄之。按孔說未當。如係邾婁國都。直書邾婁矣。國君所在。猶言王所焉耳。雖

公羊義疏 十三 三二五

外邑亦如都也。○注日者至攻也。○舊疏云。正以
僕伐例時。即隱七年秋公伐邾婁是也。故決之。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疏〕

漢書地理志。南陽郡筑陽。故穀伯國。續漢郡國志。南陽郡筑陽侯國。劉
注。杜預曰。穀國在縣北。大事表云。今襄陽府穀城縣四十里有穀城山。

爲穀國地。桓七年。穀伯綏來朝。後不見經。入于楚。水經沔水篇。又南過穀城東。注沔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
上。春秋穀伯綏之邑也。墉闢頹毀。基塹亦存。元和郡縣志。襄州穀城縣。春秋穀國。今縣北十五里。穀城是也。今屬襄陽府。又水經

注。清水篇。南過鄧縣。東南入于沔。縣故
鄧侯吾離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爲縣。

皆何以名。〔注〕据滕薛不名也。〔疏〕

注据滕薛不名。○即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是也。

失地之君也。〔疏〕

繁露滅國
上云。鄧穀

失地。而朝魯桓。鄧穀失地。不亦宜乎。通義云。曲禮。諸侯失地名。楚滅鄧。當莊公時。此云失地者。乃出奔。非國滅也。所傳聞之世。小
國君奔猶未名。以其來朝于我。故名錄之。穀鄧。盛都。皆失地之君。曷爲或言奔。或言朝。來奔者。寓於我之辭。來朝者。非寓於我之
辭。按穀梁傳亦云。
其名何也。失國也。其稱侯朝何。〔注〕据以賤也。〔疏〕
注据以賤也。○左傳云。名賤之也。以其失地。故賤之。劉
氏達祿左傳考證云。來朝何故賤之。曲禮。諸侯失地名。

眞春秋家言也。是也。杜以爲辟陋小國賤之。禮不足。故書名。按穀鄧去東都不遠。不得謂之辟陋。若謂禮不足。則官同介葛盧書
來牟人。葛人。亦東方辟陋小國。亦止以朝惡人而人之。亦不書名。曲禮云。諸侯不生名。與下失地名正相成。杜注非左氏旨矣。左
疏引服虔云。穀鄧密邇於楚。不親仁善鄰。以自固。卒爲楚所滅。無同好之救。桓又有弑賢兄之惡。故賤而名之。
亦非穀鄧不朝魯。亦無救於楚之滅。謂其不親仁善鄰。亦無据衛襄隆之難。秦道靜之釋。皆失左氏本義。
貴者無後。

待之以初也〔注〕穀鄧本與魯同貴爲諸侯。今失爵亡土。來朝託寄也。義不可卑。故明當待之如初。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後者。施於所奔國也。獨妻得配夫。託衣食於公家。子孫當受田而耕。故云爾。下去二時者。桓公以火攻人君。故貶明大惡。不月者。失地君朝惡人輕也。名者見

不世也〔疏〕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王者臣不得爲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春秋傳曰。寓公不世待以初。按此云貴者無後語未明。白虎通所引春秋傳。當是此傳文也。與何氏本異。○注穀鄧至如初。○禮郊特牲云。諸侯不臣

寓公。注寓寄也。疏引喪服傳云。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諸侯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爲臣也。明與主國同貴。今雖失爵亡土。託寄於我。義不敢卑也。穀梁傳云。失朝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范引此傳待之以初解之。禮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是比寄公於大夫之君命也。又云。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亦比寄公夫人於命婦之夫人之命。故注下云。獨妻得配夫也。又云。君拜寄公國賓。注皆寄公在國賓上。其尊可知。是亦待之以初一事也。禮喪服。寄公爲所寓。傳云。言與民同也。王氏士讓云。按與民同。亦寄公自處然爾。其所寓之君。則以客禮待之。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也。然則穀鄧之君。失國來託。先行朝禮。故齊來朝。與盛伯來奔異矣。白虎通又載一說云。或曰。王者臣得復爲諸侯。臣者。爲衰世主上不明。賢者非其罪而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爲諸侯。臣。施行其道。易曰。不事王侯。此據言王之致事臣也。言不事王可知。復言侯者。明年少復得仕于諸侯也。按此自謂王朝卿大夫爾。禮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諸侯之臣。可臣大夫。知王者之臣。可臣諸侯矣。○注所謂至不偷。○論語泰伯篇文。釋文作不偷。云本又作偷。校勘記云。按當依陸本作偷。今本从人旁。非周禮

大司徒則民不偷。今本亦改偷。按偷偷古今字。說文無偷字。鄭箋詩有之。○注無後至云爾。○禮郊特性云。古者寓公不繼世。注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所謂不繼世於所奔之國不繼世。卽無後之義。謂不立後耳。惟妻得配夫。故喪大記待寄公夫人。與寄公同。其子孫則受田而耕矣。其實寄公之待國君亦與民同。故寄公爲所寓之君齊衰三月。與庶人爲國君同服。故彼傳言與民同也。雷次宗云。旣來受其惠。宜敬於所託。故與衆人同。則卽斥託衣食公家諸事矣。蔡氏德晉云。郝仲輿謂寄公爲衰世之禮。非也。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初止千八百國而已。則其間失國而爲寄公者必多。而其服由來舊矣。賈疏云。失地君者。謂若禮記射義。貢土不得其人。數有讓黜爵削地。削地盡。君則寄在他國。孔疏云。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爲失地。是必兼二義。乃備也。按失國之君。蓋如狄人逼逐黎侯。寓于衛之屬是也。方氏苞云。失地之君。不宜遽與民同。而特制此服。俾守宗社者。知一旦可降爲鄰國之庶人。而慎乃有位也。亦足示春秋垂戒之義。戴氏望論語注云。穀鄆失地之君。來朝稱侯。見王者當恩禮故舊。不以貴賤異也。俞氏樾云。何解雖本郊特性寓公不繼世之義。然與下句待之如初義不相承。殆非也。今按無後謂失其國胙也。說文后部。后繼體君也。后與後古通用。故繼體君謂之后。亦謂之後。尙書洛誥。王命周公。後是也。無後者。其子孫不復繼體爲君也。然以其嘗託在侯伯之位。故雖其子孫不復繼體爲君。而仍宜以侯伯之禮待之。是謂貴者無後。待之如初也。國語晉語曰。鄆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章注。無後子孫無在顯位者。是卿大夫之子孫不能嗣守先人祿位。亦爲無後。蓋古語如此矣。按傳義自謂貴者雖無後。而待之固如初耳。不必如俞氏所解。○注下去至大惡。○穀梁此及四年注皆云。下去秋冬二時。寧所未詳。按桓公以火攻人。內大惡。所傳聞世於內大惡。諱。故去二時以起義也。○注不月至輕也。○舊疏云。朝例時。文十五年夏。曹伯來朝。是也。而此責其月者。以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彼書月。見其奔重。宜厚遇之。此不月。朝惡人輕故也。僖二十年夏。鄫子來朝。僖公非惡人。而不月者。朝輕於奔故也。然則此注因朝桓惡人。故然解。若其不然。宜直云。失地之君來朝輕也。○注名者至世也。○舊疏云。鄫子盛伯皆不名者。兄弟故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2113B

